

金剑雕翎

第十九回巧逢毒手药王

夜幕低垂，室中更加黑暗，萧翎数处穴道受制，连目力也受了影响，凭借着窗外透入的一点星光，只见那毒手药王缓缓从怀中取出一个小巧的药箱，打开箱盖，取出了两只细小锋利的铁管，两个铁管之间，连有一道皮管。

毒手药王回过头来，望着萧翎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如是想死得舒服一些、那就乖乖的听从老夫的吩咐，如果妄动挣扎之念，那就是自讨苦吃了。”

萧翎心中激动异常，恨不得跃起一掌，活活把那毒手药王劈死，但穴道被点，已是心余力拙，只有睁着眼，等待死亡的降临。

毒手药王双手开始在他女儿的身上推拿起来，但见他手臂伸缩，口中不时发出深长的呼吸之声，显得十分吃力。

萧翎尽量侧过目光，看那躺在褥子上的少女，穿着一件深色的衣服，毒手药王的手指，不时带起她身上的衣服，露出来雪白的肌肤。

时间在沉寂中过去，但萧翎心中却是思绪如潮，历历往事纷至沓来。

他想到慈爱的双亲，重伤死去的云姨，和一直萦绕于心头的岳小钗，不禁英雄气短，黯然一叹。

突然间，响起一阵细微的娇喘之声，紧接是几声长长呼吸。

耳际间响起毒手药王的声音，道：“孩子，过了今夜，你就会和好人一样了，爹爹带你游历那名山胜水，吃尽人世间的山珍

海味，骑马走山川，坐船行四海，看尽天下好风光……”萧翎暗道：这人虽然对别人心狠手辣，但对待自己的女儿，却是慈爱的很。

但闻那娇喘之声，愈来愈高，那女子似已清醒了过来。又过片刻，响起了一个娇弱轻柔的声音，道：“爹爹呀！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这是咱们借宿人家的好地方，快些运气和爹爹的内力接合起来，等你行血全开，爹爹就要给你治病了！”那娇柔的声音又道：“爹爹呀，怎么不点起灯火呢？”毒手药王道：“不用点灯了，爹爹目力过人，不点灯也可以替你治病……”突然住口不言，凝神静听。

萧翎心中一动，暗道：莫非是有人来了吗？凝神听去，果然隐隐听到了说话之声传来，心中一喜，暗道：不管来的什么人，只要走近此地，我就大声呼叫……

心念初动，突然哑穴一麻。

原来毒手药王早已想到萧翎可能叫喊，先点了他的哑穴。但闻步履声，愈来愈近，竟然是直到门外。

一个冷漠的声音传了过来，道：“这数日来、咱们奔走不停、也未和龙头大哥通个消息。”

萧翎一听之下，已然辨出是冷面铁笔杜九的声音。另一个声音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那沈木风阴险毒辣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一旦和他有利害冲突，便绝不会顾惜结拜之情、金兰之义。”

萧翎听出这声音正是那金算盘商八，和冷面铁笔杜九二人。萧翎心情一阵激动，心想：以金算盘商八为人的精细，必会进室中查看一番……

可惜的是，他只能用心去想，口不能言，手脚也不能动一下。

这时，他唯一的希望，就是那刚由昏迷中醒过来的少女，沉重的呼吸，或弄出些什么音响，惊动中州二贾。

倾耳听去，除了微微可闻的微声呼吸，那姑娘似是也被毒手药王点了穴

道。

萧翎唯一的希望消失了，因为这微弱的呼吸之声，绝无法传到门窗紧闭的室外。

只听冷面铁笔杜九说道：“你是说那沈木风会杀了咱们萧大哥？”

商八道：“就算不杀他，也会想出别的办法控制于他，那沈木风诡计多端、手段毒辣，他作出的事情，怕咱们想也想它不到，昔年为兄曾经亲眼看到他诱杀少林四位高僧，手段的卑下、阴毒，实非他那等身份之人，该做出来……”

冷面铁笔杜九接道：“那咱们总得想个法子，打听一下萧大哥的下落才是。”

萧翎暗暗想道：这杜九终日里寒着面孔，言语冷漠，想不到他却是个古道热肠、情义深重的人。

商八道：“不错，咱们要设法探听龙头大哥的下落，看来只有冒险一探百花山庄了！”

萧翎心中急道：百花山庄中，布设险恶无比，如何可以去得，只要打开眼前的木门，就可以看到我了。

一股强烈的求生意识，自萧翎心中涌了上来，暗提真气，猛冲被点穴道。

毒手药王似已感觉到萧翎在运气冲穴，突的伸出右手，按在萧翎“玄机”穴上，暗施传音之术，说道：“你要再妄生挣动之念，我就一掌震断你的心脉。”

萧翎只觉他掌心之中，有一股热力攻了过来，把他提聚在丹田里的真气，化解开去，心中吃了一惊，忖道：这毒手药王的内功不弱。

但闻冷面铁笔杜九道：“这封书信，仍然留在那棺木之中吧。万一龙头大哥到来，也好让他知道我们的行踪。”

听脚步声逐渐远去，消失不闻。

毒手药王缓缓站起来，低声说道：“你如再动妄念，可别怪老夫心狠手辣了。”转身过去，打开后窗，跃出室外。

这时，萧翎身上有六七处穴道被点，那毒手药王虽然已去。他亦无能挣动。

片刻之后，毒手药王仍由后窗跃回室中，自言自语他说道：“这中州二贾一向是我行我素，自由自在，倨傲自负，哪里会多出一个龙头大哥来了……”

萧翎心中道：中州双贾那龙头大哥，就是区区在下。

只听毒手药王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但愿今夜再无人来打扰。”缓缓蹲下身子、取过中间连有皮管的铁管，刺入萧翎的左脉之上，另一面刺入那少女的右臂血脉之中。

萧翎只觉身上的存血，顺着那铁管流了出去，不禁暗暗一叹，忖道：他要放完我身上存血，让我枯竭而死，这法子当真残忍的很。

他虽有视死如归的豪气，但面对着这等惨事，也不禁凜然颤栗，畏惧惊悚。

毒手药王突然伸出右掌，按在萧翎的前胸之上，说道：“你穴道被点，难以自行运气催动行血，老夫助你一臂之力吧！”

掌心热流滚滚，攻入萧翎内腑之中。

萧翎心神悚然，隐隐觉出身上之血，正涌泉一般流了出来，因数处穴道

受制，全身真气难以提聚，无法运气防止。

过了片刻，毒手药王突然收回按在萧翎前胸的手掌，右手食、中二指，按在那少女右腕脉门之上，一面伏下头去，在那少女胸上听了一阵，自言自语他说道：“乖女儿，十六年来你一直是在死亡边缘上活着，你固是受了无数的折磨苦难，也让为父的

担尽了心事，孩子，你可知道为父的忧愁哀肠，只怕尤要强你自受的折磨痛苦。现在好了，这人身上之血，正合了你的需要，今夜之后，你就可以和常人无疑，随伴为父，自由自在的生活在这美好世界上了。为父的要带你玩尽天下的名胜，吃尽天下的佳肴美味，让你无忧无虑的生活在为父的庇护之下。”

萧翎心中想道：这人对女儿倒是惜爱得很，一番话道尽了天下父母心，可是我萧翎却无缘无故的流尽了身上之血，枯竭而死。

只见毒手药王又掏出一个铁管来，刺入那少女左臂之中，说道：“孩子，为父现在要吸出你身上的坏血，换上那人的好血，你就可以好好的活下去了。”张口含住铁管，片刻工夫，松开铁管，吐出了一大口血来，然后又含在口上，吸取那少女身上坏血。

萧翎只觉那毒手药王每吸那少女身上一口血，自己身上血的流动，就加快了一些，暗道：也不知道我身上有多少存血，能够禁得上他吸几口？

突闻砰的一声大震，传了过来，似是一件笨重的东西，被人摔在地上。

紧接传过来一个娇脆的声音，道：“你这丫头，如若再不说实话，我就要一刀一刀的碎刚了你！”

萧翎听那声音，正是金花夫人的声音，不禁心中一喜。

但这喜悦之感，有如电光石火，在脑际一闪而过，只因他想到周身穴道受制，别说开口呼叫了，就是想弄出一点声音、也是有所不能。

只听另一个女子的声音答道：“夫人不要冤枉小婢，小婢只是听到埋伏的暗桩禀报说三爷向这个方向而来，但他行迹何处，小婢实不知情，唉！三爷正人君子，对诗奴婢们恩重如山，他如真有了什么意外，小婢也不想独生人世了！”

金花夫人冷笑一声道：“你倒是多情的很，我问你，你可是很喜欢你的三爷吗？”

玉兰幽幽说道：“小婢是何等低贱的身份，怎敢存此妄想，但得能常常追随三爷身侧，终身为婢为奴，服侍三爷，小婢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金花夫人冷冷说道：“我瞧你这心愿，是难以实现的了，我就算不杀你们，也要告诉大庄主，为你选个缺腿少目的老头子。送他为妾。你不是很想服侍人吗？那就可以好好的伺候那位老丈夫了！”

玉兰似是受了很大的惊骇，半晌之后，才哀声求道：“夫人恩典，小婢对三爷绝无半分妄念……”

金花夫人冷冷接道：“你不用求我，我一向说得到，就做得得到，出口之言，不折不扣，赶明儿我就和你大庄主讲。”

那玉兰似是已经求告无望，索性沉默不语。

这时，毒手药王已停止吸血动作，拔出那少女和萧翎臂上铁管，放在一旁，悄悄站起身子，站在门后，左手拔出一把匕首，握在手中，蓄势待敌。

他存心十分显明，只要有人推门进来，立时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突施袭击，以毒手药王的武功，暗中下手施袭，纵然是第一流的高手，也是难

以防守得住，不死亦将身受重伤。

但闻金花夫人说道：“这座破落的古庙，除了那两具空棺之外，鬼影子也不见一个，他跑到此地作甚，我瞧还是到别处找吧！”

声音愈来愈远，逐渐消失。

显然，那金花夫人和玉兰远离而去。

萧翎暗暗叹息一声，忖道：她们到处寻我，却不知我就在她们的身侧，这一门之隔，竟是生死两个世界。

毒手药王长长吁了一口气，缓步走了回来，目注萧翎，冷冷

说道：“那两个女人，可是前来找你的吗？”

但他还未待萧翎的答复，突然抓起铁管，迅快的刺入萧翎的血管中，想是他已想起萧翎穴道被点，有口难言。

室外又传来了杂乱的步履之声，至少有两个人行了过来。

萧翎希望那是中州二贾去而复返，也许这两人探得了自己不在百花山庄的消息，重来这古庙搜寻自己的行踪，他凝聚了心神听去，希望由来人的声音中，能分辨出来的是谁。

但他失望了，那两人竟然一语不发，但步履声却越来越近。

毒手药王略一犹豫，把另一端铁管接在那少女身上，自己却从后窗中跃了出去。

显是，他已无法等待下去，准备引开或是搏杀两人，以便尽快完成那换血的工作。

萧翎感觉身上的存血，又缓缓向外流出，一缕死亡的恐怖，涌上了心头，暗暗忖道：只怕我身上的血，快流完了，就要死啦。

他想到年迈的父母，从此将人鬼殊途，难再相见，想到五年来未见面的岳小钗，不知是否还完好无恙……今生今世，是永远见她不着了……

恍惚中，忽听到一声轻轻叹息，那躺在地上的少女，突然坐了起来。

萧翎恍惚的心神突然一震，陡的清醒过来。

他用尽了气力，想转过头去清晰的看她一眼，但竟是难以如愿。

那少女似乎已发觉了萧翎，柔声问道：“你是谁，我爹爹哪里去了？”

萧翎心中听的明白，但却苦于无法答复。

只觉插在左臂的铁管，忽的为人拔去，耳际响起一个凄婉柔弱的叹息，接道：“爹爹又在害人了，唉！你纵然真能救活了我，

但却害了别人的性命，一命换一命，这又何苦呢？”

萧翎看到一张白脸，由夜暗中伸了过来，一只柔若无骨的手掌，轻轻的按在自己顶门上，一缕婉转清脆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当真是对不起你，我爹爹自觉医术高明，整日想找一个根骨奇佳的人，换去我身上的坏血，我虽然不赞成他这做法，但我又无能阻止于他，因为，我常常晕过去，数日夜不会醒来……”

她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你怎么不说话呢？”

萧翎心道：我有一肚子话要说，只是开不得口罢了！

那少女自怨自艾地叹道：“我知道啦！定然是我爹爹点了你的穴道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是啊！你既然知道了，为什么还不替我解开？

但闻那少女接道：“很抱歉，我无能解开你约穴道，只好等我爹爹回来时，再替你解吧！我只能先替你包礼一下伤口了。”

萧翎觉着左臂上，似已被缠上一物，但力道微弱，若有似无。忖道：这

女子当真是手无缚鸡之力，想不到那般冷酷凶残的爹爹，却有着这么一个善良温柔的女儿，上天问以加诸她如斯不幸，罹得了坏血绝症……

忽然间心念一转，想到了自己生具三阴绝脉之症，群医束手，势将必死，如今不但绝脉已通，而且成就了一身武功，此女能拖数年不死，足见其病非绝，世间或将有疗好她奇病的医药。

忖思之间，忽见人影一闪，那毒手药王已跃入室中。

他闪动着两道森寒的目光，扫掠了萧翎和那少女一眼，顿足一声长叹，道：“孩子，你是几时醒来的？”

那少女婉然说道：“我醒来很久了，已经替他包扎了伤口。爹爹快把他穴道解开吧！”

毒手药王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人算不如天算，孩子，你当真是命中注定的要受这绝症折磨的苦难吗？”

挥手一掌，拍活了萧翎的哑穴。

萧翎长长吁一口气，一舒胸中闷气，说道：“令爱的病势能拖延了数年不死，足见并非无药可医之症。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那是老夫的医道高明，才能保得她一口元气数年不散。”

萧翎道：“天地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我不信令爱之病，当真就无药可医，你虽自号药王，却未必能尽知天下药物。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如若是老夫无能救治之病，只怕天下再也无能医之人。”

只听那少女接道，“爹爹呀！他还有几处穴道未解，你为什么不把他解开再谈？”

毒手药王道“孩子，你可知他的武……”

突然住口不言，掌势连挥，解开了萧翎五处穴道。

那少女接道：“他怎么样？”

待她问话出口，萧翎已挺身坐了起来。

毒手药王忽然一跃而起，道：“小女柔弱善良，不关她事。咱们出去较量，不要伤着她了。”

萧翎暗中一提真气，竟是血脉畅通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急什么呢，在下是不是要和你打上一架，眼下还未作决定。”

那少女突然转过脸来，说道：“两虎相斗，必有一伤，我爹爹虽然伤害了你，但他全是为我，我要是身体强健，他自然不会找你来换我身上之血了，你如恨我爹爹，那就先报复在我身上吧，唉！何况我爹爹武功高强，你决然打他不过。”

萧翎突然伸手拔出“天突”穴上的银针，缓缓站了起来，向毒手药王说道：“像你这般残忍冷酷的人，却有着这样一个善良的女儿，唉！父女之间，一恶一善，竟有如天壤之别……”

毒手药王怒道：“你敢教训老夫！”右手一挥，一指点来。

萧翎一闪避开，退后两步。

毒手药王骇然跃退，高声说道：“走！咱们到室外较量，你如能……”突然改口说道：“不能伤我女儿，她从未做过一件坏事。”

原来萧翎退了两步之后，刚好站在那少女身侧，只要一抬脚，就可踏在那少女前胸之上。

毒手药王急怒出手，忘了爱女和强敌，只不过两步之隔，攻出一招，立时警觉，骇然退开，出言相激萧翎，要他到室外比试，但萧翎竟是不吃激将

之法，反而蹲下身去，这一来，毒手药王只吓的三魂出窍，七魄飞天，本是正在出言相激萧翎，却变成了改口相求。

萧翎缓缓抬起头来，冷冷说道：“我如要伤她之命，只不过是举手之劳……”

毒手药王急道：“她身体虚弱无比，你纵然碰她一下，也可能要她的命！”

萧翎道：“你如能以慈爱女儿之心的一半，施爱世人，只怕你那毒手药王之名，早已被称作神手药王了。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别碰我女儿一下，咱们好好商量，只要是老夫能力所及，我都会答应你。”

萧翎低头看去，只见那少女早已紧闭双目，鼻息声微，似已睡熟过去，不禁一呆，暗道：怎的这等快法，刚刚还在对我说话，眨眼竟已是睡熟过去……

忽见火光一闪，毒手药王晃燃起一个火折子，高举手中，缓缓走了过来，脸上是股惊怒交集的神情，自言自语他说道：“你如敢动我女儿一下，害她死去，我要杀死一千一万个女孩子替她偿命。”

萧翎听得一愣，道：“我如杀了你的女儿，凶手是我，你不找我报仇，又为什么要去杀那些无辜的人？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我要杀上一万个女孩子，到阴间去陪她，免

得她孤苦伶仃，无人陪她玩耍，然后再杀了你替她报仇，然后再毒死天下所有学会武功的人。”

萧翎心中大震，暗道：这人对别人手段毒辣，对女儿竟然这般深情，这移爱之恨，竟然要发泄到天下武林人物的身上……

只见那毒手药王低头望了那少女一阵，道：“你没有伤着她？”

萧翎道：“伤一个毫无反抗之力的女子，在下还不屑为得，何况，她对我还有着救命之恩……”

毒手药王接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如不是小女劝告，哪里还有你的命在。”

他看到女儿无伤，激动的心情逐渐平复了下来，长长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可怜小女她救了你的性命，却害她自己又陷入病苦的折磨中。”

萧翎突然站了起来，道：“走！咱们到室外草地上去。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干什么？”

萧翎道：“我要好好的教训你一顿。”

毒手药王一跃而起，正想发作，忽然又忍了下去，缓缓说道：“你武功虽然不弱，但绝不是老夫之敌。”

他原想怒叱萧翎几句，但见萧翎仍然站在女儿身侧，举手之间，即可伤到女儿，乃强把怒火按了下去。

萧翎大步向前行了几步，道：“我不离开令爱远些。你也不敢对我发作，现在你不必担心我伤害她了。”

毒手药王望了萧翎一眼，点头说道：“你小小年纪，倒有英雄气概，老夫也不和你一般见识了，你可以走啦！”

萧翎道：“你点我穴道，放我身上之血，岂能就此算了，如不让你吃点苦头，我不是太吃亏了？”

毒手药王冷冷道：“你真要和老夫动手吗？”

萧翎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你要放完我身上之血，置我死地。

但你的女儿，却救了我的性命，恩怨相抵，也该算了。”拉开大门，大步而去。

毒手药王没有出手阻挡，望着萧翎的背影，消失在门外夜色中。

萧翎长长吁一口气，绕回那存放棺木的厢房中，但见两个棺材盖子，都已打开，棺中空空洞洞一无所有，心中忖道：中州二贾已在这棺木中放下书信，自该盖好棺盖，此刻棺盖大开，那留书必已被人取去，适才金花夫人和那玉兰来过，留书极可能落在两人的手中……

一想到棺中留书，陡然心中一震，暗道：那中州二贾探听我的消息，涉险偷探百花山庄，想那庄中防守严密、中州二贾纵然是武功高强，只怕也难以平安的退出百花山庄，一念动心，立时跃出厢房，施展开轻功，疾向百花山庄奔去。

直待到了百花山庄，才突然想到自己已是百花山庄中的三庄主，那中州二贾，纵然有着什么凶险，也是不便出手相救，怎生想个法予掩去真正面目……

忖思之间，瞥见周兆龙缓步走了出来，道：“三弟到哪里去了？”

萧翎镇定了一下纷乱的思绪，道：“一言难尽，小弟几乎被人放完身上存血而死……”

周兆龙原本冷肃的脸上，泛起了惊讶之情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？什么人这般大胆？”

萧翎暗想：经过之情，绝不能照实说出，看来只有编造一番谎言了。

他本不善机诈，但自听金花夫人一番话后，心中已然提高了警惕，沈木风轻描淡写的几句话，半骗半强的取走了玉仙子的画像，更是使他警觉到了自己处境，表面上受尽了宠爱，骨子里却是风急浪涌、险恶异常，再在那古庙中听得中州双贾的对答之

言，几下里印证所得，已感觉到，自己正陷入泥沼之中。

沈木风未归隐之前，在武林中凶名极著，似是和武林中正大门派都有着很深的仇恨，后来受了重伤，隐居在百花山庄之中。此际正在计划着重出江湖，虽然还未正式出山，但早已着手部署，不但各大门派中，都有他的内应，而且还联络了几位归隐的魔头，正进行着一件震动武林的阴谋……

只听周兆龙说道：“三弟遇上何等人物，他为什么要放完你身上的存血呢？”

萧翎霍然一惊，急急说道：“那人叫什么毒手药王，兄弟一时不慎，被他点了穴道，至于放我身上之血，是为救他女儿性命。”

他谎言还未想好，周兆龙已节节逼问过来，一时情急，只好照实说了出来。

周兆龙接道：“毒手药王，此人乃武林中有名的奇医、小兄似是听大哥说过，和他交情甚深，可是他知你身份之后自行放了你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不是，是他女儿救了我。”

周兆龙先是微微一笑，继而面色一整，皱眉问道：“那人现在何处？”

萧翎心知已难欺瞒，只好说道：“正北方一座残破的大庙之中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这就是了，大哥挂虑你的安危，已派出了十二批人手，追查你的行踪，此刻尚在那望花楼上等待消息。咱们去见见他吧。”

萧翎道：“小弟理该登楼领罪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大哥神威慑人，一向严肃，咱们庄中的人，无不敬畏于他，但对你却似垂顾极深，破例优容，不是我这做兄长的说你，以后你该好好检点一些才对。”

他一向对萧翎和蔼亲切，此刻却陡然摆起面孔来教训起萧翎。

如是萧翎未知这百花山庄内情，不知自己处境危恶，定然抗言声辩，但此刻却是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见着大庄主时，小弟自当领责请罪。”

周兆龙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江湖上风波险恶，有时候武功会全然无用，你涉世未深，阅历不丰，很难应付那险诈人心，此后最好不要单独在外面走动。”

萧翎突觉一股怒火，由胸中冲了起来，道：“二庄主责备的是，但小弟别师下山，旨在回籍探亲，不想无意间得遇周兄，得承折节下交，又代为引见大庄主结作异姓兄弟，但锦衣玉食，却无法挡住小弟思亲之情，小弟想明日告别二位兄长，动身回籍。”

周兆龙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大哥对你寄望很高，只怕不会答应让你离开……”

萧翎接道：“人生在世，孝道为先，如若二位兄长把我当作兄弟看待，定将大加赞赏兄弟这番孝心才是。”

周兆龙轻叹一声，道：“见着大哥之时，你自己对他说吧！”放开大步，向前行去。

片刻工夫，二人已到望花楼，但见全楼灯火通明，耀如白昼。萧翎一路留心查看，不见动静，也不知那中州双贾，是否已经来过。

周兆龙带萧翎直登十二层楼，只见沈木风正凭窗而坐，观赏夜景，瞥见两人走了上来，侧身一笑，道：“二弟三弟请坐。”

萧翎随在周兆龙身后，看他毕恭毕敬的抱拳谢座，也只好跟着行了一礼。

沈木风缓缓从衣袖中取出一幅画卷，笑道：“这玉仙子的画像，为兄已然瞧过，虽然是彩笔传神，活色生香，但也未如传言中动人，你好好的收存着吧！不要遗失了，而致无法对那金花夫人交待。”

一向严肃的沈木风，此刻却大反常态，脸上泛现着难得一见的笑容，递过画像。

萧翎接过画像，道：“小弟领罪来了。”

沈木风笑道：“你做了什么错事？口气这般的严重。”

萧翎怔了一怔，半晌答不出话，回顾了周兆龙一眼，道：“小弟私离了百花山庄……”

沈木风笑接道：“你身为三庄主，自该是行动自如，何况我早已知晓同意，此事何罪之有，未免把大哥看的太刻板了。”

萧翎接道：“有劳大哥派遣一十二批人手，寻我下落，岂能无错……”

沈木风摇摇手不让萧翎再接下去，道：“只要你平安无事。我已放心，这些小事，岂值谈论……”起身一笑，接道：“时光不早了，你们也该休息了……”

萧翎急道：“小弟还有下情奉告。”

沈木风又缓缓坐了下来，道：“什么事？只要为兄力所能及，无不答允。”

萧翎道：“小弟学艺师门，久别高堂，思念亲情甚切，意欲回籍一行，探望双亲。”

沈木风笑道：“为人子者，正当如此，不知兄弟想几时动身？”

萧翎暗中查看沈木风的神情，一片和颜悦色，毫无不愉之情，当下接道：“小弟忽动思亲之情，归心似箭，恨不得插翅飞回，想明天就动身上路。”

沈木风点头笑道：“明日中午时分，为兄的设筵为你饯行。”

萧翎道：“怎敢劳动大哥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为兄本该随你同行，拜望伯父母，但庄中正值多事之秋，不便远离，半日时间，已够小兄准备一份礼物了，下

去休息去吧。”

萧翎心中十分感动，暗道：似这般明事理，重情义的人，岂是大奸大恶？

周兆龙当先起身，抱拳告别，萧翎也抱拳一礼，两人联袂下楼。

刚刚出了望花楼，那满楼灯火，突然熄灭。

周兆龙低声说道：“大哥对三弟可谓是仁尽义至，爱护情切。三弟回籍见过双亲，最好能早些赶回，免得大哥怀念才是。”萧翎道：“这个待小弟见过双亲之后，才能作得主意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今夜咱们这百花山庄中，可有人来探窥过吗？”

周兆龙道：“没有，三弟何以有此一问？”

萧翎灵机一动，道：“想那金花夫人约斗终南二侠，全由武当派而起，那武当派岂能坐视不管，或将派人来一探虚实。”周兆龙道：“言之有理……”

略一停顿，又道：“为兄的不送你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不敢有劳。”

长揖而别，直回兰花精舍。

只见玉兰、金兰相对坐在厅中等候，一见萧翎归来，齐齐起身迎了上去。

玉兰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三爷终于回来了，找得我们好苦。”

萧翎心惦中州双贾，答非所问的接道：“今夜中，可有人来窥探咱们这百花山庄吗？”

玉兰道：“奴婢随伴金花夫人，去找三爷，回来未曾闻得。”金兰接道：“奴婢一直守在厅中，未闻任何警讯。”萧翎心中奇道：这就怪了，以这百花山庄布设的严密，那中州双贾只要进入庄中，必被发现，何以庄中全无警讯传出、难道

这两人口是心非，没有来此，或是行至半途知难而退。忖思之间，随手掀开垂帘，步入卧室。

玉兰晃燃火折子，点起木台上的红烛，道：“三爷可要吃些东西？”

萧翎挥手说道：“不用了，我要好好休息一下，你们也该去睡了。”

金兰、玉兰相互望了一眼，欲言又止，缓缓退了出去。

二婢去后，萧翎立时盘膝而坐，运气调息。

他心中一直担忧着身上的存血，被人放出了很多，不知是否会影响到功力，运气一试，但觉血气畅通，直达四肢百骸，竟是毫无阻碍之感。

要知毒手药王放萧翎身上血时，连番经人干扰，放血并不很多，但这等放血之事，在萧翎心中引起恐怖错觉，却是很大，心中一直想着身上之血，最少已被人放出一半。

但觉真气升腾，直上十二重楼，渐渐的进入了物我两忘之境。

待他从禅定中清醒过来，已是日光满窗，心中突然想起金花夫人和终南二侠比武之约，急忙一跃下榻，顾不得洗梳，大步向外奔去。

只见玉兰、金兰劲装佩剑，早已站在厅外等候。

萧翎急急问道：“金花夫人来过吗？”

王兰道：“没有，二庄主倒是来过，请三爷去看比武；小婢见三爷入定未醒，没有叫他进来。”

萧翎道：“去了多久了？”

金兰道：“不足一个时辰。”

萧翎急急说道：“那已经能够分出胜败生死……”举步奔行两步，忽然心中一动，回头望着玉兰道：“你刚才说的什么？”

玉兰凄凉一笑，道：“妾婢没有让二庄主进去，唉！反正妾婢已经是将死之人了，二庄主生气也不要紧。”

萧翎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我越听越糊涂了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玉兰举手拭一下脸上的泪痕，笑道：“金花夫人和终南二侠比武想已开始，三爷还是请先去瞧瞧吧！反正妾婢已经横下了心，大不了一个死字，千般苦刑、折磨，妾婢也不放在心上了！”

萧翎望了二婢一眼，但见两人星目红肿，定然是经过一场大哭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二庄主可是要强行闯进来吗？”

金兰道：“玉兰妹妹横剑拦阻，二庄主含愤带怒而去，如若他在大庄主面前说了玉兰妹妹的坏话，只怕……”

玉兰摇摇头，不让金兰再说下去，道：“别耽误三爷去看比武，不要多说话啦。”

萧翎道：“你们劲装佩剑，可是也准备去瞧瞧热闹吗？”

玉兰道：“妾婢们是何等低下的身份，岂有这等眼福。”

金兰接道：“我们姊妹二人是在等候人来拘拿，万一三爷还未醒来，我们姊妹就准备抗拒那拘拿之人……”

玉兰接道：“但此刻三爷已醒，咱们自是用不着再抗拒拘拿之命了。”

萧翎星目眨动两下，道：“走！你们和我一起去看热闹去。”

玉兰道：“妾婢们不去啦，三爷多多保重。”

金兰接道：“三爷看过比武归来，也许妾婢们已不在兰花精舍中侍候了，这些时日中，三爷的食用之物，均有我姊妹亲自动手，如若我们姊妹不在了，三爷要留心食用之物。”

萧翎点头应道：“我有些明白了，你们跟我去吧！”

金兰道：“妾婢们非是不愿去，实是不能去，三爷自己去吧！”

萧翎目中精芒一闪，道：“玉兰，你当真不怕死吗？”

玉兰道：“三爷君子之风，妾婢从未见过，今得有幸一见，死而何憾？”

萧翎点点头，转眼望着金兰说道：“你怕不怕死？”金兰道：“妾婢从小愿死，也是有所不能，但得三爷无恙。妾婢死亦甘心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你们连死都不怕了，还怕什么？跟我去瞧瞧热闹吧！”

二婢齐齐说道：“我等虽不畏死，但却不愿连累三爷！”萧翎淡淡一笑，道，“我不怕，你们跟我走吧！”二婢齐流下泪来，跪了下去，道：“三爷的大仁大勇，妾婢姊妹感激不尽，但求三爷且不可正面抗拒大庄主令谕……”萧翎接道：“你不用再说了，我会自作主意，起来走吧！”伸手扶起二婢。

金兰擦拭一下目中泪水，道：“妹妹，三爷既然坚持要我们去，咱们就答应了吧！横竖是死，还怕什么？”

玉兰道：“好吧！咱们在未死之前，还可助三爷一臂之力。”萧翎笑道：“你们擦干眼泪，别要旁人误认我欺侮了你们。”二婢相视一笑，举起衣袖，拭去脸上泪痕，随在萧翎身后，疾奔而去。

日升三竿，阳光普照。

百花山庄三里外，一片草地上，正展开着一场凶猛绝伦的恶斗。

萧翎行至现场，立时心神一震。

只见那终南双侠中的老二邓一雷，仰身僵卧在一株柳树下，似是受伤很重，云阳子，展叶青，满脸悲愤之色，分守在邓一雷的身侧，尤以那展叶青，一双星目中直似要喷出火来一般，眼角已裂，鲜血汨汨而下。

周兆龙仍然穿着一身华衣，背负双手，和宇文寒涛并肩而立，在两人身后，站了四个佩剑的少年。

四个少年衣着很怪，两个身穿耀眼的大红衣服，两个却穿着一般的白衫，穿白衣的脸色惨白，不见一点血色，穿红衣的却满脸红光，赤如朝霞。

玉兰瞧了那四人一眼，脸色忽变，低声对萧翎说：“三爷，瞧到那四个人了吗？两人身着白衣，两人身着红衫。”

萧翎道：“瞧到了怎么样？”

玉兰道：“那就是大庄主的八大血影化身，竟然来了四个，看来这一战武当派是败定了，纵然能胜得金花夫人，也是将全军覆没……”

忽见周兆龙回过头来，赶忙住口不言。

周兆龙见二婢和萧翎同来，似是大感意外，怔了一怔，才抬手对萧翎道：“三弟快些过来。”

萧翎加快脚步，走了过去，立时被场中的激烈搏斗吸引住了心神，无暇旁顾。

只见那葛天仪手中一柄铁骨折扇，上下翻飞，忽台忽张，变化多端，忽而红光闪动，忽而又黑影飘飞，着着都指向金花夫人的要害大穴。

原来葛天仪风火折扇一面赤红，一面墨黑，挥展之间，色影变幻不定。

金花夫人手中的兵刃，更是奇特至极，左手是一个摇须舞爪的大蜈蚣，右手是一条全身红鳞闪闪的怪蛇，那红蛇只不过有大指粗细，但却有三四尺长，蛇身盘绕金花夫人的右臂，蛇头随着她拒敌攻守之势，忽伸忽缩。

萧翎只瞧得愣了一愣，道：“用蛇虫当兵刃和人动手，当真是匪夷所思！”

周兆龙道：“三弟晚来了一步，少看了一场热闹的恶战。”

萧翎接道：“怎么？那邓一雷可是伤在金花夫人的掌下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不错，邓一雷自负拳掌上的功夫天下无双，

却不料栽倒在拳掌上，终南二侠的一世英名，恐怕尽都要毁在这一战之上了。”

萧翎细看那金花夫人的拳路，果然诡奇、毒辣，兼而有之，心中暗暗忖道：这女人不但能够善役百毒，武功竟也如此了得。如若能当真的和那沈木风推心置腹，开诚相见，联手结盟，必将在中原武林道上，掀起一场滔天的风波……

只听宇文寒涛说道：“三庄主武功高强，不难预见胜负，不知是否已看出这场比试的优劣之势？”

萧翎留心看去，但见两人正打的难解难分，攻拒之间，更见凌厉，招术变化各极佳妙，一时之间，实叫人难以预窥胜负。当下说道：“目下之战，两人还是半斤八两之局，二三十招内，还难分出胜败，以在下的看法，胜负之分，至少还要在斗过百招以后才可预测。宇文兄如是别有高见，兄弟愿洗耳恭听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在下之见，这一战当仍归金花夫人取胜，而且不出百招。”

萧翎道：“这个何以见得？”

宇文寒涛低声道：“葛天仪复仇心急，一上手就全力抢攻，凌厉有余，

沉稳不足，犯了武家大忌，尤其对付金花夫人这等人物，更是自求速败……”

萧翎暗暗忖道：这话不无道理，口中却说道：“葛天仪攻势虽猛，但门户闭守紧严，只怕事情未必如宇文兄的预料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金花夫人的武功、招术，全走的奇诡路子，手中兵刃，更是绝毒活动之物，伸缩之间，长短随心，可补招数变化的不足，葛天仪若是全采守势，或者可多支持一些时间。”

这几句话的声音甚高，全场中人人可闻。

这等不相上下的一流高手相搏，是最忌分心神，葛天仪听人指出了自己的缺点，打法忽然一变，由凌厉的猛攻，改采守势。

就在葛天仪变法一缓之际，金花夫人突然诡奇绝伦的攻出两

招，迫使葛天仪退后了两步。

金花夫人一招占得优势，右手紧接着又疾攻了一招，手中的红蛇，也随手长身，暴出一尺，红信伸缩，点向葛天仪的面颊。长身，暴出一尺，红人伸缩，点向葛天仪的面颊。

葛天仪手中折扇，已被金花夫人左手中的蜈蚣封住，一时间想收回封架，实非可能，匆忙之间，仰身向后倒卧。脚底用力，一个大翻身，跃退避开五尺。

萧翎江湖阅历虽然不丰，但他已兼得三位奇人之长，庄山贝胸中所知，更是包罗万象，各门各家的武功，长短优劣，临敌制机的正奇变化，都曾详细的告诉过他，一见葛天仪失去先机、反受制于敌，顿时恍然大悟，这宇文寒涛有意的使葛天仪弃长用短，一时情急，忘其所以的高声说道：“这倒也未必见得，如若那葛天仪强攻代守，至多是一个两败俱伤之局。”

葛天仪连失先机，败象已呈，萧翎几句话，登时激起他豪壮之气，折扇“腕底翻云”，呼的一声，由下面直卷而上，左手施出嵩阳大九式擒拿手法的一招“分水搏龙”，不待身子站稳，两招齐齐攻出。

金花夫人胜算在握，欺身而进，却不料葛天仪竟然在间不容发中，突然反击。

但见两条人影一合乍分，彼此都向后跃退五尺。

金花夫人左肩上鲜血透衣，点点滴滴下，葛天仪面色惨白，左手上无名指已粗肿了一倍。

显然，在这电光石火的交接一击中，双方都负了伤。

金花夫人强忍左肩疼痛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被我赤练蛇咬了一口，不论你内功如何精深，也难排除剧毒，两个时辰内必死无疑。”

葛天仪道：“我这风火扇中，藏有一十二枚毒针，本来早已弃之不用，但对你这等恶毒人物，用之也无损阴德，我折扇扫中你左肩之时，十二枚毒针一齐发出，十二个时辰内，随行血攻入

心脏，纵是倾尽天下名医，也难使你活过十二个时辰。”

宇文寒涛回头望了萧翎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如非三庄主一句后，此刻那葛天仪恐怕早已伤在夫人的毒蛇口中，也不致造成这两败俱伤的惨局了！”

萧翎心念一转，冷冷答道：“不是你出言激我，咱们两个人鄙不出口，他们现在仍然在动手相搏，胜负未分。”

宇文寒涛怒道：“三庄主是有意帮别人？”

萧翎道：“彼此开口，难免有意气之争！”

忽听一审长啸，展叶青仗剑奔出，高声说道：“宇文寒涛，这场惨局，追根究底，你应该是罪魁祸首，岂能置身事外。在下久闻璇玑书庐主人之名，

才兼文武，愿今日一会高人。”

他在极端的悲愤之中，仍是保持着泱泱大度，口无恶言。

宇文寒涛虽然老奸巨猾，但盛名所累，实难置之不理，只好说道：“展少侠武当门下杰出之才，兄弟得能拜领教益，何幸如之。”

提起描金箱子，大步而出。

萧翎突然一声喝道：“住手！”大踏步直入场中。

宇文寒涛只道他要代自己出手，心中大喜，暗道：这小子武功不弱，让他和展叶青拼个同归于尽，自是最好不过，当下说道：“三庄主如愿一试武当剑术，兄弟只好相让了！”

萧翎不理宇文寒涛，目光凝注在展叶青脸上道：“阁下如想找人打架，请过片刻不迟。”

展叶青弹剑说道：“今日之局，不死不休，展叶青愿先聆高见。”

萧翎目光转动，瞧了葛天仪和金花夫人一眼，道：“武学一道，渊博流长，各门各派，都有绝技，但谁也不能说世无敌手，今日之战，在场之人，都是亲眼所见，葛天仪金花夫人两败俱伤，当可证在下之言，并非是信口开河，惨局既成，救人要紧，

不知诸位以为如何？”

云阳子道袍飘飘，急步而出，说道：“三庄主言之有理，但不知如何一个救治之法？”

萧翎转目望着金花夫人，道：“夫人那赤练蛇毒，想必早配有解救丹药。”

金花夫人惨烈一笑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你当真要救他性命吗？”

萧翎道，“也要救你，如若你信得过我，那就请把解救赤练蛇毒的药丸给我。”

金花夫人略一犹豫，探手入怀，取出了一粒黑色丹丸，递了过去。

萧翎接过药丸，目光转注到葛天仪的身上，道：“请问葛大侠那风火扇中藏的毒针，可有疗救之策吗？”

葛天仪答非所问地按道：“终南二兄弟生死与共，在下的那位兄弟，伤势奇重，生机渺茫，葛天仪身为长兄，岂忍独生。”

萧翎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葛大侠之意，是决心要和金花夫人同归于尽了？”

葛天仪道：“宁为王碎，不作瓦全。”

萧翎星目中神光一闪，道：“如若在下答应相救邓二侠，那葛大侠是否愿意为金花夫人疗治毒针之伤？”

葛天仪道：“果能如此，在下自无不允之理。”

萧翎点头说道，“只要他不是受的毒伤，在下自有疗治之策。”伸手把金花夫人手中的药丸，递了过去，道：“你身上的蛇毒，发作较快，先请服下此丹。”

宇文寒涛回顾了周兆龙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周兄，令弟吃里扒外，世间哪有先替敌人疗好毒伤，再设法救助自己的人，如若那葛天仪事后反悔，不肯为金花夫人疗治毒针之伤，那咱们岂不是吃亏太大了吗？周兄何以竟袖手不管……”

只见葛天仪身子一动，缓步向金花夫人走了过去，道，“我

那扇中毒针，随行血流动，如若时间稍久，即难有救治之策，你如想保得性命，先行闭住左肩四周的穴道，阻止那毒针流行。”

金花夫人依言施为，运气闭住了左肩四周的穴道。

葛天仪回顾了萧翎一眼，取出一块马蹄形的磁铁，道：“先要她把毒针吸取出来，然后再服独门解药。”

萧翎接过磁铁，道：“葛大侠也请服下这粒丹丸，免得蛇毒加重。”

葛天仪接过丹丸，一口吞下，萧翎却突然暗发指力，点了葛天仪的哑穴，伸出手去，扶住了葛天仪，笑道：“葛大侠请就原地坐下，运气调息，也好使身上蛇毒早日消去。”手指借势暗弹，连点葛天仪双腿、双臂上四处穴道。

萧翎放好了葛天仪，又缓步走近了金花夫人道：“夫人请用这磁铁吸出伤处毒针。”

金花夫人虽冷酷险恶，但面对着生死大事，已不复平日的冷傲，伸手接过磁铁，撕开伤处衣服，果然吸出了五枚毒针。

宇文寒涛突然大步行了过来，道：“夫人身上是否当真的有毒针？”

萧翎用手取回磁铁，借势也点了金花夫人两处要穴。

展叶青突然一弹长剑，疾奔了过来，道：“宇文寒涛，你如想借用机会施展手脚，那可是打错了主意。”

宇文寒涛先行一呆，人已到了金花夫人身边，伸手一把疾向金花夫人推去。

萧翎早已留神他的举动，右手突然一翻，一招“天外来云”拍了过去。

宇文寒涛疾快的缩回手，还未来得及还手，萧翎第二掌又自攻到。

那南逸公连环闪电掌法，以发招快速扬名于世，萧翎一掌占了先机，宇文寒涛已全无还手之能，但见掌影重起，倏忽之间，

已连发八掌，迫的宇文寒涛连退了三步。

宇文寒涛生平经过了无数的大风大浪，会过了无数的高人。但却从未遇上过这等快速的掌势，不禁心头骇然，暗道：这小子不知从何处学得了这般快速的掌法，当真是有如长江大河一般，叫人有目不暇接之感，心中对萧翎又多了一分畏惧。

萧翎心中早有计较，迫退了宇文寒涛后，突然回手一掌，攻向了展叶青。

展叶青长剑一圈，横截萧翎的右腕，萧翎一挫腕，收回掌势，人却反向展叶青欺进了一步，跟着第二掌又拍了过去。

那周兆龙眼看萧翎忽向宇文寒涛发掌迫攻，心中又惊又急。正待出言喝问，萧翎又忽然翻身向展叶青攻了过去。

萧翎掌法的快速，有如惊电奔雷一般，展叶青还了两剑，萧翎已攻出了一十三掌，迫的展叶青退后了两步。

这情势，不但使展叶青暗暗震惊，连云阳子也有些愕然震动短短片刻工夫，敌我双方之间都已对萧翎有了一番新的估价。

萧翎在抢尽先机的快速迫攻中，突然收掌向后跃退了两步。道：“咱们如若再打下去，或将耽误了两人性命，贵派如若能信得在下，阁下就退后去吧！”

展叶青暗道：他本已胜算在握，但却故意替我留下了颜面。当下一收长剑，道：“看阁下也不像言而无信的人，在下拭目以观。”缓步退了回去。

萧翎左右回顾了一眼，道：“双方都请退到一丈外。”

场中之人，都不知萧翎在耍的什么把戏，但都依言向后退去。

萧翎突然扶起了葛天仪，放在金花夫人身旁，自己也在中间坐下，放下磁铁，左右双手，同时伸出来，拍了两人臂上穴道。

低声说道：“你们两人的双腿，和肋间的‘惊门’要穴，都已被我独门

手法所点中，谁也无法移动身子站起来逃走，但你们功力并未失去，伸手之间，都可击中对方要害，如是两位当真想死。此刻互相出手搏斗一番，立时将同归于尽。”

他停下手来，扫掠了两人一眼，接道：“两位既是不愿出手，足见并无深仇大恨，非得你死我活不可，有道是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何况两位素昧平生，毫无怨恨可言，江湖上是非险恶，都是私心太重，名心太盛，一两句意气之言，拔刀而起，拼个你死我活，如若都能平下心来，让人一步，武林中岂不是可以风平浪静了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严肃地接道：“葛大侠你已服下药物，如果伤势渐觉好转，那就点一下头，如是那药丸无效，伤势恶化，就请摇一下头。”

葛天仪和金花夫人，都有着说不出的感慨，不知是恨是愧，但情势所迫，反抗无能，只好听凭摆布了，葛天仪沉吟良久，缓缓点了下头。

萧翎道：“那药物既是真的，那就请取出你自己的解药来吧！”

葛天仪伸手入怀，取出二个玉瓶，放在地上，伸出三个指头。

原来金花夫人和葛天仪，都被点了哑穴，无法开口说话。

萧翎取出玉瓶，道：“可是要连服三粒丹药吗？”

葛天仪又点了点头。

萧翎拔开瓶塞，倒出三粒丹丸，交到那金花夫人手中，道：“好！你服下去吧！你虽是可役百毒，但也未能尽解天下毒性。”

金花夫人想到生死大事；只好吃了下去。

萧翎合上瓶塞，把玉瓶交还给葛天仪，回首望着金花夫人，道：“邓二侠是否也中了毒？”

金花夫人摇了摇头。

萧翎又道：“那是掌力震伤的了。”

金花夫人又点了点头。

萧翎两手齐出，拍活了两人哑穴，道：“现在两位都可以说话了。”

金花夫人目中暴射出两道奇光，凝注在萧翎的脸上，缓缓说道：“那周二庄主，就在身后，你今日所作所为尽入他目。回庄之后，难免要告诉那沈木风了！”

萧翎苦笑一下，道：“我初入江湖，毫无阅历，一步走错，悔恨已迟，我虽不耻大庄主的作为，但他终是我结盟大哥……唉！”长叹一声，黯然住口。

葛天仪接口道：“沈木风十年前，在武林中亦曾掀起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杀劫，闹得血腥遍地，触犯了众怒，由少林掌门人亲率十八高僧，布下罗汉阵，把他困入阵中，但其人却有着过人之能，虽然身受重伤，却被他逃出阵去，想不到十年后，他竟又重出江湖了……”

萧翎探手入怀，摸出一粒灵丹，接道：“这粒丹丸，乃在下一位恩师所赠，功效奇大，可以起死回生，只要令弟中的掌力无毒，不难使他恢复。”

把灵丹交入葛天仪手中，顺势拍活他双腿上的穴道。

葛天仪道：“大恩不言谢，咱们终南两兄弟，有生之年必然记着此事。”站起身子，举步而去。

只见他和云阳子、展叶青低言数语，一齐转身而去。

金花夫人道：“小兄弟，别人都走了，你还不解开我的穴道？”

萧翎伸手拍活了金花夫人穴道，说道：“承你垂青相顾，在下感激不尽，

但愿夫人从今之后，稍减几分恶行，多做些造福武林的善事……”

金花夫人站起身来，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以后的事，以后再说吧，今日亏你救了我的性命，但也受尽了你的摆布，今后真不知该把你视作敌人，还是朋友？”

萧翎道：“是敌是友，全凭夫人一念。”

金花夫人笑道：“你这一点年纪，却是大有一代雄主的气度，可惜却不是沈木风一路中人，如若我推想的不错，你们兄弟两人，日后定将是一个彼此相残之局！”

这时，周兆龙和宇文寒涛，齐齐奔了过来，萧翎只好忍住欲待出口之言。

宇文寒涛道：“夫人伤势好了吗？”

金花夫人道：“多劳挂怀。”转身急步而去。

周兆龙回目望了萧翎一眼，道：“你救了葛天仪……”

萧翎接道：“也救了金花夫人！”

周兆龙道：“大哥如若知道了，只怕……”

他似是觉出失言，赶忙住口不说。

萧翎道：“不劳二哥费心，大哥如若怪罪下来，自有小弟担待。”

周兆龙瞧了远远站着的金兰、玉兰一眼，道：“这两个丫头的胆子不小，竟然也敢跑来此地瞧热闹来了！”

萧翎道：“此乃小弟逼迫她们而来，用不着怪她们了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三弟到此不久，庄中甚多规矩，尚不熟悉，但这两个丫头却是明知故犯了！”

萧翎目光一转，打量一下周兆龙身后的两个穿着红衣和两个穿着白衣的人，只见穿红衣的脸上愈红，穿白衣的脸上愈白，不禁提高了警觉之心，暗道：这四人面目之间，毫无表情，看上去有如木偶僵尸一般，口里却笑对周兆龙道：“大哥既然把这两个人拨作小弟贴身之婢，她们自是不敢违背小弟之命，二哥如若怪罪，那就请责骂小弟一顿吧！”

周兆龙呆了一呆，叹道：“此事我也难作主意，等候大哥处理吧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既是三弟迫令她们而来，我想大哥或不致怪罪她们。”探手自怀中摸出一面红色的小旗，举手一挥，那四个并肩而立，僵尸一般的怪人，突然转身而去。

四人的动作奇怪，一跃数丈，人影闪了几闪，已走的踪迹全无。

萧翎眼看着四人急奔而去的身法，心中暗暗吃惊道：好佳妙的轻功，好快速的身法！

这时，武当派中的人，早已扶着终南二侠走去，宇文寒涛也紧随着金花夫人的身影不见，场中只余下了周兆龙和萧翎，以及遥站两三丈外的玉兰、金兰。

萧翎快行两步，紧追在周兆龙身后，道：“二哥，小弟心中有些不解之事，不知是当问不当问？”

周兆龙回目瞪了萧翎一阵，笑道：“三弟心中的疑问，可是那刚走了的四个人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不错，那四个人可是咱们百花山庄中弟子？”

周兆龙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他们的身份实很特殊，也可以算是咱们庄中的弟子，但也不能算是庄中弟子。”

萧翎道：“你这般一说，小弟听得更糊涂了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明白点说吧！他们是大哥一手调理出来的人，但名份上和大哥并没师徒之份。”

萧翎摇摇头，道：“我仍是听不明白！”

周兆龙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其实为兄的也不尽解内情，三弟如想详知内幕，不妨问问大哥。”

萧翎道：“我不过随口问问罢了，二哥既是不知，也就算了，些许小事，用不着再去问大哥了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天色不早了，中午时分大庄主还要为三弟饯行，

我这做兄长的，也该替你准备一些礼物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自己兄弟，用不着这般多费心了。”

周兆龙笑道：“礼不可缺。”突然放开脚步奔行。金兰、玉兰紧随二人身后，进了百花山庄。

萧翎想到动身在即，也该收整一下衣物，直奔向兰花精舍。他迅速的收拾了简单的衣服，又回首望去，只见二婢并肩站在卧室门外。

如在平常之日，二婢早已替他张罗面水、点心，但此刻却一反常态，佩剑未解，劲装未卸。

但见二婢齐齐跪下去，道：“妾婢叩祝三爷一路顺风。”拜罢起身，联袂而去。

萧翎望着二婢的背影，暗暗付道：我去之后，这二婢必将受尽折磨，不如带她们离开此地，再让她们远走高飞，心中定了主意，但却未唤过二婢言明。

一阵微风吹过，送来了幽幽花香。

第二十回别庄探双亲

萧翎想起这几天发生的事，不由一阵烦恼，决心要离开百花山庄。

沈木风佝偻着高大的身躯，缓步走进兰花精舍。

萧翎欠身抱拳说道：“不知大哥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还望大哥恕罪！”

沈木风两道眼神中，暴射出冷厉的寒芒，凝注萧翎脸上，似乎是要从他神色中查出什么。

萧翎眨了两下圆大的星目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大哥这般的瞧着小弟，不知是何用心？”

沈木风肩头一耸，突然哈哈大笑道：“你心中如若没有愧疚、隐秘，让大哥瞧一阵，又有何妨？”

萧翎淡然一笑，并未接言。

沈木风就桌边木椅上坐了下去道：“五年之后，天下英雄，唯三弟才足为大哥之敌。”

萧翎心中吃了一惊，口中却微笑答道：“大哥过奖小弟，小弟虽得良师垂爱，授予绝学，只可惜质愚才庸，未能真正学得恩师绝艺……”

沈木风淡淡一笑，接道：“纵然你武功强过此刻，那也未放在为兄的眼中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大哥说的是……”

沈木风缓缓接道：“我说的是你应变的才智，三弟纯金璞玉，略经历练，必将是一位大智大慧的英雄人物，适才一睹应变之

才，更坚信为兄的预料不差……”

萧翎虽是生具慧质，又得庄山贝讲过江湖上百年来出众的英雄人才，和那些绝智绝勇的武林往事，但他终是初出茅庐，历练不足，沈木风一番奖中带刺之言，一时间竟使他难再想出论辩之语。

只听沈木风继续说道：“小兄入室之初，见三弟神色有异，依情推论，你心中定有着什么隐秘？”

萧翎已对他生出了极深的戒心，正待出言反驳，忽然心中一动，暗道：言多必失，不如沉默不语，给他个莫测高深的好，当下微微一笑，不置可否。

果然，这一着又大出了沈木风的意料之外。等待良久，不见萧翎答话，才一皱眉头，接道：“但三弟竟能在片刻之间，恢复镇定，这份冷静的工夫，实叫为兄佩服，但为兄又自信，观察绝不会错，不知三弟的高见如何？”口气之中，逼使萧翎开口。

萧翎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大哥训教，小弟洗耳恭听！”

沈木风离坐而起，纵声大笑，道：“好一个洗耳恭听。”

萧翎只觉那笑声中充满着一股森寒的杀气，震人心弦。

笑声延续了一刻工夫，仍不停止，满室中回音激荡，尽都是震耳笑声。

萧翎暗运内力，和那刺耳的笑声抗拒，脸上却仍然保持着平静之色。

但闻砰的一声轻响，夹入了笑声之中，沈木风笑声顿注，回目望去。

只见玉兰容光惨然，全身微微的颤抖，手中的茶盘下垂，两只细瓷白杯，早已落地粉碎。

沈木风阴森的脸色上，绽开一缕笑容，道：“三庄主已决定午后动身，回籍探亲，你们可要跟随他去吗？”

玉兰道：“奴婢们听凭大庄主的吩咐！”

沈木风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要看三庄主了，不知他肯不肯要你们追随前去。”

萧翎道：“小弟正要请求大哥，金兰，王兰二婢，秀外慧中，获得小弟欢心，此次小弟回籍，意欲让二人随侍同去，不知大哥是否赐允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金兰、王兰二婢，确为咱们百花山庄中诸婢魁首，也勿怪三弟喜爱，何况两人的武功不弱，机智应变，都过得去，三弟肯带她们同行，路上也好有个照应，为兄的也可放心了！”

萧翎忽然想起唐三姑，欠身一礼，说道：“多谢大哥，小弟还有……”

沈木风接道：“自己兄弟，不用谢了。”

萧翎接道：“小弟还有一桩事情请求大哥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你说吧！但得为兄的力所能及，无不答允！”

萧翎道：“唐三姑犯了咱们庄中的规戒，被大哥关入石牢，不知可否放她出来？”

沈木风笑道：“你知道的事情不少。”

萧翎道：“小弟既是三庄主的身份，对咱们百花山庄的事，自是该处处留心才是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你可也要带着她随你回籍探亲吗？”

萧翎暗暗想道：我如果不肯带她离此，只怕她难以出这百花山庄，当下说道：“小弟虽有此心，但不知那唐三姑是否答应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三弟英俊潇洒，气度非凡，正是那些自视极高的少女心目中的物，我想那唐三姑无不应之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大哥答应放她了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三弟所求，为兄的几时拒绝过你？”

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：“庄中正值多事之期，小弟实不该于此时离去，但思亲情深……”

沈木风接道：“三弟不用为此抱疚，只要早去早回，赶得上为兄替你安排的那场大会群豪之期，也就是了。”

萧翎暗道：我借探亲之名离此，虽非托词，但主要的还是不愿帮你为恶，既然离此，焉肯再自行回来，口中却答道：“小弟尽快的赶回来就是。”

沈木风望望天色道：“为兄已吩咐设下盛宴，为三弟饯行，此刻时已近午，三弟也该准备一下，酒饭后，立时上路。”转身缓步而去。

萧翎望着沈木风背影消失之后，回头对玉兰说道：“你可是很怕那大庄主？”

玉兰黯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三爷午宴时请小心一些。”

伏身捡起地上碎去的瓷杯破片，匆匆离去。

萧翎心中想着：那沈木风除了多疑之外，对我萧翎也算得仁尽义至了，这玉兰却为何又这般嘱咐于我，但她既然这般说了，倒是该小心一些……

收拾好简单的行囊，漫步向大厅而去。

大厅中、果然高张盛宴，沈木风、周兆龙、金花夫人和宇文寒涛都已在坐，最使萧翎惊疑的，是那唐三姑也高坐在客位之上。

金花夫人咯咯一笑，拍拍身侧的座位，道：“小兄弟，快些过来，这是你的位置。”

萧翎行近座位，掏出玉仙子的画像递了过去，道：“夫人请收下画像。”

金花夫人道：“这画像本该送给小兄弟，但那玉仙子画的太好看了，还

是由我保存的好。”伸手接过来，藏入怀中。

萧翎又取出三奇真诀，道：“在下大哥要我把三奇真诀也交给夫人保管。”

金花夫人伸手接过。道：“好吧，待我瞧过之后，再交给大庄主收存就是。”

沈木风举起酒杯道：“三弟早去早回。”

萧翎举杯，正待吃下，忽然想起了玉兰之言，不禁犹豫起来。

沈木风却似浑如不觉一般，自行干了一杯。

周兆龙微微一笑，举杯说道：“祝三弟一路顺风。”

金花夫人接道：“小兄弟多珍重。”

宇文寒涛说道：“三庄主此行愉快。”

四人举杯相祝，每人都喝干了杯中之酒，但萧翎的杯中却仍是满满一杯，点滴未尝入口，大大感到尴尬，暗道：这杯酒纵然是断肠的毒药，我也该喝下去了，举起酒杯，正待吞下，突听一个细微的声音传入耳际：“你这杯酒吃不得。”

萧翎心中一动，闭住气，把一杯酒倒入口中，但却不吞下腹去，缓缓就坐。

在这一瞬之间，他已明白自己正处在一个充满杀机的环境之中，必需要冷静的应付这个局面。

他表面之上，若无其事，暗中却在留神查看那暗施传音之术示警的人。

但这大厅之中，除了坐中几人之外，只有两个青衣小婢，如若是坐中人向他示警，只有唐三姑和那金花夫人可能，但两人一直口未启动，何况那声音十分陌生，记忆中从未听闻过。

沈木风眼看萧翎吃下了杯中之酒，立时举筷说道：“三弟归心似箭，急于登程，咱们尽快吃吧！”

萧翎缓缓举筷，挟了一些菜肴，但却不敢送入口中，原来他口中含酒未吞，不能吃菜。

只听那陌生细微的声音，又在耳际响起，道：“你如没有听我的话，吃了那杯毒酒，今生一世，都在沈木风控制之下，除非你能遇上了毒手药王，而他又答应救你，始可摆脱，如若没有吞

下那毒酒，快些设法吐出来。”

萧翎听得他说出毒手药王，忆起了那晚放血之事，心中信了八成，心念电转，巧计忽出，暗里摸出一枚制钱，运指力捏成一团，由桌下弹了出去。

他从柳仙子学得了举世无双的回旋手法，那枚捏成一团的制钱，由桌下飞出，折转由窗中飞入，掠着周兆龙耳际飞过，叭的一声，击在一盘菜肴中，登时油水飞溅，肉块横飞，瓷盘也片片碎裂。

这变故大出意外，满桌虽坐着第一流的高手，也是未能及时接着那飞来暗器。

萧翎一按桌面，疾飞而起，穿出窗外，脚尖一点地，一个鹞子翻身，人已跃上屋面，借机吐出了口中含的毒酒。

但见人影闪动，周兆龙和金花夫人以及那宇文寒涛，分由门窗中飞跃出来，登上屋面。

金花夫人低声说道：“小兄弟好快的身法，可曾看到敌踪吗？”

萧翎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什么人竟能混进百花山庄？”

金花夫人笑道：“二庄主常说贵庄中门禁森严，不啻是铜墙铁壁，今日却被人家在青天白日下，混入庄中，而且逼近大厅。”

周兆龙目光转动，四下望了一眼，但见一片平静，毫无警兆，不禁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今日之事，实是有些奇怪……”

金花夫人细看四周形势，只见相距这大厅最近的一片花丛，也在三丈开外，但却方向不对，心下暗自震惊、口中却仍是娇声笑道：“嗯！来人的腕力很强，竟然能在五丈开外地方，把暗器打入厅中。”

周兆龙觉脸上一热，突然举手互击三掌，高声说道：“当值的护院何在？”

但见四周花丛中突然站起了十几个佩带兵刃的劲装大汉，飞奔而来。

周兆龙当先跳下屋面，金花夫人等也随着飞落地上。

几人不过刚刚落着实地，那飞奔而来的劲装大汉，也已奔到，一字排开。

宇文寒涛暗暗忖道：这些人动作如此之快，显是都有一身上乘武功，表面之上瞧来，这百花山庄中似是毫无戒备，事实上却是警备森严，别说来敌难以隐秘行踪，只怕庄中的客人，都在他们严密的监视之下。

但见那十几个劲装大汉齐齐抱拳一礼，道：“二庄主召唤我等，不知有何吩咐？”

周兆龙道：“你们可曾发现敌踪混入庄中吗？”

十几个劲装大汉全部听得一怔，面面相觑，讲不出话来。

良久之后，才有一人答道：“我等各尽职守，毫无懈怠，但却未曾发现敌踪！”

周方龙被金花夫人连番讥笑，憋了一肚子怒火，厉声说道：“既是没有敌人混入，难道那暗器长了翅膀，自己飞入了厅中不成？”

十几个劲装大汉，一听到有暗器打入厅中，个个脸色大变，庄中规戒森严，发生此等事情，势将要受到重罚不可……

但闻沈木风的声音，遥遥飘送过来，道：“二弟，不用责怪他们了，这事与他们无干，放了他们去吧！”

声音不大，但却传播很广，场中之人，个个都听得十分清晰。

周兆龙素来不敢稍逆那沈木风令谕，举手一挥，道：“你们去吧！”转身向厅中行去。

十几个劲装大汉抱拳一礼，回身飞奔而去，眨眼间，隐入了花丛之中不见。

萧翎紧随周兆龙身后而行，心中七上八下，暗自打鼓，忖道：那沈木风智谋绝人，武功奇高，莫要是已经瞧出是我在搞鬼了！

忖思之间，人已进了大厅。

只见那沈木风端然而坐，神色平静，毫无怒意，颌首一笑，道：“惊扰诸位了。”

金花夫人咯咯娇笑道：“大庄主声色不动，想必是早已胸有成竹了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萧三弟回籍探亲，归心似箭，急欲登程，不要因此事延误了他的时间。”

萧翎心中暗叫了一声惭愧，口中应道：“庄中混入了敌人，是何等重大之事，岂可不查……”

沈木风接道：“不用查了，那人发出了示警暗器，想必早已退去，追亦不及……”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快请入座，不要搅了咱们的酒兴。”

桌上的碎盘，早已收去，群豪齐齐入座，萧翎担心那酒中有毒，不敢饮

用，跟着沈木风落筷的菜肴食用，心中暗道：如若你在这菜肴中也下了毒，连你在内，谁也别想逃脱。

一餐钱行宴，匆匆用完。

沈木风挽住了萧翎一只手同出大厅，穿过花丛，直向庄外走去。

只见一辆华丽的马车，早已套上了四匹健马，一个青衣童子，高坐车门外，右手里拿着一条长鞭，左手中控缰待发。

沈木风指着那马车笑道：“为兄和你二哥，都备有一份薄礼，奉送双亲，三弟的行李，我已叫人搬入车中，四匹健马，也都是千中选一的好马，足可当长途跋涉之任，三弟思亲情切，就此上道吧！”

萧翎仔细看去，只见那控马的青衣童子，正是金兰扮装，当

下躬身一揖，道：“大哥设想周到，相待情深，小弟就此拜别。”

沈木风回顾了身后的唐三姑一眼，笑道：“三弟请扶唐姑娘上车。”

萧翎抬头看去，只见那唐三姑的神情木呆，不言不笑，和初见她时那等巧笑倩兮、妙语解颐的情形相较，已是大不相同，心中好生奇怪，但又不便追问，当下一抱拳，道：“唐姑娘如愿和在下同行，请来上车。”

唐三姑目光缓缓由沈木风脸上掠过，慢步而来，登上马车。

萧翎飞身一跃，登上马车。

金花夫人避过沈木风的目光，向萧翎笑着走来，突然一枚小小纸团飞到萧翎身前，萧翎赶忙接过。

金兰左手缰绳一抖，马车陡然向前飞驰而去。

遥闻金花夫人娇脆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你如想要那幅玉仙子的画像，最好是早些回来。”

萧翎站在车头上，挥手致意，但却未答金花夫人之言。

辚辚的轮声，荡起了一片沙尘，沈木风和金花夫人的身影，也逐渐消失不见。

萧翎藏好了手中的纸团，掀开垂帘，进入车厢，只见玉兰也改穿了一身男装，倚栏而坐，目光望着车篷，似是正在想一件沉重的心事。

车厢后面，放着两只大箱子，唐三姑斜斜的靠在箱子上，闭着双目，似是已经熟睡了。

宝马华车，丽人相伴，这该是何等的赏心乐事，但萧翎却有着一一种茫然无措之感，他觉出这车厢中充满着一一种幽伤和诡异的气氛，每个人都似是有着重重的心事。

他轻轻的咳了一声，道：“玉兰，你在想什么心事？”

原来他自从进入这车厢中后，那玉兰姑娘始终未曾望他一眼，浑似不觉他进入了车厢。

玉兰如梦初醒一般，缓缓把投注在车篷上的目光，移注到萧翎脸上，黯然的叫了一声：“三爷。”又住口不言。萧翎心中大奇，说道：“你怎么啦，此刻咱们已离开百花山庄，有什么话，尽管说吧！”

玉兰摇摇头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妾婢很好，没有什么。”她虽然想使笑容自然些，但萧翎却看得出她笑的很勉强，很凄凉。

萧翎心头气闷，暗道：好吧！你既然不愿说，那便算了，我也不来问你，当下闭目运气调息起来，不知不觉间，竟入禅定，物我两忘。

待他由禅定中清醒过来，夕阳早下，已然是暮色苍茫的时分。

马车早已停下，唐三姑和玉兰已然不见，只有金兰一人当门而立。

只听金兰低声说道：“三爷醒了吗？”

萧翎点点头，道：“她们呢？”

金兰道：“进去休息了，包庄主已在车外等候很久了。”萧翎道：“哪一个包庄主，我不认识啊！”

只听车帘外响起一个宏亮的笑声道：“在下接得了大庄主金花令谕，特地赶来迎驾，厅中盛宴已张，敬候三庄主上坐了！”萧翎皱皱眉头，掀起垂帘，出了车厢。

只见一个五旬左右的老者，穿了一件天蓝色湖绸长衫，面带微笑，站在车旁，神态极是恭谨，看萧翎掀帘而出，立时长揖拜见。

萧翎还了一礼，道：“怎敢劳驾。”

那老者笑道：“大庄主在金花令谕中吩咐，要在下小心迎驾，不得有违，但得三庄主不肯怪罪，老朽就欢喜万分了。”萧翎暗忖道：百花山庄的力量，确是不可轻视，竟是处处都

有分舵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一座高大的宅院，屹立在暮色中，看红门绿瓦，该是个豪富之家，不知内情，谁也难以猜出，这高宅大院，竟然是百花山庄的分舵。

那老者抱拳当胸，躬身说道：“三庄主请。”

两扇黑漆大门，早已大开，一个二十左右的青衣人，高举着一盏气死风灯，肃然而立，灯笼用绢制成，四面各写了一个包字。

萧翎缓步登上七层石级，直向大厅行去。

那老者紧随在萧翎身后，居中而行，金兰走在最后。

三人行不过丈余，身后那黑漆大门，已砰的关上。

穿过了两个院子，才到大厅，厅中烛火辉煌，早已张宴相候。

萧翎目光一转，只见敞阔的大厅中，除了两个绿衣婢女之外，别无宾客。

那老者一侧身，走在萧翎前面，欠身说道：“三庄主请上坐首位。”

萧翎心知谦逊推辞，徒费口舌，索性大步行去，坐了首位。

那老者待萧翎坐好，突然一撩长袍，屈下一膝说道：“包子威见过三庄主。”

萧翎暗忖道：看来此情此刻中，倒是不得不端点架子，举手一挥，道：“不用多礼。”

包子威欠身而起道：“三庄主旅途辛劳，请随便进些酒菜。”垂手站在一侧。

满桌佳肴，只有萧翎一个人高居首位而坐，那包子威站立相陪，不敢落座。

萧翎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包兄请坐。”

包子威道：“属下谢座。”就主位坐了下来。

两个绿衣婢女，款移莲步，行了过来，伸出皓腕，挽起酒壶，替两人斟满了酒杯，退到旁侧。

萧翎目光转动，早已不见金兰，心中自是纳闷，正待开口询问，那包子威似已瞧出了萧翎心中所思之事，抢先说道：“三位姑娘都已由内人接入内厅款宴。”

这一席晚宴，就在包子威恭谨中匆匆用过，萧翎虽然是受尽了尊严礼遇，但却有着枯燥无味之感。

晚宴过后，包子威亲自送萧翎到安歇之处。

这是座摆满鲜花的精致跨院，锦帐绣被，布设的极尽豪华。

包子威待萧翎落座之后，恭恭敬敬地说道：“三庄主几时上路？”

萧翎道：“明晨一早就走。”

包子威欠身说道：“三庄主是乘坐原车，还是换坐快舟，请吩咐一声，也好让属下准备。”

萧翎暗暗想道：由此归家，自是该坐船的好，但船上必有他们派遣的水手，我的行动，一直在他们监视中，倒不如坐原车的好，当下说道：“我仍乘原车而行，不劳费心了。”

包子威应了一声，躬身退去。

萧翎打量了一下室中布设和院中形势，熄去烛火，盘膝坐在榻上，运气调息。

但他脑际思潮起伏，竟然难以静下心来，他想到玉兰、金兰的反常情态，在两人的心底处，似是隐藏了一桩很大的隐秘；还有那唐三姑也变的痴痴呆呆，其间定有隐情，明天上路之后，必得设法追问个明白不可。

他打定了主意，心情也逐渐的静了下来，真气逐渐由丹田升起，冲上了十二重楼。

需知他内功正值精进之期，每次调息，必入浑然忘我之境，也正是修习上乘内功最危险的时期，如若在他静坐之时，有人暗

中施袭，纵非必死，亦得重伤。

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，突破一阵兵刃接触的金铁交鸣声惊醒过来。

睁眼看去，窗外月光如水，有两条人影，正自回旋交错在月光下。

萧翎暗道一声惭愧，起身离榻，轻步行至窗口。

凝神望去，只见包子威舞着一柄金刀，和一个全身夜行劲装，施用文昌笔的大汉，正在打的难解难分，那大汉笔法十分辛辣，攻势凌厉，着着都指向包子威的要害。

包子威武功亦是不弱，手中一柄金刀，环身飞绕起一片光幕，任那施笔大汉攻势凌厉，一时间也无法取胜。

萧翎只瞧的心中暗暗奇怪：这座广大的宅院，如若是百花山庄中的分舵，绝不至只有包子威一人，何以不见有人助战？

他心中疑团未解，场中形势已变，但见包子威金刀疾变，展开了反击，一时间刀光大盛，反把那施笔大汉圈入一片刀光之中。

萧翎暗中观战，长了不少见识，原来包子威在初动手时，隐藏宝刀，采取守势，先让那施笔大汉放手抢攻，直待瞧出他笔法中的漏洞，智珠在握，才展开了反击之势，招数变化，尽找施笔大汉的缺陷，那大汉果然被迫的手忙脚乱起来，几度要振作反击，但一直是力难从心。

搏斗中突然一声闷哼，刀光笔影，突然收敛，那施笔大汉身子摇动了一阵，一交跌倒在地上。包子威左手疾出，点了那人穴道，还刀入鞘，对着萧翎卧房抱拳一礼，道：“属下无能，致令敌人侵入了三庄主息驾的跨院中，惊扰好梦，心中不安的很。”

萧翎吃了一惊，暗道：原来他早已知道我醒了过来，暗中观战的事……

心中念头电转，口中却缓缓应道：“不妨事。”

包子威道：“多谢三庄主的大量。”

伸手提起那施笔大汉，回身退出跨院。

萧翎心中纳闷，几次想叫那包子威进来问问，那施笔大汉是何等人物，

夤夜来此为何？但他终是忍了下去。

次晨起床，包子威早已在室外相候，两个绿衣婢女，捧着漱洗用具恭候门外。萧翎步入室外小厅，两个婢女，立时奉上漱洗用具，待萧翎梳洗完毕，包子威才缓步而入，长揖请安，但却绝口不提昨夜中事。

萧翎看那包子威神色平静，似已忘了昨夜之事，也只好装出一付若无其事的神情，说道：“她们起来了么？”

包子威道：“姑娘都已经准备好了行装，坐待三庄主的动身令谕。”

萧翎道：“好！你要她们即时登车，我们立刻上路。”

包子威道：“厅中已为三庄主摆下早点，属下斗胆请三庄主食用过后再走。”

萧翎本待推辞，但又觉坚决拒绝，使那包子威太过难看。只好随往厅中，匆匆吃毕，上车赶路。

金兰、玉兰仍然是青衣小帽的书童装扮，唐三姑也是像昨日一般，登车之后，就靠在车栏上，似是大病未愈，一言不发。

萧翎登上马车，金兰立时扬起手中长鞭，叭的一声，马车起动如飞而去。

只听包子威高声说道：“属下恭祝三庄主一路平安。”

萧翎心中憋了一肚子疑团，车行三里左右，立时掀帘而出，四外打量了一眼。伸手带动马缰，马车向一条荒凉的山道上转，他已暗定主意，今天非得逼出二婢和那唐三姑心中的隐秘不可。

第二十一回施毒计显杀机

这条荒凉的山道，连人迹也极少见，车行约二三里，已难再行，触自荒草，一片萧索。萧翎一带缰绳，马车停下，冷冷说道：“金兰、玉兰，你们下去。”

二婢应声下来，并肩而立。

萧翎一带缰绳，转过马头，缓缓说道：“此地距那百花山庄不远，你们如是想回百花山庄，那就请便了。”

金兰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妾婢们如若有过，三爷尽管责骂就是，为什么要迫妾婢们重入虎……”虎字说了一半，突然住口不言。

萧翎道：“我瞧你们在百花山庄中还快活一些，还是回去的好。”

金兰流下泪来，黯然说道：“三爷可是气恼玉兰妹妹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我瞧你们都是一般模样，似是都有着很沉重的心事。眼下只有两条路，由你们自己任选一条：第一条路，你们立即返回百花山庄，不管你们有着什么心事，我也懒得多问了。”

金兰举起衣袖，拭一下泉涌而下的泪水，接道：“那第二条路呢？”

萧翎看她哭得梨花带雨，但却又强咬着牙齿，不敢出声，不禁心头一软，叹道：“第二条路，你们不妨把心中的事，坦坦诚诚的告诉我，不许藏露一句，我绝不责怪追究你们。”

金兰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三爷一定要问，妾婢们只好从实讲出来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不许说漏一字一句，如果是被我听出破绽，你们就别想活了！”

金兰点头说道：“妾婢既然讲了，哪还顾及生死的事，但愿三爷王恙就好了。”她顿了一顿，凄凉地一笑，幽幽说道：“就是三爷不问，过了今天，妾婢们也要对三爷讲了，你不能责怪玉兰妹妹，她已经被迫服下了化骨毒丹……”

萧翎怔了一怔道：“是毒药吗？”

金兰点头答道：“是一种惨绝人寰的慢性毒药，服下之后，七日内不会发作，但人却已变得痴痴呆呆，终日里昏昏欲睡萧翎心弦震动，回目向玉兰望去，只见她双目发直，眼中神光涣散，果是有了中毒之徵，不禁长叹一声道：“是我错怪你们了。”

金兰道：“三爷不知内情，如何算得错怪。”

萧翎道：“那唐三姑也是服用过化骨毒丹？”

金兰道：“看样子是不错，但内情如何，妾婢实不敢断言，百花山庄中的事情，除了大庄主之外，谁也不知道有些什么变化，但玉兰妹妹，却是在妾婢亲眼目睹之下，看到她吞下的化骨毒丹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可是大庄主迫她服下的吗？”

金兰道：“除了大庄主，玉兰妹妹也不会驯如羔羊的听凭摆布。”

萧翎道：“大庄主耳目灵敏，五丈内可辨落叶，你如何能够瞧到，而不被他发觉呢？”

金兰道：“那是有意的让妾婢看到，当时，我和玉兰同在一起，大庄主取出化骨毒丹，先详细的说了那药丸毒性，然后才交给玉兰妹妹吞下，我看玉兰妹妹强忍着眼泪，装出笑容，吞下毒丹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为什么不让你也吞一粒呢？”

金兰道：“我要待候三爷的起居，要三爷赶车，如若吞下毒丸，神志恍惚，如何还能再帮三爷做事？”

萧翎道：“大庄主交你办的事，只有这些吗？”

金兰道：“还要我相机劝告三爷早日再回百花山庄，如是三爷不肯听从，就要暗中设法谋取三爷的性命……”

萧翎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大庄主那如意算盘，也未免打的太容易了，就凭你那一点本领，岂是我萧翎之敌。”

金兰道：“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大庄主见三爷武功了得，因此赐与我两种东西，如是三爷不肯重返百花山庄，就要我暗中下手！”

萧翎暗道：这话倒也没错，她终日和我相处，如是暗中下手，也实在防不胜防。表面上却是若无其事般的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他赐给你的什么？”

金兰伸手入怀，取出一个小小的玉盒，托在掌心，道：“大庄主告诉妾婢，这盒中共有两件事物，一件是无色无味的毒粉，一件是可以点燃的毒香，如是三爷不肯回转百花山庄时，妾婢先设法在食物中放下毒粉……”

萧翎冷冷接道：“这办法太陈旧了，实无新奇之处。”

金兰接道：“如是三爷防备周密无法在食物中下毒，就要妾婢燃起那支毒香，据大庄主告诉妾婢，这毒香可燃燃烧十二个时辰以上，只要放在三爷必经之处，能使你闻到稍许香味，就入了大庄主的掌握之中。”

萧翎心中大奇，暗道：就算那毒香歹毒无比，但稍许闻上一些香味，也未必就能使我入他的掌握之中，口中却问道：“这么看将起来，大庄主倒是一位善使百毒的人了？”

金兰突然一振右腕，欲待投出手中玉盒，萧翎却高声说道：“且慢，把那玉盒给我瞧瞧。”

金兰道：“大庄主心机深沉，只怕是不只这点手段，也许他

早已料到我会对三爷吐露，这玉盒中事物，是妾婢听他所言，从未启动查看过，不如把它弃去算了！”

萧翎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打开瞧瞧再说。”

金兰只好把玉盒递了过去，道：“三爷小心！”

萧翎暗中提气，闭住穴道，打开玉盒一看，顿时宝光耀目，玉盒中哪来的毒香毒粉，竟是一颗奇大的明珠，不禁瞧的一愣。

只听金兰说道：“三爷，别让那毒粉飞了出来。”

萧翎随手合上盒盖，收入怀中，道：“这玉盒由我暂时收着。”回顾了玉兰一眼，道：“该如何才能解除这玉兰腹中之毒？”

金兰道：“据妾婢所知，大庄主只是武功高强，并非是使毒的高手，但他有一位好友，叫什么毒手药王，却是位善用百毒的怪人，大庄主那化骨毒丹，就是出自他亲手调制。”

萧翎道：“你可见过那毒手药王吗？”

金兰摇头说道：“没有见过，他很少到百花山庄中来，但就妾婢所知而论，确有其人。”

萧翎那夜在荒庙之中，遇上毒手药王，被他点了穴道，放他身上之血，对毒手药王有着深刻的印象。

如是金兰随口说上一个形状出来，和自己所见不符，那就可证明金兰并非真心的倾吐胸中之言，也好小心提防于她，却不料她竟没有见过。当下一带马车，道：“两位上车吧！想那大庄主，必然派有暗中监视咱们之人，咱

们如在此地停留过久，只怕启动那些人的疑心。”

金兰道：“如是妾婢的料断不错，咱们一路上的行动，都无法逃得大庄主的耳目。”扶着玉兰上了马车，接道：“但是三爷目下还不会遭受暗算，据妾婢听那大庄主的口气，深盼三爷仍能回到百花山庄中去，在你未确定是否肯回百花山庄之前，他们不会对三爷施下毒手。”

萧翎扬鞭赶车，重又折返大道，口中却缓缓说道：“眼下有一件最使人忧虑的事，就是玉兰和唐三姑的化骨毒丹，一旦发作既不可弃两人于不顾，亦不便带两个毒性发作的病人赶路。”

金兰道：“这个请三爷放心，大庄主亲口告诉妾婢，七日之内，两人药性未发之前，他就会派人送上解药。”

萧翎星目中神光一闪，道：“金兰，我萧翎待你如何？”

金兰道：“三爷是正人君子，妾婢敬佩无比。”

萧翎道：“你觉得在那百花山庄中的生活如何？”

金兰道：“虽是锦衣玉食，但却度日如年。”

萧翎道：“好！我带你们远离了百花山庄的势力范围之后，你们就远走高飞吧！天下这等辽阔，总不难找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，彼此摆脱江湖中的生活，做一个安安分分的人。”

金兰苦笑一下，道：“三爷想的倒是轻松的很，如果如三爷之言，百花山庄中，走的何只我们姊妹！但三爷也不用为他们烦心，我早已和玉兰妹妹决定了该走的路。不满三爷你说，我们姊妹虽是对三爷敬爱无比，情甘效死，但残花败柳，自知不配为三爷身旁之婢，但三爷却是妾婢们所见人物中，唯一能使大庄主有些心存畏惧的人，我们姊妹两人的清白，毁在了大庄主的手中，虽是在他严酷的控制之下，不敢反抗，也无能反抗，但心中对他之恨，却恨不得生啖其肉，我们姊妹甘心受三爷百般责骂，敬爱之心始终不减，那不是为了三爷的俊美潇洒，实是出自衷心敬慕三爷的为人英雄，但得有一分心力，就愿为三爷尽上一分心力。”

萧翎原想把她三人带出百花山庄的势力之外，让三人各奔前程，但金兰道出这一席话，却使他心意大变，暗道：是啊！我萧翎既然存心救人，管上了这档事，岂可半途而废，虎头蛇尾，好歹也该使她们身上的奇毒解了之后，才可放手而去。

心念电转，肃然说道：“不论那沈木风恶行如山，血债似海，但他总是我结盟之兄，不管这结盟是圈套，或是阴谋，但木已成舟，悔之已晚，我一日未和他断交绝义，一日就不能和他正面为

敌，但这不关你们的事，家师训教，言犹在耳，助弱锄凶，乃是我该为之事……”

金兰接道：“沈木风只不过是想要利用你的武功才能，助他为害，对你谈不上兄弟情义，如若他把你视作兄弟，也不会让我暗中计算你了。”

萧翎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话虽不错，但我萧翎却不能留人话柄，不到情义决绝之时，我都将忍耐下去……”

突闻一阵马蹄声，得得而来，三匹健马疾驰而过。

当先一人是一个青衣少女，一脸端庄严肃之色，目不斜视的纵骑而过。

第二骑马上是一个胸垂花白长髯的老者，虎目、海口，神威凜凜。

那老者一见萧翎，脸色忽然一变，回目一顾，纵马而去。

萧翎只觉这两人面善的很，忖思良久，才突然想到.这两人正是在归州酒

楼上遇到的八手神龙端木正，和那位行刺周兆龙，被自己接了她暗器的青衣姑娘。

第三骑马上是一个身躯瘦小的灰衣人，留着八字胡，双目中神光如电，见了萧翎的马车，突然一收缰绳，健马原本奔驰极快，却突然缓了下来，掠着马车行过。

萧翎缓缓把控车的马缰，交到金兰手中，掀帘进入了车中，探手从怀中摸出金花夫人的纸团，展开一看，只见上面写道：沿途必遇拦劫，小心两个丫头。

萧翎一直忍着未看金花夫人交来的纸团，他要凭藉自己的智慧，来澄清胸中的疑虑，然后再看纸团上写的什么，是否和自己想到的事情一样。

他初入江湖，就陷身在充满着凶险的百花山庄、卷入了武林大势纷争的是非中，深觉到一个人不论有着何等高强的武功，也难在江湖上通行无阻，必得配上应变的机智才能应付这江湖上

的险诈。

唐三姑和玉兰都已被迫服下了化骨毒丹，萧翎也不再忌讳她们，瞧完了金花夫人纸团，随手撕去，丢在车外。

心中却在盘算那纸笺上的两句话，笺中指的两个丫头，自然是指的金兰、玉兰而言，事虽为那金花夫人料中，但其间变化却略有不同，因金兰甘心冒万死之险，背逆了沈木风，使那沈木风原本严密的计划，尽付流水。

萧翎估算沈木风安排在自己身侧的伏桩金兰，作用已失，困扰的是玉兰和唐三姑，这两人服下了化骨毒丹，人已经有些痴痴呆呆，既不能弃之不顾，但自己又无能救治。

还有金花夫人在这纸团上那句沿途必遇拦劫的话，语气十分肯定，如金花夫人没有相当的把握，绝不致说得这般斩钉截铁。

这两桩疑难之事，不停的在他脑际间回旋、盘转，但始终想不出缘故何在和解救之策。

忽听垂帘外传进来金兰的声音，道：“三爷，前面有人拦道。”

奔行中的马车，突然停了下来。

萧翎掀开车帘，缓步走了出来，只见道旁一片杂林中隐隐有人影闪动。

四个佩带着兵刃之人，一字排开，拦住了去路。

两个是中年大汉，一个青衫老者，和一个身披袈裟的和尚。

萧翎数月来连番经历变故，已然学会阅人之术，目光缓缓由四人脸上掠过，已瞧出那老者、和尚，都有着精湛的内功。

那青衫老者一拱手，道：“阁下可是来自百花山庄中？”

萧翎缓缓一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老丈有何见教？”

左面一个中年大汉暴声喝道：“你可是那百花山庄中的三庄主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不错，诸位横身拦道，想是必有事故？”

右面那中年大汉接道：“阁下可是姓萧名翎？”

萧翎暗道：好啊！你们早已调查的清清楚楚了，还来问我作甚，口中却缓缓地应道：“在下正是萧翎。”

忽听那青衣老者长叹一声，道：“萧大侠虽出道不久，但已名动江湖，想不到竟然会投到了百花山庄，可惜呀！可惜。”

萧翎知他又把自己误认为那位假冒自己的萧翎，但此时此情中，解释不易，也无法解说的清楚，只好含含糊糊地说道：“在下和诸位素不相识，无

怨无仇，不知诸位为何要拦阻住在下的去路？”

那青衣老者目光一抬，瞧了那马车一眼，道：“请问三庄主，这马车中放的是什么？”

萧翎微微一怔，道：“车中乃是在下几位随行的朋友。”

左面那大汉刷的一声，抽出背上单刀，冷冷说：“车中如无别物，可否容得我们搜查？”

萧翎剑眉轩动，俊目中神光闪动，正待发作，突然由脑际间闪过了一抹灵光，暗道：“除了这四个人之外，那林中还隐着无数高手，他们这等纠众而来，必有缘故，车中既无不可见人的事，倒不如让他瞧瞧，也好断去他们的生事借口。

心念一转，怒火平息，淡淡一笑道：“诸位如是要查看，尽管瞧吧！”闪身退到一旁，回目对金兰说道：“你打开车帘。”

萧翎这出人意外的谦和，似是大出两个大汉和青衣老者意外。

三人相互望了一眼，缓步行近马车。

那青衣老者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车中是女眷吗？”

萧翎心中一动，暗道：那唐三姑仍是穿着的女装，早该要金兰把他换上男装才对，心中在想，口中却应道：“不错。”

青衣老人道：“男女授受不亲，咱们不能惊扰到三庄主内眷，有劳三庄主扶她们下车来罢。”

萧翎苦笑一声，低声对金兰道：“扶她们下来吧！”

金兰应了一声，扶着玉兰和唐三姑下了马车。

那青衣老人目光如电，扫掠车中存物一眼，道：“那车中的两只木箱，不知三庄主能否启开给我等瞧瞧？”

萧翎心头纳闷，暗道：这些人不知是何用心？搜查何物？但他心中坦荡，虽是有些气怒，但仍然低声对金兰说道：“把那两只木箱拿下来，给他们瞧瞧吧！”

金兰犹豫了一下，登上车去，抱下来两只木箱。

红漆的木箱上，加上了一把金锁，和两条密封，这本是沈木风和周兆龙托萧翎带回的礼物，箱中存放何物，萧翎并未看过。

那青衣老者目光环扫了车厢一眼，再无别的可疑事物，才回头对萧翎说道：“有劳三庄主启开这两具木箱瞧瞧如何？”

萧翎强自按下心中的怒火，冷冷说道：“诸位劳师动众，白昼拦道，查过这木箱之后，在下倒也得向诸位讨还一个公道……”目注金兰接道：“你打开两具木箱。”

金兰粗着嗓子，道：“小的没有钥匙。”

萧翎经她一提，才想到自己也是没有启锁的钥匙，沈木风只告诉他车上放有让他带回原籍的礼物，并没有交给他启锁之钥。

心中念头转动，口中说道：“你把那金锁劈了就是。”

金兰颦起秀眉儿，伸手从车垫下抽出长剑，寒芒连闪，劈落了两只木箱上的金锁。

萧翎目注那青衣老者一拱手，道：“箱上金锁已落，诸位自己打开瞧吧！”

那老者心中似甚抱疚，沉声说道：“如是我等得讯不确，老朽自当面向萧兄谢罪。”一伸手打开了左首一只箱盖。

但见一阵白粉飞扬，一股浓重的药味，扑入鼻中。

那青衣老者似是突然被人在前胸上击了一拳，身不由主的向后退了两步。

两个大汉探首一望，立时双双拜倒地上，放声大哭起来。

那身披袈裟，一直未曾开口的和尚，目中神光一掠木箱，突然合掌当胸，欠身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！善哉！善哉！”

萧翎虽然已从那四人惊愕、惋惜的神情中，瞧出了事情有些不对，但仍想不出箱中是存放的何物，缓缓行前两步，探首一望，亦不禁脸色大变。

原来那木箱中，铺满了半箱白粉，白粉上赫然是一个人头！

那人头似是早已用药水泡制过，面目仍然清晰可辨，只见他虬髯绕颊、虎目圆睁、乱发披垂，虽只是一个人头，但不难想见他生前的威武形貌。

萧翎愣一愣，突然伸手打开另一只箱盖。

只见那木箱中放着两封白筒，已然快变成了黄色，一只金色的短剑，和一面古铜镜子。

那青衣老人究是修养有素，惊痛片刻，已恢复了镇静，冷冷说道：“证物确凿，人赃并获，不知三庄主有什么话说？”

萧翎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想不到他们竟……”忽然住口，改转话题问道：“这木箱中的入头是谁？”

那拜伏地上哀哀痛哭的两个大汉，突然一跃而起，双刀并出，分左右两路攻向萧翎，招数恶毒，显然存心一击致命。

萧翎纵身避开，沉声说道：“两位暂请息怒，在下有几句紧要之言……”

但那两个大汉早已激忿难遏，形同疯狂，哪里还容萧翎分辩，双刀连环进击，寒光如雪，把萧翎圈入了一片刀影之中。

萧翎赤手空拳，穿行在飞旋的寒芒之中，一味躲避，不肯还手。

那两个大汉一口气各攻了二十余刀，但始终无法伤得萧翎、仍是不肯罢手。

那青衣老人已瞧出萧翎武功高出了两人甚多，如若他肯还手

回攻，两个大汉只怕早就伤在萧翎的掌指之下，当下舌绽春雷，大声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两个大汉有些迷乱的神智，突然一清，收刀而退。

青衣老人刷的一声，抽出背上长剑，道：“老夫领教三庄主的武功。”他虽能保持着外形的镇静，但内心之中的悲痛，不在那两个大汉之下，抽出长剑，不问青红皂白，话出剑落，一招“玉女投梭”，迎胸刺去。

萧翎急急说道：“阁下且慢动手，请听在下几句分辩之言如何？”

就在萧翎说话的工夫，那老者已攻出了八剑，他剑招老练辛辣，高出那两个大汉的刀法很多，八剑迫攻，逼的萧翎连退四金兰只瞧的大为担心，忍不住说道：“三爷小心了，他们在激怒之下，剑招毒辣无比，已非口舌能予解说息争了。”

言中之意，无疑是告诉萧翎，要他先以武功镇服这几人之后，再用口舌解说。

却不料这一多口，引起了那两个大汉的注意，虎吼一声，一个扑向金兰，另一个却已向玉兰扑了过去。

金兰吃了一惊，长剑一领，横里跃出，挡在玉兰前面，冷冷说道：“你们不容分说，出手就是致命的猛攻……”

那大汉厉声喝道：“百花山庄中的人，个个都是造孽无数，满手血腥之

徒，死有余辜。”一招“横扫千军”拦腰斩来。

金兰良知武功身法，难和萧翎相比，如不还手，不出十招，就得伤在此人手中，只好挥剑反击，一招“金丝缠腕”反向那大汉脉穴扫去。

另一个扑向金兰的大汉，因她跃救玉兰，一招扑空，转身挥刀，迫攻过来。

金兰心知玉兰和唐三姑都已服有毒丹，虽然毒性尚未发作，但神志已然不清，难以拒敌，当下振起精神，长剑飞旋，独当二人。

那身披袈裟的和尚，突然举步行至木箱，伸手拿起箱中的金剑，藏入怀中。

萧翎看的真切，心头怒火陡生，喝道：“你等究竟是要为故人报仇，还是想劫取东西！”喝声中，挥掌反击过去，掌力迅劲，直击青衣老者握剑的右腕。

那老者剑势一偏，闪过一掌，正待挥剑反击，却不料萧翎掌势攻出之时，后招绵连而至，那老者一避之下，先机已失，萧翎双掌连连拍出，一掌快过一掌，那青衣老者，手中空有长剑，却是无能反击，被逼的连连后退。

要知萧翎这连环闪电掌法，列为江湖一绝，其妙处就在快如奔雷闪电，使人有着应接不暇之感。

萧翎连续拍出了一十六掌，逼的那青衣老人退了六七尺远，陡然纵身一跃，扑向那身披袈裟的和尚身前，冷冷喝道：“拿出来！”

那和尚虽然身披一件宽大的袈裟，但人却是十分瘦小枯干，启开半睁半闭的双目，道：“什么东西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一把金剑，你可是认为我没有瞧到吗？”枯瘦和尚淡淡一笑，道：“瞧到了又怎么样，反正也不是你们百花山庄之物。”

萧翎怒道：“瞧你这等猥琐神情，就不似有道高僧和正大门派中人。”

那和尚笑道：“阿弥陀佛！施主看贫僧是什么人物？”萧翎道：“我瞧像是个江洋大盗，窃人之物的小偷。”

那和尚虽受这等辱骂，仍是毫不生气，淡然说道：“这把金剑，乃贫僧一位故交之物，关系着他的生死之谜，贫僧先代施主保管，日后也好转交给他的后代……”

他轻轻叹一声，道：“贫僧已然数十年未和人动过手了，早已息隐山林，不问江湖中事，但那位死去的故交，和贫僧交非泛泛，不得不出面查询此事，真象未明之前，贫僧不愿和你动手，贫僧目睹金剑时，心中甚是震动，只是出家人早已勘破世情，不愿轻举妄动，几经忖思之后，始行取此金剑，暂代保管，待日后查出了元凶之后，老衲再为故友索命，小施主年轻率直，贫僧也不计较你出口伤人的事了！”

萧翎听得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那金剑关系着一桩悲惨的往事了？”

那枯瘦和尚道：“何止这把金剑，那箱中的存筒、古镜，每一件事物，恐怕都关系一桩武林的恩怨血债。”

萧翎一腔怒火，被他一番心平气和之言，说的完全消失，心中暗暗忖道：人不可貌相，这和尚看上去形貌猥琐，但言语神情，却是有大豪高僧的气度，当下抱拳一揖，道：“请教大师父的法号。”

那枯瘦和尚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贫僧天生一付瘦骨嶙峋的样子，如雪中枯树，难登大雅之堂，故而自号枯木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原来是枯木大师，在下失敬了，大师深明事理，尚望能劝请

那两位兄台停下手来，在真象未明之前，在下实不愿多造杀孽。”

枯木大师道：“阿弥陀佛！小施主有此一念，足见慈悲心肠。”

萧翎苦笑一下，道：“有劳大师了。”

枯木大师转脸望着那青衣老者，道：“有劳施主，劝他们暂行停手，该先把事情说个明白……”

那青衣老者接道：“大师言之有理。”

回过头去，高声说道：“两位贤侄暂请停手。”

那两个大汉对这青衣老者似极敬畏，听得喝叫之声，立时收刀而退。

其实这青衣老者和那两个大汉，心中早已有数，萧翎那连环闪电掌法，凌厉绝伦，锐不可当，那青衣老者手中空有利剑，仍是阻挡不住，就是双战金兰的两个大汉，也没有讨得半点便宜，两个人各攻数十刀，都为金兰从容化解开去，再打下去，只不过自取其辱。

萧翎长长叹息一声，抱拳对那青衣老者一礼，道：“请问兄台上姓大名？那箱中人头是谁？”

青衣老人道：“老夫董公诚，乃形意门……”他缓缓把目光投注到那箱中人头之上，接着说道：“箱中人头，乃本门中第九代掌门，他们都是门下弟子，师兄弟之情，重如父子，也难怪他们难以按下激愤之心。”

萧翎道：“你是他的什么人？”

董公诚道：“我是他的师弟。”说话中，一侧身子，又瞧了那人头一眼，接道：“贵庄保有这颗人头，时间想是不短的了？”

萧翎摇头说道：“这个在下就知道了。”

董公诚道：“萧兄虽是出道江湖不久，但早已声名大噪，不知何以又加入那百花山庄？”

萧翎苦笑一下，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他这个了半天，才道：“个中原因，不足为人道。”

董公诚目光一掠那箱中存物，道：“不瞒萧兄，今日来此的人，非我们形意一门……”

萧翎抬头望了那遥遥的林木一眼，道：“我知道，那林中还有着很多高人，在监视兄弟。”

董公诚道：“不知三庄主如何来处理今日的事？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实不知如何下手，还得就教高明。”

董公诚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个很困难了，据在下所见，那隐在林中之人，包括了少林门下高僧，以及三大门派中的高人。”

萧翎道：“怎么？他们都是来找我算帐的吗？”

董公诚道：“百花山庄，积欠的血债太多，你三庄主纵然确未参与其事，但为那百花山庄的恶名所累，如想平安度过，只怕不是易事！”

萧翎剑眉微耸，道：“九大门派中人，虽然素为江湖同道敬仰，但亦不能欺人过甚，在下虽有忍耐之心，并非是永无限制。”

枯木大师高声说道：“他们或许有皂白不分之嫌，但他们每人都满怀怨恨而来，如是把他们换了你三庄主，只怕你还不如他们忍耐之力，萧施主如肯听贫僧相劝，还望拿出最大的气度，忍耐下去，不要使今日之局闹出流血惨事……”

他突然合起双手，闭上眼睛，缓缓地接道：“萧施主身负绝技，强过了

老衲的预料，今日如是萧施主不肯以无上定力，忍耐下一些屈辱，此后江湖上，必将是血雨腥风，永无宁日，贫僧固步自封，少在江湖之上走动，无缘会过血影子沈木风大庄主，但只闻他这绰号，和结下的遍地敌踪，不难想见他是武功绝世的人，今日一睹三庄主，当使贫僧此信益坚……”

萧翎冷冷接道：“大丈夫可杀不可辱，世人如若都把我萧某人看成了万恶不赦之徒，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。”

枯木大师道：“荣辱之念，全系一心，今日群豪云集，大兴问罪之师，你萧三庄主纵然可演出一场触目惊心的流血惨剧，但何尝不是你忍辱负重，还我清白的时机。”

萧翎道：“人之生死事小，而荣辱之事大，与其含辱偷生，毋宁载誉而死，更何况胜负乃是未定之数？”

枯木大师道：“话不是这么说，任重而道远，唯君子所能，因小不忍而大流血，并不是光彩，忍为百善之本，其中自有玄机。”

萧翎道：“忍又如何？不忍又如何？”

枯木大师道：“化凶为吉，化暴戾为祥和，在你三庄主之手，个人荣辱事小，众生平安事大。”

萧翎听得心中一动，道：“多谢大师指教。”

抬头看去，只见那林中缓步走出来僧、俗老少四十余个不同身份的人。

那些人中，有的已然拔出了手中的兵刃，满脸杀机的走了过来。

萧翎举手一挥，低声对金兰说道：“好好的保护她们两人，上车去吧！”

金兰应了一声，扶着唐三姑和玉兰登上了马车。

萧翎长吁一口气，尽吐胸中忧闷，卓然而立。

那现身群豪，迅速的围了上来，片刻之间，把萧翎团团围起。

靠西首一个身着孝衣、满脸忧戚的少年，突然惊声叫道：“家父的遗书！”扑跪在那木箱前面，拿起一封书信。

萧翎目光一转，只见那封套上写的是：“文谕文娥吾妻启阅”八个草书。

那少年情绪十分激动，跪在地上的双膝和捧信的双手，都不停的微微颤抖。

全场中二十余道目光，都凝注在那少年手中的书信之上。

他们虽无人向萧翎质问一言，但萧翎却有着惶惑不安的感觉，他觉出这些人的心中，都对他有着极深的仇恨，想到感慨之处，不禁失声一叹。

他这轻声一叹，立时便引出四周讥嘲的冷笑。

这是个很微妙的局面，没有人开口说话，也没人指说萧翎，但形诸在萧翎和群豪之间的气氛，却是异常的紧张，似乎都已在暗作准备，立时将展开一场生死的拼斗。

萧翎极力使自己心情平静下来，想开口打破这紧张的沉寂，但却一直想不出该如何开口。

忽听枯木大师的声音，传入耳中说道：“小施主！沉住气，此情此景，实是你日后命运所系，必得以无上禅定之力，来迎接这杀机弥漫，大变俄顷的一刻时光。”

萧翎苦笑一下，无可奈何的望了枯木大师一眼。

突听那手捧书简，跪在地上的少年，喃喃说道：“爹爹一生光明磊落，没有不可告人之事，母亲思念爹爹，十年来与日俱增，不幸在月前去世，孩儿斗胆要拆阅你给母亲的遗书了！”

四周群豪似是都和这身着孝衣的少年相识，而且还对他十分敬重，但又似和他十分陌生，无一人开口劝他一声。

只见他打开封套，把信笺托在掌中，任命四周群豪观看，萧翎目光一掠群豪，转目瞧向那张素笺，只见上面写道：

字奉贤妻妆次：为失被囚百花山庄，遍历了一十七种不同的毒刑之后，恐已成残废之身，见此信有如见为夫最后一面，盼望顾念夫妻情分，善自珍视吾儿，抚养他成人长大，临书匆匆，不胜依依……

下面落款却是南派太极门，十二代掌门人石俊山。

信上之言，全是对他妻子的抱疚和付托，后面这落款，却和信中内容，有些格格不入。

萧翎心念一转，忖道：是啦！想是这石俊山写成此书之后，并无把握能把此信传入他爱妻手中，才在他落款之上，写下自己身份，万一此信落入武林同道手中，也可转入他南派太极门中。

但闻几声黯然的叹息响起，似是四周群豪都对那石俊山寄有无限的同情。

那身着孝衣少年，双目中泪水泉涌，滴在那信笺之上，双手抖动的越发厉害，竟是连那信笺也折叠不成。

忽听一个沉重的声音传了过来，道：“石掌门不用太过悲伤，令尊侠名满江湖，江南武林同道谁不敬重于他，还望节哀应变，留下有用的身体，为令尊报仇。”

语声未落，人群中，突然大步行出两个五旬左右的老者，分站那少年两侧，说道：“掌门人身负振兴本门大责，和血海深仇，不可哭坏了身子。”

那身着孝衣的少年，缓缓站了起来，叹道：“两位师叔请代我保存此信……”慎重的把手中书信，交给左边一位老人，接道：“如若我不幸战死，就请两位凭借此信，召集南派太极门下弟子，另立掌门人，不能让南派太极门，因我一死从此绝迹江湖。”

他伸手拭去脸上的泪痕，双目中暴射出仇恨的光芒，凝注到萧翎的脸上，道：“你是百花山庄中的三庄主了？”

萧翎抱拳说道：“兄弟正是萧翎。”

那身着孝衣少年，道：“家父死在百花山庄，有此函为证，自是不会假了，父仇不共戴天，在下今日既然见了证据，心中已无怀疑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在下要先向三庄主索回这笔血债。”

萧翎不禁叹息一声，道：“石兄话虽不错，但兄弟亦有隐衷，尚望能给在下一个辩说的机会……”

只听人声传来，一个全身素衣的妇人，怀中抱着灵牌，急急奔了过来。

这妇人右手抱着灵牌，左手掩面，哭的哀哀凄凄，但奔来之势，却是快速无比，倏忽之间，已近群豪，直向场中闯来。

四周群豪，看她一个妇道人家，孝衣抱灵，都不自禁的向旁侧让去。

那妇人闯入场中后，反手由背上拔出长剑，高声说道：“哪一位是百花山庄的庄主？”

萧翎心中暗暗忖道：奇怪呀！这些人不似事先约好，但却都及时赶来……

只听那素衣少妇扬起手中长剑，指着萧翎，怒声喝道：“那人可是百花山庄的庄主？”

萧翎无法否认，只好点头说道：“不错……”

素衣少妇道：“好！那我就先杀了你替我那夫君报仇。”刷的一剑刺了过来。

萧翎只觉她刺来的一剑，又毒又辣，不禁心头一震，忖道：这妇人剑招的辛辣，似是尤在那董公诚之上，我如再不出手还击，只怕要伤在她的剑下……

就在他念头转动之间，那素衣少妇已然连贯刺出了八剑。

萧翎虽以佳妙的轻功，闪开八剑，但已有着手忙脚乱之感。

那素衣少妇眼看萧翎能够一招不还的避开八剑，先是微微一怔，继而放声大哭起来，手中剑势随着那痛哭之声，越发紧促起来，而且剑剑恶毒无比，均攻向萧翎致命的所在。

萧翎避开她八剑之后，已知遇上了劲敌，已然准备还手，却不料她突然放声大哭了起来，不觉间激起豪气：暗道：我萧翎岂能和一个弱女子一般见识。

但见那素衣少妇，剑招愈变愈诡奇，攻势也愈来愈凌厉，萧翎的处境也更见险恶。

萧翎在勉强支撑下三四十个照面，已然有着措手不及之感，那素衣少妇手中的剑招，似已进入了佳妙之境，行云流水般，源源不绝。

忽听萧翎大喝一声，劈出一掌，一股强猛的劈空劲气，迫开那素衣少妇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萧翎右手按在左肩之上，鲜血由手指缝上，透了出来，这一剑伤的不轻。

枯木大师低声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小施主定力过人，贫僧十分佩服。”

他说的声音微小，除了他身侧有限几人可以听到之外，大都未曾听到。

萧翎脸色苍白，肃然对那少妇说道：“你丈夫也许是当真的为百花山庄中人所伤，但我绝不是杀害你丈夫的凶手，我加盟百花山庄，只不过是数月间事，夫人如若硬要指说在下就是凶手，那也是没法子的事情，但我得事先声明，你如再出手，在下可要还击了……”

那青衣少妇接道：“如没有这般武功的人，也杀不了我那夫君。”

萧翎怒道：“怎么？你认定了我是凶手吗？”

素衣少妇道：“不错啊，只有你这般武功，才有杀死我夫君之能。”

萧翎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倒叫夫人过奖了。”

素衣少妇一振手中长剑，又是一剑刺去。

萧翎心知道自己左肩受伤甚重，如若再不还手，只怕难再躲她十剑，右手一挥，迅快拍出，击向那素衣少妇握剑的右腕。

那素衣少妇剑势一沉，避开了萧翎掌势，一招“回风弱柳”，反手劈出。

但见萧翎的掌势一挥，抢在素衣少妇前面，迫得她收剑退了两步。

这素衣少妇剑招的毒辣，场中之人早已有目共睹，那确是极尽变化之能，但萧翎掌势的快速凌厉，更是出人意料，任那少妇手中剑招千变万化，却是一直为萧翎掌势压制，无能发挥威力。

突听萧翎大喝一声：“放手！”

砰的一拿击在那少妇握剑的腕上，登时长剑脱手，跌落地上。

那素衣少妇左袖掩面，放声大哭，放腿疾奔而去。

她来的突然，去的迅快，连那跌落在地上的长剑也未捡起来。

萧翎望着那少妇疾奔而去的背影，心中感慨万端，说不出是怒是恨。

他左肩上的伤势，更见严重，血水泉涌而出，湿透了半个衣袖。

枯木大师看到他惨白的脸色上，神色不停变化，心中暗暗震动，忖道：此人骨奇神秀，英华内敛，武功似已到不着皮相之境，日后成就，定是武林中一代人杰，今日如若逼他过甚，激起他的怒火，造出一番杀劫，不获武林谅解，那是逼他为恶，为日后武林劫运着想，老衲必得出面助他一臂之力，解去这个死劫。

只见那身着孝服少年撩起长衫，取出了一把二尺不到的短剑，缓步行在萧翎身前，说道：“在下石奉先，领教三庄主绝学。”

萧翎心中气苦、想到这般人不问青红皂白，就苦苦逼迫自己，平静的心情中，逐渐的泛起了怒意。

他心有所思，连运气止血的大事，也给忘了，直待那石奉先仗剑挑战，萧翎才突然清醒过来，冷冷说道：“令尊伤在什么人手中？你可查问清楚了？”

石奉先道：“百花山庄，难道还不够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阁下既然已知是百花山庄，为什么不找上百花山庄去？”

石奉先道：“父仇深如海，生死何足畏，别说区区一座百花山庄，就是龙潭虎穴，石某人不放在眼中，只是在下一直未曾查得明确的证据，不愿轻举妄动留人口实，今日既见家父遗书，足证此事千真万确，不论阁下是不是杀害家父的凶手，但身为百花山庄中的三庄主，在那百花山庄之中，身份是何等的尊贵，容或未曾参与其事，但如说毫不知情，实叫人难以置信。”

萧翎冷冷说道：“诸位既不肯听信在下的辩解之言，那就只有在武功上分出生死了。”

显然，他忍受已到极限，动了怒火。

石奉先道：“在下正要讨教。”

萧翎终是年轻气盛，再加上左肩重伤，哪里还有耐心，当下一提真气，厉声喝道：“诸位既然都把我萧某人看成了十恶不赦之徒，萧某人就杀几个给你们见识见识。”

石奉先道：“三庄主请亮兵刃。”他虽是在极度伤痛之下，但仍能保持着一派掌门的风度。

萧翎道：“在下就以这一双肉掌奉陪。”

忽觉一阵头晕，几乎拿不住桩。

原来他失血过多，再加上心中的重重矛盾气怒，神意不能集中，影响到体力，忽有不支之征。

石奉先道：“三庄主既不肯亮出兵刃，在下只有得罪了。”领动剑诀，一招“白鹤剔翎”，斜里刺了过来。

萧翎不再相让，扬手一掌“天雷迅至”，拍向石奉先握剑左腕。

原来那南逸公创出的连环闪电掌法，虽是以迅快求胜，暗中却揉合了天下各家掌法之长，招数一发出，同时包含着避让敌人的身法。

他把这两个动作，混在一招之中，先天上已然快过别家掌法一步。

石奉先剑势虽然先发，但萧翎的掌势却是后发先到，迫得石奉先不得不由攻势易作守势，收剑避开。

萧翎自知失血过多，难耐久战，何况四同群豪，不下数十人之多，如若拖延时间，对自己大是不利，一面运气止血，一面施展连环闪电掌法，展开了快攻，倏忽之间，连攻九掌。

石奉先手中长剑，已无反击之能，被迫改采守势，那南派太极门的武功，原以阴柔之力见长，剑招辣而不猛，最利防守，连接了萧翎九掌之后，竟仍能从容应付，不露败象。

但那南逸公的连环闪电掌法，却是纯走的刚猛路子，掌掌风

起云涌，威猛无俦，如以萧翎的功力而论，已可把掌势发挥出八成威力，但他一则因失血过多，内力大打折扣，二则运气闭穴止血，无法全力发掌，九掌过后，强敌未败，他却有些后力不继之感。

但闻石奉先大喝一声，手中长剑突然反守为攻，他的剑势，看上去并不凌厉，但却绵连不绝，飘忽难测，劈刺之间，极是难防。

这正是南派太极门中，赖以争霸武林的绝技“回风十八剑”，虽只有十八招，但每招却含有正反之变，共有五十四招正变，五十四招反变，合共一百零八变，六剑连绵，称作一剑，最是毒辣不过。

萧翎封开了三剑之后，已知难以长久支持下去，心中暗暗忖道：我早该想到失血过多，不宜用义父传授的掌法拒敌，如若此刻我能有一剑在手，凭仗师父传授的剑法，就算不能胜他，至少也打个平分秋色之局，也好借机调息一下，待气力恢复，再以连环掌力胜他。

原来那庄山贝博通天下各门各派的拳掌剑法，萧翎在那三圣谷中，虽然追随他身侧学艺最久，但庄山贝也无法把胸中博记的天下各门各派剑法，一一传授于他，只好去芜存菁，把每一套剑法中的精妙变化，传授于他，然后又解说应对之策，但这都非他本身所学，传给萧翎的唯一剑招，就是他隐居干三圣谷，悟出的驭剑手法。

因此，萧翎的一身武功，成就的十分奇怪，他无法看出任何一套剑法，但当对方剑法、拳掌进入了精奇变化之时，常会触动灵机，恍然大悟，立时可想出破解之法。

但这“回风十八剑”，萧翎却是从未听过，石奉先攻出了十余剑，萧翎仍是瞧不出一点路数，而且险险为长剑刺中。

正感焦急之时，突然石奉先喝道：“着！”剑尖寒芒一闪，点向前胸。

萧翎眼看剑势刺到，但却是无法防阻，只好疾向左侧让开。

哪知石奉先刺向萧翎后胸的剑势，突然一沉，由下面回旋而上，反向左面撩起，这一剑十分毒辣，竟使萧翎立处于危急之中。

石奉先向萧翎刺出这一剑，正是“回风十八剑”中的一记绝招，名叫“回流旋荡”，萧翎自闭左肩穴道，防止流血，一个左臂，本就运转不灵，石奉先这一剑，又偏偏向他左臂刺来，勿急之下，吸气疾退。

但仍是晚了一步，被那长剑尖扫中肘下小臂，登时衣破肉绽、鲜血淋漓。

就在石奉先剑势刺中萧翎，群豪暗暗叫好之际，突见萧翎右手一扬，发出了修罗指力，一缕劲气，破空而至，击中了石奉先的右肩之上。

但见石奉先身子摇了两摇，突然丢下手中长剑，一交跌倒地上。

萧翎连受两次剑伤，又运气发出修罗指力，虽然点伤了石奉先，但那闭穴的真气，却难再凝聚，穴道自解，两处伤口鲜血泉涌，湿透了一只衣袖。

四周观战群豪，大都不识修罗指力，看萧翎在两度剑创之后，一扬手间石奉先就倒了下去，无不心头大震，相顾失色。

人群中，快步奔出了两个五旬左右的老人，一个蹲下身去。扶起石奉先，另一个刷的抽出了背上长剑，说道：“南派太极门下邓坤，领教百花山庄三

庄主的绝技……”也不容萧翎答话，就亮开门户，准备出手。

忽听一个娇脆的声音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他身受两处剑伤，都为太过慈悲，你们都自负是武林中成了名的人物，却使车轮战，对付一个受伤的人，算得什么英雄，如若你当真的想打，我来陪

你就是。”声落人现，一个青衣横剑书童，挡在了萧翎身侧。

这现身书童，正是改扮的金兰。

邓坤收剑退了一步问道：“你究竟是女子，还是男人？”

原来金兰眼看他们施出车轮战法，对付萧翎，心中一急，忘记了掩去女子声音。

金兰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管我是男的还是女的，先胜了我手中宝剑再说。”

邓坤冷冷说道：“百花山庄中人，不论男女，大概都已是死有余辜的了。”扬手一剑，刺了过去，金兰不愿多耗内力，硬封他的剑势，侧身避开，还刺一剑。

两人一交上手，立时各出绝学。

剑光闪转，寒芒飞绕，剑尖指袭之处，尽都是致命的要穴。

萧翎看那老者剑招佳妙，不在那石奉先之下，只怕金兰不敌，车中的玉兰和唐三姑，又都服下了化骨毒丸，除了弃置她们不顾跑走外，只有击退强敌一途，心念转动，怒火渐起，撕下衣襟，包起伤势，回目望了枯木大师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大师亲眼所睹，亲耳听闻，这些人既不肯听我解说，也不肯放我们离开，存心是要置我们于死地了，在下两次相让，两度身受剑伤，逼人至此，怪不得我萧某人要大开杀戒了！”

枯木大师低喧一声佛号道：“亲仇椎心，急怒难遏，望施主能再忍让一二，等老衲一位挚友到来，有他出面，定可排解开今日一场杀劫，老衲不再在江湖走动，识人不多，虽有排解之心，只怕无排解之力。”

萧翎道：“大师既是自知无能，那就不用多管闲事了！”

枯木大师道：“阿弥陀佛，百里行程半九十，施主已然忍让许多，就不能再多忍一刻工夫吗？”

四周群豪，齐齐把目光投注在两人身上，窃窃低语，显然，在场之人都不识枯木大师。

忽听邓坤厉声喝道：“撒手！”

长剑施出拈字诀，搭上了金兰右腕。

在这险恶万状中，金兰仍是不肯弃剑，左手劈出了一掌击向邓坤前胸，右手缩收，向下疾沉。

她应变虽快，但仍是无法闪开邓坤那急快的剑，寒芒闪过。血珠溅飞，金兰那嫩白的玉臂，被剑尖划了一道三寸长短的血口。

金兰强忍疼痛，一振玉腕，挥剑反击，鲜血共剑溅飞，洒飞出一丈多远，溅落在围观群豪身上。

萧翎经过一阵调息之后，体能稍复，眼看金兰受了剑伤，心中大怒，厉喝一声，扬手点出修罗指力。

一缕锐风，破空而去！

但闻邓坤大喝一声，仰身摔倒在地上。

萧翎点倒邓坤之后，突然欺进两步，到了金兰身侧，沉声说道：“宝剑给我，收起箱子，快驰车赶路。”

金兰道：“三爷的伤势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我不碍事……”伸手夺过金兰手中宝剑，健腕翻振，银星飞洒，幻起了一片寒芒，挡住了追上的群豪。

金兰忍疼转身，在萧翎剑光环护之下，合上箱盖，纵身登上马车，握缰驰马，篷车疾向前面奔去。

萧翎剑势连变，刺伤了两个近身侧的大汉，喝道：“挡我者死。”提聚全身真气，剑化八方风雨，寒芒暴射，又刺伤了一名近身大汉。

群豪眼看萧翎如此勇武，个个心生寒意，谁也不敢先挡锐锋。

就在群豪攻势一缓之时，萧翎冲入群豪，剑光旋风中，又伤了两人。

金兰驰车追在萧翎身后，在萧翎的剑势护卫下，冲出重围而去。

萧翎大奋神勇，威震群豪，突围而出，一口气奔出了四五里路，才停了下来，回首望了金兰一眼，口齿启动，话还未说出口，突然一交倒在地上。

原来他在重伤之下，既未及时疗息，复又强行提聚真气出手，以致伤口迸裂，再经这一阵奔走，失血过多，难再提聚真气，回首看金兰无恙，心中一宽，真气顿散，一交跌在地上。

金兰惊叫一声，纵身下车，伸手扶起，连声叫道：“三爷，三爷……”一面伸手在萧翎身上不住推拿。

良久之后，才见萧翎睁动一下失去神采的眼睛，有气无力地说道：“不要怕，我死不了，扶我上车去，快些赶路……”

说这两三句话，似是已用尽了他全身的气力，又闭上了眼睛。

金兰咬牙忍着臂伤，扶着萧翎，走向篷车。

正待举步登车，突闻一个冷冷的声音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他伤的很重吗？”

那声音不大，但听在金兰耳中，却如巨雷轰顶一般，全身一颤，双手一松，将怀中的萧翎跌落地上。

只见一只洁白的大手，陡然伸了过来，接住了萧翎，缓缓放下。

金兰目涌泪光，盈盈跪了下云，道：“不知大庄主驾到，贱婢未能远迎，庄主恕罪。”

第二十二回沿途遭袭击

金兰自听得那声音之后，始终未抬头望过来人一眼，那声音太熟悉了，不用抬头，已知道来人是谁了。

但闻一个冷漠、沙哑的声音说道：“你站起来，本座的来去。岂是你能查觉。”

金兰缓缓抬起头来，只见沈木风高大驼背的身子，就停在身前尺许之处，双目中神光闪烁，嘴角间却带着一分淡淡的笑意。

遥闻马嘶之声传来，几匹健马，风驰电掣一般奔了过来。

沈木风两手一伸，托起萧翎的身躯放入了车中，说道：“快些驰车赶路，但不用太快，让那些快马追来。”

说话间，人已进入了篷车之中，金兰一语不发，登上马车。抖动缰绳，马车疾向前面奔去。

篷车奔行在大道上，荡起了两道滚滚的尘烟。

马蹄声得得可闻，似是那急来的快马，已然追到了篷车后面。

突然间，响起了一声惨叫，混入了辘辘的轮声之中，金兰不用回头张望，已知是沈木风出手伤了那追近马车的人，听那惨叫之声凄厉短促，那人纵然不立刻死亡，恐也难保得活命。她暗暗叹息一声，忖道：那些人对百花山庄，已然恨入刺骨，对三爷的误会，已然够深了，大庄主隐身车中，施放暗器伤了这些紧追不舍的武林人物，这笔帐，岂不是都记到了萧三爷的身上，日后萧翎纵有苏秦之舌，也是难以解说的清楚，这手段当真是毒辣的很，如若萧三爷被武林各大门派，联手迫得天下无立足之处，只

有投效百花山庄一途，甘心受他之命……

她愈想愈觉不错，不禁由心底泛升起一股怒火，当下扬鞭催马，篷车速度突然加快，疾如流星般，飞驰在官道上。

只听车帘内传出沈木风沙哑、冷漠的声音，道：“金兰，走慢一点。”

金兰心中虽然将沈木风恨入刺骨，但她一见沈木风或是听得了沈木风的声音，心中蕴藏着的反抗意识，便立时消失。

是以，听得沈木风呼喝之声，竟是不能自禁，一收缰绳，马车果然缓了下来。

但闻得蹄声，紧逼车后，紧随着又是一声惊心动魄的惨叫传来。

金兰心中一阵跳动，忖道：萧三爷的头上，又记下了一笔血债。

马车继续奔走在官道上，不时由车后传过来惊心的惨叫。

金兰暗暗的数算那惨叫声，共有九次之多，九笔血的仇恨，记到了萧翎的身上。

突然篷车中传出沈木风的声音，道：“停车。”

金兰一收缰绳，马车骤然停了下来。

车帘起处，走出来沈木风那高大微驼的身躯，举起巨灵般的手掌，轻轻在金兰肩上扳了一下，笑着说道：“兰儿，萧三爷待你好吗？”

他脸上带着祥和的微笑，这极难一见的笑容，留给了金兰难以忘去的印象，她记得被那沈木风夺去童贞的一夜，也见过他这般平和的笑容。

金兰对那平和的笑容，有着深恶痛绝的感觉，缓缓垂下头去，说道：“萧三爷人间麒麟，哪里会看上奴婢，纵有好感，也只是对奴婢们一点怜惜而已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他指名要带你和玉兰，岂能说全无好感，只要

你好好的侍候三爷，日后我定当成全你们。”

金兰道：“奴妾残花败柳，怎敢出此妄想。”

沈木道：“日久情生，你终日和他厮守在一起，日久天长，自然会获他喜爱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笑容尽敛，声音也变的十分严厉，接道：“萧三爷醒来之后，不许告诉他刚才的事，也不许提我来过此处……”

金兰吃了一惊，急道：“你可是在三爷身上下了毒……”

沈木风淡然一笑，道：“你可是很喜欢萧三爷吗？”

金兰道：“三爷对待奴婢们和蔼亲切……”

沈木风脸色一沉，接道：“只要你能完成我交付给你的事情，日后我会要萧三爷收你为妾，如是你胆敢背叛于我，那滋味如何，不用我说，量你心中有数……”

他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此刻，三爷已遍地仇踪，不用我在他身上下毒，他已难应付那追索血债的武林人物，今后他只有重回百花山庄一途，个中利害得失，一目了然，你好好的想想吧，我要走了。”

金兰紧接说道：“大庄主请留驾片刻，奴婢还有请示之言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金兰道：“玉兰姐姐，和那唐三姑服下的化骨毒丹，时限已然将届，大庄主就慈悲慈悲，赐给她们二粒延缓毒性发作的解药吧！”

沈木风道：“如果我给了她两人解药，三庄主清醒之后，质问此事，你拿何言答对……”

金兰道：“这个奴婢……”

沈木风接道：“此事我已有了安排，不用你多费心了，上车赶路去吧！”

金兰哪里还敢多口，纵身跃上马车，挥动长鞭，马车疾向前面驰去。

一口气奔行七八里路，才收缰停了下来，但她仍是有些放心不下，回头看去，沈木风早已是不见踪影，才启开车帘，进入车只见萧翎仰卧车中，紧闭双目，伤口处敷有药物，流血已止。

金兰缓缓伸出手去，施展推宫过穴手法。

在萧翎身上推拿一阵，果然找出了几处被点的穴道。

那沈木风故意要金兰解开萧翎的穴道，是以下手甚轻，推拿片到，萧翎的穴道已解。

但闻萧翎轻轻叹息一声，缓缓睁开双目，望了金兰一眼，又望望伤口处敷的药物，说道：“是你替我敷的药吗？”

金兰只好点头应道：“妾婢看三爷流血不止，擅自作主替三爷敷了药物。”

萧翎挺身坐了起来，道：“谢谢你啦……”

回顾了唐三姑和玉兰一眼，道：“唉！如若不是她们两人服有化骨毒丹，咱们轻而易举的就可以冲出重围，也用不着伤那些人了。”

金兰道：“三爷不用多想了，好好的养息一下吧！”

萧翎似是突然想起了什么重大之事，急急问道：“我不支晕倒之后，那些人就没有追赶咱们吗？”

金兰道：“妾婢抱三爷上了马车，立时狂奔赶路，是不是有人追来，妾婢就不清楚了。”

她心中有鬼，说话时粉颈低垂，一直不敢抬头。

萧翎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就是了，唉！他们心怀怨恨而来，激怒虽是难免，但那等咄咄逼人，不问皂白的神态，实叫人有些难以忍耐。”

金兰道：“三爷也不用生气，江湖上原就是个是非圈子，置身此中，难免要被恩怨牵缠。”

萧翎道：“话虽如此，但他们也该问个明白才是。”

金兰道：“他们满腔仇恨而来，已是很难自制，再见到证物，自然理性早失，不问皂白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这话不错，细细的想上一想，也是难怪他们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大庄主把这些和人结仇的铁证，当作礼物放在马车之中，岂不是存心陷害我吗？好叫我有口也无法分辩清楚，这办法当真是毒辣的很。”

金兰轻轻的叹了口气，欲言又止。

萧翎仰脸望着车篷，自言自语地接道：“我萧翎并没有做什么对不起百花山庄的事，他们为什么要这样陷害我呢……”金兰黯然接道：“三爷虽然武功高强，但也不能和天下武林人物为敌，该想一个法子，解说一下才好。”

萧翎道：“铁案如山，证物齐全，要我如何一个解说法呢？”金兰道：“那位枯木大师，颇能了解三爷处境，三爷最好能和他商议商议。”

萧翎道：“我有两位兄弟，可惜不在此地，这两人声望地位，都足以担当此事。”

金兰道：“三爷恕妾婢多口，不知你那两位兄弟是何许人物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中州双贾……”

金兰失声惊叫道：“中州双贾，亦似听人说过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这两人武功高强，而且阅历丰富，江湖上宵小诡谋，都无法逃出两人的法眼，只可惜两人不在此地。”金兰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三爷有着这样两个帮手，应该早些寻着他们才对。”

萧翎道：“如何一个寻法呢？天涯辽阔，人海茫茫，事先又未有约好……”

金兰接道：“不知三爷和那中州双贾可有约定的暗记吗？”

萧翎精神一振，道：“有啊，不是你提起来，我倒是忘了。”

金兰道：“那就好了，三爷沿途留下暗记，指示行踪，要那中州双贾赶来相会就是。”

萧翎脸上的欢愉之色，突然消去，叹道：“如是两人不从此地经过，留下暗记，也是枉然了。”

金兰道：“只要中州双贾门下弟子能够看到，定然可转告两萧翎道：“可惜两人没有弟子。”

金兰道：“事已至此，三爷也不用太过忧苦，中州双贾名头甚大，纵然没有弟子，亦必在江湖上布有眼线，能够识别暗记。”

萧翎道：“好吧，不论那中州双贾能否瞧到暗记追来，此事总算聊胜于无，你驰车赶路时。当心一些，凡是岔道路口，就停下车来，告诉我留下暗记就是。”

金兰应了一声，不敢回过头来，只因此心中矛盾异常，不知是否该把沈木风到此之事，告诉萧翎，生恐萧翎瞧出了自己的心中有事，不敢和萧翎相对而视。

马车奔行的大道上，辘辘轮声，荡起了两道滚滚烟尘。

金兰强自打起精神，留神着四下景物，只见大道岔处，马车正行在一座十字路口。赶忙收缰停下马车，说道：“三爷，这一处十字路口，似是行人必经之道，请三爷下车来留下暗记。”

萧翎昔年被困那绝崖峭壁之下，生食了数千颗千年石菌，使他先天柔弱

的体质，大为增强，虽然失血甚多，但经过在车上一阵调息之后，竟然大部复元，一掀车帘，跃了出去。

金兰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三爷，你……你的伤势全好了吗？”

萧翎似也未料到，自己的伤势复原的那么神速，先是一怔。继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好了，你的伤势轻些了吗？”

他和金兰经过一番合力御敌的恶战之后，不知不觉间生出一份关怀情义。

金兰喜上眉梢，嘴角间泛升起一缕宽慰的笑意，道：“多谢三爷挂怀，妾婢伤势轻多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那很好，你要好好的调息伤势，我要传你几招剑式，日后和人动手时，就不致轻易受伤了。”

金兰嫣然一笑道：“奴婢死不足惜，但望三爷要好好保重。”

萧翎道：“前程茫茫，日后仗凭之处正多。”

直身行去，在岔道口处，留下了暗记。

金兰口虽未言，双目却不住的四面张望，生恐此时有人追到，又将难免一场溅血惨局。

萧翎划好暗记，幸喜还无人追到。

萧翎登上马车，还未坐好，金兰已扬鞭抖缓疾驰而去。

萧翎骤不及防，身子斜斜倒了下去，刚好撞入了玉兰的怀中。

只见玉兰娇躯微微侧了一下，口中高呼一声：“好疼啊！”

萧翎吃了一惊，挺身坐起，暗道：看来那化骨毒丹，不但可使人慢慢中毒死去，更可怕的还是服用人立刻失去了武功，以玉兰武功而言，我这无意的撞她一下，绝然不致失声呼疼……

忖思之间，忽听玉兰尖叫一声，满车滚动起来。

萧翎心头大震，凝目望去，只见玉兰全身肌肉，都似在开始收缩，声声尖叫，刺耳惊心。

奔行的马车，陡然停了下来，软帘启动，金兰一跃而入，看玉兰满车滚动的神态，登时花容失色，黯然流泪。

萧翎惊震的心神，逐渐平复下来，右手疾伸，连点了玉兰三处穴道。

玉兰那惊心动魄的尖叫声，停了下来，滚动的身躯，也暂时静止不动，但脸上痛苦的神情，却是更见凄厉。

萧翎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好厉害的化骨毒丹。”

金兰回目望了唐三姑一眼，只见她端然而坐，神情十分平静，毫无毒性的痛苦，心中大为奇怪，说道：“两人都服了化骨毒丹，怎的只有玉兰姊姊姊一人发作，这唐三姑却没有事情。”

萧翎凝目思索片刻，道：“是啦！如以药性计算，两人都还未到发作的时间，只是全身受不得一点撞击伤害，略受损伤，立时将促使药性提前发作，我刚才无意中撞了玉兰，才引她毒性早发。

金兰泪如泉涌，缓缓伸手，摸出一方白绢，拂拭着玉兰脸上的汗水。

原来那玉兰虽被萧翎点了数处大穴，口不能言，身不能动。但缩筋之苦，并未消失，只疼得香汗淋漓。

金兰一咬玉牙，伸手又点了玉兰的晕穴，缓缓对萧翎说道：“三爷，贱婢实是该死，愿听三爷的责罚。”

萧翎怔了一怔，道：“金兰，你这话是何用心？”

金兰道：“贱妾心中还存有一件隐秘，朱曾告诉三爷。”

萧翎淡然一笑，道：“什么隐秘？”

金兰道：“大庄主来过了……”

萧翎心头一震，道：“什么？大庄主来过了，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”

金兰道：“那时三爷因失血过多，疲劳过甚，晕过未醒……”

萧翎低头望了伤处一眼，道：“我这伤口上的敷药，可是大庄主为我敷的吗？”

金兰黯然说道：“大庄主把三爷扶入了马车之中，替三爷敷上了药物，但也替三爷结下了无数的大仇血债。”

萧翎奇道：“结下了什么深仇？”

金兰道：“大庄主隐身在车篷之中，不知施用的什么武功，连伤了九个迫近马车的武林人……”

萧翎接道：“你都看到了吗？”

金兰道：“妾婢虽未看到，但听到了那惨叫之声，共有九人，伤的定是九个人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不知他们伤的如何？”

金兰道：“听那惨叫之声的短促凄厉，只怕那些人难以再活了。”

萧翎双目中暴射出冷厉的寒芒，怒声说道：“大庄主哪里去了？”

金兰道：“大庄主连伤了追兵之后，喝令妾婢停车，再三警告妾婢，不得把他到此之事，说给三爷知道，然后飘然而去……”

萧翎缓缓接道：“我怎的一点都不知道呢？”

金兰道：“大庄主扶三爷上车之时，顺手点了三爷几处穴道，三爷自然是知道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可是你推活了我的穴道吗？”

金兰点头说道：“这辆篷车，已然成了江湖间仇恨和凶残的标志，咱们如若乘此车赶路，不知要招惹多少麻烦……”

萧翎长长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我知道你想要弃车而行，以避人耳目，逃过拦劫……”

金兰接道：“三爷虽然是勇武过人，但身受重伤未愈，岂能和众多武林高手为敌，妾婢之意，不如先避敌势，待伤势痊愈之后再……”

萧翎摇摇头道：“我知道你是好意，但此事关系太大，我们如易装弃车而逃，或可避开人们的耳目和追踪铁蹄，但此后只怕永难解说清楚了！”

金兰道：“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，目下的误会，恐已非三爷口舌所能解释，妾婢之意只是暂避敌锋，日后再行设法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大丈夫顶天立地，做事为人，岂可畏首畏尾，何况，玉兰和唐姑娘服用的化骨毒丹，毒性发作在即，如若咱们弃车易装而走，纵然能避开天下英雄耳目，也将使百花山庄送药之

人，找不到咱们的行踪，岂不要延误了两人的性命。”金兰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三爷英雄肝胆，儿女心肠，妾婢何幸，得能追随左右……”

萧翎苦笑一下，道：“你不要捧我了，堂堂七尺之躯，不能保护你们的安全，反赖你伸手相助，想来使人惭愧的很……”突闻蹄声得得，传了过来。

金兰骇然震动，急急说道：“有人来了，咱得快些走了。”伸手打开车帘。

萧翎道：“来不及啦……”

语声未落，突听嗤的一声，一道寒芒，穿过车篷而入。萧翎一皱眉头，伸手接住了飞来暗器。

金兰低声说道：“三爷，车中地方狭小，闪避不易，不如到车外去吧！”

萧翎道：“好！你好好的照顾着两人，别让她们受了暗算。”金兰道：“妾婢尽我之力。”她自知无能如萧翎一般用手去接暗器，唰的一声，抽出长剑，挡在玉兰和唐三姑的身前。萧翎跃出马车，抬头看去，只见两匹健马，勒缰站立在七八尺外。

当先一人方脸虎目，满脸红光，身着天蓝长衫，胸垂花白长髯，正是那八手神龙端木正。

紧傍他身侧，站着个全身青衣，面目姣好，端庄严肃的青衣少女，背上斜斜插着一柄长剑。

萧翎目光一掠两人，拱手说道：“原来是端木大侠……”端木正冷冷说道：“冤家路窄，今日又叫咱们碰上了！”萧翎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两位苦苦追踪在下，不知为了何故？”端木正冷冷说道：“不用我们费心动手，自会有人前来找你算帐……”回顾了那青衣少女一眼，接道：“雪儿，咱们走吧！”一带缰绳，拨转马头奔去。

那青衣少女应了一声，拍马紧追端木正身后而去。

萧翎望着两人疾去的背影，心中大感奇怪，暗道：他们追踪我是干什么呢？怎的见了我却又拍马而去，江湖上的事情，当真是奇怪的很。

只听旁立身侧的金兰柔声说道：“三爷，咱们赶路吧！”

萧翎长长吁一口气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是啦！定然是如此用心。”

金兰道：“三爷，你说的什么？”

萧翎道：“我说那八手神龙端木正，定然赶来瞧瞧我的伤势如何，金兰，看来咱们前程的险阻一定甚多。”

金兰心中忖道：何至是险阻甚多，你不肯弃车易装而行，只怕是永无清静之时……口中却柔声应道：“吉人天相，似三爷这般正人君子，必获上天垂顾。”

萧翎缓缓登上马车，启帘看去，只见玉兰汗水透衣，有如水淋一般，神情间的痛苦之状，显得十分可怖，唐三姑却仍是那付痴痴呆呆模样，毫无变化。

金兰一抖缰绳，马车又向前奔去。

行约两三里路，忽听几声马嘶，四匹驾车的长程健马，一齐倒摔在地上死去。

金兰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三爷，四匹马都已受了暗算，一齐倒毙了。”

其实不用她说，萧翎已然下了马车仔细查看了一下，叹道：“四匹马都中了淬毒暗器，毒发而死，只是那暗器十分细小，当时咱们未能查觉。”

金兰道：“可是那端木正施用的手段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大概是他了……”

金兰忽的嫣然一笑，道：“这样也好，迫着三爷弃车易装

萧翎道：“事情绝不是你想的那样简单，只怕他们早有所谋。”

余音未绝，突然一声厉啸传来。

萧翎抬头看去，只见正南里许除有一座庄院之外，极目力不见人家，那厉啸声，就从那座庄院中传了过去。

金兰张望了一阵，道：“三爷，咱们总得想个法子赶路啊！”萧翎沉吟

了一阵，道：“你背起玉兰，我提着车中存物，先找出可避风雨的所在，安顿下两人，咱们再行设法……”金兰遥望着里许外的庄院，道：“咱们可是要赶到那庄院中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你可曾听得适才那长啸声吗？”

金兰道：“听到了！怎么样？”

萧翎道：“那啸声就是要引起咱们的注意……”

金兰道：“是啦！他们故意布下陷阱，诱使咱们上当。”萧翎苦笑一下，道：“此刻咱们已步入杀机的包围之中，由那四匹健马的倒毙，可以断言，那些人已经不和咱们讲什么武林规矩，准备不择手段的对付咱们，从此刻起，要特别小心，咱们随时都可能受人暗算。”

金兰道：“三爷高论，使妾婢茅塞顿开。”

萧翎道：“咱们的处境虽然险恶，但尚未全盘落败，难的是这两位吞服化骨毒丹的姑娘，实在难以安排，既然带着她们迎敌，亦难弃之不顾而去，好生让人为难。”

金兰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三爷一人走吧……”

萧翎接道：“你们呢，怎么办？”

目光转动，夹地发现一里外一棵大树下，孤立着一座茅舍，当下说道：“先到那座农舍中去，安顿下两人再说。”当先放步行去。

金兰背着玉兰，牵着唐三姑，走在前面。

萧翎提着两只木箱，随后而行。

那唐三姑，似是武功全失，举步行进之间，十分缓慢，里许路途，足足走了一顿饭工夫之久。

这是孤立农舍，建筑在一株奇大的榕树下，古树茂枝，荫地有半亩大小，农舍就紧傍着那大树身而筑，大约是终年不见阳光所致，农舍四周的砖壁上，生满了青苔。

两扇木条编成的柴扉，半掩半闭，但却静得听不到一点声息。

萧翎重重的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有人吗？”

农舍中传出来一个苍老的声音，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路过贵地，两位随行女眷，不幸染上小病，想借贵府暂息片刻，不知可否见容？”

柴扉缓启，慢步走出一个鸡皮鹤发老妪，手握竹杖，缓缓说道：“荒地茅舍，不足以迎贵宾，客人如不嫌弃，那就请进来吧！”

萧翎心中一动，暗道：这老妪言语文雅，颇似位读过诗书之人……

心中念转，口里却连连应道：“多谢婆婆。”当先走了进去。

这农舍不过两间大小，除了一间客室之外，还有内室，中间用竹篱隔开，门口处，垂着一方蓝布帘子。

靠后壁一张白木方桌上，放着一个大瓦壶，两个粗磁的白茶碗。

那老妪望了金兰背上的玉兰一眼，摇动着满头白发，道：“在家千日好，出门时时难，客官不要客气，要什么尽管吩咐老身。”

萧翎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咱们休息一会就走、不敢劳动婆婆大驾。”

那老妪又仔细打量萧翎和金兰一阵，道：“我已年迈体衰，不能奉陪诸位了。”手扶竹杖缓步走入了内室。

萧翎望着老妪的背影，心中暗暗忖道：这老妪不似出身荒村的人。

忽听一个沉重的声音，传了过来道：“钱大娘在吗？”

室中传出老姬的声音，道，“找老身有何见教？”

萧翎凝目望去，只见一个身着劲装的大汉，遥站在农舍的大门以外，抱拳说道：“在下奉了主人之命，有要事禀告老前辈。”

内室中传出了钱大娘的声音道：“老身今天精神不好，家里又有贵宾，今日不见客，有事改天再说吧！”

那劲装大汉道：“事情十分紧急，必得……”

钱大娘怒道：“老身今天不见客，你听到没有？”

那劲装大汉道：“这事和你老人家室中客人有关，无法等待。”

他一连叫了数声，再不闻钱大娘答话。

萧翎愤然站了起来，低声对金兰说道：“那人既是要找咱们，我先去问个明白。”正待举步而出，突听那大汉惊呼一声，回头狂奔而去。

内室中又传出钱大娘的声音，道：“不识时务的东西，给脸不要脸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”

金兰低声说道：“三爷，那位婆婆是一位隐居荒山的高人。”

萧翎点点头，默不作声。

只听钱大娘继续说道：“几位只管放心的休息吧！老身这茅舍虽然破烂，但却是安全的很。”

萧翎道：“多谢婆婆。”

钱大娘道：“不过，诸位也不能常留在此地不走，两个时辰之内，必须得离开此地，不过两个时辰已经是够长了，不论是疗伤或调息，都已经够用了！”

萧翎天生傲骨，当下接道：“老婆婆尽管放心，我等绝不至

拖累老婆婆就是，不用两个时辰，在下等立刻就要上路。”

金兰哪里还敢多开口，背起玉兰，牵着唐三姑，紧随萧翎身后行去。

忽见软帘启动，衣袂飘风，那钱大娘突然现身，当门而立，拦住了去路，冷冷说道：“慢着！”

萧翎暗中提气戒备，道：“老婆婆有何见教？”

钱大娘笑道：“几位就这样走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那要怎么一个走法……”

钱大娘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留下东西再走！老身这茅庐中，从来不白白接待客人。”

萧翎暗中忖道：看来今日之局，不动手，是无法离开此地了，想不到这荒凉的所在，竟然也会住着这样一位喜怒无常的武林高手，当下暗中一提真气，放下手中木箱，道：“不知老婆婆想要在下留下何物？”

钱大娘道：“嗯！看样子你是想和老身动手了？”

萧翎道：“形势迫人，在下虽有息事宁人之心，也是无法如愿。”

钱大娘道：“初生之犊不怕虎，你这小娃儿的豪勇之气，倒是可嘉的很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道：“接我三掌，不论你用什么法子，封架闪避均可，只要你能毫无损伤的躲了开去，就放你们上路！”

萧翎细想日来的际遇、经过，心中就不禁怒火高涨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只要老婆婆划出道子来，在下是无不奉陪。”

钱大娘笑道：“老身一向喜欢有风骨的英雄人物，小娃儿，你不错。”言笑声中，右手呼的一掌，劈了过去。

萧翎右掌一翻，迎了上去，不闪不避，硬接一掌。

但闻砰的一声轻震，两人都站在原地未动。

显然这一掌硬打硬接之中，双方势均力敌，平分秋色。

钱大娘咦了一声，右掌一收，但又迅快的劈了出来。萧翎暗中咬牙，右掌一挥，竟又硬行接下一掌。

钱大娘肩头摇动，全身晃了两晃，萧翎却不自主的退了两金兰转目望萧翎，只见他神色平静，毫无受伤之征，心头一宽，长吁一口气。

钱大娘脸上的笑容，却已消失，举起的右掌也迟迟不敢劈出，显然这最后一掌，仍无把握能够击败萧翎，不敢再贸然出但见她缓缓收回举起的掌势，冷冷说道：“你是什么人的门下？”

萧翎道：“家师未立门户，姓名恕难奉告。”

钱大娘目中厉芒闪动，怒声喝道：“好狂放的小娃儿，可敢再接老身一掌。”右手一扬，又全力劈出。

萧翎道：“有何不可？”右掌一举，迎了上去。

双掌接实，响起了一声大震，萧翎被那强猛的掌力，震得眼前金星乱闪，一连退了四五步，钱大娘也是站立不稳，身不由己的向后退了三步。

萧翎长长吸一口气，道：“三掌已过，老婆婆还有什么条件？”

钱大娘身子一侧，让开门户，道：“请吧！”

萧翎提起两只木箱，大步出了柴扉，只见四五丈外，站着两个全身劲装，背插单刀的大汉，虎视眈眈，凝注着萧翎。金兰紧行一步，追上萧翎，低声说道：“三爷，那两个人似在等候咱们。”

萧翎道：“那假冒我萧翎之人，能在武林中享有盛名，人人敬畏，你可知为了什么？”

金兰道：“妾婢不知。”

萧翎道：“那是因为他下手毒辣，杀人太多了，所以人人都敬他、畏他，不敢惹他，如若他们要迫得我们无路可走，我萧翎也只好杀些人给他们瞧瞧了！”

金兰心知日来际遇，已使他蒙受了太多的委屈，玉兰和唐三姑毒性发作在即，又使他心中充满了焦急，这委屈和焦急，已在他胸腹间孕育成了一股怨恨，怒从怨恨起，大有不计后果，放手大干之意，不禁心头微凛……

这是沈木风期望的事，他千方百计，替萧翎造出了重重障碍，其用心就是要把他迫挤的悲忿交集，失去理性，逞一时豪气快意，造成一次杀劫，铸就终身难回之错，以便为己所用……

只听一声断喝道：“阁下可是那百花山庄中的三庄主吗？”

萧翎霍然放下手中木箱，冷冷说道：“是又怎样？”唰的一声，抽出背上长剑。

金兰柔声说道：“三爷，忍不下一时之气，只怕要铸成终身大恨。”

萧翎杀机已动，长剑出鞘时，已提骤真气，准备出手一击。就让对方伤亡在长剑之下。

但金兰适时的劝告，使萧翎的杀机顿消，缓缓垂下了手中长剑，道：“两位有何见教？”

那左面一人说道：“三庄主一路行来，连杀了九位武林高手，好煞气啊！好煞气啊！”

萧翎目光一掠两人，看衣着神态，都不像江湖上有名人物，不过是人的

属下而已，但竟对自己这般无礼，不禁又生怒意，目中冷芒暴射道：“两位可是不怕死吗？”

右面大汉纵声大笑道：“咱们自知武功非你之敌，也许挡不下你挥剑一击，可是咱们兄弟却是有视死如归的豪气，天下英雄无不恨你入骨，咱兄弟死在你的剑下，必将为天下英雄敬重，哀荣备至，死而何憾！”

萧翎呆了一呆，叹道：“两位赶来此地，可就是来此寻死的吗？”

左面一个大汉道：“寻死倒不是，我们奉了主人之命，来告诉三庄主一件事情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两位请说，在下洗耳恭听。”

右面大汉接着道：“我家主人设下了一席酒宴，叫我等来问你一声，敢不敢前往赴宴。”

萧翎还未开口答话，左面大汉又抢先接道：“有道是会无好会，宴无好宴，那宴会之上，除了我们主人之外，还有少林高僧等无数高手，咱们主人，只要我等来告诉你一声，去不去任你决定。”

右面大汉接道：“咱们武林中人，讲究的是光明磊落，不以暗箭伤人，你们那百花山庄可以做事不择手段，事事以诡计暗算伤人，你三庄主也可以施用那淬毒暗器，和阴毒绝伦的武功，不足半日工夫，连毙九位武林高手，但我们却不屑如此，如是你三庄主不敢赴会，那也悉听尊便，只是从此之后，我们以牙还牙，也将用你们百花山庄的手段，对付你了，先此通知……”

萧翎还剑入鞘，朗朗接道：“有劳两位带路，在下极愿一会贵主人。”

那两个大汉似是未料萧翎会选择赴会一途，不禁一怔，相互望了一眼，说道：“三庄主倒不失英雄气度，我们兄弟先走一步带路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且慢！”

两个大汉已然转过身去，闻言一齐停了下来，道：“怎么？三庄主可是又改了主意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言既出口，纵然是刀山剑林，也是义无反顾，有劳两位等候片刻，在下安排一下私事……”回顾了金兰一眼，接道：“你们去吧！带她们重回百花山庄……”

金兰接道：“三爷不用顾念我等，但请安心赴会，如能解说清楚，那就不要动手好了……”

萧翎挥手接道：“这个我知道，只是她们毒性的发作期限将届，你如不回百花山庄，岂不误了两人性命。”

金兰幽幽说道：“唐姑娘心中如何，妾婢不敢妄论，但玉兰姊姊，我是知之甚深，她宁可让毒发而死，也不愿重回百花山庄！”

萧翎仰脸望天，沉思了良久说道：“以你之意呢？”

金兰道：“三爷如是不觉我等累赘，我等甚愿追随三爷身侧。”

萧翎只觉天地之间，确已无金兰、玉兰的存身之处，不禁长长一叹，说道：“好吧！那咱们就一起走！”

两个大汉当先带路，行约七八里后，折转向一座杂林之中。

金兰突然快行两步，紧傍萧翎身侧，低声说道：“三爷，大庄主巧计安排，不能怪三爷，也不能责怪别人，但望三爷多多忍耐一些，不难辨明真象……”

萧翎回顾玉兰和唐三姑一眼，突然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如若大庄主不替我安排下这两个累赘，只怕我也难有这样好的耐性了。”

只听带他的大汉高声说道：“百花山庄三庄主应邀赴会前来。”

萧翎抬头望去，只见一片空阔的草地上站着一位约四十上下、虬髯绕颊的大汉，虎目生光，神威凛凛，当下一挺胸，大步走了过去。

两个带路大汉，身子一侧，让开了去路。

萧翎直入草坪，放下手中木箱，抱拳说道：“在下应邀而来，敢问主人何在？”

那虬髯大汉自萧翎现身之后，两道炯炯的目光，一直不停在萧翎身上打量，直待萧翎抱拳相问，才收回目光，抱拳答道：

“就是区区在下，听你口气，就是那百花山庄的三庄主了？”

萧翎道：“萧某应邀而来，不知阁下有何见教？”

虬髯大汉突然纵声大笑，伸出手来，疾向萧翎右腕抓去，口中朗朗说道：“三庄主这等丰神俊貌，却有着毒辣心肠，当真是人不可貌相！”

萧翎右手一扬，五指反而向大汉手上扣去，两人双手触握，寂然无声，良久之后，那虬髯大汉才放开了萧翎右手，赞道：“三庄主好俊的功夫！”

萧翎道：“过奖，过奖，请教兄台大名？”

虬髯大汉道：“兄弟步天星。”

两人双手一握之下，彼此惺惺相惜，敌意大减。

萧翎道：“步兄派人邀约兄弟来此，不知有何指教？”

步天星道：“有几位武林朋友想见三庄主，兄弟自然也是其中之一……”

萧翎目光环掠四周，不见一个人影，接着道：“不知是何许人物？”

步天星道：“兄弟自当替三庄主引见……”举手一招，东面林木中，缓步走出一个月白僧袍，年约五旬，方面光头的和尚。

步天星指着那和尚说道：“这位大师就是少林门下的智光大师。”

萧翎一拱手道：“久仰，久仰。”

智光合掌喧了一声佛号，还了一礼。

步天星举起双手，互击两掌，南面林木中大步走出来一个身材魁梧，虎背熊腰的大汉，白髯垂胸，背上背了一对日月青铜轮。

此人留给了萧翎极深的印象，一见之下，立刻认出，口齿启动，欲待出言招呼，突然心念一动，又强行忍了下去。

步天星指着那大汉说道：“这位是楚昆山楚大侠，人称圣手铁胆。”

萧翎一抱拳，道：“楚大侠，在下萧翎。”

楚昆山道：“久闻大名，今日有幸一晤。”

萧翎暗暗忖道：这人不但迂腐顽固，而且毫无心机，我报出了自己姓名，他竟是听而不闻。

第二十三回百口难申辩

要知五年之前，萧翎只不过是身罹绝症、弱不禁风的孩子，也初随岳小钗行走江湖，处处新奇，见过的人和物，无不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但别人却未必就记得他了。

但闻掌声三响，西方林中，缓缓走出两人，当先一个身着袈裟，满沾油污，一脸油光，身后背着一个奇大的铁葫芦，光秃秃的大脑袋。

紧随他身后，却是一个身穿百绽大褂，足着草履，手中提着一只大铁锅，蓬发垢面的叫化子。

步天星指着两人说道：“这两个是当今江湖上人人敬仰的风尘奇客，酒僧、饭丐。”

萧翎欠身一礼，道：“久闻两位大名了！”

步天星双手高举互击四响，正北方林木中，缓步走出来一个花白长髯的老者，架着一根李公拐，跛着一条左腿，正是萧翎在百花山庄中见的那跛侠常大海。

在他身后，紧随着两个人，一个三旬左右的大汉，一个二十上下的少年，这两手中的长剑，都已出鞘，四目中暴射出仇恨的怒火，凝注着萧翎。

萧翎一见这师徒三人，心中不禁一跳，暗道：这三人被逐出了百花山庄，心中对我记恨极深，如若有这三人从中的作证破坏，今日只怕很难解说的清楚了。

跛侠常大海果似还记着旧恨，不等步天星引见，抢先说道：“三庄主别来无恙，不知是否还记得我们师徒三人？”

萧翎道：“跛侠常大海，常兄，兄弟岂能忘……”

常大海冷冷接道：“月前三庄主在那沈木凤庇护之下，把咱们师徒三人，逐下望花楼，那份煞气、威风，咱们师徒是至念难忘。”

萧翎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贵师徒误会极深，看来不是口舌所能解释了。”

常大海朗朗笑道：“我常某如耳中听闻，还可说传言失实，但我是亲眼所见，难道还会瞧错了人不成。”

萧翎只觉心中涌起了千言万语，一时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，长长叹息一声，默然不言。

步天星道：“几位既是相识，那也不用在下引见了……”

语音微微一顿，接着道：“咱们今日请三庄主来此赴约，并无酒筵款待，只是请问三庄主几件公案如何了断。”言词口气咄咄逼人。

萧翎精神一振，道：“诸位尽管请问，萧翎知无不言，言必由衷。”

步天星道：“那是最好不过，咱们在武林中走动的人，正该讲究敢作敢当。”

智光大师合掌喧了一声佛号，道：“三庄主适才连毙九名高手，足见武功高强，老衲一位师侄，也伤亡在三庄主的手下，这只怪他学艺不精，生死原不足惜，但不知三庄主为了何故，施下毒手，取了他的性命？”

酒僧半戒也斜着一对酒意蒙蒙的醉眼，打量了萧翎一眼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可惜呀！可惜啊。”回首拉过背上铁葫芦，拔开塞子，咕咕嘟嘟的喝了两大口酒，接着又道：“可惜一颗明珠，丢在粪缸里了！”

饭丐冷冷地说道：“哀莫大于心死，这种人连肝肠都已死了，给他说话，倒不如省些气力下来，去对牛弹琴。”

萧翎一皱眉头，暗道：这人满口胡言，不知他骂的哪个。

其实他心中早已知是骂他，只是心中不甘承受下来，只好假想他既未提自己之名，那就未必是骂自己。

萧翎轻轻咳了一声，还未想出适当的措词回答，忽然楚昆山高声接道：“三湘老渔翁，为人谦和，江湖上谁不敬他重他，和你何仇何恨，你竟施展绝毒暗器，伤了他的性命，这个仇楚某人如不代他报了，三十年交往之情，岂不是尽付流水，难免受天下英雄耻笑。”

一字一句都如铁锤锤下去一般，敲打在萧翎的心上，但感脑际一片紊乱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酒僧半戒回目望了饭丐一眼，道：“臭要饭的你来说吧！别人一个个师出有名，咱们也不能打上一场糊涂仗啊！”

饭丐探手从腰中间挂的大布囊中，抓出一把饭来，放入口中，说道：“神行追风客，和咱们酒僧饭丐号称风尘三友，你把他打得气息奄奄，咱们要不替他报仇，别人岂不说咱们风尘三友怕了你们百花山庄。”

五年之前，酒僧饭丐为了岳小钗，出面维护过萧翎，只是那时的萧翎瘦弱异常，和此刻的英伟神姿，大不相同，何况那假冒萧翎之名的蓝玉棠，早已誉满江湖，萧翎加盟百花山庄之事，和沈木风重现江湖，立刻震动武林人心，扬名于江湖之上，但此萧翎和彼萧翎，却无人分得清楚了。

步天星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那沈木风凶名早著，结仇无算，一生中造孽杀人，屈指难数，十年前被天下英雄围攻，身受重伤，武林同道只道他已死去，却不料他竟然还活在世上，十年后重出江湖，又得你萧翎之助……”

萧翎只觉胸中热血沸腾，难以自己，高声接道：“住口！你们凭什么认定那些被杀之人是我萧某所杀？”

步天星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那些人紧追在三庄主马车之后，不是你，还会是旁人不成？”

萧翎激动地说道：“有人看到了？”

步天星道：“我……”

萧翎只觉脑际轰然一震，道：“你看到了？”

步天星脸色一变，举手一挥，道：“抬上二爷的尸体。”但闻林中应了一声，两个大汉抬着一具尸体急奔了过去。步天星道：“放下。”

两个大汉应声放下尸体，退了下去。

萧翎凝目望去，只见那人双目圆睁，嘴角间隐见血迹，僵硬的脸上，怒意仍存，大有死不瞑目之慨。

步天星冷冷说道：“三庄主看到了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看到了，但他不……”

步天星悲愤地接道：“我这位义弟，生性最是慈善，和我这嫉恶如仇的性格刚好相反，想不到他这般善良之人，却落得这般下场，难怪他死难瞑目了！”

萧翎挥手说道：“步兄……”

步天星此刻已再难抑心中悲愤之情，厉声说道：“我在他身后三四丈处，眼看他追近马车后，倒了下来，难道还是假的不成！”

萧翎道：“你如何能肯定那车中只有我一人……”步天星接道：“车上只有你们四个，眼下全部在此，不是你是哪一个？”

萧翎只觉心头激跳，有口难辩，急得大声叫道：“他们虽是为追那乘马

车被杀，但凶手却非是我萧某……”

步天星怒道：“事实具在，你还要这般狡辩，只可惜当时我为义弟之死太过伤痛，未能追上那马车，抓你出来。”萧翎怒声喝道：“你们这般不问真象，不分皂白，一口咬定了我，那是逼我……”

金兰突然接口说道：“三爷，真金不怕火，你不用太急，慢慢的给他们说个明白。”

酒僧半戒冷然一笑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金兰道：“我叫金兰，你们这些自负为侠义道上的人物，竟然都是这般糊涂的人！”

楚昆山吼道：“你说哪个糊涂？”

金兰道：“我说你们所有的人，自然是连你也算在内了！”

楚昆山听她声音尖长，自信必是一个女孩子，但却又穿着男装，纵身一跃，飞了过来，接道：“你是男人还是女人？”扬起手掌，准备拍出。

金兰道：“女人！但我看到你们这些堂堂须眉，处事的糊涂，反不如我们女人细心呢！哼！瞧你们这般神色严厉的激动模样，实使人有着可怜复又可笑的感觉。”

楚昆山收了举起的掌势，道：“好男不跟女斗，老夫是何等身份，岂肯和你一般见识。”说罢返身一跃，又退出一丈开外。

步天星举手一挥，立时有两个黑衣大汉奔了过来，抬下尸体，他刷的一声，拔出背上的一管银笛，冷冷说道：“不论你用的什么手段暗器，但能连续伤亡了九名高手，那也足证高明，我步天星愿先领教高招。”

金兰高声叫道：“三爷……”

萧翎反腕抽出长剑，冷冷接道：“既非口舌能够解说清楚，只有先在武功上分个高低再说，你快些退下去。”

金兰知他此刻心胸之中，填满了悲愤，如不让他发泄出来，憋在心中，十分难过，而且这些人一心认定他是凶手，也非言语能够解说清楚，黯然一叹，道：“三爷小心。”缓缓向后退去。

步天星强忍心中激愤，早已迫不及待，银笛一振，道：“接招！”

疾挥一笛，点了过来。

萧翎长剑疾起“起凤腾蛟”，这出手一剑，守中寓攻，封开了步天星的银笛，反腕削了过去。

步天星纵身让开，长啸一声，挥笛反击，但见银光流动，漫天笛影，直罩过来。

他心中悲痛，一出手就全力抢攻。

萧翎长剑振起，迎往来势，展开了一场恶斗。

步天星的笛法，攻势发动之后，一招紧接一招，绵绵不绝，其间毫无懈怠，使敌人没有反守为攻的机会，原是极为厉害的一套笛法，寻常之人很少能够接下三十招。

但可惜他遇上了萧翎，使这凌厉的笛法，威势大减。

原来萧翎从那庄山贝学剑，兼得天下各派心法，最是善于应变，忽而使出武当绝学，忽而是青城绝招，剑路之广，变化之奇，立即把步天星的笛势，化解于无形之间，只看得四周观战群豪，个个心中震动，想不出他如此年纪，怎生涉猎如此之广。

转眼之间，双方已交手三十余合。

萧翎突施一剑“春风化雨”，逼开笛势，说道：“在下已领教了笛法，也不过如此而已，当心我要反击了。”

话方落口，剑势已变，寒芒旋飞，银星暴射，凌厉绝伦的反击过去。

步天星缓了一缓，已然失去先机，但觉萧翎剑势如潮，山涌而到，不禁心头大骇，暗道：此人能在不足半日之中，连毙了九名高手，果然有非常的身手……

付思之间，突觉四面潮涌而来的剑气，忽然消去，所感受的压力大减，不禁心头一喜，正待运笛反击，瞥见寒芒一闪，那漫天剑气，朵朵银花，突然间合而为一，当胸刺到，赶忙举起手中银笛，斜往上撩，银笛一触长剑，突然大喝一声，一股强猛的内劲反向长剑震去。

原来，他和萧翎动手几招之后，已发觉在招式变化上难以胜

过对方，这唯一的可胜之机，就是凭借数十年深厚的内力，反震对方的长剑脱手……

他想的虽是不错，但事实却大出他意料之外，内力弹出，萧翎长剑并未脱手，反而粘在银笛之上，疾向下面沉落。

这正是上乘剑术中粘、滑二诀的运用，先以阴柔之力，承受下步天星那强猛的反震之力，剑势却顺笛而下，找上了步天星的握剑右腕。

如若步天星不肯弃去手中银笛，绝难脱利剑断腕之厄。

形势勿急，步天星来不及多转念头，右手一松，银笛脱手落地。

萧翎疾退两步，卸去承受下的力道，说道：“承让，承让。”

步天星面如死灰，黯然说道：“三庄主剑术精博，在下不是敌手。”

金兰生恐萧翎在受尽屈辱的激愤之下，出手伤人，眼看他适时收手，心中大感快慰。

跛侠常大海一顺手中铁拐，道：“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今日既非比武定名，败而何憾，步兄请退下休息，兄弟领教领教他的剑术。”

语声未落，人已扑了过来，铁拐一挥一招“横扫千军”，拦腰击到。

萧翎听那抡动铁拐中，挟带着呼啸的风声，不敢用长剑硬接拐势，闪身避开。

常大海欺身迫近，铁拐如狂风骤雨，迫攻过去。

萧翎振起精神，长剑幻起朵朵银花，寻空抵隙，迫使他拐势不能近身。

常大海久走江湖，对敌经验是何等的丰富，眼看萧翎不敢封架自己的拐势，立时把一支李公拐的威势，全部发挥出来，拐拐挟着强猛的内力，带起了呼啸的风声。

转眼之间，两人已交手五十余台。

萧翎被那急如风雨的拐势，迫的向后退出了六七尺远。

常大海虽然占尽优势，但他心中明白，萧翎只是被自己这威猛的拐势唬住，不敢以长剑接拐势，是以才节节退避，如让他想出破解之法，施展出进逼步天星银笛出手的粘、滑二诀，就不难反宾为主，夺回先机，必得设法在他尚未醒悟之前，把他伤在拐下。

萧翎虽是节节退避，但他门户封守的谨严，剑路之广博难测，却使那常大海寻不出可乘之机。

常大海求胜心切，五十余招仍然找不出萧翎的破绽，不禁心中焦急起来，心中念头轮转，付思求胜之道，手中的拐势不觉一缓。

就这一缓，触动了萧翎灵机，长剑突施一招“天河倒挂”，剑尖颤动，

幻起了两朵剑花，斜刺入了常大海拐影之中，左手却呼的劈出一掌。

强猛的掌力，逼住了常大海的拐势，剑化“回风絮柳”，左右点出。

常大海门户大开，眼看剑势点到，铁拐却收不回来，只好向后退去。

萧翎一掌一剑，扳回劣势，灵智顿开，如影随形般，疾欺而上。

常大海绕场疾走，奔行了三四丈远，仍无甩开萧翎那指向前胸的剑势，心知生望已渺，长叹一声，停下脚步。

四周观战群豪不忍再看，齐齐一闭双目，心想以萧翎连毙九名武林高人的手段之毒，心地之狠，这一剑势必不把跛侠常大海开膛破肚才怪。

两个随在常大海身后而来的仗剑少年，齐齐虎吼一声，一左一右的挥剑扑了上来。

这两人都是常大海的嫡传弟子，眼见师父将要伤死在萧翎剑下，心中又痛又急，飞身一击，各出了毕生功力，两柄长剑，划起了两道森寒的剑气。

但见萧翎健腕翻挥，手中长剑左右摇摆，铮铮两声，弹开两柄袭来长剑，人却仍然站立原地，脸色肃然，俊目放光。

群豪凝神望去，只见常大海前胸处，衣衫破裂了三寸长短一道口子，人却毫发未伤。

两个仗剑弟子呆了一呆，齐齐回头叫了一声：“师父！”

跛侠常大海睁开双目，黯然一叹，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咱们师徒还有何颜立足江湖……”

扬手一掌，反向天灵要穴劈去。两个仗剑大汉，料不到师父有此一着，眼看他反掌自绝，竟是救援不及。

惊愕之间，突见人影一闪，萧翎左手闪电而出，后发先至的拂在了常大海腕脉之上。

常大海扬起自绝的一条手臂，突然间不听使唤，软软的垂了下来。

两个仗剑大汉，回目望了萧翎一眼，不知是仇视还是感激，叹息一声，垂下头去。

智光大师高喧一声佛号，缓步走了过来，说道：“胜败乃是兵家常事，武林中从没有常胜之人，常大侠也不用太过激动。”

常大海道：“身受强敌相救，此辱日后如何能报？”

萧翎缓缓接口道：“不论哪年哪月，只要我萧某人还活在世上，常大侠随时可雪今日之辱！”

常大海厉声喝道：“我常大海纵有能雪得今日之辱，也必得先饶你一次性命。”一顿铁拐，陡然跃出一丈多远，大步而去。

两个仗剑大汉，望着师父的去向，紧追了出去，师徒三人，眨眼间隐入林中不见。

萧翎望着三人消失的背影，心中暗暗叹道：此人对我误会如此之深，真不知如何才能解释？

只听智光大师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三庄主剑路之博，变化之奇，实为老衲生平仅见，那就无怪能在半日间连毙九名武林高手，老衲不揣冒昧，还想领教一二。”

萧翎道：“大师空门侠隐，世外高人，只怕在下难是敌手。”智光道：“老衲自知胜望渺茫，三庄主请亮剑出手吧！”萧翎心知今日之事，已非口舌能解说得了，也不再客套，长剑一领“无风振袂”，眨眼间幻起三点寒芒，分袭智光三处大穴。智光沉声喝道：“好剑法。”

袍袖挥拂，扫出一股潜力，逼住剑势，呼的一声，当胸劈下。

萧翎长剑斜里兜回，封住智光掌势，道：“大师且慢动手。”智光道：“三庄主还有何言见教？”

他连败了步天星和常大海后，已使在场之人，不敢再轻视于他。

萧翎右手一翻，长剑入鞘，抱拳说道：“大师既是不愿动用兵刃，在下亦以赤手奉陪。”

智光道：“三庄主艺业惊人，老衲也不便奉劝，赤手、用剑，悉听尊便。”

萧翎道：“多承夸奖。”

呼的一掌，推了出去。

智光运起功力，挥掌硬接一击。

双方掌力接实，响起一声砰然大震，萧翎心神一荡，道：“大师好雄浑的掌力。”施展开连环闪电掌法，连绵抢攻。智光接下萧翎一掌，心中也是一震，暗道：此人这点年纪，内功却这样精深，若假以时日，那还得了……

忖思之间，萧翎已攻出一十六掌，出手之快，当真如惊雷骤发，迅电奔至，智光大师被这一轮快速绝伦的连环迫攻，逼得连

退四步，大有应接不暇之感。

少林寺十八罗汉掌绝艺，天下扬名，江湖上谁人不知，这智光大师在少林寺中身份甚高，曾以十八罗汉掌，连胜燕山九兄弟，因而扬名武林，今日竟然被萧翎以连环掌势，迫得连连倒退，瞧得场中群豪个个暗自震骇。

酒僧半戒低声对饭丐说：“臭要饭的，看上去这小娃儿确实有点门道，只怕那大和尚难得胜他。”

谈话之中，忽见智光大师奋力反击，呼呼两声，稳住了劣势。

这是一场罕见的恶斗，四掌交错，丈余内潜力激荡。

萧翎的掌势以快速见长，一掌攻出，第二掌紧随攻到，有如十八只手掌一齐攻出般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

智光大师却是以掌势雄浑见长，门户封闭的谨严无比，任萧翎攻来掌势千变万化，乘风狂飚，但始终无法突破智光大师的防守之势。

不大工夫，双方已交手一百余招，仍是不胜不败的局面。

在这一百余招的恶斗之中，萧翎攻多守少，智光却守多于攻。

饭丐似是已等得不耐烦，拍拍手中的大铁锅，摇头说道：“我说酒和尚，看两人精神愈打愈好，这场架，只怕有得一阵好打，不到五百招以上，只怕是难以分出胜败。”

半戒道：“我和尚和你的看法不同，萧翎在这百招之内，已有着两个取胜的机会，只是他对敌经验不够，坐失了两次取胜之机，智光大师门户虽然封闭的十分严密，但守多攻少，先已失制胜之机，如果我和尚的看法不错，再有一百招，两人即将分出胜败……”

突听智光大师高道一声佛号，突然反守为攻，左掌右拳，交相攻出。

饭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酒和尚，你瞧出苗头没有，那智光施出压箱底本领了。”

酒僧半戒道：“他拳掌互攻，却使出了两种大不相同的力道。”

“饭丐道：“不错啊！他右掌虽然用的十八罗汉掌法，左手却是用的少林七十二种绝技之一的先天性功拳，一招攻势之中，刚柔互济，只怕那小子支撑不久了！”

半戒道：“那小子掌法有点怪异，似是绝传江湖的连环闪电掌，昔年南

逸公南大侠，挟此举世无匹的掌法，打遍了南七北六一十三省，极一时盛名……”

饭丐冷笑一声道：“你可见过那南大侠的连环闪电掌法吗？”

酒僧半戒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和尚虽然无缘一睹那南逸公的连环闪电掌法，但却见过南逸公本人，这一点只怕是强过你臭要饭的了。”

饭丐道：“你既未见过那连环闪电掌法，为什么要危言耸听，故作惊人之语。”

半戒道：“我看遍天下掌法，但却从未见过此掌势，南逸公挟绝掌纵横江湖，被人称第一快掌，只此一点，就足以证明我和尚洞察细微，卓识高见，非是臭要饭的能够及得了。”

饭丐冷笑道：“自拉自唱。”

这两位风尘怪杰，交往数十年，情谊深重，但却是终日里抬杠，斗口互不相让。

两人说话之间，场中形势已然大变，智光大师因使出了少林镇山之艺，先天性功拳后，果然扳回了劣势，反守为攻。

只因他掌、拳之上，用出了刚柔两种大不相同的力道，劲道忽强忽软，使萧翎那一气呵成的连环闪电掌法，受到莫大影响，速度大为减缓。

这种以快速见长的掌法，势道一缓，威力大为减弱，攻守互易，智光大师反劣为优。

金兰只瞧得大为担心，暗道：如若萧翎伤败在这和尚手中，群情激愤之下，自不会饶过他，那三爷的负冤，也是永难洗刷清楚了！

付思之间，忽见萧翎掌法一变，左手仍然施用连环闪电掌法，右手却施展十二兰花拂穴手，三招不到已把劣势稳住。

那十二兰花拂穴手，不但是攻势凌厉，而且出手的姿势，异常好看，掌指如盘钢珠，始终不离那智光大师肘穴腕脉。

饭丐眼看智光大师已操左券，胜算在握，心中甚为高兴，正待讽刺酒僧半戒几句，却不料萧翎掌法忽的一变，不但又把败势稳住，反而逼得智光处处受制，掌势拳法，都有些施展不开，不禁脸色一变，道：“这小子果然是身怀绝技。”

半戒笑道：“我和尚虽是终日的酒不离口，但我是愈喝愈明白啊！”

饭丐道：“不用先乐，少林七十二种绝技，那智光擅长七种，先天性功拳、罗汉十八掌，也不过只用出两种而已。”

语声甫落，场中胜负已分。

两条飞旋的人影，霍然分开。

萧翎和智光大师，甫合又分，智光已合掌当胸，说道：“三庄主武功高强，老衲不是敌手。”

萧翎道：“承让，承让。”

饭丐脸色大变，一跃而出，冷冷喝道：“好小子，果真是有两手，老要饭的要领教领教。”举起手中大铁锅，平举在胸前。

萧翎拱手说道：“在下久闻酒僧、饭丐的侠名……”

饭丐冷冷接道：“不用套交情了，咱们还是在武功上分个高低出来。”

金兰心中暗暗忖道：不论三爷武功如何高强，也无法能胜得这么多高手的车轮战，似这般的打下去，终归是必败无疑，正待

出口揭露、使萧翎有所警惕。

哪知萧翎已拔剑在手，道：“好！请出手吧！”

饭丐目睹萧翎武功，连败步天星、跛侠常大海和少林智光大师，哪里还敢稍存半点轻敌之心，铁锅起处，兜头罩了下来。

他用一口铁锅作为兵刃，自创了招数变化，路子十分奇怪，萧翎看他一锅罩下，长剑一起，斜斜点了上去。

哪知饭丐并不避让剑势，铁锅和长剑相触，借势一滑，疾向萧翎手腕之上削去。

萧翎吃了一惊，暗道：这铁锅原来有如此妙用，身子疾退，腕势下沉，险险的避开一击，举剑封住面门。

饭丐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老要饭的铁锅滋味如何？”

萧翎道：“高明的很……”

谈笑声中，饭丐已欺进身来。

铁锅挥动，纵削横击，斜斩兜劈，武功自成一家，招数奇特。

萧翎长剑凝劲，每一剑都带起一片剑气，饭丐攻势虽甚怪异凌厉，但也无法胜得萧翎。不大功夫，双方已恶斗了数十招。

萧翎已然逐渐的消去惊惧，手中长剑也力图振作，展开了反击之势。

金兰看萧翎一直败退下去，只道他后力不继，心中大为忧虑，放下了背上的玉兰，正待拔剑助战，萧翎却忽然不再退守，和饭丐相对抢攻起来，唰唰四五剑，已把劣势稳住。

饭丐为一世英名，不能不出全力抢攻，以求胜得此阵，萧翎为了满腹冤屈，必得胜了今日这大战，但因饭丐那兵刃太过奇怪，看上去不伦不类，不在十八般兵刃和九种外门兵刃之内，而招术的奇怪，又令人莫测高深。

萧翎虽然稳下劣势，展开反击，但一时如制服对方，却也是力难从心。

酒僧半戒，一面不停的喝酒，一面观战，看两人斗过百合时，突然松开了手中的酒壶，微现醉意的双目，突然暴射两道寒芒，凝注场中两人。

这时，场中的饭丐和萧翎，已然斗入了将分胜败的关头，只见一团黑影，裹住了一道白芒，盘旋飞舞，交错在一起，难分敌我。

突然间黑影和白芒，同时敛收，两人也霍然分开。

萧翎抱剑而立，欠身说道：“多承相让。”他心中一直念着当年酒僧、饭丐相助自己一事，对两人十分恭敬。

饭丐呆呆的望着萧翎，良久之后，才缓缓说道：“这是老要饭一生中第二次的挫败，败兵不言勇，咱们后会有期。”

缓缓转身而去，神色间流露出无限的凄凉。

酒僧半戒高声道：“臭要饭的不要走，瞧我酒和尚给你出气。”

饭丐头也不转地答道：“你也打他不过，不用当场出丑了。”

酒僧半戒呆了一呆，凝神望去，只见萧翎神旺气足，两目中神光湛湛，毫无久战之后的疲累之色，心中大惊，暗道：这娃儿好深厚的内功，但此人英俊挺秀，看不出一点凶邪之气，何以会投效入百花山庄，甘为沈木风的帮凶……

但闻饭丐说道：“酒和尚快些走啦，今生之中咱们只有一个胜过他的机会……”

酒僧高声接道：“酒和尚如若不试两下，心中实有未甘……”举手对萧翎一揖，道：“小心了，我和尚也要领教。”

萧翎道：“理应奉陪。”

酒僧半戒大步而来，行近萧翎六七尺处，突然停了下来。

萧翎拳剑平胸，道：“宾不压主，先请出手。”

半戒道：“你要小心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不劳费神……”

语音未绝，突见半戒大师一张口，一股水箭，激射而来。

那水箭尚离数尺，一股强烈的酒味，已然扑入鼻中。

萧翎掌凝内劲，翻腕推了出去。

一股强猛的暗劲，迎向那酒箭劈去。

那酒箭吃那掌劲一挡，骤然间暴散开来，有如一蓬雨丝笼罩了数尺方圆。

那酒箭虽被萧翎震散，但那些散裂的雨丝，仍是冲向萧翎。

萧翎暗提真力，运起护身罡气，那酒丝已近萧翎身前半尺左右，有如遇上了一堵石墙，纷纷落下。

酒僧半戒吃了一惊，失声叫道：“护身罡气。”转身疾追饭丐而去。

原来他这喷酒之技，乃生平绝学，用一口真元之气，把饮入腹内之酒喷了出来，纵然是遇上阻力，那酒箭分裂成缕缕雨丝，罩了数尺方圆，更使人有着无法让避之感。

但萧翎的护身罡气，却使酒僧半戒大大吃了一惊，自知酒箭无能攻破那护身罡气，口虽未言，但心中实已认败，反身追赶饭丐而去。

这时，场中除了萧翎、金兰和那服了化骨毒丹的唐三姑、玉兰之外，只剩下步天星和楚昆山两人。

那步天星在萧翎手中，自是不能硬起头皮再战，能和萧翎动手的，只余下楚昆山一人。

那楚昆山为人虽是迂腐固执，但他自知论名气，难及饭丐、酒僧，说武功难及得上智光大师，这三人尚且败在了萧翎的手中，自己纵然奋起一战，也是必败无疑。

但形势如此，又不能纵身而退，因为那比打败更损声名，只好取下背上双轮，举手一挥，闪动起一片青芒，说道：“老夫以双轮领教三庄主的剑术。”

萧翎双手抱拳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老前辈还识得在下吗？”

楚昆山已然拉开架势，准备抢攻，他心中不但没有丝毫胜人的信心，而且自知必败无疑，是以双轮握在手中之后，立时全神凝注，却不料萧翎和他叙起旧来。

楚昆山怔了一怔，收起手中双轮，说道：“你就是近年中崛起江湖的萧翎吗？老夫闻你之名久矣！今日有幸一会。”

萧翎叹道：“在下虽然也叫萧翎，但却不是那位名动江湖的萧翎……”他只觉此事缠夹不清，一时间实难找出适当之言，三言两语，说个明白。

楚昆山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这世间究有几个萧翎，老夫越听越糊涂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老前辈仔细的想上一想，你见过几个萧翎？”

楚昆山呆了一呆，凝目沉思，良久之后，突然说道：“老夫想起来了，大约五年前吧！老夫曾见过一个虚弱多病的孩子，那孩子似乎也叫萧翎，以后，他被送上了武当山，此后就下落不明了！”

萧翎道：“你可还记得那萧翎的形貌？”

楚昆山道：“这个老夫已是记不清楚，隐隐之间，只记得那孩子身体虽弱，但口齿却很伶俐，胆子很大。”

萧翎道：“老前辈可还想见见那昔年的萧翎吗？”

楚昆山突然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那娃儿和老夫谈的十分投缘，可惜他身罹绝症，虚弱多病，又被卷入江湖人物的恩怨之中，受尽折磨，唉！风闻他落江而死……”

萧翎黯然一叹，道：“多承挂怀，在下就是那昔年虚弱多病的萧翎。”

楚昆山双目圆睁，打量了萧翎一阵，突然怒声喝道：“你胡说八道，老夫是何等人物，岂是好骗的吗？”

萧翎知他为人迂腐顽固，也不生气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五年之前，在下和老前辈被逼在一座山巅之上，在那山上还有我的岳

姊姊……”

楚昆山接道：“你说的是岳小钗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不错，以后又遇上了中州二贾……”楚昆山突然跳了起来，道：“不错啊！你怎知道的这般清楚？”

萧翎心中暗暗好笑，忖道：这人当真是固执的很，我说这般清楚了，他还是不肯相信，但他可爱之处，也就在此了，一旦相信之事，承诺之言，终生不变，当下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在下就是那在场目睹的萧翎，自然清楚了。”

楚昆山仔细的看了萧翎两眼，又道：“不像，不像，老夫绝不受你欺骗。”

萧翎一皱眉，道：“你如何才能相信呢？”

楚昆山道：“任凭你说的天花乱坠，舌翻金莲，我不信还是不信。”

萧翎凝目沉思片刻，心中突然一动，笑道：“我说出一件事来，老前辈定然就会相信了。”

楚昆山道：“老夫眼睛里，向来是不揉一颗砂子，你倒说说看，能不能使老夫相信。”

萧翎道：“我还记得，那时在下曾拔过老前辈颌下长髯，说你生的好胡子。”

楚昆山沉思片刻，突然跳了起来，道：“有过此事！”萧翎道：“老前辈相信了吧？”

楚昆山道：“你当真是他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为什么要骗老前辈呢？”

楚昆山突然抛去右手的青铜轮，握住萧翎一只手，道：“小老弟啊，五年不见，你竟长的这般高大了……”他口齿有些拙笨，但字字句句都说的十分真诚。萧翎自离师门之后，一直在险恶机诈的环境之中摸索，但觉

人与人之间，

充满着险恶，此刻却被这老人豪爽真挚的热情感动，不禁真情激动，涌现出两眶热泪。

楚昆山摇着萧翎的手，接道：“好孩子，看来这世间当真是有脱胎换骨的灵药了，以你那样纤弱之躯，变的这般英俊，有如换了一个人般，别说老夫了，就是那岳小钗见到了你，只怕也不敢相认了！”

萧翎道：“晚辈的际遇，一言难尽，以后再详细告诉老前辈。”

楚昆山突然松开了萧翎手掌，捡起地上的青铜轮，道：“可是那沈木风改变了你纤弱的身躯，传授你这身惊人的武功吗？”

萧翎接口道：“不是，晚辈这身武功，却是际遇奇幻，想来如梦……”

楚昆山冷冷说道：“人生在世，恩怨分明，那沈木风虽然是积恶如山，双手血腥，但他对你有恩，你助他为恶，总也是情非得已，老夫日后自会替你解说。”

萧翎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在下说的句句实言，这身武功，丝毫与沈木风无关……”

楚昆山接道：“那你为什么要加入百花山庄？”

萧翎道：“只怪我初入江湖，不解险恶，识人不明，才闹出这样一件事情，一时失足，终生抱恨，使天下武林都不耻我萧翎的为人。”

楚昆山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年轻人没有经验，不能怪你，既知失足，应该及时回头才是……”说至此处，声色突转严厉，大声接道：“为什么还要下那毒手，伤毙了九名武林高手，别人不知他的为人，也还罢了，但那三湘老渔翁，和老夫相交了数十年，他的为人，老夫知之甚深，谦和慈爱，从无仇家，你竟皂白不分的把他也伤在淬毒暗器之下？”

萧翎俊目中神光一闪，肃然说道：“楚大侠也相信那九名武林高手，是我萧翎伤的吗？”

楚昆山道：“众口铄金，人家说的历历如绘，步大侠又说是他亲眼所睹，亲耳所闻，要我如何能够不信。”

萧翎一字一句地缓缓说道：“他们都是伤在沈木风的手中！”

楚昆山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沈木风也来了吗？”

萧翎点头说道：“来了，但他却一直隐身在暗处，不肯出面，连伤九名武林高手，是有意要嫁祸于我。”

他回顾了金兰一眼，接道：“如若不是她告诉我事情经过，连我也不知内情。”

楚昆山收了双轮，右手拉着颚下长髯，轻轻的扯动一阵，目注金兰，道：“你当真的瞧到了吗？”

金兰道：“目睹耳闻，一字不虚。”

楚昆山听他声音娇柔，不禁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你究竟是男子还是女人？”

金兰道：“小婢金兰，女扮男装。”

楚昆山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你说说此事经过，也好洗刷萧翎的冤枉。”

金兰道：“那时三爷身受重伤，力尽晕倒，大庄主却突然出现，点了三爷的穴道，扶他上车，连伤九名追踪马车的高手，事情经过，就是如此简单，但说出来有谁肯相信呢？”

楚昆山手拂长髯，摇头晃脑他说道：“老夫相信，此乃三十六计中移花接木之策，不足为奇。”此人当真是迂腐的可以，似是计出有典，大可不用怀疑了。

站一侧静静听闻，始终不发一言的步天星，突然接口说道：“败兵之将，原已无说话余地，但在下心中有数点疑问难明，实难忍下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步兄有何高论？兄弟洗耳恭听。”

步天星道：“九个受伤武林高手，已然死了八个，只余那风

尘三侠中的神行追风客，还有一口气息未绝，此人轻功，盖代无双，他是当先追近马车之人，只要他能够说话，此事不难弄个明白。”

萧翎急急接道：“不知他现在何处，请步兄带兄弟去瞧瞧，或能代为效劳，疗好他的伤势。”

步天星凝目沉思了片刻，道：“这个必得酒僧、饭丐同意之后才行，兄弟难作主意。”

萧翎知他心中仍有极深的怀疑，不再多言此事，回顾了楚昆山一眼，道：“老前辈既然相信在下之言，还望代我解说一二。”他一直记着南逸公的话，

和人平辈论文，难得称人一声老前辈，但想初遇楚昆山时，自己不过十二三岁，楚昆山已白髯垂胸，这才破例称他一声前辈。

楚昆山道：“老夫既然相信你之言，自是要为你解说，但因那沈木风恶名太著，你既和百花山庄攀上了关系，恐非是短时间能够解说的清楚，日后还得你自己忍耐一些才行。”

萧翎道：“但得老前辈为我解说，已经够了，至于他们能否相信，也无法强人所难。”

楚昆山道：“你如能脱离那百花山庄，自可消除武林同道之疑。”

萧翎道：“目下还难如此，必得先见过那沈木风之后，才能决定……”

金兰接口道：“沈木风心机是何等的阴沉，手段是何等毒辣，三爷既已陷足于先，拔足必得等候到适当时机……”

她回顾了玉兰和唐三姑一眼接道：“两位可看到了这两个可怜姑娘吗？”

楚昆山、步天星四道目光，一齐投注到唐三姑和玉兰的脸上，说道：“这两位不知是何等人物，受了什么暗算？”金兰道：“一位是贱妾闺房好友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奉侍于

三爷身旁为婢，另一位却是武林中大大的有名人物……”步天星接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金兰道：“唐三姑娘，不在西南道上走动之人，提起唐三姑，也许还无人知道，但如四川唐家，只怕天下皆闻了。”

楚昆山道：“数百年来，四川唐家一直是威势显赫，自成一派门户，但不知这位唐三姑唐姑娘在四川唐门中，是何身份？”

金兰道：“唐姑娘得天独厚，境遇和我们两姊妹大不相同，她是当今唐家主事人，唐老太太的嫡亲孙女。”

楚昆山道：“好啊！这沈木风当真是胆大的很，四川唐家的淬毒暗器，天下有谁不知，数百年来，一直被人尊为施暗器的泰山北斗，这沈木风竟是不把唐家看在眼里。”

步天星接道：“两位姑娘目光迟滞，神情恍惚，似是中了迷魂药物之类的毒。”

金兰道：“如是中了迷魂药物，那也不算沈木风的手段，她们服用了化骨毒丹，此刻毒性尚未完全发作，发作时的痛苦，实叫人不敢去想……”

她回目望了萧翎一眼，接道：“萧三爷大仁大义，侠骨铁胆，他尽可抛弃我们不管，但他却不忍心弃我们独去，才落得这般下场，被武林同道视为杀人凶手。”

她为了萧翎的清白，不计后果，说出了事实经过，话说出口，却突然想起那泄露庄中秘密的森严条规，当真求生不能，求死不成，要遍历百般痛苦。一念及此，顿时心头大震，冷汗淋漓而下。

萧翎一抱拳道：“两位想已尽知内情，但愿能在天下英雄之前，为我萧翎辩说几句，在下就感激不尽，咱们青山绿水，后会有期。”

楚昆山突然叫道：“且慢！”

萧翎正要转身举步，闻言顿然停下，回首说道：“楚大侠有何见教？”

楚昆山道：“这两侠姑娘服有化骨毒丹，药性何时发作？”

萧翎道：“大约是服下后七天左右，但如果太过疲劳，或是受到伤害，药性亦可提前发作。”

楚昆山道：“如她们药性发作，如何是好？”

萧翎道：“沈木风曾经相约在毒性未发之前，送上解药。”

楚昆山道：“沈木风的话，岂能相信，如他不及时送到呢？”

萧翎道：“那只有走一步说一步了。”

楚昆山手拈髯尖，不住的来回走动，显然，正在忖思着一件十分疑难的事。

金兰突然插口说道：“大庄主一向心狠手辣，但却不肯加害三庄主，那是因为三庄主对百花山庄未来的关系太过重大，迫得他不得不冒险求全，他隐身车中，连续毙伤了九名高手，旨在替三爷树下许多强敌，如是天下武林同道人人视萧翎为大恶不赦，逼得他无立身之地时，岂不是迫他投入百花山庄，为那沈大庄主效命。”

楚昆山点头赞道：“不错，那沈木风用心确然如此……”

金兰接道：“老前辈既已得悉内情，也无疑在双肩之上，加上了一付千斤重担。”

楚昆山愕然说道：“怎样在老夫肩上加上了千斤重担？”

金兰道：“天下武林人物，人人都认为三爷是大奸大恶的人，只有你楚大侠得悉全情，三爷是身负不白之冤，假若你不替他解释明白，天下武林怨愤激怒，都指向三爷，处处和他为敌，别说三爷天生傲骨，就是个土人儿，也要有把土性儿，事情如是迫得他退无可退，避无可避，难免要闹出一场杀劫，那时，血流五步，铁案如山，天下武林同道故然可以理直气壮地指萧翎为沈木风的帮凶，但萧三爷岂不真的被逼的效死百花山庄……”

楚昆山接道：“高论，高论，老夫自当要天涯奔走，为萧翎解说明白！”

步天星突然对萧翎抱拳一礼，道：“萧兄出污泥不染清白，兄弟适才多有误会。”

萧翎抱拳还了一礼，苦笑道：“只怪兄弟年幼无知，陷足泥淖，如何能怪得诸位，但得再见到沈木风时，必将尽我之力，劝他洗手息隐，不再为恶武林。”

步天星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大贤大恶，无不是才绝一代之人，只怕萧兄的善良，徒将招致杀身之祸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兄弟料理过义弟后事，定当追随楚大侠的身后，为萧兄的清白奔告武林同道。”

萧翎长揖到地，道：“兄弟感激不尽。”

步天星道：“萧兄珍重，兄弟就此别过。”转过身子，大步而去。

楚昆山收起了青铜日月双轮，说道：“据老夫所知，你们这次行动，已然传扬江湖，无数的武林高手，都在向此地集结，准备合力制止一幕惨局！”

萧翎茫然说道：“什么惨局？”

楚昆山道：“传言中说百花山庄已尽出高手，由萧翎领队，沈木风亲自督后，重出江湖，先灭四大贤，然后会合南海五凶，血洗峨眉、青城两大门派……”

萧翎讶然道：“这话从哪里说起，在下只不过回籍探亲……”

楚昆山道：“话从哪里传出，老夫亦不知道，但事已沸扬于武林道上，酒僧、饭丐、跛侠和老夫，只不过是先到的一批而已，此行南下，荆棘正多，小兄弟要多多珍重了……”

金兰接口说道：“老前辈既知三爷是含冤莫白，尚望能代他多作解说。”

楚昆山道：“这是当然，不过集来此地的武林人物，人数众多，老夫一人，只怕难以兼顾，可惜那酒僧、饭丐，早走一刻，

如若两人能够尽悉内情，挺身而出，或可消去这番误会引起的纷争。”

萧翎长长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词，如是他们硬是不问青红皂白，视我如十恶不赦之人，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”

楚昆山道：“事已至此，还望小兄弟能多多忍耐，老夫这就别过。”也不待萧翎答话，转身急急而去。

萧翎望着楚昆山急奔而去的背影，缓缓坐了下来，喃喃自语，道：“天下武林同道，皆曰我萧翎可杀，难道我就引颈受戮不成？”

金兰缓步行近了萧翎身侧，柔声说道：“三爷，真金不畏火，只要三爷能忍耐一些，是非总有辨明之日，那时武林同道，都将觉得愧对三爷了。”

萧翎苦笑一下，挺身而起，道：“纵然是旅途险恶，咱们也不能坐此以待，走吧。”

金兰柔婉地一笑，道：“咱们的处境虽险，楚歌四面，但妾婢却毫无畏惧之感，比起在那百花山庄中，反觉得安全多了。”

萧翎看她背负玉兰，手牵唐三姑，本该是一付凄凉的画面，但她脸上却泛现出欢悦的笑容，不禁精神一振，暗道：那金兰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，但她却能不为险恶的际遇困扰，我萧翎堂堂男子汉，难道还不如一个女孩子不成。心念及此，豪气顿生，挺胸昂首，大步而行。

出得杂林，瞥见一个满头白发，手执拐杖的老妪，站在丈余外一株大树之下，脸色一片肃穆，双目中暴射出两道森寒的目光，凝注着萧翎。

萧翎心头一震，暗道：这钱大娘两目中煞气甚重，只怕不是好兆头……

只听钱大娘冷漠地说道：“小娃儿，恭喜你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愁处正多，何喜之有？”

钱大娘道：“你能活着出来，这不是大喜之事吗！”萧翎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倒是有劳挂怀了！”

钱大娘冷冷说道：“不过，你也不用太欢喜，云集于此的武林高手，一批强过一批，你刚才所经，只不过是一场开头戏，此后的遭遇，必将较过去险恶百倍。”

萧翎心中忖道：她这般恫吓于我，不知用心何在？口中却应道：“多承相告，在下感激不尽。”

钱大娘道：“据老身所知，武林中四大贤的门下，也已赶到。”

萧翎道：“知道了！”转身欲去。

钱大娘大声说道：“此外，还有峨眉、青城门下的高手，以及那足智多谋、擅长用毒的南山神医。”

萧翎道：“当真是热闹得很，在下如若能幸脱今日之难，日后必将登门拜谢示警之情。”

钱大娘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那南山神医，和毒手药王齐名武林，你武功虽好，也难逃出他的掌握。”

萧翎暗忖道：这话倒也不错，如若他暗中施毒，确使人防不胜防……

但闻那钱大娘接道：“老身瞧你们几条小命，多则活到明日午时，少则逃不过今晚子夜！”

萧翎虽有重重疑窦，但见她冷冰冰的神情，也不愿多问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多承指教，在下自当小心。”

钱大娘气得一顿手中拐杖，道：“你可知道老身为什么要来此告诉你吗？”

萧翎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在下不知。”

钱大娘道：“此时此情，只有老身能够救得你们四条性命！”萧翎一时间想不出她的用心何在，愣了一愣，道：“老婆婆

难道要为我等四人，和那天下英雄对抗吗？”

钱大娘冷冷说道：“如若你肯答允老身一件事情，老身就设法救你们一次。”

萧翎道：“什么事？在下可能办得到吗？”

钱大娘道：“自然办的到了。”

萧翎凝神思索良久，仍是想不出一点头绪，当下举手一挥，道：“在下生死本算不得什么，但这两位病伤的姑娘，已失去了任何反抗之能，如是不择手段，施放暗器，谋算在下，只怕遭殃的还是这两位伤病的姑娘……”

钱大娘道：“老身一生之中，最是无怜悯之心，弱肉强食。那也是十分自然的事。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之意……”

钱大娘接道：“我知道，你的意思，是让我看在这两位姑娘份上，仗义援手……”

萧翎正待接口，钱大娘又抢先言道：“老身这一生之中，从来不作施舍的事，咱们还是谈谈交易的好！”

萧翎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就请老婆婆说出条件吧！在下如能答允，立即答应，如是不能答应，也不耽搁老婆婆的时间了。”

钱大娘缓缓说道：“说起来也不是什么难事，只要把你自己借给老身，用上三天，这条件够便宜了吧！”

萧翎道：“什么？借我用三天？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也可借用，这倒是未曾听闻的事。”

钱大娘一笑，道：“你不用误会，老身这把年纪了，纵然是风韵犹存，也不会找上你这般年轻的孩子。”

萧翎只觉脸上一热，冷冷说道：“胡说八道……”

钱大娘咯咯娇笑，道：“老身所谓借用，只要你冒充一人，随同老身参加一个宴会，宴会终结之后，还你本身面目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你要我冒充何人？”

钱大娘叹口气，道：“冒充老身一位孙儿，老身这把年纪。做你奶奶，也算说的过去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萧翎岂肯冒充你们钱家之人，这事不行。”

钱大娘道：“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如不肯答允老身之请，你们四人绝难逃过今日之劫，这其间利弊得失，还望你三思而行。”

萧翎俊目中神光一闪，说道：“如若他们当真的不择手段。那是迫我萧翎以牙还牙了……”

钱大娘道：“既然有安全之路，又何苦多担风险，何况老身只借你三天，三日后你仍然是你的萧翎……”

萧翎心中大感奇怪，暗暗忖道：她要我冒充她三日孙儿，这倒是闻所未闻的怪事……

但闻那钱大娘接道：“那两位姑娘毒性发作在即，你一个人武功再高一些，只怕也难兼顾她们的安全，合则对咱们两人有利，分则是两败俱伤之局！”

萧翎道：“改名易姓的事，我萧翎是绝然不干，但如是有利双方，我可考虑，但你得先说明原因何在，让我想想才能决定。”

钱大娘道：“这么说将起来，那还有商量的余地了。”

萧翎肃然说道：“虽然天下武林同道，尽皆误会我萧翎，但大丈夫但行心之所安，他们迫使的我无路可走，那是他们的事。但我绝不愿做出有愧于心的事，老婆婆请先自考虑一下，如若是要我帮助你行谋算人，那就不用谈了。”

钱大娘笑道：“漫天要价，就地还钱，只要你心有此意，事情就好谈多了，此地谈话不便，请进老身那茅庐中小坐片刻如何？”

萧翎道：“好！有劳带路。”

钱大娘微微一笑，转身行去。

金兰突然大迈两步，追上萧翎，低声说道：“三爷，你要小心一些了，我瞧这老太婆不像是个好人。”

萧翎点头说道：“此事确是透着古怪，届时再见机而作就是。”

钱大娘的耳目何等灵敏，两人说话声音虽小，仍被她听得一字不漏，但她却恍如不闻，加快脚步向前行去。

第二十四回暗中施妙计

那茅庐不过里许之遥，片刻已到，钱大娘一反倨傲冷淡之态，回头欠身肃客。萧翎大步而入，心中感慨万千，不过是一两个时辰之前，还和钱大娘动手相搏，此刻重入茅庐，却受尽了钱大娘的恭敬，这一两个时辰间变化之大，实叫人料想不到。

那钱大娘亲自动手，替萧翎和金兰倒了两杯茶，笑道：“老身这松子香蕊茶，从不敬客，吃下有补肺清神之效，两位请先喝一杯茶，咱们再谈正经事情不迟。”

这茅屋虽然简陋，但那套茶杯茶壶，却是极少见的翠玉雕制、名贵无比。

萧翎力斗群豪，腹中早已有些饥渴，正待举杯饮下，突听金兰轻轻咳了一声，萧翎知她意在警告，不可饮用杯中茶水，只好放下玉杯。

钱大娘回顾了金兰一眼，微微一笑，端起面前玉杯，一饮而尽，说道：“三庄主可知道老身为什么会选择这处荒野之地，安居下来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不知。”

钱大娘道：“此地既无涤除凡器的清莲之气，又无悦目动人的风物，不论何人，都不会选择这样一个养老避世的居处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老婆婆选中此地，想来是定有道理了。”

钱大娘道：“因为这一棵数千年的老榕树，才使老身留居陋室，十数寒暑……”她似是自知说错了话，不待萧翎追问，赶忙改变话题，接道：“老身息居于此之时，有一个十八岁的孙儿，

和我同住于此，两前年，我那孙儿突然失踪，迄今下落不明，老身本要去寻找于他，只因和人有约在先，和一件要事纠缠，无法分身找他。”

说至此处，双目突然一红，两行老泪，顺腮而下。

萧翎看她思念孙儿之情，尽现于神情之间，心中忽生不忍之感，想要安慰她几句，又不知从何说起，不禁黯然一叹。

钱大娘拂拭去满脸老泪，强作欢颜接道：“适才老身接到了一位故友之信，明日午正之时，要老身携带我孙儿，同去赴宴，但老身那孙儿已然失踪了两年之久，讯息全无，要我哪里去找他回来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那你就据实相告才对，何用我来冒充？”

钱大娘口齿启动，欲言又止，借势连声咳嗽一阵，说道：“我们昔年原是仇人，结怨极深，得以化去嫌怨，全系我那孙儿之故，如若老身不能带孙儿赴会，定将要引起他的误会，说不定会当场闹的反目动手。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仍是有些不解。”

钱大娘道：“不解之处，尽管请问。”

萧翎道：“老婆婆今年贵庚？”

钱大娘道：“老身六十有六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老婆婆六十六岁，你那故友至少也该在半百之上了？”

钱大娘道：“他尤长老身几岁，已是七十多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这就是了，你们都已是花甲以上之人，十年不见，那时你的孙儿才不过八、九岁，你那故友何以会着重一个大事全然不解的孩子呢？”

钱大娘道：“此中情由，说来话长，三庄主如是不信，先请看过这张请帖。”右手从左袖之中，取出一张白柬，递了过来。

萧翎接过白简，打开一瞧，只见上面写道：

匆匆一别，转眼又十易寒暑，无日不在思念之中，明日午时之前，有软轿数顶登府，请乘轿来此一叙，唯望能携带令孙儿同来。

钱大娘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封函简，明里是请老身，其实重要的还是那最后一句，老身思前想后，只有三庄主一人最为适合不过，因此，老身不揣冒昧，请来三庄主、坦然相商，甚望三庄主答允助老身一臂之力。”

萧翎缓缓把函简递了过去，说道：“这倒是一件奇怪的事，容在下仔细考虑一下再说。”

钱大娘缓缓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好，你们商量一下，老身告辞片刻。”

萧翎道：“老婆婆尽管请便。”

钱大娘接过简柬，缓步走向内室。

萧翎回顾了金兰一眼，道：“你都听明白了吗？”金兰道：“听明白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此事确然有些奇怪，使人有着莫测高深之感，但看那钱大娘语意恳切，又不似虚伪做作。”

金兰凝目沉思一阵，道：“妾婢亦如坠入五里云雾之中，江湖固然不乏忘年之交，但如说一个年近古稀之人，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，念念难忘，却又使人有些无法相信……”她突然压低了声音接着说道：“这其间定然有什么古怪，妾婢之意，还是不要答应她的好！”

萧翎剑眉耸动，沉吟不语，良久之后才缓缓说道：“改名易姓的事，我萧翎岂可答应。”

但见软帘启动，钱大娘启帘而出，接道：“老身一生之中，从未求告过人，想不到这把年纪了，竟然要求人相助……”她的声音，听起来凄凉无比。

人也似更见苍老了许多，脸上的皱纹，也似是陡然增加了很多。

但见她缓缓移动着沉重的脚步，走到了萧翎身侧，缓缓伸出右手，道：“如蒙相助，老身愿以灵丹二颗相赠，以解那两位姑娘身受之毒。”

萧翎低头望去，果见她掌心之中，托着一个小巧的玉瓶，摇头笑道：“老婆婆的盛情，在下只有心领了，那两位姑娘身中之毒、乃是百花山庄的化骨毒丹，除了他们配制的解药之外，天下的任何解药丹丸，都难奏效。”

钱大娘道：“三庄主不要小觑老身这两粒解毒丹丸，如是平常解毒之药，老身也不会拿出来献丑的了。”

她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此丹老身已珍存了三十余年，乃是六十年前，誉满江湖，被尊为用毒之王金浩的遗物，遍天下只有老身收存两粒，不论何等剧毒，只要服下此丹，立可解除身上毒性。那金浩虽然未立门户，但据老身所知，眼下江湖上用毒之人，大都是承继他的调毒之法，萧大侠如是不信老身之言，何妨一试？”

萧翎道：“这等珍贵之物，如是用不对路，岂不是太可惜了吗？”

钱大娘道：“萧大侠但请放心，老身如无十成十的把握，也不敢劝你当面试验了。”

萧翎想到此行的险难困阻，如若能把两人身中之毒解去，不但可减去一大拖累，且可为己助力，再想到玉兰毒发时的痛苦，不禁怦然心动。

回目望去，只见金兰双目现出一片乞求之色，显是已为那钱大娘的言词所动。

这一瞬间，他心中涌起复杂的感慨，想到取过灵丹，解了玉兰和唐三姑身中之毒，承人之恩，那是必得改名易姓，冒充那钱大娘的孙儿了。

虽只有短短三日，却是终身难忘之辱、但想到玉兰和唐三姑毒性发作的抽筋化骨之苦，心中不禁动摇起来……但闻钱大娘说道：“萧大侠尽管试用，如是解不了两位姑娘身中之毒，老身愿终生为奴，听候她们的差遣。”萧翎道：“老婆婆言重了。”

伸手取过玉瓶但又迅快的放了下去。

钱大娘脸色大变，道：“怎么？萧庄主可是怀疑老身在用诈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那倒不是，但在下有几句话，不得不先说明。”钱大娘道：“老身洗耳恭听。”

萧翎道：“如是老婆婆这解毒神丹解了她们身受之毒，在下势必要随同老婆婆去赴你那位故友之会……”

钱大娘道：“他虽名动武林，人人畏惧，但却不会加害于你，这个你尽管放心。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如答应去了，纵然是刀山剑林，也是义无反顾，只是在下得事先说明，我可以随你赴宴，但却不能改换姓名。”

钱大娘道：“你随我赴会，在他心目之中，自然看你是钱家的后辈了。”

萧翎道，“不论他们如何去想，但我却不能亲口承认。”钱大娘道：“好吧！届时你要听老身的话，免得露出马脚。”萧翎道：“好！”

伸手取过玉瓶，打开瓶塞，倒出了两粒黄豆大小的白色丹丸，又回头望了钱大娘一眼道：“老婆婆请再仔细瞧瞧这丹丸没有错吧？”

钱大娘道：“如是吃坏了两位姑娘，老身愿给她们抵命。”萧翎神情严肃，分把两粒丹丸，送入了玉兰和唐三姑的口中。

金兰双掌齐出，拍活了玉兰的穴道。

只见玉兰尖叫一声，满室滚动起来。

原来她毒性提前发作，始终未停息下来，但因穴道被点，晕了过去，虽是痛苦万般，但始终无法叫出声来。

此刻穴道已解，知觉尽复，再难忍受那抽筋化骨之疼。

萧翎回目望了钱大娘一眼，说道：“老婆婆请运气戒备，在下一向是不愿暗中突袭，如是她们两位服错了药物，害了性命，在下要全力搏杀你，替她们报仇。”

钱大娘恍如未曾闻得萧翎之言，口中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奇怪呀！奇怪，这疗毒神丹，一向是灵验无比，怎的这位姑娘会这般痛苦？”

金兰和玉兰孤苦相依，情逾姊妹，见玉兰此刻的痛苦尤甚过死亡，不禁黯然泪下，点点泪珠，沾湿了衣衫。

只听唐三姑啊哟一声，盘膝而坐的身子，突然栽倒地上，雪白的脸上，笼罩了一层黑气，张口吐出了一片黑水。

萧翎心头大为紧张，运劲右臂，缓缓举起了右掌，道：“老婆婆，小心了。”

正待发出掌力，忽听钱大娘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好厉害的毒药。”纵身而起，跃落唐三姑的身侧，扶起了唐三姑的身子。

萧翎缓缓放下举起的右掌，回头看去，只见玉兰已不再尖叫滚动，脸上也和唐三姑一般，泛起一片黑气，张口吐着黑水。

金兰蹲着身子，扶住了玉兰娇躯，右手轻轻在玉兰背上敲打。

这转变，是好是坏，萧翎无法预料，只好静以观变。

忽觉一股奇臭味道，触鼻欲呕，充塞全室，萧翎一皱眉头，暗道：这是怎

么回事？

只听钱大娘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好了，好了。”回目望了萧翎一眼，接道：“她们上吐下泻，灵丹效验已著，你请出室，待

老身替她们换件衣服。”

萧翎知她武功高强，如是一旦动起手来，那金兰根本就非她敌手，如是自己退到室外，这钱大娘即可为所欲为了……

他心中虽是疑信参半，顾虑重重，但人却缓步向外行去。

大约过有顿饭工夫之久，室中才传出钱大娘的声音道：“三庄主，请进来吧！”

萧翎步入室中一看，景象已然大变，只见那唐三姑和玉兰二人并肩盘膝而坐，微闭双目，正在运气调息，两人脸上浓重的黑气，已然消退甚多。

钱大娘笑道：“老身幸未辱命，两位姑娘的险期已过，三庄主答应老身之言，该当如何呢？”

萧翎道：“大丈夫一诺千金，难道我萧翎答应了，还会变卦不成？”

唐三姑突然睁开了一双失去神采的眼睛，缓缓说道：“多谢萧兄相救……”挣扎欲起。

钱大娘吃了一惊，急急叫道：“使不得，姑娘体内的余毒未尽，虚弱未复，快依老身之言，静坐调息，不可妄动。”

唐三姑已然挣扎起身，但却被钱大娘伸过来的双手，硬把她按了下去。

萧翎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两位姑娘托天相佑，剧毒得除，在下也可减少心中负疚……”

玉兰星目半启，微弱地接道：“这如何能够怪得三爷。”

钱大娘接口说道：“两位最好是别多讲话，四个时辰之内。余毒就可以消除了，那时两位纵有千言万语，也可以放心畅谈了。”

萧翎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这位老婆婆说得不错，两位得除腹内之毒，全是她赐赠的灵丹之力……”

钱大娘接道：“老身之见，三庄主最好是避开一下，也免得

她们难以自禁，不言不快。”

萧翎转身而出，出了茅屋，倚身老榕树下，眺望四郊景物，想到高堂双亲，不禁泛升一缕愧疚之情。父虽豁达，母爱至深，悄然离家，一别数年，音讯全无，想老母思儿之情，不知流出了多少泪水，想到感慨之处，不禁黯然欲泣。

突然间，响起了一阵鸟羽划空之声，抬头看去，只见一只健壮的白鸽，由那枝叶茂密的老榕树中穿隙而下，略一盘旋，直向那茅屋之中飞去。

萧翎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这钱大娘隐居于此，甚少和武林人物往还，哪来的信鸽到此呢……”

忖思之间，钱大娘已缓步走了出来，手中持着一张白笺，满脸凝重之色，缓步对萧翎行了过来，那只全身雪白的健鸽，就落在她左面肩头之上。

萧翎暗道：看来她说不和武林同道往还之言，尽都是虚空之谈……

心念转动，钱大娘已然行近身前，缓缓把手中白笺，递向萧翎。

萧翎接过一瞧，只见上面写道：老前辈隐息已久，何苦为人所累，结怨武林同道，见字尚望赏赐薄面，逐走萧翎等一行四人，日落之前，望能实现，届时晚辈纵有相护之心，恐已无相护之能了。短短几行草书，下面署名一个飞字。

萧翎看见短函，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天下武林同道，对我误会如此之深，看来是难以善言解说了。”目光一转，望着钱大娘，道：“老婆婆可有打算吗？”

钱大娘道：“我如无护助之心，也不会把珍藏甚久的两粒灵丹，给那两位姑娘服下了！”

萧翎道：“老婆婆只不过想借重在下，冒充你那孙儿，这代价岂不太大了吗？”

钱大娘道：“事已至此，老身也顾不得许多了，纵然和天下武林结怨，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”

萧翎道：“咱们萍水相逢，承赐灵丹，在下等已感激不尽，在下之意，老婆婆也不用趟这次浑水的了，由在下独力对付，如若我幸能不死，明日午时，再和老婆婆同赴你故旧之约不迟。”

钱大娘道：“如果不幸战死呢？”

萧翎呆了一呆，道：“那时在下人都死了，自然无法履约了！”

钱大娘道：“正因如此，我才不希望你逞强战死，这天下纵然还能找到像你这般可以冒充我那孙儿之人，但一时之间，也是无法寻到，为明日那个宴会，老身必得尽我之能，保护你们的安全不可。”

萧翎道：“这个，我看是不必了吧！”

钱大娘左手一挥，嚟的一声，扯去了白笺一半，放入那白鸽翼下的铜管之中，双手一抖，白鸽振翼而去，眨眼间飞的踪影不见。

萧翎望着那白鸽飞的不见，才低声问钱大娘，道：“这写信的是何许人物？看来和老婆婆倒是很熟识呢。”

钱大娘道：“如是等闲之人，也不配和老身书信往还了。”

萧翎看她不愿说出这人身份，也不再多问，抬头望望天色。说道：“此刻距离日落，最多不过一个时辰，强敌来犯在即，老婆婆可有什么打算吗？”

钱大娘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眼下有两个策略可循，一是走避敌锋，让他们扑一个空……”

萧翎接道：“此法不妥，如若我推断不错，咱们此刻的行动。早已在他们监视之中。”

钱大娘道：“这第二个办法，那就是和他们周旋一战，但必得预作布置，进者可攻，退者可守。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顾虑的是那唐三姑和玉兰两位姑娘，日落时分，是否已内毒尽除……”

钱大娘接道：“纵然她们内毒全除，但体力未复，在十二个时辰之内，亦无拒敌之能。”

萧翎道：“看那飞鸽传来书信，今宵来犯之敌，人数定是不少，咱们只有三人之力，还要分心保护两个毒伤未愈的人，如不能安排妥当，只怕有顾此失彼之憾。”

钱大娘道：“只要咱们能设法支撑到明日午时光景，即可有援手赶到。”

萧翎道：“你可是说的那位故友……”

钱大娘接道：“不错，他纵然不为老身，亦将为你出手！”

萧翎茫然道：“我和他素不相识啊！”

钱大娘道：“他不是救你萧翎，救的是老身的孙儿。”

突然间响起一阵呜呜之声，遥遥传了过来，钱大娘脸色突然一变，道：

“好啊！他们就要发动了，咱们还未研商拒敌之策哩。”

萧翎望望天色，道：“时限还早，为什么提前发动？”

钱大娘道：“想是他们看到了老身撕去那传来书简，心中恼怒，提前发动。”

萧翎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咱们也该有个计议才是，在下之意，老婆婆负责保护唐姑娘等安全，由在下迎上前去……”

钱大娘道：“不用讲了，这法子行不通，他们人手众多，你一人之力，如何能抵拒得住，有道是打蛇打头，擒贼擒王，我们必得先把他们主持人物制服才行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那位没有中毒的女娃儿，武功如何？”

萧翎道：“应该算是二流身手。”

钱大娘沉吟一阵，道：“四川唐家的暗器，享誉武林百年，

如若那唐三姑没有受伤，倒是咱们极好的帮手，眼前我们只得三人拒敌，必得一齐出战，布成一个三角阵势，以这老榕树为点，不让他们迫近茅屋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不成，三人一齐出手固可增加一些声势变化，但那两位体力未复的姑娘，岂不是没有照顾了吗？”

钱大娘道：“老身亦为此事难作主意，如若咱们三人之力，能够撑上一夜半日，不让他们攻入茅屋，老身可以把她们请入我那地下习武密室之中养息，怕的是敌势众大，咱们自己无能支撑时，要借那黑夜掩护退走，就无法兼顾到密室中的两位姑娘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你那地下密室，可够坚牢吗？”

钱大娘道：“坚牢的很，不知开启之法的人，绝难强行攻入，唯一的遗憾，就是没有通往别处的暗门。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之意，还是把两位姑娘送入密室的好，咱们亦可无后顾之忧，专心一致的对付来犯之敌了。”

钱大娘回顾那茅舍一眼，道：“如此一来，那就得死守这座茅屋了！”

钱大娘下了决心，点头说道：“好！咱们就这么办，我去把两位姑娘移入密室。”

大约有一盏热茶工夫之久，钱大娘带着金兰，齐齐走了出来。

钱大娘抬头望了那茂枝、密叶的老榕树一眼，道：“但愿这棵千年老榕，能够安度这场劫数。”

金兰移步行近萧翎身旁，低声说道：“钱老前辈那密室，坚牢无比，十分安全，纵然是他们放火烧去茅屋，也不致危害到唐三姑娘和玉兰姊姊……”

萧翎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我担心的就是怕他们施用火攻，你这一说，我就放心了！”

金兰道：“三爷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不可下手太狠。”

萧翎道：“那要看他们手段了。”

金兰道：“三爷已然忍耐了很多，目下那楚昆山和步天星，都答允为三爷解说，想此中真象，近日可大白武林，若是三爷忍不下一时之气，出手伤人，岂不是功亏一篑了吗？”

萧翎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说的不错……”

金兰嫣然一笑，接道：“唐姑娘和玉兰姊姊，身中绝毒，除了沈大庄主之外，世间原无可救之药，但咱们就偏偏遇上了钱老前辈，承她慨赐灵丹，

使唐姑娘和玉兰姊姊，绝处逢生，吉人天相之言，看来并非是欺人之谈，也更坚定了妾婢一片向善之心。”

突闻嗤的一声，一支响箭破空而至。

钱大娘手中拐杖一挥，哗啦一声，击落了响箭，冷笑一声说道：“他们就要发动了，问我是否决心助你和他们为敌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老前辈此刻还可置身事外。”

钱大娘怒道：“老身如是不想助你，你求我也是无用，如若我要帮你，你不答应那也不行。”

金兰微微一笑道：“钱老前辈既肯全力相助，那是求之不得，就请老前辈主持大局。”

钱大娘道：“来犯之敌，人手众多，咱们只有三人，不宜和他们对阵相拼，老身之意，咱们各守一处方位，彼此相互接应。”

目光一转，望着金兰，接道：“姑娘可会施用暗器吗？”

金兰道：“用是会用，只是不够精熟罢了。”

钱大娘道：“好，就请姑娘守在茅屋之中，老身和萧庄主二人分在室外拒敌，我们以那茅室为护守要区，不要他们逼近。”

萧翎道：“好吧！就依老婆婆的吩咐。”

他在三圣谷时，南逸公曾经告诉过他，日后在江湖之上行走，不论遇上何等人物，都以平辈相称，是以他始终不肯称那钱大娘一声老前辈。

金兰低声说道：“老前辈，小婢有几句话，不知该不该讲？”

钱大娘道：“既然有话，请说就是！”

金兰道：“咱们和那些来犯的武林人物，无怨无仇，犯不着施下毒手，如事非必要，最好是不要伤人！”

钱大娘道：“他们这等明火执仗来犯，形同抢劫，那是分明没把我老婆子看在眼里，今日如是不能给他们一点苦头吃吃，日后我老婆子还有何颜面在江湖之上立足。”

金兰正待再劝几句，突闻一阵流矢划空之声，一支长箭，电奔而来。

钱大娘拐杖一拨，竟然没把那长箭击落，只不过震的来势略偏，扑的一声，钉在老榕树上，深入了六七寸，箭尾的雁羽，不停的摇动。

萧翎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强弓长箭，劲势竟如此凶恶，此人的内力，定甚惊人。”

钱大娘却是见箭变色，冷冷说道：“好啊！想不到他也来了！”

萧翎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钱大娘道：“神箭镇乾坤唐元奇。”

萧翎道：“他能使得如此强力的硬弓，武功定是不弱。”钱大娘道：“其人天生神力，能开千斤硬弓，手中兵刃，亦是沉重惊人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他用的什么兵刃？”

钱大娘道：“一丈二尺的软索银锤……”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你遇上他时，可要小心一些，不可用兵刃打拨他射来的箭，不可硬接他的兵刃。”

萧翎道：“谢谢指教。”

金兰沉声说道：“三爷小心了。”

纵身飞跃而起，直向那茅屋之中奔去。

萧翎道：“咱们先隐在这老榕树上，查看一下他们来势如何。”

一提气，身子笔直而上，飞起一丈多高，左手一伸，抓住了一条软枝，一个倒翻，身子隐入了茂密的枝叶之中。

钱大娘低声赞道：“好俊的轻功！”

拐杖点地，身子斜里飞起，也隐入那茂密的枝叶中。

两人不过刚刚隐好身子，两条人影，已然联袂奔到。

萧翎借那枝叶间的空隙望去，只见来人年约三十多岁，全身劲装，手中各执一柄单刀。

这两人似是对钱大娘有着甚多顾虑，距那茅屋还有四五丈远，已然停了下来。

萧翎低声说道：“老婆婆，这两位是何许人物？”

钱大娘道：“探道而来的无名小卒。”

语音甫落，又是四条人影，疾奔而到。

萧翎凝目望去，只见那当先之人身着天蓝长衫，猿臂蜂腰，星目剑眉，手中握着一把折扇，身后三个大汉，每人提着亮银棍，为首一人除手中的亮银棍外，肩上还斜背了一柄长剑。

钱大娘低声对萧翎说道：“你可识得这个人吗？”

萧翎摇头说道：“不认识，老婆婆想必识得了？”

钱大娘道：“此人乃近年突起武林道上的一位年轻怪杰，他出道不足五年，已然把豫、鄂、湘、赣四省的武林人物，压服组合起来，被拥为四省总瓢把子……”

她望了萧翎一眼，接道：“本来老身已久年不问江湖中事，对江湖上后进入才，和人事变迁，早已不闻不问，但此人自封四省总瓢把子之后，曾经来拜会老身数次，请老身重出江湖，赞助于他，并说江湖上乱象已萌，不出五年，江湖上必将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杀劫，他是奉师命出道江湖，希望能够尽人事，挽救一些劫运。此人能言会道，说词动人，老身几乎被他打动，幸得我未为所动，一口回绝。此后他在半年之内，连来三次，也被我拒

绝了三次，但他竟然第四次还敢来找，老身被他缠的没有办法。只好避开不见，那时，我就隐身在这老榕树上，暗中监视他的举动，他竟然在我陋室门外，一等三四个时辰之久，那实在需要常人难及的耐性……”

她打量了一下树下情势变化，接道：“总算老身定力深厚，也隐在树上不动，和他对了三四个时辰之久，他大概见老身心意坚决，才死去了请我重出江湖之心！”

萧翎听她说了半天，仍是未曾说出那人姓名，忍不住问道：“老婆婆可知道他的姓名吗？”

钱大娘道：“自然是知道了，他叫马文飞……”

只听一阵宏亮的喝声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老前辈乃江湖上素负盛誉之人，实在犯不着为一个积恶如山，双手血腥的恶徒，和天下武林人物作对……”

萧翎仔细看去，那喝声正是出自马文飞之口。

只听他继续说道：“晚辈素来敬重老前辈的为人，极力约束属下，不可侵入老前辈那榕树为界的禁地。但此刻的形势不同。除了晚辈之外，还有少林高僧，和天下云集于此的武林高手，这些人都在二里外一片杂林之中休息，是晚辈再三婉言商榷，他们才肯答应，让晚辈最后再来劝说老前辈一次。在下言尽于此，还望老前辈三思而行。”

萧翎望了那马文飞一眼，道：“此人气度不俗，日后在武林之中，必将

有一席之地……”

钱大娘接道：“不用以后了，就以眼下情势而言，他那四省总瓢把子的地位，并不低于哪一派掌门人身份。”

萧翎道：“此人这般难以对付，由在下来对付他了。”

钱大娘道：“和他对手相搏不但要胸罗庞杂武功，以变制变。而且还要不为他言词所动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记下了，老婆婆请自珍重……”也不让那钱大娘

再行接言，陡然一提真气，由那浓密的老榕树枝叶中，飘落实地。

马文飞目光一瞥见那萧翎飘落实地的身法，欲言又止，右手中的折扇平胸举起，左手斜刺里向旁边伸出。

那排列在他身后的三个大汉，为首一人，迅速的解下了背上的宝剑，递了过去。显然，他一睹萧翎那落地身法，已知遇上了劲敌。

萧翎打量了马文飞一眼，缓步向前行去，直似未曾瞧见那列队以待的阵容。

那马文飞竟也是沉着的很，右手中的折扇，迅速地交到了左手中，左手却把长剑交付于右手之中，眼看着萧翎缓步行来，也不出言喝问。

倒是那马文飞身后三个大汉，有些沉不住气，挥动手中亮银棍，由两侧抢出，成了三面合搏之势。

萧翎霍然停下脚步，右手一翻，肩上的长剑已然出鞘。

马文飞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阁下是谁？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萧翎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原来是百花山庄的三庄主，在下失敬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好说好说，尊驾是马文飞了？”

马文飞道：“区区正是马文飞……”

萧翎接道：“豫、鄂、湘、赣的总瓢把子……”

马文飞接道：“江湖草莽，难望百花山庄的项背。”萧翎道：“咱们素不相识，阁下为何率领属下高手，和我萧翎为难？”

马文飞道：“天下武林何辜，萧庄主何故下手屠杀，何况那九名伤亡人之中，还有在下的一位得力属下，别说要为死者报仇的话了，单是萧庄主在兄弟的地面上闹事，马文飞也不能坐视不管！”

萧翎冷冷说道：“那百花山庄，也在你总瓢把子的地面之上，你又为何不管，若是你马文飞果真以豫、鄂、湘、赣的总瓢把子自命，早该找上那百花山庄才对！”

马文飞只觉脸上一烧，道：“在下之见，此刻也还不迟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你不过是畏惧那沈木风的威名，不敢找上百花山庄罢了，如是此刻和总瓢把子对阵的非我萧翎，而是沈木风马文飞怒道：“沈木风又待怎样？”

萧翎道：“如是那沈木风，我料想你总瓢把子，也不敢出面和他为敌……”他仰脸一阵大笑，接道：“岂是又何止你姓马的一人，只怕是敢于出面和我萧翎为难的人，没有一个敢去轻捋虎须，为难那沈木风了。”

这几句话，听来是尖酸刻薄，其实也是实情。

但见马文飞剑眉耸动，星目射光，怒声喝道：“想那沈木风销声匿迹，深藏在百花山庄中，重出江湖，不过是近月中事，你却认为那百花山庄是足可托身为避难之地了，马某今日先收拾了你三庄主，再去斗斗那沈木风。”

萧翎道：“只怕你连我萧翎也胜不了！”

马文飞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三庄主能连伤九名武林高手，那是足证武功高强了，马某斗胆领教。”

只听那三个手提亮银棍的大汉冷冷说道：“杀鸡何用牛刀。不用总瓢把子出手，咱们三人足以对付他了。”

语声甫落，三条亮银棍同时飞起，分由三个方位，攻向了萧翎。

萧翎手中长剑，突施一招“天女散花”，银芒旋飞，剑花朵朵。人却已从三人合击的棍势中一闪而出。

三条大汉眼看剑花重重涌来，心中暗生震骇，暗道：百花山庄之名，果不虚传，武功的确是有些怪异。攻出的亮银棍，随着

心念收了回来，封住门户。

萧翎就在三人由攻变守的刹那间，闪出了合围之势，欺身到马文飞的身前，说道：“他们三人非我之敌，在下亦不愿伤及无辜，还是领教瓢把子的绝学吧。”

马文飞看他轻而易举的闪出三人的合围之势，心中亦是大感震惊，暗道：此人无怪能连伤九名武林高手，果是身负绝技……

但闻三声大喝，连续响起，那三个手执亮银棍的大汉，重又扑了过来，手中亮银棍分由三个方位，点向萧翎。

这三人被萧翎一闪脱出围攻，觉着大损颜面，这一次合击之势，三人早已暗作商量，银棍出手，力道奇猛，有心一击得手。

萧翎心中暗道：敌众我寡，必得先挫一下敌势锐焰……

心念转动，欺身向前，剑锋找上那大汉握棍的右腕。

一举之间，避让还击，东、北两方位攻来的银棍，同时落空。

正面方位上的大汉，看萧翎竟然以手中长剑和自己银棍相触，心中大喜，暗道：你这是自找苦吃！内劲陡落，向外猛碰。希望一下振飞萧翎手中长剑。

哪知一和萧翎长剑接触，不但未能震飞对方手中长剑，反被长剑沾在了银棍之上，不禁心头大骇，愕然之间，萧翎已然连人欺了进来，剑锋一闪，找上了右腕。

那大汉无暇多作思虑，本能的一松手中银棍。

萧翎左手疾探而出，不容那银棍落地，已然抓在了手中。

这时，他剑上余力仍有，只要一吐右腕，那大汉不死必伤，但他却不肯借机施下辣手，左脚陡然飞起，踢了过去。

这一脚势道奇快，而且大出意外，但闻砰的一声，正踢在那大汉右胯之上。

那大汉整个的身躯，被踢的摔出四五尺远。

萧翎还击一招，不但破了三人的合围之势，而且还夺下兵刃，踢倒一人。

这不禁使东、北方位上两个大汉吃了一惊，就是那马文飞，也是大为震撼不已。

两个大汉一怔之后，双双扑到，抡动亮银棍，当头劈下。

萧翎还剑入鞘，运足真力，健腕一翻，陡然向亮银棍迎去。

只听一阵金铁交鸣的大震，正东方位上一条大汉，手中亮银棍脱手飞出，正北方位上的大汉，银棍虽未出手，但却被震得双臂发麻，半晌举不起手中兵刃。

萧翎未料到自己竟有着如此浑厚的内力，呆了一呆，回顾马文飞道：“请总瓢把子指教。”手中亮银棍一翻，一式“力扫五岳”拦腰扫去。

马文飞看他内力惊人，哪里还敢封挡来势，双肩微晃，人已退出八尺。

萧翎银棍挥动，放手抢攻，他胸中熟记的武功甚杂，虽是从未用过银棍，但使出来招数，却是棍法正宗之学。

马文飞素以所学博杂自负，十八般兵刃，件件都能来得，但见萧翎使出的棍法，竟是正宗棍法中神髓之学，暗中自叹弗如。

萧翎一口气连攻了一十八招，亮银棍划起一片啸风之声，丈余内尘扬草飞，潜力激荡，但那马文飞却从容的闪开一十八棍。萧翎口虽不言，心中却是暗暗敬佩，忖道：此人闪避身法的佳妙，武林中实不多见……

马文飞待萧翎那一十八招连环棍法施完，才一挥右手长剑。一剑刺出，反击剑势出手的同时，左手中的折扇，也斜里划出了一股扇风，剑刺萧翎的握棍右腕，折扇却逼住了萧翎反击路道，一招之间，攻守兼具。

萧翎被他反击的折扇风逼退了一步。

马文飞心知如是让萧翎缓过手来，亮银棍必将有更为厉害的招术，立时欺身而进，逼近萧翎身侧，左扇、右剑，攻势极为凌

厉。

萧翎虽是兼通各种兵刃，但精专的还是剑术、掌法，再加上缺乏对敌经验，掌握到先机，胜算时，故可一气呵成，胜来干净利落。

但如陷入被动，却少了那份由经验中体会出的应变之能。

马文飞闯荡江湖，时日虽不长，但他却是身经百战的名家，四五年的时光，压服了豫、鄂、湘、赣四省豪杰枭雄，被拥为四省总瓢把子，自非容易的事，除了一身高强的武功之外，智谋亦非常人能及。

他默查萧翎出手几招，不但感觉到遇上了生平中从未遇过的劲敌，而且对方武功、内力，恐怕都在自己之上，如是堂堂正正的和萧翎放手搏斗，那是必败无疑，唯一能够胜得萧翎的机会，是以己之长，击彼之短，这期间还得仗凭那数百场搏斗中，体会出的对敌经验。

萧翎一套棍法施完后余下的空隙，不过是一眨眼间的时光，马文飞就把握着了这一刹那间的机会，反击出手，欺入了萧翎身边，萧翎手中的亮银棍乃是善于长战的重兵刃，被马文飞欺近身后，不但威势难以发挥，反而成了累赘。

但见马文飞手中长剑闪起了朵朵剑花，始终指袭萧翎的握棍双腕，迫使萧翎无法求变，左手折扇忽张忽合，斜削直点，削点之处，又都是人身要穴，迫得萧翎只有闪让对方袭击的份儿，无能还击。

片刻工夫，马文飞已刺出了三十六剑，折扇也急攻了二十四招。

这段时间中，萧翎始终无能还手，被迫得连退出一丈多远。

只听那榕树上传下来钱大娘的声音道：“你如再不弃下手中银棍，拖着那个累赘，再斗上一百招，也是无能还击一招。”

萧翎一心只想等待那马文飞绵连不绝的攻势，稍有空隙时，

再设法展开反击，只要能使他还击一招，就可扭回这等着挨打的局面。

他全心全意，都想着得以扭回劣势后，如何才能把亮银棍发挥出十成威力，这一念头，害得他无暇旁思。

他听得钱大娘一番话后，心中才陡然大悟，暗道：这等简单的事，我怎么竟然想不到，如是早弃此棍，我两手也不致受它的拖累，以致全为剑势所

制，双手握棍，闪让敌剑，岂不是如同绑着两只手打架一般。急忙弃去银棍。

忖思之间，分去了不少心神，一个应变较慢，左肩被马文飞击中了一扇，登时衣衫破裂，鲜血汨汨而出。

在马文飞的意念之中，这一扇纵然不能把萧翎左臂完全卸下，至少也将使他筋骨断裂，失去再战之能，但在折扇将要划中萧翎肩头时，似是遇上了一种强大的阻力，那阻力却无形无体，颇似传言中的护身罡气，和佛门至高的须弥神功。

这两种佛、道绝学，武林中向极少见，对方小小年纪，怎会练成此等绝技……

萧翎左肩受伤之后，激起了强烈的斗志，大喝一声，双脚连环飞起，交替踢去。

这正是昔年梁山好汉武松，醉打蒋门神的五步鸳鸯连环腿，乃是连环腿法中的一绝，庄山贝好务杂学，费了数月苦功，把这套几乎失传的武功，重又整创出来，传了萧翎。

马文飞长剑连闪，施出了“云龙三现”的连环剑招，但见寒芒闪动，剑气森森，封住了全身门户。

萧翎虽然未能得手，但这反击之势，却替他争取了足够的机会，气沉丹田，疾快的落着实地，未容马文飞变招反击，立时抢先发动。

亮银棍一招“盘龙绕柱”，斜里向马文飞扫击过去。

马文飞虽然封挡开萧翎那五步鸳鸯连环脚的绝技，但却失去了控制全局的主动，亮银棍挟风飞来，不宜硬行封架，一吸气，飘退五尺。

萧翎有如解去了手上的束缚，长长吁一口气，展开反击，亮银棍大开大阖，竟是三十六路行者棒的招术。

马文飞虽是身轻百战，历经大风大浪的人物，处逆势而心不乱，但目睹萧翎武功博杂、精奇，心中暗自惊骇不已，暗暗忖道：这人艺兼天下之长，又深得佛、道中上乘神功，如若假以时日，必将无敌天下，那时，再想除他，只怕比登天还难，今日非得设法除了他不可……

心中念头回转，不觉分了心神。

只听当的一声金铁交鸣，手中长剑被棍势扫中，长剑被荡了起来，门户大开，手臂一麻，长剑几乎被震出手。

萧翎大喝一声欺身而上，亮银棍直捣黄龙，疾向前胸点去。马文飞暗中咬牙，一侧身子，惊险异常的避开萧翎的棍势，亮银棍掠着前胸而过，半寸之差，就要点中马文飞的要害。此人对敌经验十分丰富，已知自己陷入了落败的边缘，如若不能冒险争得主动，必将为萧翎那大开大阖的棍法所败。萧翎亮银棍掠胸点过，亦知此举失措，正待坐腕收回，马文飞已疾快的反击过来，左手折扇斜里削向萧翎右腕。萧翎刚吃过一番苦头，心知再不弃手中的亮银棍，必将重蹈覆辙，当下双手一松，亮银棍砰声落地。

第二十五回绝技论英雄

在这等近身相搏之中，沉重、长大的亮银棍，已然失去制敌作用，萧翎松去手中兵刃，反有手脚灵活之感，右腕一挫，避开扇势，左掌疾快拍出一掌。

马文飞右臂仍有着麻木之感，运剑不便，单以左掌折扇和萧翎抢攻。

萧翎一掌拍出，领动了连环闪电掌法，一招快过一招，连环七掌，已把马文飞的折扇逼住，再也施展不开。

场中观战三人，大都是马文飞的属下，他们一向只看到马文飞决斗强敌取胜的神气，心目中已把这位总瓢把子敬若天人，从未见过他和萧翎搏斗的这般吃力。

萧翎以连环快速的掌法，控制了局势之后，攻势更见凌厉。马文飞手中空有着长剑、折扇，却无法施展得开。

马文飞虽目中涌现一片杀机，暗中旋动折扇柄处的机簧。

但他究是成名武林的人物，一方霸主之才，施展暗算，心中又有些惭愧之感，矛盾难决，竟然无法下手。

正自犹豫之间，萧翎突然一收掌势，飘逸五丈，说道：“总瓢把子武功高强，咱们再斗上百来招，只怕也是难分胜败，机会难得，咱们等一会再打吧！”

返身一纵，直向那茅屋奔去，马文飞暗暗叫了一声：惭愧！虽是萧翎说的客气，但他自己心中明白，以萧翎那愈打愈快的连环掌法，绝难再挡十招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那茅屋之前，人影闪动，刀光如雪，打的激烈无比。

钱大娘一条拐杖，有如水中游龙一般，纵送横击，独挡了七八个人的围攻。

但仍有着四个人，绕过了钱大娘，向那茅屋中奔去。萧翎看得心中大急，一提真气，全力向前奔去。

迅快得有如流矢，像一道轻烟般，从那钱大娘身侧掠过，随手一挥发出了修罗指力，点倒了一个大汉。

钱大娘骇然一震，暗道：好快速的手法。

精神一振，拐杖连环三招，击伤了一个敌人。

围攻钱大娘的七八个武林高手，眼见那萧翎轻描淡写，回手一击，便伤了同伴，不由得心中震动不已，斗志大减。钱大娘雌威大发，拐杖招术一紧，迫的围攻群豪连连倒退。萧翎以绝世无伦的快速身法，冲近了茅舍，大声喝道：“站住，强入者死。”

四个大汉早已逼近茅舍，但却被金兰连发的暗器所阻。四人略一怔神，萧翎已疾奔而到。

四个大汉，两个施用单刀，一个施用软鞭，另一个施用一把虎叉，听得萧翎大喝一声，突然一齐停了下来。

回头望去，只见萧翎抱剑而立，星目中神光闪动，扫掠了四人一眼，冷冷道：“在下不愿伤人，并非是不敢伤人，如若诸位硬要向茅屋中闯，莫怪在下手下狠毒了！”

那施软鞭的大汉怒声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出言如此狂傲！”萧翎冷冷地接道：“在下萧翎，诸位有什么事，尽管找我萧翎说话，如是诸位擅自入

那茅舍，那是自寻死亡。”施软鞭的大汉，似是四人中的首脑，厉声喝道：“有这等事，在下倒是有些不信。”

萧翎道：“你如不信，何妨一试！”

那施用软鞭的大汉，右手一挥，低声对两个施用单刀的大汉

说道：“贵昆仲一齐出手对付这等万恶之徒，不用讲什么武林规矩江湖道义。”

两个用刀大汉应了一声，一字排开，拦住了萧翎的去路。

那施用软鞭的大汉，回顾了那用虎叉的大汉一眼，道：“咱们闯入茅舍。”

萧翎剑眉耸动，俊目放光，怒吉喝道，“如若诸位不听在下警告之言，那可是自讨苦吃。”

这四人适才精神集中在对付金兰发出的暗器之上，听得萧翎的呼喝之言，等回过头来，未见到萧翎奔来时的快速身法，如是几人瞧清楚了，必将相信萧翎警告之言。

但见那手执虎叉的大汉，抖动着手中的虎叉，一阵呛呛乱响，疾向那茅舍冲了过去。

萧翎怒叱一声，一振手中长剑，白芒闪动，连人带剑，疾向前面冲去。

两个手执单刀的大汉，眼看萧翎人剑合一的威猛来势，不禁一呆，心中念头还未转完，萧翎已由两人身前疾冲而过。

两人但觉白光一闪，剑气扑面生寒，手中单刀还未递出，萧翎人已冲到。

但见那手执虎叉大汉冲近茅舍的身子陡然飞了起来，摔出去四五丈远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萧翎手执长剑，挡在茅舍门口，冷冷说道：“哪一位有胆子，再过来试上一试？”

这快如闪电的惊人一击，使得在场中人个个心生寒意。

转头望见，只见那手执虎叉的大汉，侧身卧在地上，双目圆睁，张着嘴已，但却讲不出一句话来。

原来他被萧翎一脚踢中穴道，身子飞摔了出去，身不能动。口不能言。

只听一个沉重的声音说道：“你们不是他一人之敌，快退下来！”

那手执软鞭的大汉，听到那说话声音，已知来人是谁，垂首说道：“属下等替总瓢把子丢人，愿领责罚。”

来人正是那豫、鄂、湘、赣四省总瓢把子马文飞，只见他急行两步，一脚踢在那施用虎叉的大汉身上，说道：“不是你们不行，而是人家武功太高了。”

但见那施用虎叉的大汉，打了两个翻滚，突然挺身而起，伸手抓起虎叉，猛向萧翎扑去。

马文飞大声喝道：“回来！”

那大汉应声倒跃而退，望着马文飞，满脸不服之色，道：“总瓢把子，何以唤回我不许出手？”

马文飞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你们四个人合起来，都打不过人家，你一个人岂不是白白的送命吗？”

那使虎叉的大汉道：“刚才属下未曾防到，被他踢了一脚，那如何算得落败。”

原来此人有着三分运气，只被萧翎一脚踢中穴道，翻了两个跟斗，但总觉得那不是由一刀一枪的被打败，心中大不服气。

马文飞脸色微变，道：“还不快退下去。”

那大汉虽然不服萧翎，但对马文飞却是十分畏惧，急急退了下去。

那马文飞回目一掠身后恶斗之局，钱大娘似已控制全局，攻多守少，心中暗暗忖道：看来今日之战，已难单凭我马文飞和几个随行属下出手，能够胜得此阵了……

心念转动间，突然探手入怀，摸出一个流星火炮，右手一抖，投向高空。

只听砰的一声，流星火炮在空中爆裂出一团火花。

萧翎冷冷说道：“马文飞，你可是在招请帮手么？”

马文飞脸上一热，道：“不错，今日来此之人，原非马某一

人，只因在下敬重那钱老前辈的为人，曾经力劝群豪，等候片刻，先让在下和钱老前辈谈谈，如是钱老前辈给在下一个薄面，那是最好不过。否则……”

萧翎接道：“可惜她未给你总瓢把子面子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在下既是无能说服那钱老前辈，只有据实相告今日来此群豪，以作公决，是战是和，也非我马某能作决定。”

萧翎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为着我萧某一人，居然劳动中原群豪。和马总瓢把子的大驾，当真是抱歉的很！”

马文飞脸上赤红，轻轻咳了一声道：“今日之战，非是江湖上一般名利之争，事关武林劫运，自非个人的颜面、胜负，可以影响大局。”

萧翎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马兄倒不失磊落胸怀，英雄气度，咱们适才之战，你并没有败，不用如此谦逊……”

马文飞道：“也许是三庄主手下留情，马某虽未败在当场；但在下实已自知如是再打下去，马某必败无疑……”

他轻轻叹息一声，又道：“在下久闻萧兄的大名了！亦曾快马追寻，两日夜兼程三千里，但却缘悭一面，始终未能见得萧兄，想不到初次一见，竟成生死对头。”

萧翎突然觉着这马文飞有着异于常人的气度，心中暗暗生出了敬佩之感，摇头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马兄追的那位萧翎，恐非在下……”

马文飞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这世间有几个萧翎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两个……”

马文飞接道：“这倒是闻所未闻的事了，世界不乏同名同姓之人，但如说两位萧翎，都是身负绝技的武林高手，那倒是有些奇怪了。”

此人智慧过人，似是不信萧翎之言。

萧翎叹道：“不错，世间很难有这般巧事，但如有一人，假冒萧翎之名，那就不足为奇了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是了，两位萧翎之中，有一人是冒名顶替的。”萧翎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恕在下问一句不当之言，三庄主这萧翎之名，是真是假？”

萧翎道：“真假有何紧要……”

马文飞接道：“不然，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真假萧翎，既都是身负绝技的高手，恐都不会默默无闻的虚度此生，这百年之后的是非功过，岂能混淆不清。”

萧翎抬头一瞥，道：“马兄的帮手来了！”

马文飞头也不回地说道：“他们并非是帮我马某。”萧翎道：“非是马

兄助力，难道是来帮我萧翎的吗？”马文飞道：“他们是来找那百花山庄的三庄主，如何是助我马某……”

他轻轻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这些人事先并未有人邀约，一个个自动而来……”

萧翎接道：“我萧翎出道江湖不久，有什么大罪大恶，惹得这么多武林高手追杀于我？”

马文飞道：“萧兄气度不凡，确非为恶之相，只是因为你投效了百花山庄，所以才成为武林中的公敌。”

说话之间，数匹快马，已然疾冲而至。

钱大娘手中拐杖，急攻三招，荡开了围攻之人，飞身一跃，冲近茅屋。

马文飞也不拦阻，身子一闪，让开了去路。

钱大娘冲近萧翎，突然一挺身，收住急冲之势，和萧翎并肩而立，道：“来人过多，咱们并肩一起拒敌，免得顾此失彼。”萧翎看那急奔而来的群豪，身份十分复杂，肥瘦高矮，不下数十人。

当先一人身高八尺，脸色赤红，手中提着一柄软索银锤，背上背弓，腰间插箭，神态威猛，气势慑人。

钱大娘低声说道：“那当先而来的红脸大汉，就是神箭镇乾坤唐元奇了，其人天生臂力惊人，不可和他硬拼劲力。”萧翎点点头，道：“其人一派英雄气度……”

余音未绝，那唐元奇已然冲到，高声喝道：“哪一个百花山庄的萧翎？”

萧翎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在下便是，有何见教？”

唐元奇冷冷接道：“好，吃我一锤。”

右手一抖，手中的巨大银锤，直飞过去，点向萧翎前胸。萧翎暗中运气，右手挺剑陡然点出，心中却暗暗忖道：此人长相、气度，威猛惊人，但不知内力如何？

只听钱大娘急声说道：“不可接他的银锤！”

手中拐杖一伸，点了过去。

她出言招呼，为时已晚，萧翎长剑已然点在了唐元奇的银锤之上。

只觉那点来银锤力道奇大，震得手臂一麻，但那银锤仍然被萧翎的剑势点开。

唐元奇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好小子，可敢再接我一锤试试。”手腕一振，银锤又点过来。

萧翎冷冷说道：“好！我就再接你一锤。”行气似珠，运劲若钢，力道直贯剑身，又向银锤上点了过去。

这次唐元奇又加了几成力道，来势较那第一锤猛了许多。剑锤一触之下，立时分开，未发出一点声息，萧翎站立不动，银锤却被荡开。

唐元奇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果然不错。”

钱大娘担心萧翎接不下唐元奇的锤势，伸出拐杖，准备随时救援，却不料萧翎连接两锤，竟是若无其事，暗暗赞道：这娃儿

功力精深，似已到炉火纯青之境。她缓缓收回拐杖，退而观战。

银锤带起一阵呼啸风声，有如泰山压顶一般，当头劈落下来。

萧翎虽然心性高傲，但见唐元奇这一锤来势的威猛，也不敢挥剑硬接，当下一提真气，不退反进，直向唐元奇怀中欺去。

唐元奇大喝一声，道：“好啊！可敢再接我一锤。”

抡动银锤，呼的一声，当头劈了下去。

这萧翎的轻功，得自天下轻功第一的柳仙子所传授，进攻之势，快速绝伦，身影一闪时，人已逼近唐元奇的身前，左掌一挥，劈向前胸，右手长剑却逼住唐元奇的击锤软索。

这等欺身抢攻，看上去，十分凶险，其实这等以攻还攻的手法，正是制服唐元奇巨锤厉攻的良策。

唐元奇看上去身材高大，但举动却是灵活异常，双肩微晃，人已退出了五六尺外，平腕一挫，收回银锤。

萧翎抢得先机，那还容他缓开手脚抢攻，长剑疾挥，唰唰唰，连攻三剑，左掌配合着右手剑势拍出了四掌。

这一阵剑中掌的猛攻，迫的唐元奇连连后退，反击无力，几乎伤在萧翎剑下。

只听钱大娘高声叫道：“三庄主，快退回来。”

原来萧翎紧追着唐元奇，追出了两丈多远。

回目一瞥，只见钱大娘手横拐杖，挡在那茅舍门口，环伺茅舍两侧的武林高手，都已亮出兵刃，形势已然是剑拔弩张，一触即发。

萧翎右腕微挫，收回剑势，翻身一跃，退到茅舍门口，在这段距离中，虽然有人可出手阻拦于他，但却都站着未动。

钱大娘低声说道：“那马文飞左面一位中年人，乃青城派中三大名剑之首的印月道长，此人剑术精绝，已得青城派中剑道神髓，不可轻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多承指教。”

钱大娘道：“马文飞右边那位全身红衣人，乃是江湖上有名的玩火高手，三阳神弹陆魁章，他和毒火并伽，在江湖上并称为正邪二人，此人一身是火，和他动手更要特别小心。”

萧翎目光一转，扫掠了全场一眼，除了马文飞、印月道长和三阳神弹、唐元奇之外，四周高矮肥瘦，为数二十以上，看上去，都不是平庸之辈。

心中暗暗想道，那沈木风刚刚重出，便立刻哄动了江湖，九大门派、黑白两道，似是都和他有着无与伦比的深仇大恨，必杀之而后快……

只听马文飞高声说道：“三庄主的武功，在下适才已经领教，那确实高明的很。”

萧翎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总瓢把子过奖了！”

马文飞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这位印月道长，乃当代青城掌门人首座弟子，剑术精绝，名震一时，听得兄弟夸说三庄主的武功，心中羡慕不已，想领教一下萧兄的剑术。”

马文飞似是已看出了萧翎心中为难之意，接道：“在印月道长和萧兄未分胜负之前，咱们绝不妄进尺寸……”

回目对四周群豪说道：“诸位请退后一丈，观赏印月道长和百花山庄三庄主比剑。”

这马文飞在江湖的声望，果然非同小可，四周群豪未必都是他的属下，但却都依言向后退出一丈。

萧翎转头对钱大娘道：“老婆婆请替在下掠阵。”

钱大娘口齿启动，欲言又止。

萧翎潇洒的行前五尺，抱拳而立，欠身说道：“青域名剑，天下知闻，萧翎有幸一会道长。”

印月道长一翻右腕，刷的一声，抽出背上长剑，说道：“萧大侠少年英雄，贫道心慕不已。”

持剑而行，距萧翎五尺左右时停了下来，亮开门户，道：“萧大侠请！”

萧翎心中忖道：看来这四周群雄，当以马文飞、陆魁章、唐元奇和印月道长为首，如能挫败这四人，其他的人想必会知难而退……

心念一转，弹剑说道：“道长名门大派中人，想必不愿抢占先机出手，在下先出招了。”

印月道长道：“萧大侠请！”

萧翎长剑一探，点了出去，剑尖三颤，闪起三朵剑花。这一剑名叫“凤凰三点头”，隐隐间含有客套之意。印月道长长剑划出，闪起一道白芒，封住了萧翎剑势。这一招全是守势，也含着客气之情。

萧翎剑势一翻，振起两朵剑花刺去。

这一剑却是攻势凌厉，剑带疾风。

印月道长长剑“划分阴阳”，当的一声震开了萧翎的长剑。他听马文飞盛赞萧翎剑招内力，有心要硬接他一剑试试。萧翎剑转“回风弱柳”，不容印月道长还击，又是一剑扫出。印月道长挡开萧翎一剑，手腕微微一麻，心头微生惶骇，忖道：此人果然是名不虚传！眼看剑势回扫过来，不再硬接，振腕一剑，刺向萧翎右腕。

萧翎腕势一沉，避开一剑，印月道长就在这一瞬之间，抢去了先机，长剑连环刺出，一口气攻出了五剑。

这五剑猛恶快速，迫得萧翎无法还手，连退五步。萧翎暗暗赞道：青城派称为武林四大剑派之首，出手的剑式，果非凡响。

印月道长一连攻出了八剑之后，势道才微微一缓，萧翎却借他剑势一缓间，展开了反击。

两剑并举，展开了一扬凶恶的搏斗。

一抹落日余晖，透过了老榕树，照射下来。

日光映射着剑锋，幻起了一阵流动的剑气，闪闪生光。不大工夫，两人已斗了百招以上，落日余晖，天色暗了下来。

一缕朦胧的夜色，笼罩大地，天边升起几颗疏落的星星。长剑在夜色中，闪起一串串的寒芒，双方的恶斗，已渐入紧要关头。

马文飞目力过人，也站的最近，迷朦的夜色中，清晰的看到印月道长的汗水，珍珠般一颗接一颗滚了下来。萧翎却似是愈战愈勇，剑招也愈见凌厉，印月道长已无反击之能，落败不过是转眼间事……

忖思之间，突见萧翎的剑势一发，幻起了重重剑气、银芒，波涌而到。

双剑相触，响起了一声金铁交鸣，剑气敛消，人影重现。只见萧翎抱剑而立，印月道长手中的长剑，却已跌落在地。印月道长缓缓举起衣袖，擦拭一下头上的汗水，黯然说道：“三庄主剑术高强，在下不是敌手。”

萧翎道：“承让，承让。”

印月道长缓缓捡起地上长剑，还入鞘中，道：“贫道虽然败在三庄主的手中，但武林中无数高手，将继贫道之后而来，三庄主能够胜过贫道，但却未必能胜得天下英雄。”突然转过身子疾奔而去。

萧翎望着印月道长去如惊鸿的背影，消失不见，亦不禁长长叹一口气。

忽见那全身红衣的大汉闪身而出，取下背上的火龙棒，冷冷说道：“在下陆魁章，领教三庄主的绝学。”

萧翎剑眉一耸道：“当得奉陪。”

钱大娘突然接口叫道：“当心他手中兵刃，和满身火气。”

陆魁章冷笑一声道：“想不到名震中原的钱大娘，竟然也投身在百花山庄。”

钱大娘怒声接道：“胡说八道，谁说老身投入百花山庄了？”

陆魁章道：“众目睽睽之下，你为何为百花山庄卖命，难道还会错了不成？”

钱大娘道：“老身只为了和萧翎之约，助他私人一阵，与百花山庄何干？”

马文飞道：“这萧翎乃百花山庄中的三庄主，老前辈想已知道了！”

钱大娘道：“自然知道了……”

马文飞接道：“既为萧翎助阵，岂不是要和天下英雄为敌，道理十分明显，老前辈如是百花山庄中人那还罢了，如非百花山庄中人，又何苦趟此混水，今日一战过后，不论胜负如何，老前辈恐是难洗清白了！”

钱大娘道：“老身的事，不用你总瓢把子费心！”

马文飞碰了一鼻子灰，也不生气，淡淡一笑，不再接言。

陆魁章却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在下已久闻钱大娘之名，待收拾了萧翎之后再行领教。”

萧翎怒道：“你可料定手中火龙棍就能胜定了萧翎吗？”

陆魁章道：“如是你三庄主不信，只有试试瞧了。”

火龙棍一挥，迎头劈下。

萧翎已得钱大娘的警告，说他火龙棍暗藏古怪，也不敢挥剑接架，纵身一跃，让避开去，手中长剑寒芒一闪，刺向了陆魁章的右腕。

陆魁章一沉手腕，避开剑势，火龙棒正待拦腰扫去，忽觉眼前剑花错落，分向左右双腕扫了过来，不禁心头一震，暗道：好快的剑势，霍然后退两步。

萧翎长啸一声，剑掌并出，展开了快攻，着着指袭向陆魁章双腕脉门，迫使他的火龙棒无法施展。

这等单打一点的攻势，十分不易，但萧翎用来却是滞洒自如，毫无牵强之感。

神箭镇乾坤唐元奇取下背上硬弓，抽出长剑，搭在弦上，觑个空隙，嗖的一箭，射了出去。

那支强弓长箭，威力绝大，离弦的箭势，早已算准了萧翎移动的方位。

长箭射到，萧翎刚好碰上。

匆忙之间，萧翎已无暇多想，长剑一起“阴云蔽日”，闪动起一团剑气封住门户。

只听呼的一声轻响，剑箭接触。

长箭劲道奇猛，萧翎剑势只不过把长箭约略震偏，箭势掠着身侧而过，嗤的一声，带走了萧翎肩上一片衣服，毫厘之差，就要箭中肩头。

萧翎吃了一惊，暗道：好凶猛的一箭……

心中念转，惊魂未定，手中剑势一缓。

陆魁章火龙棍趁势扳回了先机，呼呼几棒，迫退了萧翎。

钱大娘挥动拐杖，大声喝道：“好啊！你们都是江湖上成了名的人物，居然要群打群攻。”

那神箭震乾坤唐元奇，已然另取出一支长箭，搭在弦上，听得钱大娘喝叱之言，又将长箭收入袋中。

萧翎已然分心于唐元奇长箭之上，暗中留神他的举动，眼看他突然收回长箭，心中忧虑顿减，精神一振，长剑连出三绝招，又把陆魁章迫落下风。

三阳神弹陆魁章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三庄主的武功果然高强，当心我要施展火器了。”

萧翎长长吸一口气，运足乾清气功，护身罡气满布，道：

“尽管出手。”口中说话，手中的剑势，却是丝毫未缓。

他亦知陆魁章出手的火器，必然是极为歹毒，如能迫使他无法施展，那当然是最好不过。

但见陆魁章忽然向后一跃，退开八尺，脱出了萧翎剑势威力圈外，一扬手中的火龙棒，亮光一闪，一道火舌，疾喷过来。

那火势见风暴长，喷到萧翎身前已然扩大成三尺见方的一团火焰。

萧翎吃了一惊，暗道：果然厉害！一提气，飞跃而起。

一团火焰，掠着双足喷过。

陆魁章一击之后，似是料到萧翎必将纵身凌空而起，手中的火龙棒早已举了起来，一按机簧，又是一道火舌喷射出来。

萧翎悬空一收双腿，半空中忽然打了一个翻身，横行飘开了四五尺，又险险让过了疾涌而至的一团火焰。

陆魁章暗暗吃了一惊，忖道：此人之能，果然不可轻视。举着手中火龙棒，不敢再轻易出手。

原来他这火龙棒中，藏有三道机关，动手对敌之时，可以喷出三次毒火，眼下他已用了两道机关，尚余最后一道，如再喷射出来，这条火龙棒就成了普通兵刃，必得再费上许久时间，重新装过火药，才可应用。

萧翎虽然避开两次毒火喷烧，但想到那火势的猛恶快速，亦不由暗暗惊心，暗打主意道：他这兵刃如此恶毒，怎生想个法子把它毁去才好。

两人心中各有所想，各有所惧，谁也不敢再轻举妄动，相对而立，全心戒备。

钱大娘突然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陆魁章，老身常听人谈，你这支火龙棒，每次对敌，只可喷出三次毒火，不知是真是假？”

言下之意，无疑是告诉萧翎，他那火龙棒还可喷出一次火来，一次之后，就完全失了作用。

陆魁章冷冷说道：“不错，我这条火龙棒还可喷射一次，但此事并非传闻，伤在我第三次喷出毒火的武林高手，为数并非太少，三庄主要小心了。”

萧翎对他火龙棒也确有几分忌惮，长剑护住前胸，不敢相距过近。

钱大娘道：“武林中人，应讲求光明磊落，施展暗器，已非光明手段，但如比起你这火器，那又是稍胜一筹了，纵然你扬名天下，也算不得英雄人物。”

陆魁章怒道：“天下英雄，有谁不知陆魁章施用火器，还要你这老乞丐讲吗？”

他在激愤之下，口不择言，竟然连老乞丐也骂了出来。

钱大娘生性本很暴急，只听得无名火起，厉声喝道：“别人怕火器，我钱大娘却是不怕，三庄主请暂退下来，老身会他一阵。”

萧翎道：“我们还未分出胜败，如何罢手？”话声未落，陡然欺身而上，剑走中宫，直刺陆魁章的前心。

陆魁章一抖手中火龙棒，又是一道火舌，电射而出。

这是那火龙棒暗藏三道毒火中最后的一道，火焰猛烈，尤过前面二道。

萧翎轻身急进，就是要诱他施放出最后一道火焰，眼看火焰喷来，仰身向后倒去，容得背脊挨上地面，陡然一个大旋身，避开毒火，挺身而起。

那陆魁章乃久经大敌之人，看萧翎仰身而卧，施展出险招，避开毒火，必然是有所谋图，立时提高了警觉。

看萧翎旋身欺来，火龙棒抢先出手，一招“金针定海”，点了过去。

萧翎正待挺起身子时，那火龙棒已到前胸，匆忙间，长剑向外一推，“闭门推月”，封住了大开的门户。

剑棒相触，砰的一声轻震，萧翎借长剑一展之力，站了起来。

陆魁章火龙棒招术疾变，倏忽间连攻了三棒。

萧翎剑势护身，全采守势，硬封硬架的把三棒全都震开。陆魁章右手火龙棒不停抢攻，左手却已探入怀中，摸出了两粒三阳烈火弹。

钱大娘知他一身火器，恶毒无比，眼看他左手探向怀中，立时大声叫道：“三庄主，留心他左手火器。”

萧翎心头大骇，暗道：在这近距离之内，他如再施展恶毒火器，如何能闪避得开。

其实，他心念未转之际，左掌已势在意先的劈了出去。

一股暗劲，疾急涌出。

陆魁章刚刚摸出三阳烈火弹，萧翎的掌力，已然劈到，正劈在陆魁章左手之上。

陆魁章手中扣着暗器，不敢硬接萧翎掌力，手掌一松，烈火弹脱手而出，飞落到四五尺外，摔落地上。

只听两声波波轻响，两团绿色的火焰，熊熊在地上燃烧起来。

萧翎看的暗暗叹道：如果这火弹打到了人的身上，爆烈燃烧起来，那还得了，此人的暗器，件件如此恶毒，再也不能让他施展出手。长剑一振，攻了上去。

他心中有了警觉，哪里还会让陆魁章有着缓开手脚的机会，剑势绵绵不绝，有如波涌浪翻，把陆魁章圈入了一片剑影之中。

全场观战之人，眼看神箭镇乾坤唐元奇败在了萧翎手中，青城三大名剑之首的印月道长，也败在萧翎手中，这三阳神弹陆魁章，虽然还未落败，但看情形已然是早晚会事，这三人不论是武功声望均为一流人物。

三人如若都败下来，唯一能和萧翎对手的只有一个马文飞

且说钱大娘目睹萧翎连胜数阵，勇猛异常，心中亦是震动不已，又是喜欢，又是妒忌。

陆魁章又勉强支撑下十几回合，突听萧翎大声喝道：“撒手！”

陆魁章倒是听话得很，应声丢弃了手中的火龙棒。

萧翎气他暗器的歹毒，健腕一阵，手中剑锋直逼在陆魁章的前胸之上。

那陆魁章倒也不失好汉气度，冷冷说道：“在下技不如人，死而无憾，三庄主只管动手就是。”

萧翎霍然收回逼在陆魁章前胸的长剑，道：“承让！”

陆魁章垂手说道：“三庄主武功果然是高强的很。”

萧翎道：“过奖，过奖……”目光一转，扫掠了全场一眼，道：“哪位还要和我单打独斗，再比一阵。”

场中群豪眼看萧翎的武勇，剑招的精奇，哪里还敢出手和他单打独斗，

个个噤若寒蝉。

马文飞轻轻咳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三庄主的武功，咱们是有目共睹，那是无怪被沈木风倚如左右手的了……”

萧翎一皱眉头，还未来及答话，马文飞又接了下去，道：“不过咱们今日之战，不是武林中一般的比武争名，三庄主虽然连胜数阵，只不过使咱们认识三庄主的武功高强，那也更坚定咱们除去三庄主的心意……”

钱大娘冷冷接道：“不用找借口了，你们如是想一拥而上，尽管出手就是。”

萧翎听得钱大娘叫破，才恍然大悟马文飞言中之意，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不错，我萧翎眼下确是那百花山庄的三庄主，但我并未有什么恶迹，诸位这般苦苦的相逼于我，实叫我有口难辩，兵刃无眼，诸位如是群攻群上，只怕要闹出流血惨事……”

马文飞道：“咱们在江湖上走动的人，生死何足挂齿，三庄主不用为我们担心了。”

萧翎脸色一变，道：“诸位如是一定想打，那也是没有法子。”突然凝神举剑，两道炯炯目光，直逼在马文飞的脸上。

马文飞见多识广，一瞧萧翎那举剑神态，正是上乘剑道中的驭剑手法，不禁心头骇然，心知他再一出手，定然有人要溅血剑下，当下转动手中折扇机簧，喝道：“各位都请退下，我要独斗三庄主。”

四周群豪虽是心中奇怪，但都知马文飞武功高强，依言退了下去。

萧翎全身的功力，都凝聚在手中长剑之上，静立不动。

马文飞手举折扇，对准萧翎前胸，手控机簧，但却不敢随便出手。

只觉萧翎那横剑而立的姿势，兼具了攻守两诀，不论从任何方向，都无法找出他的破绽，马文飞默查良久，仍是找不出下手的机会。

但见萧翎身子摇了两摇，突然长长吁一口气，垂下手中长剑，挥手说道：“马兄请回吧！来日方长，纵然是非得杀我萧翎，也不急在今夜。”

马文飞收了折扇，低声说道：“我接不下你这一剑。”

萧翎道：“马兄过谦了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兄弟观察再三，萧兄实不像百花山庄中人。”

萧翎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但我确实是百花山庄中的三庄主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其间想来必有隐情，马某愿和萧兄开诚一谈。”

他轻轻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兄弟闯荡江湖，走遍了大江南北，结交了无数少年英雄，但像萧兄这等才慧、武功，还是初见……江湖间杀机弥漫，魔长道消，萧兄乃少年英雄，正该是砥柱中流，卫道除魔，为武林辟一条坦荡之路，立百世不朽功业，何以

竟委身魔窟，青锋三尺，造孽人间？”

萧翎拱手说道：“兄弟苦衷，一言难尽，明夜此刻，兄弟在此候驾，马兄有暇，盼来一晤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好！明日三更，兄弟当尽我之所能，劝阻天下英雄，不得相犯。”回身率领群豪疾奔而去。

萧翎望着马文飞消失的背影，心中泛起来无限相惜之情。

钱大娘一顿手中拐杖，道：“老身料想，今夜这老榕树下，必将血流成渠、尸骨堆积的局面，料不到竟是这样一个善结的局面。”

萧翎道：“那马文飞的英雄气度，果非凡庸……”

钱大娘道：“他如是平凡之人，那点年纪，岂能率领豫、鄂、湘、赣四省中武林人物。”

萧翎仰面望天，长长吁一口气，叹道：“但愿今宵再无相犯之人……”

只听身后传过来金兰娇柔的声音，道：“三爷连番恶战，也该休息一下了。”伸手接过萧翎手中长剑，替他还入鞘中。

萧翎转向金兰问道：“玉兰和唐姑娘的毒伤如何了？”

金兰道：“服过药物之后，已然大见好转，此刻正在密室调息，贱妾下去瞧瞧。”转身奔入室中。

钱大娘突然咯咯大笑一阵，道：“老身已数十年未和人动过手了，今日倒真是打的痛快，孩子，你累了吗？”

萧翎苦笑道：“在下还好，唉！为我等使老婆婆亲身临敌，与人结仇，在下心中十分不安。”

钱大娘道：“咱们这是交换条件，我今日助你，你明日帮我，谈不上什么安与不安。”

萧翎道：“明日老婆婆赶赴何人的约宴？可否先行告诉在下。”

钱大娘道：“明日你就知道了，何必急在一时呢？”

但闻一阵步履之声，金兰、玉兰、唐三姑鱼贯而出。

唐三姑和玉兰受此折磨，显得清瘦了甚多。

大概是金兰早已把萧翎相救两人的经过，说了出来，是以两人一见萧翎，齐齐欠身作礼，拜谢救命之恩。

萧翎还了一礼，道：“是那位钱老前辈相赠解药所救，两位应该谢她才是。”

钱大娘冷冷说道：“咱们事先有约，我赠药不过是交换条件，二位不用感谢老身了。”

唐三姑呆了一呆，低声对萧翎道：“你用什么交换了她的解药？”

萧翎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没有什么，我只是答允和她同赴一个宴会。姑娘恶毒虽解，体能尚未全复，但咱们的处境，仍然是险恶至极，强敌环伺，随时有受人侵袭之险……”

语音微顿，目光分由唐三姑娘和玉兰脸上扫过，接道：“两位姑娘如能多恢复一分体能，咱们就少了一分危险。”

钱大娘突然站了起来，望了金兰等三人一眼，冷冰冰地说道：“三位不要再打扰他了，他连经数番恶战，需得好好休息一下。”

三女果是听话的很，齐齐应了一声，退回内室。

萧翎就在厅间，选了一处干净之地，盘坐调息。

钱大娘也在厅中选了一片地位，陪同萧翎打坐，直待五更过后，天色大亮，萧翎才由一场禅定中清醒过来，困倦尽消。

钱大娘探头室外，望了一眼，道：“太阳已经升起，你，也该梳洗一下，更换衣服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不用老婆婆费心，现下时光还早。”

钱大娘脸上皱纹似是深了很多，眉宇间隐忧重重，不停地在室中来回走动。

半日时光，转眼即过，刚到中午时分，果然有两顶青色小轿，疾奔而来。

钱大娘低声对萧翎说道：“孩子记着，从此刻，你暂时改名钱玉，你答

应了老身，就该有始有终，不可露出马脚……”

说话之间，那两顶青色小轿，已然奔近茅舍。

钱大娘牵着萧翎右手，步出茅舍，各登上一顶小轿。

萧翎借机打量四个抬轿子的大汉一眼，只见四人脸色都是白中透青，似是在冰雪之中冻了很久的人，只剩下一口气没有绝去。

但四人目中。却又是神光炯炯，一望之下，即知是有着上乘内功的人。

两人刚刚上得小轿坐好，四个大汉立时放下轿帘，抬起了轿子，疾奔而去。

萧翎只觉那轿子愈跑愈快，有如快马奔驰一般，不禁心中一动，暗道：看四人这抬轿疾奔的脚程，当可知轻功不弱。

大约奔行一个时辰之久，轿子陡然停了下来。

萧翎心中暗觉好笑，忖道：想不到我萧翎竟然也坐起轿子来了。

但见轿帘一启，钱大娘当门而立，说道：“玉儿，下来吧！”

萧翎望了钱大娘一眼，缓步下轿，心中却是感慨万端，忖道：别人冒用我萧翎之名，闹得江湖上真假难分，今日我萧翎却要甘冒别人姓名……

抬头看去，只见一座布设古雅的敞厅，大开着厅门，厅中烟雾综绕，景物布设都似在若隐若现之中。

两顶小轿就停在敞厅前面。

四个抬轿子的大汉，肃然垂手，站在两侧。

萧翎心头纳闷，忍不住低声问道：“这是什么所在？”

钱大娘道：“一座广大的宅院，到处都有，远在天之涯，近在目之前。”

萧翎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明白了，多谢指教……”

钱大娘急急说道：“此刻咱们乃祖孙身份，岂可这般称呼。”这几句话，却用的是“传音入密”之术。

萧翎点头应道：“记下了……”

余音未绝，突听那烟雾缭绕的敞厅中，传出来一阵清冷的笑声，道：“嫂夫人别来无恙，不知是否还记得北海旧友？”

钱大娘道：“冰宫一别，转眼又十余寒暑，无日不在念中，接得手示，雀跃不胜。”

敞厅中哈哈一阵大笑，道：“那位可是令孙儿吗？”

钱大娘道：“冰宫往事，幼孙无知，恐他已不复记忆了！”

敞厅中笑声复起，道：“但小女却是难忘那一夕相处，终日缠闹着老夫，要重见令孙一面，北海冰宫中，虽不乏奇珍异物，但却很难解她郁郁愁怀……老妻爱女情深，数度催老夫进入中原，但冰宫事繁，一直无暇为小女奔忙，此次小女随同老夫南来，意在一偿她思念儿时伴侣心愿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这人把我们请来此地，怎的也不让我们进入厅中小坐？

心念还未转完，敞厅那缭绕烟雾中，人影一闪，一个身着盘龙锦袍、胸垂雪白长髯的老者，陡然间出现在厅门前面。

五年前的往事，闪电般掠过了萧翎的脑际，想起在武当山三元观中，无为道长那丹室中遇见的北天尊者。

钱大娘欠身一笑，道：“怎敢当尊者亲迎。”

北天尊者拂髯一笑，道：“两位请入厅中坐吧！”

钱大娘目光一转，望了萧翎一眼，道：“玉儿怎的如此不知礼数，见了前辈，竟然不知参拜。”

萧翎只好一撩长衫，拜了下去道：“晚辈钱玉，叩见者前辈。”

北天尊者哈哈一笑，扶起了萧翎道：“钱世兄快些请起。”

挽起萧翎，直向厅中行去。

进得厅门，突觉一股寒意袭来，有如骤然间进入冰天雪地之中。

萧翎心中大感奇怪，留神看去，只见敞厅两侧排列着一十六座巨缸，后壁间放着一座玉鼎，缭绕香烟，由鼎中冒出来，寒气却由那十六座巨缸内蒸蒸上腾。

香烟和寒气，在敞厅内交混成一片综绕的烟雾。

北天尊者牵着萧翎左手，直行入厅中一张长形木桌边，才放开萧翎，笑道：“钱世兄请坐。”

萧翎也不客气，依言坐了下去。

北天尊者望了钱大娘一眼，笑道：“令孙人间祥麟，英俊非凡，嫂夫人有此佳孙，实乃可喜可贺之事，足慰钱兄在天之灵了。”

钱大娘道：“日后还望尊者多多提携。”

北天尊者笑道：“老夫义不容辞……”

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老夫由北海冰宫之中，带来了几件中原难得一尝的美味，咱们畅饮几杯！”举起双掌，互击一响。片刻工夫，缭绕的烟雾中，鱼贯走出来四个白衣的少女，每人手中都捧着一只木盘，盘上各放了一个紧扣的玉碗。萧翎暗暗忖道：他在这厅中放了这多寒气，想来他那些美味，亦必是冷若寒冰的了。

只见最后一个行来的白衣少女手托的木盘上，除了一个紧扣的玉碗之外，还有三副杯筷，和一个玉瓶。

北天尊者取过玉瓶，拔开木塞笑道：“钱世兄的酒量如何？”萧翎道：“晚辈不善饮酒。”

北天尊者道：“好！那你就少喝一点吧！”

举起玉瓶，在萧翎的酒杯中滴下三滴。

萧翎看那玉瓶，最多不过有六两容量，暗自忖道：我虽然不

善饮，但喝个四两半斤的酒，也不会醉，你在我杯中滴下三滴酒来，也未免太瞧不起我了。

只见北天尊者在钱大娘那小玉杯中加了半杯酒后，又在自己杯中加了半杯，才举杯笑道：“试试老夫这雪香千日醉的味道如何。”

萧翎举起酒杯，原想一口吞下，但见那北天尊者，只轻轻吃了一滴，不禁心念一动，暗道：这酒名既叫雪香千日醉，只怕是激烈异常，慢慢尝试一下再说，轻轻吃了一滴。

酒入口中，立时有股奇烈的清香，直透入丹田之中。

北天尊者放下酒杯，笑道：“钱世兄如是力难胜酒，那就不要吃了，尝尝这几道菜味如何？”伸手把木桌上紧扣在玉碗上的三个磁碗，取了下来。

萧翎凝目望去，只见那第一只玉碗一片雪白，有如冷冰在碗中的猪油一般，第二个碗中，放着三个淡红色的圆球，除了颜色有点奇怪之外，像似炸丸子。

第三个玉碗中半碗浓汤，色呈青绿，看不出是何物做成。

北天尊者举起筷子，笑道：“钱世兄，小女还在后厅中等候于你，快请尝尝这道佳肴……”当先举起筷子，指着第一只玉碗说道：“这是千年熊掌，钱世兄请啊！”

萧翎吃了一口，果是做的十分佳美，暗道：这北天尊者，倒是个会吃的人……

只见北天尊者指着第二只玉碗中淡红色的圆球，笑说道：“这道是清蒸雪莲子，钱世兄请尝一颗吧。”

萧翎举筷夹了一个放入口中，还未咽下，忽听一阵步履声，传了过来。

转头望去，只见缭绕烟雾之中，缓步走过来一个白衣姑娘。北天尊者冷冷说道：“香雪，你来此地作甚？”

香雪欠身道：“小婢奉命来请钱公子。”

北天尊者似是对女儿爱护无比，轻轻咳了一声，对萧翎说道：“小女那烹饪之术，尤强胜过冰宫名厨，想她定已为钱世兄备了佳肴，劳驾一行如何？”

萧翎缓缓咽下口中的雪莲子，回目望着钱大娘。

钱大娘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昔年和公主相见时，年纪太小，难得公主仍然对你念念不忘，还不快去见过公主，坐在这里发什么呆？”

萧翎无可奈何的站了起来，随同香雪而去。

出了那水雾弥漫的大厅，穿过了二重厅院，到了一精雅小巧的厅堂中。

一个全身银红衫裙的少女，坐在厅中一张檀木椅上，垂首弄绢，似有着无限娇羞，香雪带萧翎进入厅中，她连头也未抬过一下。

香雪附在萧翎的耳边，轻声说道：“那就是我们公主了，已在厅堂中等候了很久，请去见个礼。”

雅致小巧的厅堂中，只剩下了萧翎和红衣少女两个人，彼此枯坐，默默无言。

萧翎虽然想打破这枯坐的沉寂，但他对钱玉与公主昔年之事，全不知晓，不知该如何开口才是。

沉默延续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，还是红衣少女先行开口，道：“钱相公别来可好？”

萧翎道：“托天之福，公主安好。”

红衣女道：“钱相公可曾记得昔年之事？”

萧翎只听得呆了一呆，茫然不知如何答话。

只听那红衣女接道：“钱相公为何不言，可是忘怀了吗？”

萧翎举手擦擦头上的汗水，道：“公主深居冰宫，声势显赫，娇贵尊荣，在下只不过是一个孤苦流浪人……”

红衣少女嗤的一声，打断了萧翎之言，接道：“你原来是为了门户之见，我还道你早已忘去咱们许下的誓言了……”

萧翎长长吁了一口气，暗道：总算被我应付过去了！

只听那红衣少女接道：“那时，咱们虽然都还是未解人事的孩子，但我却对那戏言往事念念不忘，随着这与日俱增的年岁，记忆更是清新……”

她缓缓抬起头来，望了萧翎一眼，接道：“你比我想象中更英俊些。”两片红晕，泛上双颊，神态无限娇羞。

萧翎进得室中，一直未和那红衣少女对面望过一眼，此刻四目交注，才发觉这位深居冰宫的少女，竟然是如此美艳。只见她秀眉弯弯，秋波如水，瑶鼻樱唇，明艳照人，不禁微微一呆。

那红衣少女无限羞喜地笑道：“我屡次催促爹爹，要他带你去北海冰宫，可是每次他都忘怀了，唉！我为此大哭大闹了数次，爹爹才肯带我来中原找

你。”

她似是陶醉在昔年的回忆中，偏头想了一阵，又道：“记得昔年咱们在冰宫后面玩耍，你要我扮作新娘子，我一直不肯答应，后来你气哭了，我才答应，这些往事虽然已十几寒暑，但想来历历如绘，似如就在目前。”

这一下萧翎只听的瞠目结舌，说不出一句话来，昔年那儿时往事，在他是毫无所知，那红衣女虽然说的优美清丽，如奏弦管，一副悠然神往的情态，但萧翎却是一片空白，茫无所知。

幸好那红衣少女并未再等待他答复，又自接了下去，道：“不知何故，这些年来，我一直为儿时那些美丽的往事萦绕心头，念念不忘，唉！不知你是否和我一般的怀念着过去？”

萧翎只觉脑际一片混乱，想不出一句措词回答。

那红衣女扬了扬秀眉儿，柔声说道：“你为什么不说话呢？”

萧翎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公主……”

红衣女摇首道：“别叫我公主好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那要如何叫你？”

红衣女道：“像咱们儿时一样，我叫你玉兄弟，你该叫我什么？”

萧翎心中暗暗地摸索道：他叫我玉兄弟，那她显然比钱玉大了，我该称她姊姊才是，可是什么姊姊呢？何况我萧翎和她是从不相识，岂可称呼她为姊姊……

这念头风车般在心中连转了千百次，仍是想不出适当的措词。

那红衣女眼睛眨了两眨，幽幽说道：“怎么啦？你可是忘了我的名字？”

萧翎讪讪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在下一时忘了公主的名字。”红衣女脸色一变，冷冷说道：“你这些年来，从没有想过我了？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钱大娘那失踪的孙儿，是否还在想念着她，我如何能够代人做主，这些话实叫人难答的很……他心中念头交织，不觉间形露于外，剑眉轻锁，脸上浮起了一层淡淡的忧苦。

那红衣女冰冷的脸色上，又绽出哀怨的笑容，缓缓说道：“这些年来，你可是又遇上了喜爱的女孩子吗？”萧翎冲口答道：“没有。”

这句话没经忖思，本能的说了出来。

只见那红衣女脸上愁苦一扫而光，嫣然一笑，道：“那你可仍是为了我爹爹在武林中至高无上的地位，有着门户之见吗？”萧翎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红衣女笑道：“不用这个那个了，我娘最是疼我，爹爹以后听娘的话，我回去冰宫之后，让娘要爹爹把你接去冰宫，让爹爹把他一身武功，尽传给你，日后由你接掌冰宫门户……”萧翎急急说道：“使不得……”

红衣女道：“谁说使不得了，我一定给你办到……”微微一顿，不容萧翎接口，又抢先说：“咱们不谈这些事啦！你瞧我比起小时候，是丑了，还是好看了？”

萧翎道：“公主明艳照人，美丽绝伦……”

红衣女道：“你又叫我公主了，不会叫我的名字吗？”萧翎暗道：谁知道你的名字了，一时间瞠目不知所对。那红衣女黯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玉兄弟，你可是忘了我的名字吗？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看来再谈下去，非得露出来马脚不可，不如早些借故告别的好，正待开口，瞥见一个白衣小婢，手中捧着白玉茶盘，送上来两杯香

茗，只好忍了下去，正襟而坐。白衣小婢放了茶盘，捧起了一杯茶，道：“钱相公请用茶。”萧翎接过杯子，放在桌上，欠身一礼。

那白衣小婢掩口一笑，道：“钱相公几时学得这般拘谨了？”那红衣女突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当年在北海冰宫之时，他和咱们一起玩耍，总是叫我冰儿，或是冰姊姊，此刻相对，却是一口一个公主，唉！好像是从不相识一般。”

萧翎道：“当年你我都是不解人事的孩子，但此刻都已经长大成人，自然该避些男女之嫌才是。”

那白衣婢女望了两人一眼，微微一笑，又悄然退了下来。红衣女脸上的笑容，逐渐敛失，代之而起的是一片怒容。她似是愈想愈觉恼怒、委屈，突然抓起案上盛茶的玉杯摔在地上。

但闻砰的一声，玉杯片片粉碎，杯中茶水，溅了萧翎一身。萧翎正待盘算着如何想出一个法子，告别而去，又不露一点痕迹，闻得玉杯着地之声，不禁惊的一呆。

回目望去，只见那红衣女眉宇间一片怒容，双目厉芒隐现，大有立刻翻脸之势，心头微生震骇，忖道：那钱大娘为我不惜和

天下英雄结仇，要我假扮她孙儿钱玉赴此邀宴，料不到这中间竟然还牵扯了一段儿女私情的往事，但我既然承担了下来，必得有始有终的把事情做好才是，如是砸了锅，闹出不欢之局，岂不是有负那钱大娘吗？

心念已轩，大觉坦然，回头望着那红衣女歉然一笑，道：“冰儿，你生气了吗？”

红衣女闷了一肚子委屈，怒声喝道：“谁要你叫我冰儿，你是我什么人？冰儿也是你叫的吗？”

萧翎被她一顿叱责，数说的茫然无措，不知该如何接口。

只听那红衣女接道：“我不要你来奉承我，看我生气了，你心中害怕，才来这般哄我？哼！你心中早就没有我了，这些虚情假意的话，我不要听。”

萧翎只觉她讲的十分正确，自己确实在虚于委蛇，不禁微微一叹，道：“公主，请暂息怒火，听在下一言如何？”

红衣女尖声叫道：“我不要听了，你给我滚出去……”

萧翎看她双目中杀机浮动，大有立时出手之意，只好站起身来，抱拳一揖，道：“公主既如此厌恶于我，在下这就别过。”

转身向前行去，只听身后传过来红衣少女的娇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萧翎回过身子，抱拳说道：“公主有何见教？”

红衣女道：“你刚才说的什么？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并非钱玉，是以不知昔年的往事，致令公主痛心故人不念旧情……”

红衣女愕然说道：“你不是钱玉是谁？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萧翎。”

红衣女道：“萧翎，萧翎，萧翎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不错，在下受了钱大娘相助之恩，才答应假扮她失踪的孙儿钱玉，来赴此约……”

他长长叹息一声，又道：“事先那钱大娘并未谈起钱玉和公主的往事，如是在下早知有此牵扯，绝对不会答应……”

红衣女突然插口接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一个人的情义，是何等重要，在下冒充钱玉之名，致使姑娘误作故人，罪莫大焉，如再不挺身认罪，于心何安？”

红衣女两目掠过一抹杀机，冷冷说道：“你既然知罪了，可知该怎么办？”

萧翎怔了怔，道：“姑娘之意呢？”

红衣女道：“一个女孩的名誉、节操，其重尤过生死，你冒充那钱玉之名，害得我节操大损，日后你尽可向人夸耀，那北海冰宫公主，对我如何如何，那我有何颜面生于人世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如若我萧某是那等卑下的小人，也不自甘承认是冒充顶替了。”

红衣女道：“任你狡辩千端，我也不会相信，除非你立刻横剑自绝一死！”

萧翎向红衣少女仰脸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大丈夫死而何惧，姑娘既觉受萧翎屈辱，姑不论其错如何，在下咎由自取，本该应命才是。不过，此时此景中，我不能死！”

红衣女道：“一个人最大的恨事，最大的痛苦，就是死亡，所谓千古艰难唯一死，既然你连死都不怕，还有什么事放不开呢？”

萧翎道：“人死留名，雁过留声，我萧翎虽无流芳百世之心，但却不能遗臭万年，姑娘如肯信我萧翎，请宽限我数年之期，待我洗刷了自身清白之后，自当负荆冰宫，听候姑娘发落。”

红衣女道：“你说的虽然动听，但我却无法相信。”

萧翎剑眉耸动，俊目放光，肃然说道：“姑娘信也得信，不信也得信，在下就此别过！”转过了身子，大步向前行去。

第二十六回侥幸脱虎穴

突觉眼前人影一闪，那红衣少女竟然悄无声息的越过身侧，拦住了去路。

萧翎疾退两步，道：“姑娘好佳妙的身法。”

红衣女道：“天下有谁不知北海冰宫的‘七幻步’妙绝武林，还要你来称赞不成。”

萧翎心头怒起，暗道：我心有愧疚，连连在言语上相让于她，她倒是当起真来。当下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只听那七幻步之名，就知不是正宗之学。”

红衣女怒道：“你可要试试吗？”

萧翎吸口真气纳入丹田，道：“当得领教。”口中虽是说的轻松，其实对她超越而过的奇异身法，并未有丝毫轻视之心，暗中全神戒备。

但见那红衣少女娇躯闪动，转得两转，突然幻现出两条红色人影，分由双方攻来。

萧翎吃了一惊，忖道：原来这“七幻步”有此妙用。不知哪一个方向攻来是真，只好双手齐出，分拒两方攻势。

但见那红色人影陡然向后退去，避开了萧翎掌势，幻影消失，四五尺外站着那娇俏的红衣姑娘。

只听她清脆的笑声传了过来，道：“这七幻步法如何？”

萧翎道：“幻影扰人耳目，算不得什么奇绝之技。”

红衣女道：“我幻起两条人影，分由两方攻你，你如何能知虚实？”

萧翎道：“我双手各拒一方。”

红衣女道：“七幻步妙用无穷，我如若幻起三个幻影攻你呢？”

萧翎道：“双掌之外，我还可以踢出一脚。”

红衣女道：“如是我幻起四条人影攻你？”

萧翎道：“我可以双手双足并用。”

红衣女道：“如是我能幻起五条人影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武功一道，并非说来轻松，在下料姑娘也难幻现四条以上化身。”

红衣女叹道：“我不能，但我爹爹却能，他可以幻出五个化身。”

萧翎道：“旁门左道，不足为奇，纵然能幻起七个化身，又该如何。”

红衣女道：“这只是一种奇幻的步法，进退之间，都有一定路数，练得纯熟，再加上快速的转动，就可以幻出化身，你自己不懂也就罢了，竟敢信口开河的诬为旁门左道，如若让我爹爹听到，准会把你碎尸万段！”

萧翎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令尊那七幻步纵然高明，但也未必就能把我萧某人碎尸万段。”

红衣女怒道：“你可是不信我爹爹强过你吗？那就先试试我的手段。”欺身急攻而上。

萧翎挥掌一封，还了一掌。

两人展开了一场抢制先机的快攻，掌指变化，各极迅辣。萧翎一连和她抢攻了二十余招，竟然未占得丝毫便宜，这才知道对方不仅只会那扰人耳目的“七幻步”，而是有真功实学。这一阵互抢先机的快攻，竟未退后一步，让避一招。那红衣女亦为萧翎的武功，暗生倾倒，忖道：这人口气很大，一身傲气，但却不是吹牛，确实有一点真实本领。

突听一个沉重的声音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冰儿，你们是在比试武功，还是

在真的打架？”

红衣女收掌疾退，回身笑道：“我和玉兄弟在探讨武学。”

萧翎抬头看去，只见北天尊者和钱大娘并肩而立，望着自己和红衣女出神，显然，他并未被那红衣女言语瞒过，神情间流现出满怀疑虑。

钱大娘似是亦瞧出两人不似探讨武学，脸上神色变化，忽惊忽怒，莫可捉摸。

她素知那北天尊者为人，一翻脸全不念故旧之情，出手就要杀人。

只听那红衣女娇笑道：“玉兄弟原是深藏不露，如非我迫你出手，现在我只怕还不知你具有此等身手。”

谈笑之中，走近萧翎，牵着他的右手，奔回房中。

北天尊者望着两人的背影，缓缓说道：“令孙的武功是何人传授？”

钱大娘道：“除了家传的武学之外，他受到几位老前辈的指教，学的十分庞杂，老身亦曾为此数说过他，要他不可务多，应该选择几种武功，专心练习，或许有些成就。”

北天尊者道：“据老夫观察，令孙的武功，不但受过高人指点，而且已然升堂入室，老夫虽然未能窥得全貌，但自信不会走眼。”

钱大娘心中暗暗震惊，口中笑道：“尊者看他有些成就，那真是钱门之喜了。”

北天尊者语气冷漠地说道：“因此，老夫可以断言，他一身所学绝非你能调教出来。”

钱大娘道：“老身退出江湖，隐居田园，全为此子，再加上他爷爷生前几位故友，都很欣赏他的才气，经常莅入寒舍，指点他的武功，有时三日而去，有时数月才走，老身知他们都无恶

意，是以，也没有干涉他们……”

北天尊者道：“原来如此，那是无怪令孙的手法指掌，和你们钱家武功路数，全然不同的了。”

钱大娘道：“那些人只肯传他武功，却无人肯答应收他为徒。”北天尊者道：“那是他们自知一己之能，难为他师。”

钱大娘道：“那是尊者过奖他了，老身的看法，可能和辈份有关，和老身往来之人，大都是和他爷爷同辈，如若收他为徒，岂不是乱了称呼。”

北天尊者道：“武林无长幼，尊者为高，老夫之见，和大娘不同，那些不肯收令孙为徒之人，都有自知之明，老夫看他适才和小女动手相搏时的数招，掌法的佳妙，变化的快速，招招都可以称得上绝技二字……”

钱大娘笑着接道：“你不过只看到他数招手法，如何可作这等评断？”

北天尊者道：“如是他不具那等精博的身手，只伯早已被小女制服了。”

钱大娘道：“原来如此……”

北天尊者不顾钱大娘未完之言，自行接了下去，道：“小女武功，已得老夫大部真传，所差者，不过火候而已，北海拳掌，素以凌厉见长，适才老夫目睹他们过招，小女似已全力施为……”

钱大娘接道：“令爱武功，强过小孙甚多。”

北天尊者道：“不然，以老夫所见而论，钱世兄招数稳健至极，任小女攻势千变万化，他都能从容破解，这就使老夫不得不心生疑问。”

他缓缓回过头来，两道森寒的目光，凝注在钱大娘的身上，接道：“来人当真是钱世兄吗？”

钱大娘道：“世间哪还会有人冒充他人晚辈之理。”

北天尊者道：“老夫也和那钱世兄有过数面之缘，适才心中坦然，也就未作深思，如今想起来，那和老夫记忆中的钱玉，似有甚多不同之处。”

钱大娘道：“孩子们最多变，令爱如今也和老身记忆中大不相同了。”

北天尊者道：“不然，老夫略通星卜相人之学，钱世兄留在老夫记忆中，并不是他的形貌，而是他的骨格、气度……”钱大娘道：“小孙见得尊者时，尚不足十岁，完全是一副孩子气，哪里能谈到什么气魄两字。”

北天尊者道：“但那与生俱来的骨格，却是不会变吧？”钱大娘心中震动，暗道：此人武功惊人，想不到料事之能，竟也有如此能耐，只要能找出一点微末之疑，就苦苦追问不休。忖思间，只听那北天尊者说道：“嫂夫人可否把钱世兄叫过来，让老夫再仔仔细细的瞧他一阵如何？”

钱大娘正待想一个婉言推托之法，却见萧翎和红衣女已缓步走了出来。

北天尊者不容钱大娘开口，抢先说道：“钱世兄，请到这边来，老夫有几句话，要问个明白。”

钱大娘暗里吃了一惊，但见北天尊者对自己十分留心，别说出言招呼了，就是暗中打个招呼，示意他说话小心一些，也是无法办到。

那红衣女轻轻一扯萧翎衣袖道：“我爹爹叫你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不知他有何见教？”放步向前行去。

红衣女两道目光，一直盯注在北天尊者脸上，人却紧随在萧翎身后而行，相距尚有七八尺时，那红衣女突然伸出手去，一扯萧翎衣服，低声说道：“你要小心了，我爹爹存心不良。”萧翎怔了一怔，举步向前行去，在距那北天尊者还有四五步时，停了下来，抱拳一揖，道：“老前辈有何见教？”北天尊者道：“你过来，老夫有话问你。”

萧翎想起那红衣女的警告，不禁动了怀疑，暗中一提真气，缓步向前行去。

钱大娘居然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玉儿……”

北天尊者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嫂夫人不要多口……”

钱大娘对那北天尊者，似是十分敬畏，果然不敢多言。北天尊者两道冷厉的目光，凝注在萧翎的脸上，打量了一阵，道：“小娃儿，你不是钱玉。”

萧翎正待答复，突见红影一闪，那红衣少女已挡在了萧翎身前，娇声说道：“谁说他不是玉兄弟呢？”

北天尊者先是一怔，继而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不错啊！是老夫双目昏花、瞧错了人！”

目光一转，望着钱大娘道：“嫂夫人不用见怪，儿女们的真真假假，用不到咱们做长辈的费心。”

两人相视而笑，隐入大厅。

红衣女眼看两人隐入烟雾之中，才回头擦了一把冷汗，道：“好险啊！好险啊！”

萧翎茫然说道：“哪有什么危险？”

红衣女道：“人家救了你们老小两条命，你一点都不知道吗？”萧翎道：“你是说令尊吗？”

红衣女道：“不错啊！如若你刚才答我爹爹问话，错上一句，此刻已经横尸厅外了。”

萧翎心中不服，忖道：我倒不信你爹爹出手一击，我便伤在他的手下，口里却缓缓应道：“在下早已有备了！”

红衣女道：“我未料到爹爹见你面就动杀机，忘记告诉你我爹爹已练成了一种绝世神功，名叫‘阴风摄魂掌’。”萧翎心中暗道：只听这名字，就可知是一种阴毒的武功了。红衣女看他既无惊奇之感，亦无诧异之意，不禁心中有气，暗道：总有一天，我要你尝尝那“阴风摄魂掌”的味道。

口中却接着说道：“那摄魂掌已经是威力奇大，出掌搜魂，被击中不死必伤，我父亲除了练成摄魂掌外，又加上自己的寒阴气功，所以，易名为‘阴风摄魂掌’……”

她突然轻轻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我爹爹和你谈话时，已暗中运起‘阴风摄魂掌’的功力，只要回答他相询之言，一分心神的刹那，我爹爹即将借机暗中发出‘阴风摄魂掌’置你于死地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我就不信那“阴风摄魂掌”能够一击致人于死地……心有所思，不觉间形诸神色。

那红衣女似已看出了萧翎心意，摇摇头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可是信我的话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不是不信，只是有些奇怪。”

红衣女道：“奇怪什么？”

萧翎道：“姑娘刚刚知道在下不是钱玉时，激愤之容，形诸神色，似乎要立刻把在下处死，才得称心，不知何故，见得令尊之后，却又激愤尽消，化敌为友，反而保护起在下来。”

红衣女嗤的一笑，道：“女人心，海底针，这忽喜忽怒之情，连我自己都捉摸不定，你自然是摸不透了……”

她突然一整脸色，庄严地说道：“你告诉我那萧翎之名，不会再是假的了吧？”

萧翎道：“千真万确。”

红衣女道：“你可知道我的姓名吗？”

萧翎摇摇头道：“还未请教公主。”

红衣女道：“那你现在可以请教了！”

萧翎无可奈何的一抱拳，道：“请教姑娘上姓！”

红衣女欠身施了一礼，答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，贱妾复姓百里。”

萧翎心中暗忖：好啊！当真是要我问一句，她才肯答一句，只好接着问道：“姑娘的芳名？”

红衣女道：“有劳相公下问，贱妾单名一个冰字。”

萧翎道：“百里冰，好冷的一个名字。”

百里冰嫣然一笑，道：“我虽很少涉足中原，但却常读中原诗书，那贱妾二字，也不知用的当是不当？”

萧翎道：“用的很好。”

百里冰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如若我日后冒充中原儿女，定是行得通萧翎道：“姑娘讲话字正腔圆，举止神态，无不神似中原儿女，哪里还用得着冒充。”

百里冰笑道：“那是因为家母是中原人氏，我自幼禀承母教，喜爱中原事物。”

萧翎仰脸望望灰色，道：“在下要告辞了！”百里冰忽然垂下头去，幽幽地问道：“你虽然是冒充钱玉而来，但我却一直无法改变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那不要紧，在下承姑娘数番相救之情，心中感激不尽，此后定当帮助姑娘访查那钱玉下落，转达姑娘对他的怀念之情，要他不分昼夜，赶往冰宫去见姑娘。”

百里冰抬起头来，目光中满是幽怨，望了萧翎一眼，欲言又止，伸手由头上拔下来一根雕琢精致的玉簪，说道：“萧兄请收下此簪。”

萧翎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姑娘之意……”

百里冰接道：“日后萧兄若见着我那钱兄弟之时，请把玉簪交付于他，要他持此簪赶往北海冰宫见我。”

萧翎接过玉簪，说道：“姑娘但请放心，万一在下寻不到钱玉，定当把玉簪璧还公主。”

百里冰答非所问地接道：“我那玉簪乃是天山千年寒玉制成，可测百毒，你带在身上，也许不无小助。”

萧翎抱拳一礼，道：“在下就此别过了。”转身向厅中走去。

忽听百里冰低声喝道：“站住，你要到哪里去？”

萧翎道：“我要去接那钱婆婆。”

百里冰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不用去了，家父已然对你生出怀疑，去了恐难免要生事故！”

萧翎沉思了一阵，坚决地道：“在下亦不能弃置那钱老前辈而不顾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我替你带她出来……”

回过身子，举手一招，一个身穿白衣的婢女奔来，百里冰一指萧翎，道：“香雪，你送这位萧爷先离此地，在三里外那座山神庙等我。”

香雪应了一声，回眸笑道：“萧爷请。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不识途径，姑娘请吧！”

香雪道：“小婢有僭，先行一步带路了。”转身当先而行。出得大门，立时有两个白衣人，由壁角跃出，拦住了去路。香雪迎上前去，低言数语。

两个白衣人，点点头退回。

短短三里行程中，连遇四道拦截。

但均为香雪几句软言温语，劝说的退避开去。

香雪说退了最后一拦截伏兵，人已到山神庙前，长长吁一口气，回目望着萧翎一笑，道：“幸未辱公主之命。”萧翎道：“有劳姑娘了。”

香雪道：“萧爷太谦……”

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在三四里之内，有我们冰宫中卫队，组成的三十六班巡视哨，不分昼夜，不停的巡视，但以三里为限，三里之外就算是天塌下来，他们也袖手不管，但限界内的一举一动，他们也不肯放过。”

萧翎道：“但姑娘却能从从容容，刀不出鞘的把在下送了出来。”

香雪笑道：“他们都知我是公主的心腹婢女，对我有些忌惮，不敢开罪于我。”

萧翎道：“你们那公主为人很凶吗？”

香雪道：“在我们冰宫之中，最凶的是夫人。”她未等萧翎答话，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夫人就是公主的母亲，我们老爷最怕夫人了。”

她话未说完，忽然瞥见两条人影奔了过来，赶忙住口不言。

奔来人影，势如闪电，眨眼间已然到了两人停身之处，正是那百里冰和钱大娘。

萧翎一抱拳，道：“有劳公主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两位一路顺风，恕贱妾不远送了。”

钱大娘叹道：“劳公主上复尊者，就说老身情非得已……”

百里冰道：“老前辈您尽管放心，家父面前有晚辈一力承担，绝不会因此事，而对老前辈有所记恨。”

钱大娘道：“明日老身即将整装就道，天涯海角寻找我那孙儿，见他之面，老身定带他同往冰宫一行，面见尊者谢罪。”

百里冰溜了萧翎一眼，接道：“不用了吧！老前辈见着我那玉兄弟时，代我问他一声，也就是了，唉！儿时游戏，如何能当真，晚辈此刻已然清醒多了。”

钱大娘道：“公主为他奔波万里，他去冰宫谢罪，那也是应该的事，老身如能寻得到他，定当往冰宫一行，公主请回，老身就此别过了。”

一拱手，带着萧翎转身而去。

百里冰望着两人的背影消失之后，才和香雪无精打采的联袂而回。

钱大娘带着萧翎一阵急奔，回到那老榕树下，只见景物依旧，金兰正倚门张望，见萧翎平安归来，急急迎上去，道：“二位此行安好？”

萧翎道：“还好，可有人来过这茅舍？”

金兰摇摇头道：“没有，自从三爷去后，从无人来惊扰过此地。”

萧翎点点头道：“真信人也。”

玉兰和唐三姑联袂由室内走了出来，先对钱大娘欠身一礼，接道：“三庄主称赞何人？”

萧翎道：“马文飞。”

钱大娘道：“马文飞怎样了？”

萧翎道：“他答应今夜之前，劝阻天下英雄，不得相犯此地，果是言而有信。”

钱大娘道：“他如没有一点信义，如何能够服人，统率豫、鄂、湘、赣四省武林人物。”

金兰插口说道：“三爷和老前辈，跋涉而归，快请休息一下。”

钱大娘想起了萧翎和马文飞相约的期限，只怕还得一场恶战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老身真得去休息一下了。”扶杖步入茅屋。

萧翎目光一掠唐三姑和玉兰，缓缓说道：“两位的伤势好了吗？”

唐三姑道：“全好了，听金兰姑娘谈起经过，当真是苦了你了。”

玉兰盈盈一礼，接道：“妾婢何幸，受三爷如此大恩，今生今世，也是难以报答得完。”

萧翎笑道：“同舟共济，生死同命，不用谈什么受恩相报的话了。”

唐三姑接道：“这些人和咱们无仇无恨，竟然苦苦逼迫，今宵再来，我要他们试试四川唐家的毒药暗器滋味如何！”

萧翎急急挥着双手，道：“使不得，此时此情之下，咱们不宜伤人，虽然咱们无错，错在咱们投效了百花山庄，别说咱们几

人之力，无能和天下英雄对抗，就算有此能耐，也不能妄杀好人，如非性命交关，姑娘最好不可妄用淬毒暗器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目光扫掠了三人一眼，道：“两位能解开‘化骨毒丹’之毒，只怕出了大庄主的意外，今宵不论是和是战，咱们都要兼程赶路，趁此空暇，三位也该好好的养息一下体力。”

金兰和玉兰相视一笑，齐齐应道：“三爷也该好好调息一下，过关斩将，

全凭三爷，妾婢等不过是摇旗呐喊而已。”

半日时光，匆匆而过。

转眼间日落西山，东方天际，捧出一轮明月。

萧翎缓缓站起身子，低声对金兰等说道：“只要来人不侵入茅舍，三位最好是不要出手。”大步出室而去。

月光下，只见马文飞一身蓝色劲装，手执折扇，早已在相约之处等候。

萧翎一抱拳，道：“兄弟来迟一步，有劳马兄相候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不是萧兄来迟，是兄弟来得早了。”

萧翎仰望了皎洁的明月一眼，道：“兄弟初出茅庐，识人不多，自思尚不曾和武林人物有怨恨，何以群雄毕集，处处和兄弟为难？”

马文飞道：“萧兄坦荡君子，言而有信，兄弟深信不疑，但济济群豪，并非是为了萧兄个人，只为萧兄来自那百花山庄……”

他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沈木风在武林之中，手造了无数的杀孽，结仇之多，可算得前无古人，以后沈木风突然归隐，消失江湖，下落不明，虽经群雄明查暗访了数年之久，仍是寻不出一丝蛛丝马迹，唉！大家都知道，他隐身之地，定然是人迹罕至的深山大泽，是以，大都偏重在深山幽谷之中，追寻他的下落，久寻不遇，江湖又传出他的死亡，这消息不知从何人口中传出，但很快的传遍了江湖，追寻他下落的武林同道，才松懈下来，逐渐

散去，却不料他却隐居在百花山庄之中……”

萧翎口齿启动，欲言又止。

马文飞轻声一叹，接了下去道：“如今想来，沈木风死去之讯，定是他自己编造出的谎言，在群豪苦寻他两年不遇之际，传播于江湖之上，极容易使人相信这消息的正确，可惜，那时竟无人想到这是沈木风的遁身谎言，否则，也不会有沈木风重出江湖的惊人之事了。”

萧翎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那时马兄已经出道江湖了吗？”

马文飞道：“兄弟出道之时，那沈木风虽然早已归隐，但此等往事，都是由家师口中说出，自然是不会假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马兄才气纵横，武功过人，令师定当是一位大有名望的风尘奇人。”

马文飞黯然说道：“家师已然谢世了……”

他仰首望月，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亡师因中了沈木风一记重掌致内腑受伤剧重，终生不能再习武功，为了把他一身武功传授兄弟，忍受那缠身的病魔，苦受五年，五年来，兄弟亲眼看到他伤势发作的痛苦，日必一次，这痛苦在兄弟心中凝结成一股强烈的复仇怒火。”

萧翎道：“原来如此，那是难怪马兄对那沈木风恨入刺骨了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兄弟衔恨那沈木风，虽是种因恩师之仇，但和百花山庄为敌，却并非全是旧恨，承得豫、鄂、湘、赣四省武林同道抬爱，推举兄弟出来主盟，就兄弟所知，四省中不少武林同道，都受过那沈木风的荼毒，萧兄途中所遇，大都是满怀激愤，闻声而来的武林同道，当知兄弟之言非虚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面见耳闻已多，也确信马兄所言非虚，但在下一步失足，回首已迟，沈木风虽无行，但在下不能无义，不过，兄弟可指月为誓，绝不助百花山庄行恶。”

马文飞沉吟一阵，叹道：“间不疑亲，萧兄既然声言在先，兄弟也不敢再以大义晓辩，但得萧兄牢记今宵誓言，也不枉咱们今宵一晤。”

萧翎道：“兄弟日后见过那沈木风时，定当竭尽所能，劝他迁过向善。”

马文飞接道：“沈木风陷溺已深，想非萧兄之力能劝得醒，但望萧兄能独善其身……”他顿了一顿，接道：“兄弟言出肺腑，尚望萧兄三思，咱们后会有期，兄弟就此别过。”

抱拳一礼，转身而去。

萧翎急道：“马兄留步。”

马文飞回身说道：“萧兄还有何见教？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还有一事烦请马兄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但得力能所及，马某绝不推辞。”

萧翎道：“百花山庄结怨太多，兄弟以百花山庄三庄主的身份，出现江湖，自是难怪天下英雄纷纷出手拦劫，只是见得兄弟之人，一个个激愤愤胸，恨不得要把我萧翎立毙当场，兄弟纵然是费尽口舌解释，他们也是听而不闻，此等情势，兄弟是只有被迫还手，但在下实不愿因此误会，闹出流血惨事，还望马兄代为向天下英雄解说一下，马兄一言九鼎，想必能使天下英雄信服。”

马文飞沉吟一阵，道：“一言九鼎，兄弟是愧不敢当，就事而论，兄弟确无劝阻天下英雄不和萧兄为难之能，但我当尽我之力，能够劝阻几人是几人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兄弟一样拜领盛情，为了避免无端的杀劫，兄弟已决定兼程赶路，尽量避开阻拦途中的武林人物。”

马文飞微微一叹，道：“萧兄珍重。”

转身几跃，人已消失不见。

萧翎回到茅舍中，唐三姑和金兰、玉兰，已经整好了行装。

萧翎环掠了三人一眼，道：“咱们即刻上路。”当先奔出了茅

内室中传出来钱大娘的声音，道：“四位一路顺风，恕老身不送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老婆婆一番相助之情，萧翎牢记不忘，日后有缘，定当图报。”

室中又传出钱大娘的声音，道：“四位上路，老身亦将弃置蜗居而去，我已是风烛残年之身，今后四海为家，天涯飘零，不知还能活得多久时光，萧相公日后如能遇得老身幼孙钱玉，还望多多照顾。”

萧翎道：“但得力能所及，自当尽我之能，我等就此别过。”

对茅舍抱拳一揖，大步而去。

一男三女，施展开轻身提纵身法，有如四道轻烟，闪奔在原野上。

突然间，响起了一声断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三丈外树丛暗影中，箭风掠空，一道流矢划空而来。

强弓长箭，静夜中带起了慑人心神的怪啸。

萧翎长剑上蓄集真力，一招“浮云掩月”，划起一道银虹，击打在长箭之上，口中却沉声喝道：“快走！”

萧翎拍在那长箭之上，长箭只不过微微一偏，不禁心中一动，暗道：他这强弓长箭，力道如此的强猛，势必不远，如不先把这人制服，后患无穷。

心念突至，一提真气，施展出“八步登空”的上乘轻功身法，急向那树丛暗影中冲去。

啸风突起，树丛暗影中飞荡起一柄银锤，横里扫了过来。

萧翎虽然知那银锤来势中，蓄力奇大，但眼下情势，利在速战速决，不得不冒险求胜，长剑振起，疾向银锤之上点去。

暗影中传出一声冷笑，道：“小子找死！”

语声未落，银锤已击在长剑之上。

萧翎只觉右腕一麻，长剑脱手而出，但那银锤吃萧翎剑势一阻，来势缓慢了不少，萧翎右手长剑脱手，左手却闪电而出，抓住了银锤软索，只觉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道，一带银锤，萧翎随着手中软索，离地而起，直向暗影中撞去。

一个高大的身影，由树后转了出来，脸色赤红，正是那神箭镇乾坤唐元奇。

只见他左手握着软索，右手一起，蒲团一般的巨灵之掌，迎着向萧翎劈了过来。

萧翎右掌疾出，硬和他对了一掌，腕臂又是一麻，心中暗道：此人好雄浑的劲道！左手一松软索，发出修罗指力。

一缕指风，击在唐元奇右膝要害。

那唐元奇万没料到，萧翎这点年纪，竟然练成了武林最难有成的指上功力——“隔空打穴”，只觉右膝一软，全身平衡顿失，向前栽去。

萧翎身手何等快速，右手借势而出，连点了唐元奇三处穴道，心中暗道了一声：侥幸！返身一跃，掠回小径，向前奔去。

行过十丈左右，忽听金铁相击之声，心知是唐三姑等遇上了拦劫之人，不禁暗暗一叹，忖道：看将起来，今宵要想冲出重围，只怕要得大费一番手脚了。

心念转动之间，人已绕过了一片丛林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三个劲装大汉，拦住了唐三姑和金兰、玉兰动手。

六个人打的十分激烈，刀光到影，月光下难分敌我。

萧翎长剑被那唐元奇银锤震飞，为了赶路，无暇找它，看六人恶斗凶猛，才想起手中没有兵刃，怔了一怔。

忽然想起，离开三圣谷时，柳仙子相赠一付千年蛟皮手套，可避刀枪，当下探手入怀，取出蛟皮手套戴上。

那蛟皮手套，色如人皮，带在手中，很难瞧得出来。

只听唐三姑娇声喝道：“放手！”

手中长剑倏然一紧，削向正中大汉右腕。

这一剑去势奇快，如果那大汉不弃剑，就得伤腕。忽然间，刀光一闪，斜里伸过来一柄单刀，封开了唐三姑急劲的剑势。

但唐三姑借这一削之势，人已腾开了手，探入怀中，摸出一把毒针，喝道：“三位可要试试四川唐家的七毒黄蜂针吗？”

萧翎急声喝道：“唐姑娘不可出手。”喝叫声中，人如一阵急风，疾冲而至，左手一挥，挡开了劈向金兰的一刀，右手一式“神龙探爪”，迅即抓住了那大汉的右腕，微一用力，已把那大汉的单刀夺入手中。

那大汉看他用手封架了兵刃，竟是毫无损伤，不禁吃了一惊，暗道：这是什么武功……

心念还未转完，单刀已被夺了过去。

萧翎一刀在手，大奋神威，当当两声，封开了两柄单刀，喝道：“快走！”

唐三姑握在手中的一把七毒黄蜂针，重又放回袋中，长剑一摆，当先开道。

金兰、玉兰，紧随唐三姑身后向前冲去。

眨眼间，三人已奔出三丈开外。

萧翎单刀飞舞，奇招连出，三个大汉被他变化万端的刀光，迫的手忙脚乱，哪里还敢分心顾到唐三姑等人。

激斗之中，萧翎突然飞出一脚，踢在一个大汉腰间，那大汉闷哼一声，滚摔到五六尺外。

萧翎一招得手，单刀一紧，一招“狂蜂浪蝶”，单刀幻起了一片银芒，迫落另一个大汉手中单刀，冷冷说道：“我萧翎如若想取你们性命，十合之内，可让你们横尸当场，但咱们无怨无仇，我萧翎不愿造此杀孽。”投去手中单刀，大步向前行去。

第二十七回骨肉恩重情何堪

这时明月中天，已是三更过后时分。

唐三姑环顾了四周的景物一眼，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咱们冲出群豪的重重包围不难，只怕无能逃过沈大庄主的阴谋布置。”

萧翎仰天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如若他们逼得我无路可走，不顾一切兄弟情义，我萧翎亦不甘束手就缚。”

金兰幽幽一叹，欲言又止。

唐三姑又打量四周一眼，说道：“你不知那沈木风的毒辣，我曾听祖母谈过他的往事，连我祖母那等目空四海的人物，提起沈木风，都不禁为之惊服……”

萧翎肃然接道：“我不怕他，我所顾虑的不过是一番结盟清义，一旦我们情尽义绝，我萧翎必将为武林除害……”

忽听几声深长的叹息，由丈余暗影处传了过来。

月光下飞跃着几条灰白色的人影，去如惊鸿，眨眼不见。

这意外的变故，使萧翎呆在当地，想起要追时，对方人迹已杳。

唐三姑道：“看来好像是几个和尚。”

金兰道：“我曾听那宇文寒涛说过，少林寺有八个武功奇高的和尚，专管江湖上不平之事，号称八大金刚……”

萧翎点头接道：“除了少林高僧之外，只怕也很少有那样快速的身法高手。”

金兰道：“他们隐身在暗处，存有拦击我们之心，想是听得了三爷一番肺腑感慨之言，知道了三爷的为人，才改变了心意，急急而去。”

唐三姑道：“我只怕他们不是少林寺中僧人，而是沈木风派来的人。”

金兰道：“据小婢所知，百花山庄中人，不会穿着月白僧袍，只要姑娘看清楚那几人确实穿着月白僧袍，那就不会是百花山庄中的人了！”

萧翎仰脸望望天色，道：“咱们得快些赶路。”放腿向前奔去。这四人都有着一身轻功，弃车步行之后，行踪实难追查，沿途之上再未遇上拦劫之人。

萧翎伸手指着一所矗立在湖边的白墙，笑道：“那就是我的家了，唉！我离家之时，才不过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，那时的身体十分瘦弱，此刻长大了许多，身体也强壮了，只怕爹娘也不会认识我了。”

金兰看他脸上泛现出一片洋洋喜气，双目隐隐蕴含泪光，想是心中苦乐交集，百感丛生。

萧翎不自觉的加快了脚步，行到门前。

只见篱门紧闭，树木青翠，一片寂然。

萧翎停在门前，轻轻咳了一声，挥手弹一弹身上的灰尘，高声叫道：“萧福在吗？”

他一连呼叫数声，却不闻响应之言。

一缕不祥的预感，陡然间泛上了心头，脸上那苦乐交集之情，陡然间变的一片严肃。

金兰、玉兰、唐三姑，都察觉到有些不对，六道眼睛一齐投注到萧翎身上。

只见他脸色铁青，呆呆的望着篱门出神，却不敢推开那紧闭的篱门。

玉兰缓步行到了萧翎身侧，说道：“三爷，你可曾将家中地址，告诉过大庄主吗？”

萧翎摇摇头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没有。”

突飞起一脚，踢开了篱门。

只见院中花树，修剪得十分整齐，庭院中打扫的十分干净，毫无异征可寻。

他心中的紧张，微微一松，大步向后堂行去。

厅堂的一切布设，井然有序，有些布设，还在他脑际中留下清晰的印象。

唯一可疑的是前庭到后院，未遇见一个人影。

萧翎只觉心中一股闷气，难以遏止，忍不住大声喝道：“有人在吗，看看谁回来了！”

但闻回声盈耳，不闻相应之声。

此时此情不但萧翎觉到事情不对，就是金兰、玉兰和唐三姑，也觉得事出非常。

五年前岳云姑被杀的往事，陡然间回集心头，这恐怖的往事，使萧翎心头凛栗，脸色如土，呆呆地站了一会，陡然奔向父亲书房。

书室双门虚掩，萧翎一冲而入，只见书架上，列书依然，十分整齐，案上仍然展开着一卷古书，想是那萧大人离开书室不久，只是去的十分慌匆，连开卷亦未合上。

一张素笺，压在砚下，素笺一角，微微飘动。

萧翎急忙奔了过去，取过素笺，只见上面写着几行草书，道：自弟去后，小兄忽得急报，昔年几个仇人，结伙寻小兄，欲报昔年之仇，深恐累吾弟父母，特遣急足，迎接双亲于百花山庄，吾弟见字，速返百花山庄，父子兄弟，亦可早日团聚一堂。

下面署名沈木风。

萧翎瞧完素笺，呆在当地，半晌作声不得。

唐三姑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萧兄，素笺上写的什么？”

萧翎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沈木风先咱们到了我家，把我双亲接到百花山庄去了。”

金兰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什么？大庄主已来过了吗？”

萧翎缓缓地把素笺递了过去，道：“你们拿去瞧吧！”

金兰接过素笺，玉兰和唐三姑也一齐伸过头去，三人瞧过素笺，全都作声不得。

书房为一片沉痛、哀伤的气氛笼罩，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，金兰才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三爷，事已至此，急应善后，总该想些办法才是。”

萧翎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如若我父母有了毫发之伤，我要不血洗百花山庄，誓不为人。”

玉兰柔声说道：“三爷不用心急，贱妾之见，大庄主绝不会伤到老爷夫人，他这般作法，无非是希望三爷为百花山庄效忠罢了。”

萧翎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这手段太卑下了，还有什么兄弟之情，谈什么结盟之义。”

金兰道：“三爷请暂息胸中之怒，想一个法子应付才是。”

萧翎道：“除了赶回百花山庄，已别无选择之途了！”

唐三姑眼珠儿转了两转，道：“看室中纤尘不染，想是萧老伯父和伯母，去了不久，咱们如若兼程疾追，或可在途中拦下。”

萧翎精神一振道：“他们不知我家所在，我也从未和百花山庄中人谈起，他们必是跟踪咱们而至，只不过抢先咱们一步罢了，现在要追，还来得及。”

金兰道：“三爷不可妄动，听妾婢一言如何？”

萧翎道：“也许咱们能在数十里内，拦住救下我的父母。”

金兰满脸忧色地道：“三爷也未免太小觑大庄主了。”

萧翎本已要举步而行，听得金兰之言，不禁一怔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金兰道：“如苦三爷追上了老爷夫人，但却无法下手救回，又该如何是好，那时，双方脸已撕破，其结局又是如何？”

萧翎心中已然有些明白，黯然一叹，垂首不语。

唐三姑道：“这也没有什么难处，咱们四人一齐出手，把那些护送之人剑剑诛绝，救回老爷和夫人就是。”

金兰道：“如是大庄主亲自护送，三姑娘该当如何？”

唐三姑道：“咱们助萧兄奋力一战。”

金兰道：“如是他们以老爷夫人的生死要挟咱们束手就戮，那将又当如何？”

唐三姑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金兰道：“那时，只有束手听命，大庄主既爱三庄主的武功，又怕三庄主背弃于他，三爷不耻他的行径，在大庄主的心目里是心上刺、眼中钉，如不能收为己用，那就将杀之以除后患……”

玉兰轻轻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三爷，金兰姊姊说的不错，大庄主用心在迫三爷早回百花山庄，绝不致使老爷和夫人受到伤害。”

萧翎望了金兰和玉兰一眼，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你们可有投奔之处？”

金兰道：“妾婢等自幼在百花山庄之中长大，纵有几家旧亲，也早已断了来往，何况谁家若收留了妾婢，那无疑是播种了杀身之祸。”

萧翎道：“天涯辽阔，海角绵长，何处不可以安身立命，你们找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住下来吧！等那百花山庄解体之后，你们就可无后顾之忧了。”

金兰凄凉地一笑道：“三爷呢？”

萧翎道：“我要回百花山庄，拜见双亲。”

玉兰幽幽地说道：“三爷带我们离开了百花山庄，现在若独自一人回去，势必要启动那大庄主的疑心。”

萧翎道：“就算是你们追随我重入虎口，也一样会使那沈木

风启动疑窦，我一人对付他或可减少些后顾之忧。”

玉兰道：“如大庄主以老爷和夫人的生死，威迫三爷为百花山庄效命，三爷要怎么办？”

萧翎目中神光闪了两闪，黯然垂下头去，道：“纵然受江湖唾骂，那也情非得已。”

金兰缓步走到萧翎身前，柔声说道：“武林中有一句俗语说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大庄主不会放任妾婢们逃亡天涯，必将追杀而后快，但如妾婢们重回百花山庄，在三爷翼护之下，或可苟延残喘，多活上几年岁月……”

玉兰接道：“如是三爷独回百花山庄，必将使大庄主加深了戒备之心，如是带着妾婢们同返，可使他松懈不少戒心。”

金兰道：“妾婢们生死早不足惜，三爷不用为我们担心事了。”

萧翎凝目沉思了片刻，回顾唐三姑一眼，道：“唐姑娘家世煊赫，料想那沈木风不敢找上门去，姑娘自是不用再回百花山庄去了。”

唐三姑道：“如若萧兄要我相伴……”

萧翎急急说道：“不用了，姑娘还是早回四川的好。”

唐三姑道：“好吧！我回去见得祖母之后，定当求她老人家出手助你一臂之力。”

萧翎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只怕令祖母也难有能助我……”

话音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三位请在客厅稍候片刻，我要到家母房中瞧瞧。”

玉兰道：“三爷请便。”

萧翎缓步走向母亲房中，但见被褥折叠的十分整齐，一个全身青衣的女子，端坐在床上，紧闭着双目。

萧翎仔细瞧了一阵，隐隐辨识出正是伺候母亲的女婢，五年不见，她已经长大成人。

伸手一探，鼻息仍存，心知是被人点了穴道，赶忙解开她被点穴道。

那青衣女子，长长吁了一口气，睁开双目，打量了萧翎一阵，充满着惊惧地说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萧翎道：“我是少爷，老爷和夫人哪里去了？”

那女子打量了萧翎一阵，道：“我认识少爷，他身体虚弱，不像你这般魁伟。”

萧翎心中焦急，也懒得和她多说，当下接道：“我是萧翎，老爷和夫人可是被人劫走了吗？”

那青衣女婢虽仍有些不信，但因心中害怕，忙据实道：“一位中年妇人，劫走了夫人，两个大汉架走了老爷。”

萧翎突然一跺脚，怒道：“好啊！竟敢动强。”

那青衣女子吓的双腿一软，噗的一交，跌摔在地上。

萧翎伸手扶她起来，说道：“不要害怕，好好守在家中，在老爷夫人未返家之前，这个家暂时由你管理。”转身步出卧室，行入客厅。

金兰道：“夫人可曾留下什么？”

萧翎摇摇头，坚决地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

金兰玉兰知他心急如焚，恨不得插翅飞回百花山庄，立时束装就道。

长碧湖水色依然，满湖芦苇又生出了嫩绿的青芽，触景思人，不禁想起岳岳姑逝于枯井的情景，五年前，他曾和岳小钗悄然离家，五年后重归故居，竟然未能作片刻停留。

他仰脸长长吁了一口气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好狠毒的用心啊！”

金兰和玉兰相互望了一眼，心中暗自震动，忖道：莫要把他急坏了！

二婢虽是担心，但却不敢多问。

唐三姑问道：“你明白什么了？”

萧翎道：“他们要我带了很多物证还乡，却又暗中传出消息，遍告江湖，说是百花山庄三庄主，带人南逃，使无数江湖豪杰在途中拦劫于我，那些结仇聚恨的证物，集我一身，使我仇踪遍地，立足无处，孤身一剑，无所凭依，只有投靠百花山庄一途，出于他意外的是我忍受无数的羞辱，不肯妄伤一人，计谋难售，便恼羞成怒，又劫走了我的父母，好迫我重返百花山庄，为他们

效命。”

金兰道：“大庄主一向是算无遗策，纵然三爷一路上杀回故居，只怕老爷和夫人，也是要被掳回百花山庄。”

萧翎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不错，我想的又是太纯良了！”

突然加快脚步，向前奔去。

他心急如焚，一路赶奔，金兰、玉兰和唐三姑，只好陪着他兼程赶路。

这时，到了湖北境内。

唐三姑孤身入川，萧翎带着金兰、玉兰奔回百花山庄。

一向清静的百花山庄，此刻却悬灯结彩，到处人踪。

萧翎强忍着心中的悲愤、激动，缓步向庄中行去，他这些日来的诸般遭遇，使他学会了如何忍耐，刚刚行近庄门，瞥见周兆龙吉服骏马，由庄内奔出。

周兆龙遥见萧翎，一跃下马，急步迎了上来，笑道：“三弟回来的正好，咱们这百花山庄，近来群豪毕至，有几位难得一见的武林高人，都将来此。”

萧翎淡淡说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小弟是适逢其会了！”

周兆龙道：“小兄实料不到，三弟回来得如此迅速，适才接得飞鸽传书，谓三爷回到山庄，小兄正待远迎，三弟已经返回了。”

他目光一掠金兰、玉兰，只见两人一脸风尘困倦之色，想是一路急奔而返。

萧翎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不知家父、家母是否已到？”周兆龙愕然说道：“两位老人家也来了吗？”

萧翎瞧他装模作样，心中怒火陡增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二庄主参与机密，这等事也不知道吗？”

周兆龙略一怔神，笑道：“三弟慢慢讲，小兄的确不知。”萧翎探手从怀中摸出沈木风的留字，递了过来道：“二庄主如真是真不知道，请拿去过目。”

周兆龙看了一遍，道：“大哥或有深意，恐怕武林中人，迁怒到两位老人家的身上。”

萧翎伸手取回素笺，道：“二庄主现在该明白了吧！”周兆龙道：“明白了，我陪你去拜见大哥，想他必有交代。”周兆龙听他一口一个二庄主，语气虽然平和，但却掩不住内心的激动，和心中的愤怒，心知事态严重，哪里还敢再出主意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此事小兄确然不知……”

萧翎接道：“难道这留字是假的不成？”

周兆龙道：“就小兄所见，确是大哥亲笔留言，绝不会假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三弟见得大哥时，想大哥必定有一番详细说明。”

萧翎道：“好吧！咱们去见那大庄主后，再作道理！”周兆龙缓缓把目光移注到金兰与玉兰的身上，冷冷说道：“你们回兰花精舍去吧。”

二婢口中应了一声，但人却站着不动。

周兆龙身子一侧，掠着萧翎而过，逼近金兰，接道：“听到没有，回兰花精舍会……”

萧翎突然接口说道：“不敢有劳二庄主。”

周兆龙回过头来，缓缓说道：“三弟说什么？”

萧翎道：“金兰、玉兰，已由大庄主赐赠小弟，不敢再劳二庄主管教她们了。”

周兆龙脸色一变，继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三弟可知咱们这百花山庄中的

规矩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不知道！”

周兆龙道：“三弟加盟百花山庄不久，自是难怪，咱们庄中戒规首条，就是不得违抗长者之命。”

萧翎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我是这百花山庄中的什么人？”

周兆龙笑道：“江湖之上，有谁还不知萧翎是百花山庄的三庄主呢！”

萧翎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咱们这百花山庄之中，只有大庄主和二庄主的身份，高过我了？”

周兆龙道：“不错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不知二庄主把我萧翎看成什么人？”

周兆龙道：“结盟兄弟，手足之交。”

萧翎道：“那我萧翎的父母，也是你们的父母了？”

周兆龙怔了一怔，道：“那是当然。”

萧翎道：“可是你们却目无尊长，擒拿了我萧翎的父母，作为人质。”目光中杀机闪动，不停地在周兆龙的脸上打转。

此刻的周兆龙对萧翎确有着畏惧之心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此事经过小兄真的不知，大哥做事，一向是深谋远虑，他既然这般做了，想其间必有道理。”

萧翎道：“这么说来二庄主的身份虽高，但却是徒具虚名而已。”

这两句话，确是如刀如箭，直刺入周兆龙的心中，一股激忿由心底泛升起来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长幼有序，三弟讲话最好是小心一些。”

萧翎道：“百花山庄中人，如若还把萧某人当作朋友看待，也不会擒我父母作人质了。”

周兆龙心知再谈下去，立时将成僵局，当下一转话题，道：“走！我带你去见大哥去。”大步向前行去。

萧翎紧随周兆龙身后而行。

金兰和玉兰对望一眼，悄然随在萧翎身后。

萧翎、周兆龙、金兰、玉兰四人，穿过了几重庭院，行到望花楼前，只见楼下门户紧闭，高挂着一个“不见宾客”的牌子。周兆龙回头对萧翎说道：“大哥正值坐息时间，不见宾客，咱们等会再来如何？”

萧翎道：“既是兄弟相称，如何还以宾客自居。”左掌一挥，拍在大门之上，高声说道：“快些开门！”

这一掌暗运内力，只震得两扇大门吱吱作响。

周兆龙脸色大变，闪身退到一侧。

两扇紧闭的木门呀然大开，一个全身劲装的佩刀大汉当门而立，冷冷地瞧了周兆龙一眼，问道：“哪一个出手打门？”萧翎道：“三庄主萧翎。”

劲装大汉道：“门上木牌，三庄主可见到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见到了又待怎样？”

那大汉道：“此时此刻，大庄主不见客，三庄主瞧到了还要出手打门，岂不是明知故犯！”

萧翎道：“你脸子不小，敢……”

那大汉冷冷接道：“大庄主令出如山，就算是二庄主也得遵从。”

萧翎突然一扬右手，啪的一声，抽那劲装大汉一记耳光，道：“狗奴大胆，敢对我如此无礼！”

一则是萧翎出手太快，二则那大汉又毫无防备，这一记耳光，不但打的

清脆悦耳，而且落手奇重，那大汉被打落两颗大牙，满口鲜血淋漓而下。

周兆龙一皱眉头，欲言又止。

那劲装大汉一皱眉头，说：“大庄主之命，属下不敢违抗，就算是属下准许二庄和三庄主进入此门，那十二层的守卫之人，也不会放过两位。”

萧翎冷冷说道：“哪一个有胆子敢拦阻于我，那是活的不耐烦了，快些给我闪开。”大步直向门里冲去。

那大汉霍然退后两步，刷的一声，抽出肩上单刀。

萧翎冷冷说道：“你要找死？”

那大汉道：“大庄主规令森严，二庄主和三庄主如是要硬闯，属下只好开罪了。”

萧翎双目中杀机闪动，回顾了周兆龙一眼，道：“这人目无尊上，该不该杀？”

周兆龙道：“如论咱们庄中规矩，那是死有余辜，不过他乃执行大……”

萧翎急急接道：“既是该死，那就不能饶他。”左手一伸，拂向那大汉握刀右臂，右手却疾快地拍出了一掌。

他左手施出十二兰花拂穴手，右手却用的连环闪电掌法。

这两种绝世武功，合并用出，威力何等强大，那大汉勉强接下四五招，右肘间“曲池穴”被萧翎一指拂中，右手单刀，砰声落地，半身僵木。

萧翎飞起一脚，把那大汉踢了一个跟头，冷冷说道：“姑念初犯，给你教训，日后如仍不知悔改，当心你的狗命。”

大步直向二层楼上冲去。

周兆龙眼看萧翎情绪激动，满脸煞气，心知他心中已充满着悲愤，此刻如若拦阻他，只怕要翻脸成仇。

他为人城府深沉，从不愿做没有把握的事，当下一语不发，紧随萧翎身后，登上二楼。

金兰望了玉兰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咱们要不要随着三爷上去？”

玉兰满脸坚决之色，道：“上去，如是三爷遭了大庄主的毒手，咱们还好得了吗？如是三爷安然无恙，他也决不会瞧着咱们受庄中规戒处死。”

金兰笑道：“我也是这般想法。”联袂而行，奔上二楼。

只见二层楼上，站着两个全身黑色劲装的大汉，左面一人手中握着一把雁翎刀，右面一人手中拿着一对判官笔，并肩而立，挡住了去路。

显然，这两人早已听得楼下的争吵，兵刃都已出鞘。

萧翎怒目圆睁，冷冷地问道：“你们认识我吗？”

那手执雁翎刀的大汉，神色如常地说道：“这望花楼上，只受大庄主一人之命，其他的人，一概不听。”

萧翎怒道：“百花山庄，人人都叫我三庄主，难道是白叫的吗？”

右手执判官笔的大汉倨傲他说道：“这望花楼乃是大庄主居住之地，自应戒备森严，除了大庄主召见之外，任何人不得登楼。”

萧翎道：“如是我一定要上去呢？”

左面大汉答道：“咱们虽认得两位庄主，但手中兵刃无眼，却认不得三庄主。”

萧翎怒道：“狗才，你竟敢这样放肆。”

右手一扬，点了出去。

一缕指风，疾奔而去，那大汉还未举起手中雁翎刀，修罗指力已中小腹，

张嘴喷出一口血来，仰面摔倒地上。

萧翎目光一转，投注到那手执判官笔的大汉身上，道：“要命的就快些闪开！”

那大汉料不到萧翎出手一击，就把同伴伤在当场，生死不明，不禁为之一呆，直待萧翎出口喝问，才清醒过来，双笔一振，分攻向萧翎两处穴道。

萧翎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自寻死路，怪不得我出手毒辣了。”

身子一侧，巧妙的避开双笔，人却直欺过去，右手横劈一掌，推出一股潜力，逼住了双笔，左手翻转之间，扣住了那大汉右臂，微微一扭，只听格噠一声，生生把那大汉一条右臂扭断，接道：“哲断一条右臂，略示薄惩。”

一抬左脚，踢中那大汉穴道，大步上了三楼。

那大汉一条右臂被生生扭断，只觉疼彻心肺，默运全身功力，和那疼痛对抗，再被萧翎一脚踢了穴道，摔倒地上，眼看萧翎奔上三楼，无法出手阴拦。

周兆龙眼看萧翎疯狂的举动，连伤二层楼门守卫，心中暗自吃惊，想这一十三层望花楼中的守护武功，一层高过一层，萧翎这等冲搏之战，必也是一层比一层激烈，这些人都是百花山庄中的精英高手，沈木风绝不会坐令他们伤亡殆尽，说不定立时就要闹出兄弟反目的惨剧。

忖思之间，人已冲上了三层楼。

这望花楼数月前被那跛侠常大海带领两个弟子一闹，伤了数层守卫之人，各层守护之人，都经过沈木风再三调整。

这三层楼上，是一个五旬左右的老者，左手执着铁盾，右手握着一把短刀，面色一片铁青，当门而立，眼看萧翎和周兆龙走了上来，仍是一语不发。

萧翎重重地咳了一声，问道：“你认识我吗？”

那老者望也不望萧翎一眼，冷冷答道：“你是咱们百花山庄的三庄主。”

萧翎道：“既然知我身份，何以不知礼数？”

那老者道：“望花楼侍卫除了沈大庄主之外，从不对其他人行礼。”

萧翎道：“你口气不小！”

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快闪开去！”

那老者冷笑一声道：“拿来。”

萧翎道：“拿什么来？”

那老道：“大庄主的召见令牌。”

萧翎道：“我乃三庄主的身份，不用令牌。”

那老者道：“三庄主如肯听在下良言相劝，还是暂时下楼的好。”

萧翎道：“如我一定要上呢？”

那老者右手短刀在铁盾之上一碰，道：“不是你死，便是我亡！”

萧翎道：“你留心了。”呼的劈出一掌。

那老者左手铁盾斜里推出，接下萧翎掌势，右手短刀“丹凤撩云”横里卷了上来。

那铁盾光滑异常，萧翎掌力击在铁盾之上，立时被滑向一侧。

萧翎身子一侧，避过一刀，飞起一脚，踢向那老者小腹。那老者左腕一沉，手中铁盾封住了下盘，右手短刀一振，闪电一般，削向萧翎的右腿。

萧翎看他门户封闭的十分严谨，疾快地收回了踢出的一腿。那老者趁势而上，铁盾主守，短刀主攻，竟然是凌厉至极。萧翎被他一轮急攻，迫的一连向后退了五步。

金兰低声说道：“三爷！请改用兵刃！”

周兆龙怒声喝道：“贱婢多口！”

萧翎掌势一变，展开反击，一连攻出四掌，招招如电光石火一般，快速绝伦，劈向那老者手腕，把劣势稳了下来。那老者虽然被迫的改采守势，但全身上下，都在铁盾和短刀护卫之下，却无丝毫空隙可乘。

恶斗了十余招，仍是不胜不败之局。

玉兰唰的一声，抽出了背上长剑，道：“三爷接剑。”

二婢似是已横了心，周兆龙虽在身旁，她们也不再顾忌。

周兆龙正待出言喝止，忽听萧翎大声喝道：“放手。”砰的一掌，击在那老者右腕之上，手中的短刀应声落地。

萧翎一招得手，哪还容他逃开。

右脚趋势飞起，踢中了那老者左腕，手中铁盾，也被踢落地上，左掌五指疾出，按在那老者左肩之上，冷冷说道：“你以下犯上，该当何罪？”

那老者一闭双目，不闻不理。

萧翎心中一动，暗道：这些人何以对那沈木风如此忠心，竟是视死如归，这其间定然是有原因，必得查个明白不可，心念转动，冷然喝道：“你要不要命？”

只听周兆龙道：“三弟不可杀人！”

萧翎并无杀那老者之心，借势顺水推舟，收回扬起的掌势，道：“二庄主之命，饶你不死就是。”

只听一阵森冷的笑声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长幼有序，三弟在激愤之中，能听你二哥之命，足见情义深重了！”

萧翎抬头望去，只见沈木风那高大微驼的身子，站在四层楼梯口处，望着几人。

周兆龙欠身抱拳一礼，道：“见过大哥。”

沈木风一挥手，道：“二弟不用多礼。”

他似是有一股特别震慑人心的杀气，金兰、玉兰虽已下定了必死之心，但一见沈木风出现之后，竟是吓得浑身发抖，齐齐跪了下去，道：“奴婢们叩见大庄主。”

沈木风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们陪侍三庄主远道跋涉，都算得有功之人，快些起来吧。”

金兰、玉兰似是料不到沈木风这般和气，大有受宠若惊之感，呆了一呆，才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多谢大庄主。”

沈木风目注萧翎，说道：“为兄因昔年结仇很多，不得不使

望花楼门禁森严一些，属下无知，竟连二弟、三弟也敢阻挡，那是自讨苦吃，怪不得三弟教训他们了。”

周兆龙心中暗道：这望花楼任何人向是不得轻入，百花山庄中无人不知，大哥何以此刻说的如此客气……

只听沈木风接道：“三弟远道归来，为兄的亦该稍示慰问，请上楼来，咱们兄弟喝上几杯，为兄还有事和两位商量。”

萧翎几度想启口相询父母何在，但却勉强忍了下去，当先举步而行。

金兰、玉兰对望了一眼，心中茫然不知所措，不知是否该跟萧翎上楼而去。

周兆龙回顾了二婢一眼，道：“望花楼上哪有尔等的立足之处，还不快

下楼去！”

沈木风回目望了二婢一眼，笑道：“慢着，金兰、玉兰此刻的身份，已是三弟婢妾，自不能以奴婢视之，要她们一起上楼来吧！”

周兆龙怔了一怔，只觉沈木风对待萧翎的宽厚，乃是从所未有之事，望了二婢一眼，微觉尴尬地说道：“看在三庄主的份上，大庄主格外施恩，还不谢过。”

金兰、玉兰齐齐躬身一礼，紧随在周兆龙身后登上了十三层楼。

十三层楼上，早已摆好了一桌丰盛的酒席，四个绿衣美婢，早已在席前恭候。

沈木风坐了首席，萧翎、周兆龙左右打横，金兰、玉兰也被让入席中。

四个绿衣美婢替几人斟满了酒，然后悄悄退了下去。

沈木风端起酒杯，笑道：“三弟往返跋涉，受尽辛苦，为兄的先敬一杯。”

萧翎正待举杯，心中突然一动，放下酒杯，说道：“小弟心

有几句话，如鲠在喉，不吐不快。”

沈木风笑道：“三弟尽管请说。”

萧翎道：“小弟回籍探亲，沿途之上，遇上了无数武林人物拦截，要查看小弟所带之物，小弟心中无愧，自行启箱让他们查看，却不料那箱中，竟然放着一个人头。”

沈木风神情平静的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他们瞧见那人头之后，有何反应？”

萧翎原想当面揭穿沈木风阴谋之后，他必然有些尴尬愧疚之色，哪知沈木风竟是平静的出奇，似是这些根本和他无关一般。

萧翎心中又急又气，半晌讲不出话来。

倒是金兰壮着胆子接道：“那些人见得人头之后，立时激愤难耐，硬指三爷是杀人凶手。”

沈木风点头笑道：“他们骤见亲人之头，证实了江湖上的传说，这惊愕震动之情，自是难免。”

萧翎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大哥在那箱中存放了一颗人头，当作礼物，要小弟带回，不知用心何在？”

沈木风笑道：“此乃小兄为三弟安排下的成名之路。”

萧翎冷冷说道：“以小弟看来，此乃借刀杀人之计，如是我受那武林群雄围攻而死，岂不是死的大为不值吗？”

沈木风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这个三弟尽管放心，小兄已然代为安排，只要三弟一遇凶险，自然有人赶往相救……”

他纵声大笑一声，接道：“但小兄却信得三弟武功，纵受围攻，亦能应付自如。”

萧翎道：“这么说将起来，大哥是有心了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不错，这都在小兄的预计之中。”

萧翎只觉心中一阵激动，强自按捺下心中的怒火，又道：“那掳来小弟的父母，也是大庄主的安排了？”

沈木风点点头道：“咱们百花山庄，结仇甚多，武林中人都

视小兄为眼中之钉，急欲拔去而后快，三弟加盟百花山庄一事，已是天下皆知，如小兄不把两位老人家迁来百花山庄，若被其他武林中人掳去，那还得了！”

萧翎看他神色平静，似是对自己这般激愤质询，亦早在预料之中，不禁

心中一动，暗道：看将起来，他已是早有准备，我如立刻翻脸，亦是无补于事，必得出他意料之外。

心念一转，压下怒火，起身抱拳一揖，微笑说道：“大哥思虑周到，小弟感激不尽。”

这一着果然是大出了沈木风意料之外，不禁一呆，脸上微现惊愕之色，但瞬息之间，又恢复镇静的神情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小兄早就瞧出了三弟乃是智勇兼具之人，果是没有走眼……”

他一伸大指，接道：“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三弟已然深得个中三昧了。”

萧翎只觉心中有如刺入一把利剑，全身微微颤抖，但他心中知道事关父母生死大事，绝不能乱了章法，强自装出笑容，说道：“不知小弟可否拜见一下父母？”

沈木风笑道：“你我既是兄弟，令尊令堂，也就是小兄的长辈，岂能使两位老人家稍受委屈，这一点三弟但请放心。”

萧翎道：“小弟已数年未拜慈颜，心中孺慕情切，急欲早日拜见双亲。”

沈木风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两位老人家车马劳累，正在休息，三弟又何必急在一时，待两位老人家疲累恢复之后，三弟再见不迟。”

萧翎只觉一股激愤，直冲上来，霍然站了起来。

玉兰心中大急，暗中伸出一指，击在萧翎腿上。

萧翎轻轻一掌，击在木桌之上，道：“大哥设想如此周到，小弟理该一拜才是。”

他乃极端聪明之人，受到玉兰弹指警告，立时清醒过来，迅

即改变了心意，一撩衣襟，当真要拜倒下去。

沈木风右手一挥，一股暗劲涌来，肃然说道：“三弟不用多礼，小兄有几句至要之言，想和三弟谈谈！”

萧翎也正好借阶下台，原位落座，道：“大哥有什么吩咐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小兄这次重出江湖，心目中早把三弟目为劲敌，今日眼看你临事的机智变化，更是证明先见不错。”

萧翎道：“大哥夸奖了！”

沈木风接道：“有道是双雄不并立，这区区一座百花山庄，如何能够容得下小兄和三弟两个英雄人物？”

萧翎道：“大哥太过多心，小弟是向无雄主一方之意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纵然是三弟淡薄名利，但咱们兄弟却是道不同难相为谋，终归是要翻脸成仇，干戈相见。”

萧翎道：“因此大哥掳来了我的父母，作为人质，好让我为百花山庄卖命。”

沈木风淡然一笑，道：“未雨绸缪，有何不对？”

萧翎脸色连变，忽青忽白。

片刻工夫，似是经历了数十年一般悠长。

沈木风举起案上酒杯笑道：“三弟请吃了面前杯酒如何？”

萧翎端起酒杯，缓缓问道：“大哥既是把小弟估计的如此之高，何以不对我暗下毒手，却把这诸般痛苦加诸我年迈苍苍的父母身上。”

沈木风笑道：“世无不解之结，何况小兄请来了令尊令堂，并无伤害之心……”

萧翎只觉一股激愤之气从心底直泛上来，忍不住拍案而起，道：“大哥

如此无情，不要怪小弟无义……”

唰的一声，撕下一片袍角，道：“咱们兄弟就此割袍断义、划地绝交。”

沈木风纵声长笑，说道：“冰火难同炉，咱们兄弟早晚都有

此日……”

笑声一敛，冷冷接道：“咱们兄弟间情义既绝，从今之后是各凭智谋，争霸于江湖之上了？”

萧翎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小弟向无争霸江湖之心。”这一瞬间，他已发觉了自己正处在极端劣势中，沈木风正要激怒自己。但听沈木风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纵无争霸江湖的用心，但我却认为你是我沈某人谋霸武林的一大阻力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起身说道：“明日午时，请到望花楼下，和令尊令堂一晤，此刻恕我不留大驾了。”言语之间，不但尽绝了兄弟情义，而且下令逐客。

萧翎悲愤填胸，但想到父母的安危生死，空有一腔悲愤，不敢发作，强按激动，拱手说道：“明午在下当依约而来。”沈木风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恕我不远送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不敢有劳。”转身大步下楼。

金兰、玉兰紧随着站了起来，举步欲行。

周兆龙突然喝道：“坐下！”

二婢似是早已下定了必死之心，回顾了周兆龙一眼，举步行去。

周兆龙怒声喝道：“贱妾敢尔。”

霍然离位，直向二婢冲了过去。

沈木风右手一挥，一股潜力应手而生，拦住了周兆龙，道：“放她们去吧！”

金兰、玉兰回过身来，盈盈一礼，道：“多谢大庄主。”沈木风道：“不用了，你们既然追随那萧翎而去，已非我百花山庄中人。”

金兰一咬牙道：“奴婢们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

牵着玉兰紧追萧翎身后而去。

周兆龙目睹二婢背影消失，才茫然说道：“大哥当真要放过

那两个丫头吗？”

沈木风笑道：“人急拼命，狗急跳墙，如若那萧翎无人从旁相劝，难免要生出拼命之心，岂不是要白费了为兄的一番心机吗？”

周兆龙道：“大哥妙算，小弟难及了。”

沈木风笑道：“我料那萧翎此去之后，绝不会再在百花山庄之中停留，传了令谕下去，各地暗桩，只可暗里监视，不可出手干扰。”

周兆龙应了一声，下楼而去。

且说萧翎步下了望花楼，穿过花木庭院，直出百花山庄。

金兰、玉兰紧随身后而行，三人默然疾走。

片刻间已走出五六里路。

金兰低声说道：“三爷准备到哪里去，可曾想到过吗？”

萧翎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无怪江湖之上，人人都把那沈木风视如洪水猛兽，其人果然是阴险毒辣得很。”

玉兰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大庄主原想借三爷回籍之便，造出一番杀劫，使你无处立足安身，只有投效百花山庄一途，却不料三爷乃仁勇之士，虽然连受逼迫，仍是不肯妄开杀戒，三爷的仁侠之风，正是那大庄主深恶痛绝之

处，才引起他掳掠三爷父母，以作人质之心……”

金兰接道：“大庄主迫你和那唐姑娘服下‘化骨毒丹’，旨在困扰三爷，使你有着顾此失彼之忧，或是让我等受到伤害，以激怒三爷，出手伤人，却不料三爷得道多助，巧遇那钱大娘，慨赠灵药，竟解了大庄主‘化骨毒丹’之毒，同时，又发觉了我等心向三爷，背叛了百花山庄，才生出掳掠三爷父母之心，算来咱们姊妹，倒是那罪魁祸首了。”

萧翎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们不用引咎自责，那沈木风早只有了掳我父母，作为人质之心，纵然是玉兰的内毒未解，我也

如他心愿的杀了拦劫我们的武林人物，只怕也是难以解去我父母被掳之难。”

二婢默然一叹，道：“三爷此刻意欲何往？”

萧翎沉吟了片刻，道：“咱们先找一处隐秘所在，好好的休息一下。”

金兰道：“据妾婢所知，这百花山庄，方圆百里之内，到处都有他们的眼线。”

萧翎双目神光一闪，道：“只要被我发现，那就别想活命。”

玉兰道：“贱妾之意，在未见老爷、夫人之前，三爷还是别伤百花山庄中人。”

萧翎心中一阵剧疼，涌出来两眶热泪，仰脸说道：“我萧翎未在二老膝前，尽过半点孝心，却先连累二老受苦，这罪孽是何等深重……”

珠泪纷纷，顺腮而下。

金兰探手入怀，摸出了一方绢帕，递了过去，柔声说道：“老爷夫人，吉人天相，三爷不用太过忧苦，此时此情，三爷必得振起精神，谋虑善后，设法救出老爷、夫人，才是道理。”

萧翎接过绢帕，拭去泪痕，叹道：“百花山庄中高手如云，埋伏重重，我萧翎虽是不怕，但救人谈何容易。”

玉兰道：“这话不错，贱妾等虽有万死不辞之心，但自知武功浅薄，难为三爷助力，三爷纵然是勇武过人，也难以兼顾拒敌救人之事，怎生想个法子找个帮手才好。”

萧翎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我失足之后无缘无故的成了武林中众矢之的，人人仇视于我，哪里去找帮手。”

金兰柔婉地，一笑，道：“此事也不用急在一时，咱们从长计议，先找一个容身之处再说。”

萧翎突然想起那座荒凉的破庙来，在那里他收服了中州二贾，也遇着毒手药王，几乎被他放去身上血液。那座破落的大

庙，留给他极深的印象，心念一转间，立时想了起来，当下说道：“走！我带你们去一个容身所在。”

三个人施展开轻身提纵之术，直向郊野奔去。

萧翎轻车熟路，带二婢放腿急奔。

不过顿饭工夫，已到那破落大庙所在。

四周枯草、杂树，更见萧索，飘飘黄叶，增加了不少凄凉。此刻，旧地重游，不禁又想起往事，带着二婢直向那后院东厢房走去。

玉兰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三爷，妾婢曾经来此等过三爷未遇。”

萧翎道：“我知道，你遇到了金花夫人，她要告诉大庄主，为你选一个眇目拐腿的老头子……”

玉兰讶然说道：“三爷怎么知道？”

萧翎道：“那时我正被毒手药王困在室中放血。”玉兰哑然一笑，道：“金花夫人心中对待三爷很好。”金兰突然一皱眉头，道：“那金花夫人不知哪里去了，她如在百花山庄中，听得三爷回来，必将现身相见，既然不见，恐是已离开了百花山庄。”

玉兰道：“如果是那金花夫人还在百花山庄，倒可以助三爷一臂之力。”

金兰道：“不错，那主花夫人全身都是不可预测的剧毒，就是大庄主也对她忌惮几分。”

两扇油漆剥落的大门，紧紧的关闭着。

萧翎低声说道：“你们小心戒备！”

右手微微加力，推向木门。

只听呀然一声，积尘飞扬中，木门大开。

萧翎缓步走入室中，直奔靠南面一具棺木，手上蓄劲，推开棺盖。

那棺木中仍是一无所有。

萧翎的目光缓缓由两人脸上掠过，接道：“不知你们害不害怕？”

金兰摇头说道：“不怕。”

萧翎道：“好！咱们就在这里坐息一夜。”

他心中有了个飘缈的希望，希望在这一夜中出现奇迹，中州二贾能找上这荒凉的破庙来。

太阳落下了西山，夜幕低垂，黑暗增加了破落荒庙中的恐怖气氛。

萧翎闭上双目运气调息，片刻工夫，已入物我两忘之境。

直待他气行一周天，醒了过来睁眼望去，只见二婢依在那棺木之上，瞪着眼睛出神，微微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你们怎不借此时光，运气调息一下，明日只怕还要经一番生死之搏。”

金兰道：“妾婢等想为三爷之事借箸代筹，但想来想去，就是想不出一个两全之策。”

玉兰突然一挺娇躯，说道：“三爷，你可有胜过大庄主的把握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这个很难说了，沈木风为人深藏不露，很难从表面上瞧出什么。不过，不论他武功如何高强，为人如何的阴险，但我萧翎一点也不怕他。”

玉兰道：“三爷，妾婢有几句不当之言，如是说错了，三爷不要生气才好。”

萧翎道：“你说吧！”

玉兰道：“三爷虽然武功高强，豪勇无比，但你一人之力，要想胜过百花山庄中无数高手，确非易事，明日还望善自珍重，能够忍耐下去，那是最好，如是忍耐不下，当场动手，亦不可固执恋战，也不用顾及我和金兰的安全，只管突围而去就是……”

萧翎剑眉耸动，接道：“为人子者，不能尽孝膝前，已是人生大憾，如再连累父母受苦，那是万死亦不足赎罪了。”

玉兰道：“三爷，那沈木风掳来了老爷、夫人，目的是为了制服三爷，只要三爷能够保得无恙，那沈木风就算白费了一场心机。”

她语重心长，很多话不直接说出口来，只好绕圈子，暗点萧翎。

萧翎聪慧过人，如何听不出弦外之音，是劝他不要赶赴那明日之约，当下一皱眉头，道：“此事不劳两位费心，我自有道理，倒是两位大可不必和我一起赶赴那明午之约，不如乘机会逃命去吧！”

玉兰凄凉一笑，道：“妾婢等死何足惜，只是三爷……”

萧翎摇手接道：“咱们不用谈这件事了，你们两人也该休息一下了。”

玉兰不敢再接口多言，闭上双目，运气调息。

第二十八回江湖多险诈

一夜匆匆，转眼间天色大亮。

萧翎长长吁一口气，转脸望去，只见金兰和玉兰俱已醒来。萧翎仰天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此刻距中午，还有几个时辰，咱们借此机会练习一下拳脚，顺便我再指点你们几招对敌的手法，虽然时间短促，难有大效，但对敌之时，不无小补。”带着二婢，行到庙外杂林之中，指点二婢两招武功，自己又练了一阵拳脚，才向百花山庄奔去。

行至途中，看到一座小店，金兰突然停下来，低声说道：“三爷，此刻距午时还有段时间，咱们在这小店之中进些食物吧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不错，进入百花山庄，咱们滴水不入就是。”三人在那道旁小店，胡乱吃些东西。

虽是粗茶淡饭，但三人吃来，确有特别香甜之感。一餐饭匆匆用毕，联袂赶往百花山庄。

周兆龙早已在庄前相候，一见萧翎，立时大步迎了上来，道：“小兄还道三弟忘记了今午之约。”

萧翎冷冷说道：“咱们兄弟情义早绝，二庄主不用这般称呼周兆龙道：“四海皆兄弟，天涯若比邻，虽是咱们情义早绝，但这兄弟称呼，又有何不可，君子绝交，不出恶言，萧兄的气量，也未免太小一点了。”

萧翎强自压制下心中的怒气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那就有劳周兄带路了。”

周兆龙目光一掠二婢，说道：“这两个丫头呢？”

萧翎道：“自然是和我萧翎同进同出了。”

周兆龙脸上立刻现出一抹冷峻的笑意，道：“好！这两个丫头被萧兄抬高了身份。”

金兰冷冷说道：“咱们姊妹已成了百花山庄的叛徒，二庄主说话可要客气一些，丫头、丫头的叫哪一个？”

周兆龙一皱眉道：“贱婢大胆，竟敢如此放肆。”

挥手一掌，劈了过去。

萧翎右手疾出，快速绝伦的扣住周兆龙的右腕，说道：“周兄可是想立时动手？”

周兆龙只觉腕骨隐隐作疼，全身劲力，都用不出来，光棍不吃眼前亏，当下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我只想教训这丫头一下，并无和萧兄动手之意。”

萧翎双目中泛起一片杀机，道：“如若在下的父母，有了毫发之损伤，我萧翎必将要血洗百花山庄，那时，二庄主必将是第一个溅血授首的人。”

说话之间，放开了周兆龙的右腕。

周兆龙哈哈一笑，道：“看将起来，萧兄似是对在下痛恨的很。”

萧翎冷冷说道：“不错……”

周兆龙眼看萧翎激动愤怒之情，怕在当场出丑，急急说道：“兄弟带路。”举步向前行去。

玉兰急行一步，走在萧翎身侧低声说道：“三爷，镇静些，不要乱了方寸。”

萧翎长长吁一口气，黯然说道：“家父母年老体衰，如何能受得折磨。”两行珠泪，夺眶而下。

穿行过几重花树，已到了望花楼下。

只见盛宴早开，沈木风端坐在首席之上，另外一个枯瘦的黑衣老人，和那沈木风对面而坐。

那人脸上肌肉僵硬，形容古怪，如不是两只眼睛可以转动，简直是一具僵尸。

对此人，萧翎有了深刻的印象，他是那古庙中所遇的毒手药花树环绕的广场中，只摆了一张席位，除了沈木风和毒手药王之外，再无其他人在座。

毒手药王一见萧翎，双目中突然闪动着一片神采，不停地在萧翎身上打转。

萧翎想到那夜被他放血之事，不禁由心底泛起一股寒意。沈木风微微一笑，欠身说道：“三位请坐。”言下之意，把金兰、玉兰也当作了客人。

萧翎大步而入，昂然入席。

金兰、玉兰紧在萧翎旁侧坐下。

二婢一向对那沈木风敬畏异常，此回和他对面而坐，相持为敌，内心激动莫名。

沈木风淡淡一笑，端起了酒杯，说道：“两位姑娘，明珠不弃，能得萧兄赏识，在下要替两位恭喜了！”

玉兰欠身说道：“大庄主言重了，奴婢们是敬重三爷为人，感德图报……”

沈木风哈哈一笑，道：“那是说我不受你们敬重了？”玉兰只觉心头一阵剧烈的跳动，脸上泛现一片赤红，说道：“奴婢不是此意。”

沈木风笑道：“随口两句戏言，岂可当真。”

脸色突然一整，接道：“咱们百花山庄的规戒，十分森严，如有背叛，绝不轻饶，今日我要惩治几位叛徒。”举起双手，连击两掌。只听花木丛中，响起了一声长啸，紧接着望花楼顶，响起了相

应之声。

萧翎只觉心头响起了一阵剧激的跳动，不自禁抬头望去。

只见一根竹竿，缓缓由望花楼顶，伸了出来，长竿高吊着一个仅着短裤的赤身人。

望花楼顶距地有数十丈高，那人高高吊在一条伸出的长竿上，看上去惊险万状。

沈木风目注那高吊着的赤身人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此人暗生异心，背叛于我，应该身受乱箭穿心之苦。”

语音甫落，突听嗤的弦声破空，一枝长箭，由高楼中一座窗口射了出去，正中那人的大腿之上。

只听一声尖叫，一串血珠滴了下来。

那血珠就滴落在宴前四五尺处，染红了一片黄沙。

沈木风笑道：“此人虽生异心，但尚未行动，让他少受一点活罪吧！”举手在头上一挥，立时乱箭齐出，由各层窗口射向那赤身人。

只听惨叫之声，不绝于耳，血珠如雨，片刻之间，那人全身射满了乱箭。

沈木风回顾了萧翎一眼，笑道：“他死的很痛快。”仰脸一声长啸。

那伸出的长竿，缓缓收了回去，东西角楼处，却同时伸出两根长竿，长竿上各吊着一个软椅，分坐一男一女。

萧翎仔细看去，登时魂飞魄散！那一男一女，竟是自己的父母。

沈木风微微一笑道：“萧兄看清楚了吗？”

萧翎只觉由心底泛升起一股寒意，出了一身冷汗，缓缓说道：“看到了，快放下来。”

沈木风笑道：“咱们兄弟情义，早已断去，这话不觉太自信了？”

萧翎举手拂拭一下脸上的冷汗，道：“你有什么话，说吧！”

沈木风哈哈一笑，道：“那系在软椅上的绳索，看上去虽是很细小，但却坚牢的很，萧兄不用担心那绳索会断。”

萧翎黯然说道：“在下父母年事已高，单是那高吊惊骇，恐已承受不了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如是萧兄不和我沈某人割袍断义、划地绝交，这两位老人家也就是我沈木风的长辈，那自是敬如上宾、尊如师长了……”

萧翎只觉他每字每句，都如铁锤一般，敲在心上，心头激愤异常，但想到父母的安危，只好强自忍了下去，尽量平和他说道：“往事已过，不堪回首，各位还是谈谈眼下的事。”

沈木风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好，萧兄准备如何拯救令尊、令堂？”

萧翎道：“时已至此，大庄主也不能再耍花招，你要我萧翎办什么？还是说明吧！”

沈木风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！打开天窗说亮话，只要你设法取到当今少林寺掌门方丈的人头，令尊立即可获自由。”

萧翎愕然道：“少林寺掌门方丈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不错，以萧兄的武功，取那少林掌门方丈的项上人头，并非是什么困难之事。”

玉兰突然接口说道：“大庄主，贱婢有几句话，不知当不当言？”

沈木风笑道：“好，你说吧！”

玉兰道：“大庄主要萧爷取得少林掌门方丈项上人头，只放萧老爷一人自由，那么夫人可是另有条件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你听得倒是清楚得很。”

萧翎只觉一股怨愤之气，直冲而上，霍然站了起来，怒声说道：“如若我不答应呢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那就只有把令尊、令堂永留在百花山庄了。”

萧翎冷冷说道：“大庄主武功高强，我萧翎早有耳闻，今日正好领教。”

沈木风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我相信你，绝不会逞此匹夫之勇。”

脸色一整，冷然接道：“你纵然有心和我动手，那也是以后的事，此刻，令尊、令堂的生死都在我掌握之中，只要我举手一挥，他们立将遭乱箭穿身而死。”

萧翎抬头看那高吊半空的父母，豪壮之气顿然消失，黯然一叹，道：“那你就说吧，还有什么条件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以少林掌门人颈上人头，交换令尊之命，也不过一命换一命，算不得什么苛刻，至于令堂，那就更简单了。”

萧翎强行压制着心中的激愤，道：“还要如何？”

沈木风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容易多了，容易多了，只要你混入武当山去。”

萧翎冷冷接道：“杀了那无为道长，好使武当门下恨我入骨！”

沈木风道：“你对那无为道长有恩，他绝然不会防你，你只要出其不意的暗施毒手，岂不是方便的很？”

萧翎仰天长长吁一口气，默然不言。

沈木风冷漠地接道：“咱们就此一言为定，你如能取无为道长人头，在

下立时释放令堂，取得少林掌门人的人头，释放令尊，话已出口，不折不扣。”

萧翎垂下两行泪水，道：“除此之外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”

沈木风摇头笑道：“别无可代之策，但限期可以订长三月，在此三月之内，在下自会善视令尊、令堂。”言下之意，如若三月之后，萧翎还不能取得少林掌门和无为道长的人头，那就要开始加刑于萧翎父母。

萧翎心知再言无益，缓缓站了起来，强自按下激动的心情，一拱手，道：“三月限满在下定当重来百花山庄……”

沈木风接道：“令尊、令堂年迈体衰，只怕是难当刑具加身之苦，萧兄重来百花山庄，望你已取得了少林掌门和无为道长的人头。”

萧翎只觉沈木风每字每句，都如利剑一般，刺入胸中，全身震颤，转过身子，步履踉跄而去。

金兰、玉兰互相望了一眼，齐齐站起身来，道：“奴婢们就此别过。”

沈木风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两位姑娘要多多照顾和劝慰那萧翎，别让他气出病来，不但苦了自己的身体，而且也害了两位老人家。”

玉兰道：“大庄主但请放心，奴婢自当善为劝解三爷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那很好，恕我不多送了。”

金兰、玉兰齐欠身一礼，转身追上萧翎，出了百花山庄。

萧翎气愤填胸，心头一片茫然，不辨方向的一阵乱走，直待走到江边，才停了下来。金兰、玉兰，知他心头烦恼，也不敢多言相劝，相随身后而行。

萧翎望着那滔滔江流，呆呆出神，足足有顿饭工夫之久，不发一言。

金兰低声对玉兰说道：“三爷神志似乎已经有些迷乱，咱们得想个法子，让他清醒才是。”

萧翎突然长长吁一口气，回头说道：“我很好，两位不用多费心了。”

玉兰双目眨动了一阵，道：“此时此情，必得以大智慧、大定力，应付难关，尚望三爷能够保持冷静，好在三月时光，不算太短，或可想出良策拯救老爷、夫人。”

萧翎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已和那沈木风、周兆龙割袍断义，以后不用称我三爷了。”

金兰道：“妾婢们叫顺了口，不叫三爷，真不知该称呼什么才好。”

萧翎道：“叫我萧翎吧！”

玉兰摇摇头，道：“这个妾婢们担当不起。”

萧翎道：“彼此都是人，那来的尊、卑之分，叫我萧翎有何不可？”

金兰道：“直呼姓名，妾婢们有天大的胆子也是不敢，萧爷既是瞧得起我们妹妹，妾婢就斗胆叫你萧相公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随便你们叫吧！”缓缓坐了下去。

玉兰屈下一膝，柔声说道：“妾婢身受相公大恩，朝思暮想，无以为报，如今老爷和夫人，被困百花山庄，照料乏人，妾婢想返回百花山庄，请求那沈木风让妾婢去照料老爷、夫人，相公有金兰姊姊照顾，实不用妾婢……”

萧翎接道：“什么？你要回百花山庄？”

王兰道：“不错，我要去照顾老爷、夫人。”

萧翎道：“你不用多费心机了，沈木风不会答应的。”

玉兰道：“如若妾婢让他废去武功，说是奉三爷之命而来，或可得偿夙愿。”

萧翎摇摇头，道：“不行……”

玉兰俊目四顾了一阵，道：“相公，百花山庄的周围，到处都有暗桩，咱们的一举一动，都在暗桩监视之下，妾婢之意，咱们先兜上一个大圈子，扰乱那些暗桩的耳目，再设法找一处坐息。”

萧翎道：“好吧！就依你之见。”当下转向正南行去。

三人奔行的速度甚快，眨眼之间，跑出了好几十里。

萧翎停住脚步，四下一望，只见一座茅屋，孤立在荒凉的田野中。

玉兰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相公，咱们到那茅屋中养息一下精神吧！这四周一片辽阔麦田，一眼可见百丈内的景物，如是百花山庄中的暗桩盯来，最易发现。”

金兰道：“咱们最好能设法抓住一两个暗桩，要他传出一些假讯，混乱那大庄主的耳目，那就更好了。”

玉兰道：“小妹也有此意。”

二女胆气似是逐渐的壮大起来，只看的萧翎心中大感奇怪，暗忖：这两人对那沈木风一向都敬畏异常，此刻怎的竟似变了一个人

般，心中念头转动，不觉间问道：“你们两个好像胆子大的多了？”玉兰柔婉一笑，道：“相公可是觉着有些奇怪吗？”萧翎道：“你们久处在沈木风的积威之下，一向是对他敬若神明，此刻竟然有胆子和他作对？”

玉兰道：“那是因为我们想通了一件事。”

萧翎道：“想通了什么？”

玉兰道：“士为知己死，相公待我们恩情深厚，妾婢们但愿能为相公尽点心力，虽粉身碎骨，亦在所不惜，这心愿使妾婢胆气大增。”

萧翎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谈话之间，人已行近茅舍。

这是荒凉的荒屋，房中堆了很多麦草，别无他物。

萧翎大步行入屋中，说道：“这地方不错啊！咱们就在这里养息精神。”

玉兰玉腕一翻，唰的一声，拔出背上长剑，目注堆积的麦草，高声说道：“快些给我出来，不然我要放火了。”

萧翎一皱眉，正待发问，忽见玉兰连连向他施眼色，只好忍了下去。

金兰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姊姊出来，咱们烧给他瞧瞧。”两人一搭一挡，用尽诈语，但那麦草中却是毫无动静。金兰沉声说道：“给我一个火折，咱们分成两面烧吧！”只见麦草分裂，跳出一个蓬头赤足的小叫化，望了二婢一眼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好啊！两位姑娘竟然把我小叫化给骗出来了。”玉兰目光转动，上下打量了那小叫化一眼道：“你是谁？”那小叫化笑道：“小要饭的，天下何处不可见，用不着大惊小怪。”

玉兰冷冷说道：“你身手矫健，分明是武林中人！”小叫化道：“是又怎样？”

金兰突然接口说道：“风闻人言，江湖之上，有一个丐帮，帮中之人，都是乞丐装束，但人人武功了得，你可是丐帮中人？”

那小叫化反问道：“你们可是百花山庄中人？”

萧翎一直冷眼旁观，不插一语。

金兰、玉兰虽是听闻过很多江湖上事情，但只是在那百花山庄中听人谈起，并未实际在江湖之上走动，经验究是不多，听那小叫化反问之言，立时启口道：“不错，不过现在已经不是了。”

那小叫化虽然刁钻古怪，但也听得愕然不解，茫然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玉兰道：“咱们目下已脱离了百花山庄……”忽然觉着不对，急急接道：“你问的这样清楚，是何居心？”

小叫化笑道：“如若两位说的实言，在下这里先向两位恭喜了。”

金兰道：“你问的我们都讲了，我们问的你也该说个明白了！”

小叫化道：“纵然你们是百花山庄中人，我也不怕，不错，我就是你听闻过的丐帮中人。”

萧翎曾经听庄山贝说过，百余年前丐帮一直是武林中第一大帮，门人众多，遍及大江南北，尤其高手辈出，鼎盛时期，声望凌驾各大门派之上，向为武林视为泰山北斗的少林，亦是有所不及，三十年前，丐帮中发生重大变故，帮中长老，为争帮主之位，形成一场自相残杀的悲剧，落败一方，勾结了外面强敌，演出了一场激烈的血战，那一战，使丐帮中十大长老伤亡殆尽，也使帮中的数种绝技失传，从此声望大落，但如以拥人之众，弟子之多而言，仍为武林中第一大帮……

玉兰喜道：“久闻丐帮中人，个个是忠义侠士，今天有幸一晤。”

那小叫化衣着虽然破败，油污满脸，但却掩不住清秀之貌，

被玉兰高帽子一戴，反而有些不好意思起来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姑娘夸奖了。”

玉兰突然长长叹息一声，回目望了萧翎一眼，欲言又止。原来她忽然想到如有丐帮中人相助，或可救出萧翎的父母，但话到口边之时，突又想起，此事太过重大，万一此人不是丐帮之中弟子，或是不肯答应，岂不是尽泄隐秘，而且又不便做主，才把想欲出口之言，重又给咽了回去。

那小叫化缓缓把目光移注到萧翎身上，不停的上下打量。

萧翎一抱拳，道：“在下亦听过丐帮的名声，只不知兄台如何称呼？”

那小叫化道：“兄弟彭云，请教大名。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萧翎！”

彭云双目突然闪动了一阵，道：“百花山庄中的三庄主，小要饭的久闻大名了！”

萧翎道：“唉！在下此刻已非百花山庄中人。”

彭云道：“小要饭曾从那豫、鄂、湘、赣总瓢把子口中，听得萧兄大名。”

萧翎道：“那马文飞可在此地吗？”

彭云道：“他和敝帮中几位长老，走在一起。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有事，希望能见马总瓢把子一面，不知彭兄可否告诉他们的所在。”

彭云道：“目下他们身在何处，小要饭的也不知道，不过，我却可以替你找找，但不知那马总瓢把子，是否肯和你相见。”

萧翎道：“但愿彭兄通知那马总瓢把子一声就是，见与不见，由他决定。”

彭云道：“好！明日日落之前，小要饭的给你回信。”

萧翎说道：“明日午时，咱们在此地相见如何？”彭云略一沉吟道：“好！咱们一言为定……”微微一顿，接

道：“这地方暂时奉让三位。”纵身一跃，飞出茅舍眨眼不见。

萧翎望着那小叫化的身形去远，才回顾了玉兰一眼，道：“你怎的发现这室中有人呢？”

玉兰微微一笑，伸手指着门边，道：“只怪那小叫化太爱吃了。”

萧翎顺着她手指瞧去，只见一块寸余大小的鸡骨，弃置在窗台边，不禁

赞道：“你很细心。”

玉兰道：“相公夸奖了。”

金兰突然插口说道：“丐帮中人，突然在此出现，只怕是有为而来。”

玉兰道：“大庄主重出江湖一事，已然传遍江湖，他昔年结仇无数，此刻又一意孤行，只恐已引起天下武林的关注，纷纷赶来此地，查看形势，唉！只怕近日之内，即将有一场惊人的搏杀恶战。”

金兰道：“咱们借机和天下英雄联手！”

玉兰摇头接道：“不行。”

金兰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玉兰道：“在未救出老爷、夫人之前，咱们还不能和百花山庄中人正面冲突，相公武功高强，搏斗之间，恐怕是难免伤人，如是过分激怒那沈木风，只怕是两位老人家要吃亏。”

萧翎轻轻叹息一声，缓步走向茅屋一角，盘膝坐了下去。

玉兰道：“相公放心打坐，妾婢为你护法。”

要知那萧翎内功正值大进期间，每日打坐调息，不可缺乏，而且一经打坐，很快就进入了物我两忘之境。

玉兰提起手中长剑，步出茅舍，环行了一周，重又入室，低声对金兰说道：“四周形势开阔，最利于守，姊姊也请调息一下，由我一人护法即可。”

金兰道：“好！一个时辰之后，叫我接你的班。”起身走向屋

角，盘膝坐下，运气调息。

荒凉的茅室之中，只余下玉兰一个清醒之人，手握长剑，耳目并用。

突然间，响起了一阵辘辘轮声，由远而近，直行过来。

玉兰心中一动，暗道：这来人不知是敌是友，是友还则罢了，如若是敌，必得先要叫醒他们早作准备。心念转动，悄然而起，行至门侧，探首望去，果见一辆马车，急急驰来。

在这荒凉的郊野中，突然驰过来一辆马车，自然非平常的事。

玉兰正待回身叫唤醒金兰，突见车帘挑了起来，跳下来一个白色劲装、胸绣金花的娇媚女人。

只听那妇人咯咯笑道：“三庄主在这里吗？”

口中问话，人已直向茅舍中闯了过来。

来人正是满身藏有剧毒之物的金花夫人。

玉兰自知拦她不住，故意提高声音，道：“夫人别来可好。”想借此惊醒萧翎、金兰。

金花夫人一阵风般，冲入了茅舍，萧翎已闻惊而起，暗作戒备。

金兰也被玉兰故意提高的声音惊醒，和玉兰双双挡在门口。

二婢心中暗作算计，如是金花夫人万一和萧翎闹翻动起手来，两人守在门口，既可阻敌退路，又可阻拦救应。

金花夫人举起纤白玉手，理一下鬓前散发，笑道：“幸喜你没走远。”

萧翎对金花夫人，有着畏惧和厌恶的混合心情，当下答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金花夫人笑道：“小兄弟，这样简单的事，都想不出来吗？你如走远了，我怎能这般容易的找得到你。”

萧翎道：“夫人找我，有何见教？”

金花夫人回顾了二婢一眼，道：“这两个丫头靠得住吗？”萧翎道：“她们都随我一齐背叛了百花山庄……”

金花夫人咯咯一笑，接道：“小兄弟，难说啊！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你怎敢保证她不是那沈木风派在你身边的奸细？”萧翎道：“在下自信不致看错，不用夫人费心。”

金花夫人道：“好！那咱们就不谈这个，谈谈你今后行迹如何？”

萧翎道：“居无时地，四海为家。”

金花夫人道：“你认为沈木风会放过你吗？”

萧翎斩钉截铁地道：“我不怕他。”

金花夫人笑道：“不用犟嘴，你不是已经答应他，去杀那少林掌门方丈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那沈木风卑鄙无耻，竟把我父母掳作人质，迫我去杀那少林掌门方丈！”

金花夫人道：“少林寺一向被你们中原武林视作泰山北斗，想那戒备定然十分森严，凭你一人之力，如何能杀得了那少林寺掌门方丈？”

萧翎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此事虽是艰苦万分，但也是无可奈何！”

金花夫人突然一整脸色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你认为你杀了那少林寺掌门方丈之后，那沈木风当真会释放令尊令堂吗？”

萧翎呆了一呆，道：“那沈木风为人老奸巨猾，是否会临时变卦，很难预言。”

金花夫人突然仰脸咯咯大笑起来。

萧翎被她笑的心头火起，怒声喝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金花夫人道：“我笑你吃了沈木风的苦头之后，对他的为人，仍是一点也不了解，就算只身一剑，尽戮少林僧侣，他也不会放过你的父母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金花夫人道：“因为武林中还有八大门派，和无数的高手和他作对，你本领愈大，武功愈强，他愈要紧紧的掌握住你不放，但你们道不同难相为谋，最后终难免火并一途，如今他既然掌握了控制你的一道无形枷锁，岂肯轻易放开！”

萧翎只觉她言来理由甚足，不禁黯然一叹，道：“夫人说的不错。”

金花夫人嫣然一笑，道：“咱们相识以来，第一次听到你这般赞我。”

萧翎缓缓抬起一双泪水晶莹的星目，叹道：“我萧翎不能承欢膝前，已是大大的不孝，如再连累了父母受苦，当真是万死莫赎的大罪了。”

金花夫人道：“小兄弟不用急苦，好在沈木风目下绝不会有一点亏待令尊和令堂之处，咱们有足够的时间救他们出来。”

萧翎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为什么要这般的相助于我？”

金花夫人笑道：“我天生怪僻，越是讨厌我的人，我就越要帮他，直到他不讨厌我时为止。”这几句虽是说的笑话，但萧翎却听出那笑语中藏着无比的凄凉。

金兰、玉兰突然齐齐欠身作礼，道：“夫人如肯相助萧相公救出老爷、夫人，公子必然终身难忘此恩此情。”

金花夫人咯咯笑道：“也不用他感激我，你们好好的照顾着他，不可贸然从事，我要去了！”转身一跃，人已到了室外。

就在她转身跃出的一刹那间，萧翎看到她似是滴落下两颗泪珠。

只听轮声辘辘而去，带起了两道烟尘。

玉兰望着那急驰而去的车影，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如若她说的都是真

话，她不算一个坏人。”

金兰道：“可惜她未和咱们订下后会之约，以后无法找她

玉兰道：“那倒不用了，咱们的停身所在，绝难瞒得百花山庄中的暗桩，她只要在百花山庄之中，随时可以知道咱们的停身所在。”

金兰回顾了玉兰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看来百花山庄近日之中，就将发生事故，沈木风重现江湖，已然引起了武林中的关心！”

玉兰点头说道：“此刻，这百花山庄的周围，恐已云集了不少武林高手。”

忽听萧翎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们也该休息一下，养养精神了，咱们随时可能会遇上一场恶战。”言罢，当先闭目而坐。

玉兰、金兰相互望了一眼，轻轻掩上木门，并肩盘膝而坐，运气调息。

萧翎心有所思，忧苦重重，一时之间竟是难以入定，抬头看二婢，似已入禅定之中，当下悄然站了起来，目光转处，忽见后窗处那垂着的草帘，微微启动了一下。

他出道时间虽然不长，但一直处在一个险恶、忧患的境遇之中，这使他了解了甚多江湖上的机诈险恶，阅历大增，看那垂着的草帘不似被风吹动，立时选择一个有利的方位，坐了下去，微闭双目，暗中监视。

过了片刻，那垂下的草帘，又轻轻启动了一下，重归静止。

这一次启开的距离甚大，显是有人在窗外用手拉动。

萧翎心中忽然一动，悄然取出千年蛟皮手套戴好，暗道：我倒瞧瞧是什么人物？仍然端坐不动。

大约又过了一盏热茶工夫，那垂覆的草帘突然开启，一双明亮的大眼睛，一张端庄严肃的粉脸，缓缓探了进来。

这面孔萧翎十分熟悉，一见之下，立时认出是归州酒楼上遇见的那位青衣姑娘，心中暗道：她一向和八手神龙端木正走在一起，她既在此处出现，想那端木正亦在左近了。

心中念头百转，人却是仍然端坐不动。

只见那明亮的大眼睛，闪动出一片杀机，冷冷的投注过来。萧翎想到她那日在酒楼上刺杀周兆龙的往事，被自己横里阻扰，使她功败垂成，也是难怪她对自己记恨甚深。

忖思之间，那张由窗口探入的粉脸，已缓缓收了回去。

紧接着寒光一闪，一缕银芒破窗飞了进来，直射向萧翎前胸。

萧翎右手疾抬，接住了飞来暗器，凝神一看，原来是一枚小巧的银梭，梭尖处闪起一片蓝汪汪的颜色，显是剧毒淬炼之物，暗道：幸好我早已有备，带上了手套。顺手把银梭放在身后，仍然静坐未动。

只见那充满着仇恨的星目，又在窗口出现，瞪着萧翎瞧了一阵，移注在二婢身上。

萧翎心中暗暗忖道：你记恨我，暗下毒手，用淬毒暗器伤我，情尚可原，如对两个毫不相干的人，也要一并施暗算，那就不可原有了。

只见窗口星目缓缓移开，启开的草帘，也缓缓放下来，显然并无暗算二婢之心。

萧翎暗暗吁了一口气，忖道：她放下草帘而去，那是认为我已经中了她淬毒死去，她能恩怨分明，不出手暗算二婢，可见还有几分磊落胸怀……

不解的是，自己身上既无伤痕，人又原姿未动，难道她就瞧不出一点破绽吗？

他反复忖思，仍是想不出那青衣少女，何以会如此大意。

又过了一阵，玉兰、金兰先后禅定醒了过来，二婢经此调息，精神大见好转。

萧翎也未把经过之情说明，悄然将毒梭藏好。

玉兰伸动了一下柳腰，笑道：“相公，腹中饥饿吗？”

萧翎摇头说道：“不饿。”

玉兰打开了木门，望望天色，道：“天已黑下来了，咱们也该走啦。”

遥闻马嘶之声，传了过来。

只听马蹄声，由远而近，行近了小庙。

一个粗重的男子口晋说道：“是一座小小的茅屋，进去歇息一下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糟糕，这室中只不过方圆数尺之地，如何能够藏得了身子，看来非要被他们找出不可。

玉兰轻轻一扯金兰衣袖，分藏门内两侧。

只听步履声响，一个全身黑衣的大汉，快步走了进来。萧翎心中还未决定该如何对付来人，但意识中，却有着不让对方发现之意，一提真气，身子平飞而起，贴在屋面之上。那大汉警觉之心甚高，一脚踏入屋门，突然停了下来，唰的一声，抽出了背上单刀，喝道：“里面是什么人？”原来萧翎飞身而起的举动，太过匆忙，未留心衣襟带起了风声。

玉兰翻腕抽出长剑，正待跃出屋去，突见人影一闪，穿了出去，只见那快速的身法，已知是萧翎无疑，当下急急喝道：“相公不可放过他们。”紧随着跃出屋外。

凝目望去，萧翎已和人动上了手，那人手中虽有单刀，但已被萧翎掌力紧逼的不能施展，落败不过是转眼间事。玉兰目光一转，只见丈余外处一人已然骑上马背，立时绕过萧翎，追了上去。

她因不知眼下三人是何身份，故已有心不让他们逃走一人。马上人眼见玉兰追来，立时一带马头，急奔而去。玉兰一提气，放腿疾追，眨眼之间，已追出五丈开外。忽闻衣袂飘起，掠顶而过，一条人影，有如飞鹰下扑，一把

抓住了那马上人，生生从马背上拖了下来。

玉兰伸手提起那人，仔细一瞧，竟是个十四五岁的童子，当下笑道：“这三个人不知是何来路，咱们得仔细审问一下。”缀步走向屋中。

金兰早已把屋外之人，提入室中，玉兰放下手中童子，低声对萧翎道：“相公请问。”

萧翎摇摇头道：“还是你来问吧！”

玉兰一扬手中宝剑，掠着三人面上扫过，道：“老老实实答复我的问话，如有一句虚言，被我听出破绽，当心性命！”一掌拍活那黑衣大汉身上穴道，却顺势一脚踢中他“涌泉穴”，接道：“还是你先说吧！”

那大汉道：“在下先要知道姑娘身份，如是该说，咱们就一一奉告，如是不该说，姑娘也不用多麻烦了，一剑把咱们杀死就是。”

玉兰道：“很干脆，那你先问吧！”

黑衣大汉道：“姑娘是哪一道中人物？”

玉兰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那是咱们公子，我们妹妹，奉伴公子游玩山水，很少和武林人物来往。”

黑衣大汉道：“请问你们相公贵姓？”

玉兰回顾了萧翎一眼，道：“我家相公姓萧……”她虽是聪慧过人，但终是缺少江湖阅历，应对之间，难以流畅。

那大汉道：“萧什么？”

玉兰心下好生为难，想到萧翎加盟百花山庄一事，天下皆已知闻，如若说出萧翎之名，这大汉定然认为是百花山庄中人……一时竟是想不出如何回答。

只听萧翎接口说道：“在下萧翎。”

那大汉喜道：“你就是萧大侠，在下久仰了。”

萧翎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”

玉兰道：“不用借故攀交情了，该说说你们的来历了！”那黑衣大汉对玉兰之言，恍如不闻，却望着萧翎说道：“萧大侠找得我们好苦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遇得全不费工夫。”萧翎讶然说道：“找我？”

那黑衣大汉道：“你可是萧翎萧大侠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正是萧翎。”

黑衣大汉道：“那不会错了。”

萧翎愕然说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黑衣大汉道：“在下受人之托，转交给萧大侠一件东西。”玉兰怒道：“有话快说，有东西就快拿出来，似你这般吞吞吐吐的人，当真是急人的很。”

黑衣大汉伸手探入怀中，摸出一只书简，递向萧翎手中道：“萧大侠先请瞧过这封书信，咱们再谈不迟。”萧翎接过书简，心中大是疑惑，此信不知是何人手笔，也不知写的什么？如何能和我萧翎扯上关系。

他自知初入江湖，可算得识人不多，这封书信，八成是要找那假冒自己之名的蓝玉棠。

他虽是心作此想，但却是无法按捺下好奇之心，低声说道：“玉兰设法点起一个灯火如何？”

玉兰道：“相公不可造次，江湖之上，无所不有，先让贱妾问出此信来历，再作决定。”

萧翎亦曾听那庄山贝谈过江湖的诸般奸诈阴谋，当下不再言语。

玉兰回头对那黑衣大汉说道：“这信是何人所托的？”黑衣大汉目注玉兰，吞吞吐吐地道：“是一位姑娘所托。”只听萧翎插口说道：“那女子姓什么？”

黑衣大汉道：“在下只知她姓岳……”

萧翎只觉心头突然被人打了一拳，起了一阵剧烈的波动，良久难以自制。

玉兰似是已觉出萧翎激动的神情，伸出手去，握住萧翎的右腕，说道：“相公，你怎么啦？”

萧翎道：“我很好，你不用担心……”

目光转到那大汉脸上，问道：“那位岳姑娘在何处？”

黑衣大汉道：“那位岳姑娘曾经告诉我等，她已在信中写的明白，只要我等把此信亲手交给萧翎，也就是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你们和那岳姑娘有何渊源要这般的东奔西走的替她送信？”

黑衣大汉道：“在下等受过岳姑娘救命之恩，亲口答应岳姑娘，不论找遍了天涯海角，亦要把此信亲手交给萧大侠。”

萧翎道：“你们在何地，遇上岳姑娘的？”

那大汉道：“大巴山中。”

萧翎暗道：那大巴山绵连千里，谁知你们在大巴山何处被救，似这般笼统之言，岂不使人多疑。

心念电转，却来说出口去。

那大汉沉吟了一阵接道：“那是黄昏时分，我等误入了别人的禁地，给人生擒，被囚在一座高峰之上，让我等自生自灭，那山峰高出云表，罡风如刀，上面苦寒无比，普通之人，不消两个三个时辰，便被冻僵，就算是有着武功之人，也难支持多久，正当不支之时，岳姑娘却突然出现……”

萧翎心中一动，暗道：我那岳姊姊用的软剑，江湖之上，甚少见到，他如见过，定然知道。急急接口说道：“那位岳姑娘用的什么兵刃？”

黑衣大汉道：“没带兵刃。不知她使用何物，斩断了我等身上捆绑的牛筋，解救了我等性命，指示了我等下山之路，嘱我等代她转交一封书信，飘然而去。”

玉兰晃燃火折子，说道，“相公，打开书信瞧瞧吧！不要被他们欺骗过去。”

萧翎依言拆开书信，只见上面写道：“见字即来大巴山秀云峰下。”

简简单单的十一个草书。

萧翎想不到竟是这样一封简单的信，他尽力回想岳小钗的笔迹，但相处之时，自己年纪幼小，根本已无法想起，是否看到过岳小钗的笔迹。

萧翎心中对那岳小钗的怀慕，十分殷切，虽然觉着这封简单的函件，疑窦重重，但心中又盼望它确是岳小钗所写的。

深重的怀念，使他自己想出了一种理由来解释这封函件短促的原因，他心中暗忖道：岳姊姊写这封书信之时，并不知此信会真的到我手中，也许她写了一百封这样的短函，交托给数百人找我，多一封信多一个人，就多一分找到我的机会，就算此信落入了别人手中，也不要紧，她可以隐在暗处，默查那赴约之人，如若不是我，自然不用现身相见了。

他愈想愈觉理由正确，赴约之心，油然而生。

夜雾更浓，茅屋内外，一片漆黑。

忽然，听得一阵细语之声，传了过来。

那声音十分遥远，虽闻其声，却无法辨出说的什么！

玉兰低声对萧翎说道：“平常日子里，如有武林人物进了百花山庄百里之内，立时由快马、飞鸽传入百花山庄，每到天色入夜之后，三更之前，那人在百花山庄之内所作所为，都被详细的记入了一封密函之中被送往百花山庄……”

萧翎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有这等事……”忽然想起沈木风在各大门派之内，都安了奸细、眼线，各大门派中有什么动静作为，他都能够了如指掌，在这百花山庄百里之内，布下眼线，岂不是轻而易举之事。

只听玉兰说道：“因此，这附近武林人物的活动，定然已得

沈木风的默许，或许他别有所图，不加过问。”

萧翎低声向玉兰说道：“此地似是一个四通八达的要隘，不宜久留，趁天色未明，咱们带着三人走吧！”

玉兰道：“好！贱妾开道，金兰姊姊请照顾这三个人，如是他们故意刁难，不愿行动，或是招惹同道，无事生非，让别人先和我们打了起来，他们袖手旁观，从中取利，那就先杀了他们，一个捣蛋杀一个，三个刁难一起杀！”

她似有意让三人听到，最后这句话，故意提高了声音。

玉兰当先出了茅屋，萧翎紧随玉兰身后而行，金兰走在最后，监视着三人的行动。

夜色逐渐的消退，东方天际，已隐隐泛现出银白之色，但雾气却更见浓重。

玉兰对四周地势，似是十分熟悉，一语不发，低头疾走。

大约有顿饭工夫之久，到了一座竹篱环绕的茅舍前面。

此际，天色已经大亮，景物已清晰可见，只见那茅舍修筑的十分整齐，竹篱内栽植了不少花草，牛羊成群，散在四周青草地。玉兰走上前来，叩动竹篱高声叫道：“有人在吗？”

只见茅舍两扇紧闭的木门，呀然大开，一个全身黑衣的大汉，大步奔了出来，一面高声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玉兰道：“我！快些开门！”

黑衣大汉开了篱门，一眼见是玉兰，立时拜了下去，恭谨地道：“原来是玉兰姑娘，小的未能远迎……”

玉兰一摆手道：“不用客气啦！快些回房中去。”

那大汉望了萧翎一眼，抱拳道：“诸位请进。”

萧翎心中暗暗忖道：这玉兰确是不可轻视，竟是早已有准备，到处布有安身退路，心中在想，人却急步走了进去。

那黑衣大汉匆匆关上篱门，把萧翎一行人让入茅舍，翻身扑

倒地上，对玉兰行起大礼来，玉兰娇躯一闪，扶起那大汉，说道：“不用多礼，我们腹中饥饿，可有食用之物？”

那大汉道：“小的立刻去为几位准备，姑娘请稍候片刻。”匆匆出室而去。

金兰一蹙柳眉儿，道：“你怎识得此人？”

玉兰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对他有救命之恩，想不到此刻，竟有用着他之处。”

金兰心知旁人在侧，玉兰不便言明，也不再多问。

只听那年纪较大的老者，重重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几位将我等三人带来此地，不知用心何在？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不错啊！把他们三人带来，总该有个发落才是，但自己又想不出适当之策，回目对玉兰道：“听他们之言，不似作伪，不如放他们去吧！”

玉兰道：“目下这归州附近，正云集着无数高手，龙蛇混杂，正邪皆有，如若咱们一步失错，后悔就来不及了！”

那老者道：“听姑娘口气，倒是存下杀我们以绝后患之心。”

玉兰道：“如果在数月之前，不用你提醒我，你们也别想后了，此刻我已无此打算。”

那老者愤愤他说道：“我等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却不料落得如此下场。”

萧翎突然站了起来，右手连挥，拍活了三人的穴道，道：“三位如是说的实言，我萧翎心领盛情，日后见面，必有一报，三位如说的谎言，最好别再和我等见面了，三位请吧！”

那黑衣大汉打量了萧翎一阵，道：“咱们说的句句实言，萧大侠如是不信，那也是无法之事。”回身大步而去，那一老一少，紧随那大汉，出了茅

舍。

第二十九回喜见故人留书

玉兰眼看萧翎做主放了三人，心中虽是不以为然，但却不敢出面阻拦，当下沉声说道：“如是有人查问我等行踪，三位最好是不要泄漏。”

那三人心中似是充满着激愤，也不答话，扬长而去。萧翎望着三人消失的背影，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目下我有两个心愿了。”

玉兰道：“救出了老爷、夫人，你再去会会那位岳姑娘。”萧翎道：“不错。”

玉兰道：“妾婢有一事，始终想它不通。”

萧翎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玉兰道：“自然是关于那岳姑娘。”

萧翎道：“岳姑娘怎么样？”

玉兰道：“怕相公听了生气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不妨事，你说吧！”

玉兰道：“萧翎二字，近年中崛起江湖，很快就响彻了整个武林……”

萧翎接道：“你是说的那假冒我姓名的蓝玉棠？”玉兰道：“不管真实姓名，蓝玉棠还是白玉棠，但江湖上知道的，却是萧翎之名，他武功高强，侠名远播，算得才貌双绝，那时，妾婢还在百花山庄中，已然久闻萧翎之名了……”金兰突然插口道：“相公初到百花山庄之中，我们听到相公之名，亦曾误认是那位假的萧翎呢。”

玉兰偷偷瞧了萧翎一眼，接着说道：“沈木风未出江湖之前，那萧翎的崛起，可算得哄动武林一件大事，如若那位岳姑娘当真的要找萧翎，只怕也不是要找相公。”

萧翎仰脸望天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当真的那么巧吗？”

玉兰笑道：“真假两萧郎，一个胜过一个，相公如是赶去赴约，也许一样能……”她本想说雀屏中选，话到口边，突觉太过放肆，赶忙住口不言。

但闻萧翎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为什么她要姓岳呢？难道世上当真有这样的巧台吗？”

金兰道：“怎么？相公可是认识一个岳姑娘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正因如此，才使我满腹怀疑，无以自解。”

只听步履声响，那大汉捧着食用之物，走了过来，恭恭敬敬的向玉兰说道：“粗茶淡饭，只怕难合姑娘口味。”

玉兰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这座茅舍，暂时借给我们用用如何？”

那大汉道：“在下这条性命，都是姑娘所救，姑娘叫小的死，小的亦是万万不敢推辞，何惜这一所茅舍。”

玉兰道：“我们已给你带来了麻烦，快去收拾细软之物，早些去吧！”

那大汉愕然说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玉兰道：“我已脱离了百花山庄，但他们却苦苦追求不舍，我既到了此地，他们很可能随后就到，你既无能助我，还不如早些逃命去吧！”

那人似是对百花山庄有着无比的畏惧，当下说道：“小人想留在此地，帮姑娘共御强敌……”

玉兰急急挥手说道：“你留此与事无补，反而有害，快些收拾东西走吧！”

那大汉道：“恭敬不如从命。”匆匆奔入卧室，片刻之后，提着一个包裹，对玉兰长揖一拜，急急而去。

金兰道：“这人很怕死。”

玉兰道：“不能怪他，他亲眼看到二庄主连续处决他六个伙伴，心中如何不害怕，他这一生一世，只要听到百花山庄四字，都将吓得亡魂离体！”

萧翎道：“舍外牛羊成群，你为何要他舍此基业而去？”

玉兰道：“三爷放了那三个人，必将泄露咱们行踪，别说百花山庄中人找上来了，便是那三人去而复返，也会要他的命。”

萧翎略一沉吟，道：“你说的有理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”

玉兰目光一掠桌上食物，说道：“金兰姊姊请陪相公留在此处，我去约那小要饭的，要他到此地来相见。”

萧翎道：“何不同行赴约？”

玉兰道：“大白天里，相公行动，太过惹人注目，在老爷、夫人未脱险之前，我们行踪愈是神秘愈妙。”

萧翎道：“方圆十里，尽都是百花山庄中的暗桩，你一人行动，岂不是危险更大？”

玉兰道：“不妨事，妾婢易容改装而行，他们就不会注意了！”起身而去。

片刻之后，只见一个满脸污灰、破履褴衫之人缓缓走了过来，笑道：“相公，您看看我可像那小要饭的？”

萧翎哑然一笑，道：“扮装得很像。”

金兰道：“你要多加小心，不要露出破绽。”

玉兰道：“如在平时，我再改扮的像些，也难以避过百花山庄中的暗桩耳目，但此刻，形势不同，天下英雄，云集于此，各色各形之人，无所不包，百花山庄放任这些人在附近走动，迟迟不肯出手，不是另有阴谋，就是有所顾虑，此时此地，我这身装扮，足可鱼目混珠了。”

萧翎听她论事精辟，心中甚是佩服，暗道：这丫头才智过人，胆大心细，日后在江湖上，必有一番成就。

只见玉兰抱拳一礼，转身急奔而去，跃出竹篱，消失不见。

金兰目注玉兰去向，良久之后，才回头对萧翎道：“相公请静坐调息片刻，妾婢入厨，为你做些点心食用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不用了，昔年我在那三圣谷中学艺时，常以瓜果果腹，这已经是很好了，此刻，这归州境内，到处都是武林高人，举炊难免要引起他们注意。”

金兰道：“妾婢从命，相公委屈了！”

萧翎匆匆吃过，金兰刚刚收拾好碗筷。

突闻呼的一声，篱门被人踢开。

金兰暗中探头一望，只见四个身着彩衣之人，鱼贯走了进来。

这四人在萧翎脑际，都留着深刻的印象，正是昔年在武当山上听禅阁中曾经见过的江南四公子。

五年不见，四人仍是那等自命风流的装束，一个个彩衣鲜艳、花枝招展。

萧翎略一打量四人，低声对金兰说道：“咱们快避开去。”双双闪入内室。

江南四公子大模大样的登堂入室，直进客厅，那当先而行之人，高声说道：“有人在吗？咱们兄弟腹中饥渴，快拿出一些食物和饮用的茶水。”

第二个不闻有人回答，立时怒声喝道：“这房中打扫甚是干净，不似无

人居住模样，如是躲着不想出来，惹得咱们兄弟动了气，一把火烧你个寸草不留。”

躲在室中的金兰，微微一皱眉头，压低话声说道：“别让他真的饶了房子，妾婢还是先去应付他们一下。”

萧翎略一沉吟，道：“你要多加小心。”他在五年之前，和江南四公子匆匆见上一面，只觉四人似好人，但四人品性如何，他却是不很清楚。

金兰点头说道：“妾婢自会小心。”缓步走了出来。江南四公子，正待动手搜查，瞥见金兰缓步而出，不禁眼睛一亮。

那最后一人首先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好一位标致的姑娘！”第二个朗朗接道，“深山育俊鸟，茅屋出佳丽，古人诚不欺我。”

那当先一人接道：“不可唐突佳人……”

一抱拳，接道：“兄弟一阵风张萍。”

第二个接道：“在下五毒花王剑。”

第三个接道：“兄弟六月雪李波。”

最后一个躬身长揖，道：“在下寒江月赵光，适才言语多多开罪，还望姑娘恕罪。”

金兰不知这些人是故意装作，还是当真温文多礼，当下还了一礼，道：“四位请坐。”

五毒花王剑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这荒凉所在，只住姑娘一人，难道你不害怕？”

金兰道：“妾身和家兄同往于此。”

王剑道：“原来有令兄相陪。”

六月雪李波接道：“令兄可在吗？”

金兰道：“家兄赶集去了！”

寒江月赵光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家中只有姑娘一人了？”金兰已听出四人是有意在口齿上轻薄取笑，不禁心生怒意，冷冷说道：“家兄过午即可返家。”

一阵风张萍道：“不知姑娘有几位哥哥？”

金兰道：“一个。”

张萍笑道：“咱们如是把他杀了，收你作为义妹，岂不是成为四个了吗？”

金兰柳眉一耸，欲待发作，但却强自忍了下去，说道：“四位请在厅中稍坐，妾身去替诸位烧壶茶来。”转身向室外行去。五毒花王剑突然一伸手臂，拦住金兰的去路，道：“咱们兄弟想喝一点酒，不知有没有？”

金兰略一沉吟，道：“让我去找找看。”

王剑手臂一缩，手指却顺势摸向金兰的粉脸。

金兰自幼在险恶的环境中长大，学会了忍耐，心中虽是羞忿难耐，但仍是忍了下去。

王剑哈哈一笑道：“老大，这般标致的姑娘，这一身细皮白肉，我不信她是在这茅舍中长大的。”

六月雪李波道：“不错，牧人材夫，纵然是有钱，也不会替她裁制绫罗衣裤。”

寒江月赵光突然一晃双肩，欺身而上，探手一把，抓向金兰后背。

金兰头也未回，一挫柳腰，凌空而起，飞出室外。

赵光笑道：“好快的身法，这叫不打自招。”

飞身出去，一招“金龙探爪”，抓向金兰右腕。

在这等形势之下，金兰纵然再想隐藏武功，亦是有所不能，右手“拦江截斗”，反击过去。

赵光笑道：“瞧不出你还有这般矫健的身手。”双手连环攻出。金兰挥手还击，展开了一场恶战。

寒江月赵光施展擒拿手法，连攻了十几招，竟然全为金兰封架开去，这才知道是遇上了劲敌。

六月雪李波飞身一跃，抢出室外，道：“为兄助你一臂。”侧身递出一掌。

金兰封拒那赵光一人掌势，尚可应付，但加上了一个李波，形势顿然改变，大有应接不暇之势。

萧翎隐身内室，眼看金兰已难再支持下去，再不出面，金兰纵

不受伤，亦将被人生擒，正待飞身而出，突听茅舍外传来一冷笑，说道：“两个堂堂的男子汉欺侮一个女孩子，也不怕人笑话。”随着喝声，飞入一个个子瘦高，毡帽压顶，蓝色长衫的人。

那人身法奇快，话落口，人已飞身到金兰的身侧，疾攻一掌，挡开了赵光。

李波、赵光齐齐停下手来，回目一顾来人，冷冷说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中州二贾！商八、杜九一向是焦不离孟，秤不离锤，你来了，那商八想必就在左近了。”

这来人，正是中州二贾中的冷面铁笔杜九，只听他冷冰冰地说道：“对付你江南四公子，杜老二一个人已经够了。”

一阵风张萍接道：“咱们兄弟和中州二贾向无怨恨，杜兄伸手管我们兄弟之事，倒还是有些侠气。”

萧翎暗暗忖道：这中州二贾，虽处处以生意为重，唯利是图，但遇到节骨眼上，倒还是有些侠气。

一阵风张萍淡淡一笑，又道：“你们中州二贾爱财，咱们兄弟喜色，各有所好，谁也谈不上什么高风亮节，侠骨义肠……”

冷面铁笔杜九冷然接道：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咱们兄弟一向是凭具才能，收入酬报，从来未强取别人毫厘，和你们江南四公子，岂可同日而语。”

张萍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们中州二贾，算是大仁大义的英雄了。”

杜九道：“咱们兄弟至少不算盗匪。”

五毒花注目四顾，不见商八同来，沉声对张萍说道：“老大，他既是有意找咱们麻烦而来，岂是好言好语可解，正好一试咱们兄弟年来苦练的合搏剑阵。”

张萍还未及答话，杜九已抢先说道：“好极，好极，在下能首先领教江南四公子新练绝技，当真是荣莫大焉，四位就请出手。”

一阵风张萍乃是江南四公子之首，在四人之中，也是较为持重的一个，这中州双贾一向同行同出，杜九所到之处，必有商八，此刻

虽只有杜九一人，却终是放心不下，是以迟迟不肯出手。

江南四公子，五年前受挫于武当山后，使四人狂傲之性大为消减，自觉武功和当世第一流高手比将起来，实是不如人，四人一向在江湖之上游荡，章台走马，柳巷赏花，一掷千金，毫不吝惜，四公子因而得名。但那次挫败之后，四人居然发狠练起武功，研创出一种合搏强敌的剑阵，匆匆五年，剑

阵已有大成，这才重出江湖。

四人再出江湖，就听得几件震动人心的消息，一是武林中崛起一个光芒四射少年侠客萧翎，二是息隐多年的血影子沈木风重出江湖，三是那萧翎竟投入了百花山庄，和沈木风联成一气。

这个传说宣扬于江湖之上。

江南四公子出道较晚，那沈木风早已归隐，但那沈木风在江湖上留下的事迹，四公子却听闻甚多。这消息，引起了四公子的好奇之心，联袂赶来归州。

沿途之上，他们发觉无数的江湖人物，都向同一方向集来，正孕育着一场大风暴。

到达归州之后，果见高手云集，到处是武林人物，这江南四公子，眼见一路上高手如云，行动举止亦不敢太过狂放，中州双贾名扬武林数十年，无往不利，张萍对五年前受挫的记忆犹新，不愿和难缠难斗的中州双贾为敌。

忽听冷面铁笔杜九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四位怎么不肯出手，难道还要杜某人一一奉请不成？”

五毒花王剑怒道：“好狂的口气。”

右手一翻，长剑出鞘，刷的一剑，刺了过去。

但见冷面铁笔杜九身子倏然一转，避开王剑攻来的一招，双手中已多了两件兵刃，左手银圈，右手铁笔。

六月雪李波眼看形成非战不可之局，紧随着刺出一剑，口中说道：“诸位兄弟，他既然指名要一试咱们合搏的剑阵，何不就让他见识一番。”

张萍眼看已有两人出手，这个仇已然结定了，也就不如合力出手。

如能把这杜九先伤剑下，商八纵然赶来，亦可少去一个，如是能把他杀死，神不知鬼不觉，一埋了事，那是更好不过。

心念电闪，紧随发动，长剑一领，带动剑阵。

四公子分由四个方向，攻向杜九。

杜九左手银圈，右手铁笔，一齐挥动，分阻四公子四路剑势。

江南四公子剑阵发动，愈来愈快，转眼间，四人已各攻二十余剑，刹那间，寒光闪转，剑气漫天。

杜九自恃武功高强，原本不把四公子放在心上，但斗了一阵之后，才知遇上了劲敌，今日的江南四公子，已非昔日的吴下阿蒙，当下改取守势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，铁笔、银圈，幻起了一片护身光幕，封架遮拦，力拒四剑。

江南四公子，合力各攻三十余招，仍然找不出一点可乘之机，心中暗暗惊佩，忖道：中州双贾，果非浪得虚名，如是我们单独和他过招，只怕都难战过二十回合。

一阵风张萍眼看杜九门户紧严，这般打下去，再有百招，也是难以收功，那商八总有赶来之时，那时中州双贾合力，胜算更是微小，当下剑法一变，剑阵随着变动。

这一阵风张萍乃四公子剑阵中的轴心，剑阵变化，全由他来带动。

但见四公子剑势突急，刷刷刷各刺三剑。

这三四一十二剑，快速至极，出手虽有先后，但却连连出击，一气呵成，有如同时攻出一般。

杜九料不到四公子的合搏剑势，竟是如此厉害，但觉银芒电旋，由四面

八方攻到，登时有着应接不暇之感。

萧翎隐在暗处，眼看杜九渐临危境，大有应接不暇之势，心中一动，暗道：四公子合力出手，我暗中助他一臂，也不算有失光彩的举动，也正好一试柳仙子传授我那“豆粒打穴”之技，有了几成火候。

心念转动，目光满室搜索，瞥见一座瓦缸中，装了一缸绿豆，伸手抓了一把，暗中运集功力，观准对手，弹出了一粒。这时，一阵风张萍正挥剑刺向杜九前胸，右臂高高举起，突觉肩井穴侧一疼，剑势微微一缓。

原来萧翎初试此技，认穴不准，未能击中张萍的“肩井”穴，但他弹出的力道强猛，虽未能击中穴道，但张萍出手剑势，已然大受影响。

需知高手过招，不得有毫厘之差，张萍剑势一缓，杜九已乘机破围，铁笔封住了张萍剑势，左手银圈抡动。

一招“风起云涌”，一阵叮叮当当乱响，挡开了王剑、李波、赵光三人的剑势，脱出了剑阵，铁笔一起，点向张萍。张萍反手一招“孔雀开屏”，洒出了一片剑花，挡开杜九铁笔，李波、赵光，立时分由两侧绕了上来。

杜九吃过四人剑势合围之苦，哪里还容四人布成剑势，铁笔一振，反手点向李波，右手银圈挡住了赵光的剑势，一提真气，跃出八尺。

一阵风张萍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怎么样？咱们兄弟合搏剑势的滋味如何？”

杜九道：“算不得什么利害的阵势，如若那剑势果真利害，在下岂能如此来去自如？”

张萍苦笑一下，道：“那你就再试一次如何？”

他心中有苦难言，如非右臂突然一疼，击出的剑势缓了一缓，这杜九岂能轻易破阵而出。

杜九心中暗道：他们合搏剑阵，虽未必能要我之命，但如想胜得几人却是万万不能，但如不答应，岂不是示弱于人。

一时间犹豫难决，不知如何答复才好。

正为难，突听一阵哈哈大笑，传了过来，一人朗声接道：“好啊！贵兄弟四人，咱们兄弟两个，这票买卖对本对利，咱们兄弟接下了。”

杜九不用回头看，只听那笑声，已知是商八赶到。

江南四公子，齐齐转目一望，只见一张圆脸，福字履，身着青绸长衫，外罩黑缎团花大马褂，大腹便便，又胖又矮之人，缓步行了过来。

一阵风张萍心中暗道一声：糟糕！如若中州二贾联手，咱们兄弟只怕万万不是他俩敌手，口中冷冷喝道：“你到很久了？”

金算盘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兄弟在另谈一票买卖，迟到一步，有劳诸位久候。”

张萍冷冷说道：“隐在暗处，出手伤人，岂是大丈夫的行径。”

商八微微一怔，继而哈哈大笑，道，“兵不厌诈，兄弟就是早来了，也不会给你说明白啊！”

张萍道：“中州双贾如秤伴锤，我早该知道你隐在暗处才对！”

商八道：“这一次就偏偏不让你猜对。”

杜九冷冷接道：“江南四公子，狗不改吃屎，见了女子，就如蝇逐臭，老大，亮家伙动手，除了江南四公子，也好替世间保留下几位好姑娘。”

张萍道：“两位爱财如命，那也比咱们兄弟高不到哪里去。”

这时，金兰已退到萧翎停身内室的窗外，低声说道：“相公，那不是中州二贾吗？相公终日里想寻找他们，此刻对面而处，怎不招呼他们一声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不用慌，我要瞧瞧两人的品性如何。”

金兰心中暗道：口气如此托大，倒似是那中州双贾很听你的一般。

只听商八说道：“咱们兄弟虽然爱财，但决不伤格，从没有强取豪夺的事。”

杜九铁笔一振，点向张萍，口中喝道：“老大，不用和他们多费口舌了。”

张萍闪身避开，让开一招，长剑一挥，江南四公子立时合在了一起。

适才四人联手合斗那冷面铁笔杜九一人，未能伤得了他，此刻，再加上一个金算盘商八，自是更难对付。

四人心目中明白，如若不以剑阵合力对付两人，难以撑过百招。

商八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五年来四位想来必已练有绝学。”喝声中，右手向怀里一探，取出金算盘，举手一抖。

哗哗乱响声，泛起一片珠光。

张萍长剑领动剑诀，四公子一齐出剑，斜横身侧，布成了拒敌的剑阵。

杜九抢了右面方位，说道：“这四个龟儿子，练成了合搏剑阵，咱们从两侧攻去，让他们首尾不能相顾。”

张萍吃了一惊，暗道：这中州二贾，不但武功高强，料敌察事的经验，也非常人能及，如是两人当真的两侧攻上，合搏剑阵的威力，自是大减许多。

商人微微一笑，移向左面方位，抖动着手中金算盘，说道：“此刻，咱们还可以讲讲价钱，如是动上手，那就是敲定了生意，赔赚都得认命了。”

一阵风张萍举起手中长剑，摇了两摇，四公子方位忽变，成了一座方阵，口中应道：“什么价钱，你开出来吧！”

商八哈哈笑道：“便宜，便宜，便是四位肯答应兄弟我一个条件……”话未说完，突闻一阵急促的狗叫之声传了过来。

杜九素知商八智计过人，戏骂言笑中，常寓奇谋，本待举笔攻出，闻言停了下来。

张萍一皱眉，道：“什么条件？”

商八道：“目下这归州附近，高手云集，贵兄弟想是早知的了！”

王剑道：“咱们兄弟又不是瞎子，自然早瞧到了。”但闻那狗叫之声，愈来愈急，分明是有人正向这茅屋行来。商八目光一掠那依窗而立的金兰，笑道：“四位可听过那神风帮吗？”

张萍道：“自然听过。”

商八道：“你可知道那神风帮主是男是女？”

张萍道：“咱们只闻神风帮之名，却是未见过那神风帮主。”商八道：“这个兄弟可以奉告，那神风帮主乃是一位风貌绝世的年轻少女。”

张萍略一沉吟，道：“这个和咱们兄弟何干？”

商八道：“自然有关系了，四位贪色，我们兄弟爱财，那神风帮正是一票财、色兼具的买卖，如是贵兄弟愿和咱们合作，岂不是各取所需……”

张萍道：“是啦！你要咱们兄弟和你们合作对付那神风帮。”金算盘商八望了江南四公子一眼，随即拨动手中的算盘珠子，口中念念有词地说道：“二一添作五，二五合一十，三下五去二……”

江南四公子瞧着商八拨盆中珠子的举动，果然一副做生意的老板模样，心中暗暗好笑，但冷面铁笔杜九，却是心中明白，他心中是有了犹疑不决的为难之事。

第三十回双贾缠斗金蛇

商八拨了一阵算盘珠子，脸上泛起一种奇异的神色，回顾了那依窗而立的金兰一眼，突然一抖金算盘，口中发出一声低啸。

只听两声汪汪大叫，破空而来，两只卷毛大黑犬跃过竹篱，奔向商八身侧。

这两只大黑犬，高可及人，虽然狗形，隐隐中却如虎象，站在商八身后，四只巨目炯炯发光，不停的扫视四周。

一阵风张萍一直在等待着商八的答复，究竟是要如何一个合作之法，哪知商八好像忘了适才之言，凝神而立，似是在等待什么？

只听砰的一声，两扇关闭的篱门，被人一脚踢开。

一群装束诡异的人物，缓步走了进来。

当先两个身躯瘦高，全身黑衣的大汉，目光一掠中州二贾，冷冷说道：“果然又是你们，当真是冤家路窄。”

那商八看了两个大汉一眼，亦认出了两人身份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原来是左兄、方兄，开道二鬼既然驾到，想来贵帮主亦就要到了吧！”

这两人正是那神风帮主坛前开道二鬼，铁判左飞和冤魂方横。

在两人身后，紧随着一个身着黑色道袍，胸前绣了一只金色小蛇，头挽道髻，枯瘦黑脸的怪人。

那怪人虽然瘦小，但双目炯炯，两道眼神，灼灼逼人。

那胸绣金蛇的道人身后，又随四个黑衣大汉，每人背上都背一把鬼头刀。

只听铁判左飞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敝帮主是何等身份，岂是轻易可以见到的吗？”

那胸绣金蛇的黑袍道人冷冷接道：“本座乃神风帮主坛下金蛇令主，有话只管对我说，本令主自会酌情决定，或转告本帮主，或径行决定。”

商八笑道：“听你的口气，好像在神风帮中身份不低？”

铁判左飞道：“本帮主坛下三大令主，各有权责。”

商八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在下倒是失敬了。”

金蛇令主冷冷笑道：“五年之前，你虽和本帮中有过一次冲突，那时本令主适有要事，未随帮主驾前，那次梁子，想你尚未忘去吧？”

商八呵呵一笑，道：“咱们生意人向来是只讲利害，从不记恩仇，别说五年前了，就是三个月前的事，如果和咱们兄弟利害消失，在下也是一样记不起来。”

金蛇令主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但本帮主却是念念不忘你们中州二贾那次捣乱之事，记恨至今难忘，今日既叫本座碰上，自是不会再轻易放过两位。”

杜九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不放又待怎样？”

金蛇令主道：“有劳两位随同本座一行。”

商八笑道：“开过来价钱听听，在下兄弟一向不愿做亏本生意。”

金蛇令主目光一转，望了身后四个黑衣人一眼，道：“给我拿下。”

四个黑衣人应了一声，刷的一声，抽出了背上的鬼头刀，分由四个方向包围上来。

冷面铁笔杜九双肩一晃，迅快无比的抢了一个方位，和商八保持了九尺距离，铁笔护胸，冷冷地说道：“兵刃无眼，动起手

来，不死必伤，四位如果不怕死，尽管上来。”

这是一个恰当无比的距离，使四个黑衣大汉，无法组成合围之势，但中州双贾，却能收前后合攻之效。

只见那四个黑衣大汉突然一分，两人一组，分向中州二贾围攻过去。

一阵风张萍长剑一领，收了剑阵准备退下观战，却不料他那举剑一挥，却引起了金蛇令主的怀疑，冷笑一声，沉声喝道：“不要让他们四剑合壁。”

原来这金蛇令主，见识广博，一眼间，已瞧出江南四公子，会一种合搏剑阵，凡是合搏之术，必然大具威力，金蛇令主眼看一阵风张萍挥动长剑只道他要变剑势，传谕先发制人。

开道二鬼铁判左飞，冤魂方横，昔年曾吃过中州二贾之亏，心知二人武功高强，有些畏惧，幸好那金蛇令主也未下令让两人出手，对付中州二贾，但两人对江南四公子，却是未入在眼中，应声而出，分向四人攻去。

一阵风张萍原想带领三位兄弟，袖手旁观，先让中州双贾和这些人打个精疲力竭，坐收渔利，却不料那金蛇令主，自作聪明的传下令谕，要先发制人，阻止他们四剑合壁。

这一来自是惹恼了江南四公子，张萍长剑斜里刺出，一挡左飞，玉剑、李波、赵光，也立时回绕而上。

刹那间，寒芒流转剑气漫天，把二人困入了一片剑光之中。

江南四公子急快的剑势，有如狂风骤雨，迫得开道二鬼无法腾手取出兵刃。

金蛇令主瞧的一皱眉头，他万没料到，开道二鬼一出手就被对方剑阵所困，迫得险象环生。

四个手执鬼头刀的大汉，也和中州二贾动上了手，剑光笔影，激战甚烈。

金蛇令主一掠目下形势，已知今日之战，于己大是不利，那

中州双贾虽是以二对四但却攻多守少，抢去了先机。

衡度形势，开道二鬼的处境更是险恶，生死只不过悬于顷刻之间，金蛇令主不得不先解两人之危，当下一探腰间，取出金蛇鞭，大喝一声，蛇鞭一抖，直向四公子剑阵冲去。

一阵风张萍长剑斜里挑剑，一撩金鞭，人却疾向旁侧让开两江南四公子费了数年之功，创出这合搏剑阵，四人早已习练了千百遍，适才和杜九恶斗一阵之后，剑阵变化已然更见灵活，张萍向后一退，王剑、李波、赵光已然了解到他的用心，三人齐向后退了一步，剑阵扩展，立时连金蛇令主，也圈入了剑势之中。

但这一缓的工夫，左飞、方横却借机取出了兵刃。

左飞是两只短小的狼牙棒，方横却是一对丧门杖。

金蛇令主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本座倒是要见识一下你们这合搏剑阵，有什么出奇之处。”

口中说话，手中金蛇鞭，却连出四招，分攻江南四公子每人一招。

他这金蛇鞭，打制的十分精巧，看上去有如一条活蛇一般，手握蛇尾，而以蛇头攻敌，蛇口开合之间，红信伸缩，瞧上去十分恐怖。

江南四公子怕他金蛇口中，藏有暗器，不敢挥剑封架，齐齐向后退避。

这一来剑阵在无形之中散去。

金蛇令主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四位的合搏剑阵，不过如此而已。”

张萍冷吴一声，手中长剑忽然一紧。

这剑阵既然以他为主，其余三人自然都要和他配合，张萍剑势已快，三人随之转动迅急，剑阵也逐渐缩小。

金蛇令主眼见四周剑光山涌，迫了过来，心中吃了一惊，金蛇鞭疾转如轮，分挡四人的剑势。

左飞、方横狼牙棒、丧门杖，齐齐攻出，配合着金蛇鞭，把江南四公子逐渐缩小的剑阵挡住。

江南四公子表面上占了优势，但心中却是震惊不已，只觉那金蛇令主手中蛇鞭的招术，诡奇难测，常常把握刹那时机，由剑阵空隙中攻入一招，迫使剑阵变化受阻。

这是一场双方都感到吃力异常的恶战，谁也不敢稍存大意之心。

激战之中，突然听得一声惨叫，围攻冷面铁笔杜九的两个黑衣大汉，一个受了重伤，吃杜九铁笔扎伤右肩，鲜血迸流，兵刃脱手。

单余下一人和杜九缠斗，立时被杜九的银圈、铁笔迫得手忙脚乱，险象环生。

金蛇令主料不到，对手武功竟是如此高强，眼看属下受伤，无能救援，心中大是焦急。

只听商八哈哈大笑三声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躺下去。”

那两个围攻他的黑衣大汉，当真是听话的很，丢了手中兵刃，翻身栽倒。

原来商八和两人缠斗一阵之后，心中已握胜算，绝招连出，笑喝中点了两人穴道。

杜九冷冷喝道：“你也躺下去吧！”银圈封开鬼头刀，飞起一脚，踢中了那大汉左膝，砰声大震中，倒飞出七八尺，摔了一个大马爬，伏地不动。

商八一摇手中金算盘，闪起了一片宝光，笑道：“四位，可要兄弟相助？”

张萍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不敢有劳。”剑势一紧，攻势更见凌厉。

他眼看中州二贾连伤四人，自己四兄弟，却连三人也未能胜得，心中大感羞急，剑势一紧，冒险进招，刷的一剑，刺向金蛇令主。

金蛇令主心有旁骛，想着那四个受伤属下，却不料张萍冒险攻来一剑，待生警觉，剑势已然刺到。匆忙之间疾向旁侧一闪。

张萍好不容易找到这个机会，哪肯让他躲过，右腕一沉，剑锋划破了金蛇令主右臂，衣袖破裂，鲜血汨汨而出。

金蛇令主冷哼一声，右腕微挫，蛇鞭收回，重又攻了出去，点向张萍。

张萍心下得意，哈哈笑道：“有道是擒贼先擒王，先把这金蛇令主伤了，二位也不用和那四个大汉恶战了。”

言下之意，无疑是说，你们中州二贾，虽然伤了四人，但都是无关紧要的无名小卒，自然是轻而易举，这金蛇令主才是几人中武功最强的高手。

商八急声说道：“快封蛇鞭。”

张萍道：“不劳费心。”挥剑一封，向上架去。

剑锋一和那金鞭相触，那金鞭突然一折，点向张萍的顶门。

这一着大出意外，张萍惊骇之下，急急向左一偏。

金蛇鞭头已点中了张萍的右臂。

王剑、李波双剑倒攻而至，急袭金蛇令主的两肋。

左飞、方横兵刃齐出，挡开了两人剑势。

江南四公子，眼看张萍受伤，心中大急，抢救心切，自乱了剑阵章法。

金蛇令主突然向前一伏身子，避开了赵光由身侧削来的剑势，金蛇鞭反

腕抖出，点向赵光小腹。

赵光长剑向下一压，横向蛇鞭封去。

哪知金蛇鞭一和赵光的长剑接触，立时折转击去，赵光欲待闪避，已自不及，左胯间吃蛇头点中。

王剑、李波双剑急出，分由两侧攻来。

寒江月赵光大声叫道：“两位兄长小心，他手中的兵刃会转弯！”

金蛇令主冷笑一声，忽然向后退了三步，避开两侧合击的剑势。

王剑、李波双剑一收，蓄势待敌不再向前追袭。

原来那金蛇令主后退三步，正对着一阵风张萍，在四人之中，张萍武功最好，只要他挥剑一击，金蛇令主必然回身御敌，那时两人再攻他后背，使他首尾不能兼顾，如若他向后退去，两人亦正好分由两侧夹击。

只见张萍举起手中长剑，还未劈出，突然一松右手，长剑脱手而落。

金蛇令主冷笑一声，左手一探，抓向张萍左腕。

张萍大声叫道：“小心他金蛇鞭上有毒……”眼看金蛇令主伸手抓了过来，却是无力让避。

突然间宝光一闪，挟风而至，击向金蛇令主左手。

金蛇令主左腕一挫，收回蛇鞭，但又迅快的点了出来。

杜九铁笔银圈一齐挥动，和开道二鬼打在一起。

王剑奔向张萍，急急问道：“伤得很重吗？”

张萍道：“伤势虽然不重，但毒性却很剧烈，我一条右臂已然完全麻木，无法举动了。”

李波扶住了赵光，说道：“四弟快些运气闭住穴道，别让毒气侵入了内腑。”

商八一面和那金蛇令主动手，一面留神张萍伤势，看他右臂软软垂下，似是毒性很重，不禁心下震骇，暗道：他这金蛇鞭上，淬有剧毒，我和他缠斗下去，只怕是难免吃亏，神风帮中之人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倒不如先下手为强了！

心念一转，突然一震手中金算盘，登时宝光流动，耀眼生

花，漫天珠光，疾飞而出，齐向金蛇令主飞撞过去。

原来商八手中金算盘中那珠宝穿成的算子，可兼作暗器施用。

那金蛇令主虽然武功高强，但在这等近距离内，也是无法闪避。

但觉宝光耀目，身上数处要穴被商八那珠宝穿成的算子击中，一仰身子，倒栽下去。

那开道二鬼眼看同来之人，非伤即死，不禁气馁，心中惊慌，手里兵刃一缓，被杜九看出空隙，银圈封开狼牙棒，铁笔乘势一招，点向左飞肩头。

左飞一缩肩，避开了一笔，却不料杜九乘势飞出一脚，踢中了左飞膝盖。

铁判左飞闷哼一声，一交跌摔出六七尺外。

商八肩头一晃，快如闪电般击出一掌，打在冤魂方横的后背。

只见方横打了两个踉跄，一交跌倒。

商八伏身捡起地上的珠宝算子，他这算子，个个光芒耀目，极易看到，竟然连一颗也未遗失。

这时，张萍、赵光的毒性已然发作，伤口处血色一片紫黑。

王剑仗剑一跃，飞落到金蛇令主身侧，剑锋直逼金蛇令主咽喉之上，冷冷说道：“解药何在，快些说出！”

金蛇令主虽然被商八算子打中了数处穴道，但他神智仍很清醒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在下那金蛇鞭上淬毒，乃是数种剧毒调合而成的绝毒，被我蛇鞭击中将会全身肌肉收缩而死！”

王剑怒道：“但他们在毒性未发之前，却要先看你死在乱剑之下。”

金蛇令主道：“在下既遭生擒，生死之事，早已不放在心上了！”

王剑道：“你想的倒是不错，可是认为我会一剑杀死你吗？我要一剑一刀的凌迟碎刮，让你慢慢的死去。”长剑微微挥动，划破了金蛇令主颈间的皮肉，鲜血汨汨而出。

金蛇令主自知生机渺茫，索性闭上双目，不作理会。李波纵身跃来，抓起金蛇鞭道：“这鞭上既有剧毒，咱们就用他的金蛇鞭来伤他。”

金蛇令主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住手！”

李波已举起了金蛇鞭，要待出手，听得金蛇令主之言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咱们江南四公子，一向是言出必践，你如若交出解药，咱们兄弟可保你一身无事！”

商八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贵兄弟讲话，不觉太过分吗？”王剑回目望了商八一眼，道：“商兄之意呢？”

商八道：“人是兄弟所擒，各位有目共睹，两位就是要杀要放，也该先给兄弟打个招呼才是！”

李波道：“现在商兄已经知道了，但不知是否应允？”商八道：“咱们做生意，处处要讲究赔赚，要兄弟白白应允。实是心有不甘。”

王剑道：“商兄干脆说明白，要咱们出些什么价钱？”商八突然一晃身，抢到金蛇令主身前，一把提起了金蛇令主，跃出五尺。

王剑、李波骤不及防，急待阻止，已来不及。

杜九身子一横，拦住了王剑、李波，道：“两位最好别动，免得大家伤了和气。”

只见商八放下金蛇令主，问道：“解药放在何处？”金蛇令主道：“解药在敝帮主处收存，阁下想讨解药，只有去见敝帮主一途。”

商八笑：“我不信你的话。”

金蛇令主道：“在下穴道受制，反抗无力，你如不信，尽管搜查。”

杜九冷冷接道：“他如不说，咱们自以彼之道，加彼之身，用金蛇鞭伤他了！”

商八目注金蛇令主笑道：“你是不吃敬酒吃罚酒，可不能怪我手段毒辣了。”抓过金蛇鞭，点中了金蛇令主的左腕。

金蛇令主心中大急，说道：“如若过了二个时辰，纵然取得解药，你那两位朋友，也是没有救了！”

杜九道：“至低限度，有你陪他们死！”

金蛇令主欲言又止，缓缓闭上双目。

王剑、李波回目望去，只见张萍、赵光都正在默运内力，和毒性相抗，由两人神情间显出的痛苦来看，似是那毒性来势十分强烈，两人都在各出全力，和那毒性抗拒。

王剑突然一侧身子，疾快的一跃，掠过杜九，直冲向金蛇令主仰卧之处，长剑一抖，直刺下去。

商八陡然飞起一脚，踢了过去，同时推出手中金算盘，后发先至，哗哗

一响，架开了长剑，踢出的左脚，随势而到，逼的王剑倒退五尺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他正想求得速死，你一剑把他刺死，正好如他的心意。”

王剑道：“那解药既不在他身上，留他何用？我要把他乱剑分尸，也好稍泄心中之恨。”

商八道：“一个兵刃上淬有剧毒的人，解药不在身旁，这些话只有你信。”

王剑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他在生死交关之间，还不肯说实话吗？”

商八道：“如若把他换了你王兄，你肯说实话吗？”

王剑轻轻咳了一声，忍下去将要出口之言。

商八道：“如若贵友身受之毒，确如金蛇令主所言，那金蛇令主决不会先让自己毒发，不信你等着瞧吧！”

王剑道：“在下两位兄弟，先为他兵刃所伤，那毒性不是要先发了吗？”

商八道：“我用金蛇鞭上的蛇信，点伤他身上的主脉，如若毒素是随着行血散布，他的毒性发作，自然是快过你两位兄弟。”只见金蛇令主突然一睁双目，凝注在商八脸上，道：“我如告诉你解药存放何处，请问你要如何处置我们。”商八一拨算盘，道：“我们有两人受伤，你们是七个人一死六伤，死的不算，我们也只能放你们两个回去。”金蛇令主道：“哪两个人？”

商八道：“除你之外，还有五个人任你挑选两个。”金蛇令主道：“何以不包括本座在内？”

商八道：“阁下身份高，价钱大，咱们要留着和那神风帮主讲讲价钱了。”

金蛇令主道：“那是你不知敝帮主的性格……”

王剑大声接道：“先拿解药出来，你们再谈如何？”金蛇令主冷冷说道：“你急什么！”

王剑心头火起，长剑一挥，喝道：“老子宰了你！”金蛇令主笑道：“量你也没有杀我的胆子。”

杜九扬了扬手中铁笔，道：“小不忍则乱大谋，王兄最好不要理他……”

王剑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总有一天，老子要把你乱剑分尸！”金蛇令主纵声长笑，道：“你敢吗？”

商八冷冷说道：“江南四公子都是久年在江湖上闯荡的人物，他们不会上你的当，你如激怒他，让他一刀杀了你，那是妄想。”他这出言一点，那王剑就算真有杀他之心，也会不再杀他金蛇令主似是自知已无法激怒对方，让他们出手把自己杀死，只好改变了态度，转向商八道：“我如告诉你解药何在，必

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”

商八道：“什么条件？你先说来听听。”

金蛇令主道：“那些解药足够救五人之用，除了他们两个受伤之人，各用一份外，在下亦要服用一份。”

商八心中暗道：此人连死都不怕，但却怕他金蛇鞭淬炼的剧毒发作之苦，想来此毒定是利害的很。当下说道：“那是自然，咱们兄弟还要留下你的性命，好和那神风帮主谈判，你就不说，咱们也不能眼看着你毒发而死！”

金蛇令主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那解药藏在我头发之中。”

王剑跃奔来，长剑一伸，疾向金蛇令主头发上挑去。

商八一推金算盘，封开剑势，冷冷说道：“王兄如再这般莽撞，可别怪我们要带着解药，离开此地了！”

王剑自知决非商八之敌，如若他真的取了解药不顾而去，真还是没有法

子，只好轻轻咳了一声，默不作声。

商八伸手打开金蛇令主头上盘发，果然发现了一个很小的黑色木盒，打开木盒，里面果放有五粒淡红色的药丸。

王剑一伸手，道：“在下两位兄弟毒性已发，不能久待，商兄请先给兄弟两粒如何？”

商八道：“防人之心不可无，急也不在这片刻时光。”

目光一转，望着金蛇令主道：“这药丸不会错吗？”

金蛇令主道：“千真万确！”

商八道：“好！那你就吃下一粒试试？”

金蛇令主昂然不惧，启口等待。

商八取出一粒红色药丸，将要投入金蛇令主口中时，突然又改变了主意，低声对杜九说道：“找个活人送来。”

金蛇令主脸色忽然大变，赶忙转过头去。

杜九就四个背着鬼头刀的大汉中，选来了一个伤势较轻之人，提了过来。

商八目注金蛇令主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有五粒解药，咱们浪费一粒，那也是足够用了。”挥手把一粒红色丹丸，投入那黑衣大汉口中。

金蛇令主长叹一声，暗道：完了！

只见那轻伤大汉，双手伸动一阵，闭目而逝。

五毒花王剑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毒药！”

商八道：“不错，毒药，如是依王兄之意，此刻死的，就是你们四兄弟中人了！”

王剑面泛愧色，说道：“商兄见识广博，兄弟难及。”

商八目注金蛇令主，笑道：“听我相劝，还是打消了求死之心，在兄弟眼睛中，你别想揉下一颗沙子。”

金蛇令主道：“划开我左脚皮靴。”

杜九一伸手，铁笔疾挑，划破了金蛇令主左靴，应声跳出来一个玉瓶。

商八捡起玉瓶一数，里面也是五粒丹丸，只不过是淡黑的颜色。

王剑道：“这药丸不会错了吧！”

商八道：“不会错了！”倒出两粒，递给王剑。

萧翎隐身窗外，眼看着这般江湖人物的狡诈，斗智手段，不禁暗暗咋舌，怔道：看来这些江湖上的诡谋狡诈，我萧翎确实棋差一着，难望项背。

五毒花王剑接着两粒药丸，托在掌心上瞧了一阵，道：“商兄，如若这两粒丸药也是奇毒之物，咱们岂不要落下终身大恨。”

冷面铁笔杜九冷冷说道：“你如心中多疑，那就不用吃了！”

王剑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在下并非是怀疑你们中州二贾……”目光一掠金蛇令主，接道：“而是怕他再用诡计！”

商八道：“我商老大走了大半辈子江湖，素来是不曾走眼，几位如果是信得我商某的信用，尽管服用，如是不肯相信，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。”

一阵风张萍道：“中州双贾，声誉卓著，二弟快拿药物过来，为兄的先吃！”

王剑略一犹豫，缓步行近张萍身侧，递过药物。

张萍取过一粒，瞧也不瞧的一口吞下。

赵光道：“大哥都不害怕死，做兄弟的岂能示弱，二哥，请把那余下的

一粒药丸，送给兄弟服下。”

王剑道：“好！咱们江南四公子，生死同命，如是大哥、四弟有了三长两短，老三和我，那也不用活了。”伸手递过药丸。

萧翎只瞧的暗暗赞道：这江南四公子虽是不做好事，但对这情义二字，倒还是看的很重。

商八眼看张萍、赵光服下了解药之后，又从瓶中倒出了一粒，让金蛇令主服下，随手点了他几处穴道，笑道：“有劳阁下好好休息几日，咱们用你作本，和那神风帮主谈谈价钱。”

金蛇令主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敝帮主决不会以在下的生死为念。”

商八道：“在下虽然和贵帮有过几次接触，但却始终未和贵帮主正面谈过，他能够门户分立，独树一帜，自是非同小可，自然不会把你的生死看得很重。”

金蛇令主道：“你既然早已知道，为什么还要拿我作注。”

商八笑道：“咱们做生意的人，讲究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，那神风帮主虽然不为你生死担忧，但他却丢不起人，只要我开价不大，料那神风帮主不会拒我于千里之外。”目光一掠杜九，接道：“把这堂堂令主，和开道二鬼送去藏起。”

杜九应了一声，扛起金蛇令主，提起开道二鬼，急奔而去。

王剑回目一顾，只见张萍、赵光，都在运气调息，伤势已大见好转，登时放下了心中一块重铅，目光扫掠倒卧在地上两个黑衣大汉一眼，道：“这些人该如何处置？”

商八道：“如是伤势太重，点了他的死穴，可免他多受活罪，如是伤势轻微，那就废了他的武功，放他去吧！”

王剑道：“这个兄弟效劳，不用商兄费心。”扶起两个黑衣大汉，奔了出去。

一阵风张萍和寒江月赵光，经过一阵调息之后，伤势已大见好转，齐齐站了起来，张萍对商八一拱手，道：“多承相救，兄弟感激不尽。”

商八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张兄不用感激，兄弟一向是不做亏本生意。”

张萍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咱们兄弟，偿还商兄的本钱就是。”

目光一转投注到金兰身上，接道：“这丫头本有足够的机会逃走，但她却恋恋不去，想必有所谋，三弟，把那丫头捉来。”

李波应了一声，奔向金兰，他已是见过了金兰轻功，早已不敢存轻敌之心，刷的一声，抽出长剑，道：“你是要动手呢？还是要束手就缚？”

金兰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对哪个说话？”

李波道：“对你！”

金兰道：“你胆子不小啊！”

李波长剑一振，当胸刺去，口中冷冷说道：“薄舌利口的丫头，哪个和你说笑不成。”

金兰闪身一让，避开一剑，挥手一掌，反向李波右腕之上拍去。

李波怒声喝道：“鬼丫头还不亮出兵刃动手，可是要寻死不成！”

他口中虽在喝叫，手中的剑势，却是愈来愈快，登时把金兰圈入了一片剑光之中。

这金兰武功，也不过和李波在伯仲之间，她虽得萧翎指点了两招，但却尚未熟练，常有着施用不出之感，此刻李波手中有

剑，金兰赤手空拳，双方势不均，力不敌，三五合后，金兰已被逼的险象环生。

李波剑势纵横，攻势正猛，突然觉右臂之上一痛，“天泉”穴上一麻，手中长剑顿然一缓。

金兰早已料到自己陷入险境之后，萧翎必会出手相助，是以临危不乱，一直等待还手的机会，李波手中剑势一缓之下，金兰立时借势攻出，右手一招“手挥五弦”，逼住了李波左手，左手一招“暮鼓晨钟”，紧随着右手拍了过去，正击在李波右腕之只听当的一声，李波右手长剑应声落地。

金兰疾飞一脚，踢了过去。

那李波连连受伤，身体运转大不灵活，被金兰一脚踢在右膝之上，再也站立不稳，一连向后退出六七步。

金兰正待乘势追袭，王剑却疾奔而至，斜出一剑，拦住了金兰。

商八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这妞儿武功有点怪道，看她掌指攻势不该是李兄不敌，但轻取李兄，胜来有如行云流水一般，倒得仔细瞧瞧才是。”举步向前行去。

张萍道：“不错，商兄这么一提，兄弟也有同感。”紧随商八身后，向前行去。

这时，金兰已和王剑打在一起，金兰仍是赤手空拳，被王剑圈入一片剑光之中。

就形势上观察，金兰如无奇招反击，难以再撑过十个回合。

萧翎隐身窗内，手中扣着一粒绿豆，蓄势待发，但见商八、张萍四道目光，一直注视着窗子的前面，如若发出暗器，定难逃得过两人的目光，但金兰形势危迫，已然难以再支撑下去，心中正自焦急，突闻一声凄厉的长啸，商八、张萍齐齐回目望去。

就在两人心神一分之间，萧翎借势弹出手中扣的一粒绿豆。

王剑胜算在握，未免大意，长剑大开大合，攻多守少，却不料右肩“剑门”穴上一麻。

萧翎这次弹出的绿豆，不但力量较大，而且打的又是人身主穴，王剑受此一击，人已难再支持，手中长剑，自动脱身落地。

金兰迎面一拳，打在王剑右颊之上，只打的王剑右颊红肿，鲜血顺口流了出来。

张萍一提气，疾跃而上，扶住了王剑身子，飞起一脚，挡开了金兰的追袭之势。

商八重重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哪位高人，隐在暗中，兄弟这里见礼了。”

说着话，当先抱拳一揖。

金兰缓缓退到窗口，冷冷说道：“你们不用疑神疑鬼，这茅屋只我一人。”

商八道：“我金算盘商八走了大半辈子江湖，从不让人在眼睛里揉下砂子，不是我小看你姑娘，如若无人暗中相助，别说你连胜两阵了，就是第一阵你也难以胜得。”

金兰有恃无恐，冷冷说道：“你可是信吗？何妨出手一试？”

商八道：“我要出手，也不会和姑娘你打。”一面说话，一面缓步向前逼来。

金兰一提真气迎了上去，道：“站住！”呼的一拳，直捣过去。

商八左手推出，封开了金兰拳势，道：“好男不跟女斗，我商八岂肯和

你一个女孩子一般见识。”

金兰怕被商八看出萧翎在暗中相助，双拳连挥，刹那间连攻了十四五招，但都被商八封架开去，仍是不肯还手。

只听身后传来了杜九的声音，道：“这女娃儿不知好歹，老大你不给她一点教训，只怕难以使她心服。”

商八右臂挥动，又挡开金兰两招，道：“那位金蛇令主和开道二鬼，藏的很安全吗？”

杜九道：“安全的很。”

商八道：“那很好。”拳势忽然一紧，展开反击，金兰登时应接不暇，被迫得连连后退。

金兰虽处险境，但她有恃无恐，仍然奋起余勇反击。商八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小丫头当真是强悍的很。”左手暗发内力，逼开金兰掌势，右手突然疾出一招“捕风捉影”，扣住了金兰右腕脉穴。

金兰原想萧翎必会暗中相助，却不料萧翎竟未出手，右腕脉穴被扣，登时觉着半身麻木，难再有还手之力。

商八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位高人再不现身，可别怪我商某欺侮女娃儿了。”

只见人影一闪，萧翎陡然穿窗而出，缓缓说道：“放开她。”商八定睛一看，骇然放手，急急抱拳一揖，道：“见过大哥。”

冷面铁笔杜九也急急抱拳作礼，神态间一片恭谨。张萍打量来人一眼，只不过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，不知中州双贾何以对他如此恭敬，心中大是奇怪。

只听商八说道：“在下不知大哥在此，诸多放肆之处，还望大哥原宥。”

萧翎缓缓说道：“两位兄弟不用多礼。”

张萍低声道：“杜兄，这位是何许人物？”

杜九道：“是咱们兄弟的龙头大哥。”

张萍道：“那定然是武林中大有名望的人了？”

杜九还未及答复，萧翎已抢先说道：“兄弟萧翎。”张萍一抱拳道：“久闻大名，今日有幸一会。”

萧翎知他又把自己误认作另外一位萧翎，心知要向他解说明

白，还不知要多费好多口舌，当下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在下久闻你们江南四公子的大名了！”

张萍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

商八回顾了江南四公子一眼，道：“咱们兄弟多日不见，有根多重大之事要谈，四位如若有事，那就请了。”张萍道：“今日相救之情，咱们四兄弟日后必有一报，就此别过。”一转身向外行去。

杜九道：“我等遇上了一件意外之事，以致那日未能赴约，事后寻找大哥，两度涉险进入了百花山庄，均被庄中埋伏的高手迫退，想不到在此遇上了大哥。”

萧翎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正在徘徊无主之时，遇得两位兄弟，或可帮我出些主意。”

商八道：“大哥有何苦忧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两位请入房中坐吧。”

中州二贾道：“恭敬不如从命。”大步行入房中坐下。金兰奉上香茗，笑道：“两位喝茶。”

商八道：“适才可曾伤到姑娘？”

金兰道：“不要紧，两位腹中想已饥饿，我到厅下去为两位做碗面吃。”

她生的眉目清秀，十分娇艳，中州二贾，一时之间，也无法瞧出她和萧翎的关系，齐齐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这叫我等如何敢当。”

金兰嫣然一笑，转身而去。

杜九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兄弟有一句话，不知当不当问？”萧翎道：“只管请说。”

杜九道：“这位姑娘是大哥的什么人？”

萧翎笑道：“她该是我的侍婢，但此刻，我已把她作朋友看待了……”当下，把经过之情，详细的说了一遍。

商八只听得皱起了眉头，道：“目下最为紧要的一件事，该是设法救出伯父母大人……”

萧翎接道：“那沈木风为人刚愎自用，家父母被幽禁之处，防守又极严密，实在叫人想不出下手之策。”

商八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目下大哥还得隐秘行踪，不能让那沈木风侦知你的举动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三月限期，转眼即届，那沈木风阴狠毒辣，他说得出，必然能做得到，届时，家父母的性命……”

商八接道：“兄弟之见，纵然时限届满，那沈木风也不会当真杀害两位老人家，但一番活罪，却是难以免除。”

萧翎道：“家父母未习武事，如何能受得苦刑迫害。”

商八道：“不错，最上之策，是在限届未满足之前，要把两位老人家救出百花山庄。”

萧翎道：“既不能明目张胆的挑战那沈木风，只有暗中下手救人一途，但那百花山庄中戒备森严，飞鸟难渡，暗中下手一事，只怕亦难如愿。”

商八道：“大哥不用忧苦，好在限期尚长，容兄弟慢慢筹思良策。”

余音甫落，突闻汪汪两声狗叫，传了过来。

商八霍然而起，道：“有人来了，大哥不宜多在此地露面，还请暂时回避。”

萧翎应声起身，隐入内室。

商八低声对杜九说道：“不论来人是谁，咱们给他个漠然不理。”

杜九道：“好！我招呼两条虎犊，放人进来。”仰脸一声低啸。

果然，那啸声传出之后，就不再闻犬吠之声。

这时，金兰已捧着煮好的面点送了进来。

商八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有劳姑娘了！”

杜九道：“又有武林中人到来，姑娘也请回避一下。”金兰道：“我有位玉兰姊姊，去约那丐帮中人来此，两位不要和她起了误会。”

商八道：“这个姑娘尽管放心。”

谈话之间，突然砰的一声，篱门已被人踢开。

金兰娇躯一闪，隐入室中。

杜九回目望去，只见一个身材瘦小，褴衣草履的小叫化子，疾如闪电一般，直冲入内厅而来。

金算盘商八终年在江湖行走，一看来人，立时认出是丐帮中高手，一阵风彭云。

只见彭云一跃入室，倚在木门上，双目圆睁，望着中州二贾，却是一语不发。

杜九一皱眉头道：“小叫化，你发的什么毛病？”右手一伸，抓了过去。

商八沉声喝道：“不要动他，他受了内伤！”

杜九骇然缩回右手，商八却大步冲了过去，右手挥动，连点了彭云两处穴道，助他平复下沸动的气血，说道：“快些闭目调息一下，再说不迟。”

一阵风彭云缓缓闭上了双目，道：“萧翎……”张嘴吐出一口血来，身子一摇，向地上栽去。

商八右手一伸，扶住了彭云的身子，道：“萧翎怎么样了？”彭云断断续续的说道：“萧翎可在这里吗？”

萧翎听得彭云呼叫自己的姓名时，人已自内室中闪了出来，接道：“兄弟在此，彭兄有何见教，兄弟这里洗耳恭听。”彭云道：“快去救玉兰姑娘……”他勉强说完了一句话，人已晕了过去。

金兰亦从室中窜了出来，道：“我那玉兰姊姊怎么了？快说啊！”

商八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姑娘不用催他了，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心力，他本已受伤很重，说了这句话，又使他最后一口护守心脉的元气散去。”

萧翎望了那彭云一眼，道：“两位兄弟请悉心施救，我去援助玉兰。”

话甫落口，人已到了篱门前面。

商八急声说道：“天地如此辽阔，大哥要到哪里去找！”

萧翎呆了一呆，停下脚步，忖道：不错啊！这小叫化子连个方向也未说出，我要到哪里去找玉兰。

只听商八道：“事已如此，急不在片刻，大哥还请稍安毋躁，我们从长计议才是！”

金兰急道：“出去找找，总要比坐在室中等着好些。”

杜九道：“如是那玉兰遇上武功较她甚高之人，此刻不是被杀，就是被人生擒，急有何用，如是那人武功不高，她自会脱险归来，那也不用急了。”

这几句话说的虽然难听，但如仔细一想，倒是句句真实。

商八接道：“眼下之策，只有设法救醒这小叫化子，问明他事情经过，再行设法，急切从事，徒乱章法，大哥请三思兄弟之萧翎缓步走向室中，黯然说道：“不错，目前也只有此法玉兰和萧翎患难相共了数月时光，彼此之间不知不觉，生出了很深重的情意。

商八回目望着金兰说道：“姑娘可否回避一下，咱们脱去他身上衣服，查看他伤在何处，是何物所伤？才可对症下药，早些救醒于他。”

金兰娇躯一转，奔入内室。

杜九脱去彭云上衣，果见前胸之上，印着一块紫色的掌痕。商八蹲下身子，仔细瞧了一阵，道：“似是被金沙掌、或竹叶手的掌力所伤，唉！伤中要害，只怕是没有希望了！”杜九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小叫化子，素有侠名，十几岁就出道江湖，乃丐帮晚一辈中杰出之才，想不到小小年纪，竟然罹此凶祸。”

萧翎剑眉一耸，道：“如若是金沙掌力所伤，我或可代为疗治，但如伤在竹叶手下，那就很难有救治的希望了！”说着话，蹲下身去，双手互搓一阵，按在彭云伤痕之上。过了一刻，萧翎取开掌势，只见那彭云前胸的红肿，竟然减退了甚多。

杜九道：“这么看来，大哥有能救活他了。”

萧翎心中暗暗忖道：这杜九说话，一向冷冰冰的，从未见过他关心别人，今日倒是有些奇怪。

商八道：“看样子，不像竹叶手所伤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是金沙掌。”双手又自搓了一阵，伸出一手按在彭云伤处。这次时间甚久，足足有半个时辰，萧翎才收回按在伤处的右手。

这时，那彭云伤处，只留下了一条淡淡的紫色疤痕。但彭云仍似睡熟一般，不见醒来。

商八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他怎么还不见醒过来呢？”萧翎道：“我用阳刚之气，化了他身上的淤血，还没有催动他身上血脉。”

商八道：“原来如此，这事不劳大哥再亲身出手了。”他扶起彭云的身子，伸出右手，按在他背后“命门”穴上。萧翎道：“我虽化去他伤处淤血，但他内腑中受震之伤，仍是不轻，助催他行血的真气，不可去势太急。”

商八道：“多承大哥指点。”暗中一提真气，缓缓由掌心涌出，攻入那彭云“命门”穴中。

大约又过了一刻，彭云才缓缓睁开眼睛。

萧翎向彭云轻声说道：“如若彭大侠内腑中受伤不重，尚可运转真气，最好运气和商大哥攻入你体内的真气相和。”彭云微弱地说道：“你不用管我，快去救那玉兰姑娘。”萧翎道：“她现在何处？”

彭云道：“西南方，五里左右，有一座道观，他们就在那道观之中！”

金兰人在内室之中，问道：“我那玉兰姊姊没有事吗？”彭云道：“她被生擒，我为掌伤……要救她愈快愈好！”商八道：“同行只有你们两个人吗？”

彭云道：“只有我们两个，我原已约那个豫、鄂、湘、赣四省总瓢把子马丈飞，但他却未按时而来……”商八接道：“好！你现在可以闭上双目调息一阵，不用再说话，只要能使你真气运于经脉之间，那就不难复元了！”萧翎霍然站起身来，道：“我去瞧瞧！”

金兰忽的掀起了软帘而出，道：“我也要去。”商八皱眉忖道：女孩子家，到处乱跑……

心念还未转完，萧翎已接口说道：“那地方或许要遇上一场恶战，此地人手不够，你留下来陪他们守这茅屋。”金兰心中虽然不愿，但却不敢顶撞萧翎，只好默不作声。商八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咱们几时动身？”

萧翎道：“立刻就走！”

商八道：“好！兄弟开道。”放腿向外奔去。

萧翎低声对金兰说道：“不论什么事，都要听这位杜兄弟的吩咐。”也不待金兰答话，翻身两个飞跃，人已追到商八的身后。

第三十一回 忠义须当先

两人依照那彭云说的方向、地点，一阵急走，果然发觉了一座道观。

这道观并不很大，一目了然，除了前面一个小小院落之外，只有一座大殿，和两侧几间厢房。

大门紧紧的闭着，不闻声息。

商八低声对萧翎道：“咱们越墙而入。”

萧翎微微点头，一提气，当先跃上门顶瓦面。

萧翎跃下屋面，向院中奔去。

商八紧随在萧翎身后。

只见迎面一座大殿。

商八轻声说道：“大哥止步。”

萧翎左脚已然踏入殿门，回头说道：“为什么？”商八道：“咱们虽不怕他暗施算计，但小心一点，总是好些。”

只听大殿里面传出来一个冷冷的声音，道：“什么人？”商八道：“金算盘商八。”

那冰冷的声音接道：“请进殿来。”

商八暗中提气戒备，低声说道：“大哥小心。”当先举步而入。

只见一座形貌狰狞的高大神像，立在神案前面。商八抬头打量那神像一眼，还未开口，突然由那神像口中，传出了冷漠的声音，道：“见了本座，怎不下拜？”

那神像高大、狰狞，一望之下，即知是铸塑而成，但却能由口中传出话来。

商八重重咳了一声，道：“阁下定然是神风帮主了！”那神像口中又传出冷漠的声音，道：“正是本座。”商八道：“五年之前，在下已见过一次，想不到五年之后，又在这荒凉的道观相遇……哈哈，当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了！”那神像冷漠地说道：“本座素不喜多言之人。”

商八回顾了萧翎一眼，暗施传音之术，说道：“大哥小心，这大殿之中，早有埋伏。”

萧翎星目转动，一掠四下形势，低声对商八说道：“问他可曾擒得玉兰。”

商八目光凝注那狰狞神像的脸上，说道：“帮主不喜客游，才以这等奇形的伪装，和武林中同道相见，在下早已有所耳闻了。

那狰狞神像接道：“你这人不觉得话说的太多了？”商八应声说道：“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今日来见帮主，想奉商一件事情。”

神风帮主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商八道：“咱们两位朋友，适才由此经过，一位男的，被帮主打伤，女的被生擒……”

神风帮主道：“本座出道以来，还未和人动过手！”商八道：“既非帮主，那定然是帮主的手下了……”语音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咱们做生意，向来是主张公平交易，帮主放了生擒在下的朋友，在下亦不让帮主吃亏，愿以贵帮中金蛇令主交换，不知帮主意下如何？”

大约过了有一盏热茶工夫，才听那神风帮主冰冷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金蛇令主？”

商八道：“不错啊！就是帮主座下三大令主之一，已为在下

所擒。”

神风帮主道：“现在何处？”

商八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兄弟已把他藏在一处隐秘所在，那地方没有名字，很难说的出来。”

神风帮主道：“好！你去带他来吧！”。

商八知神风帮主狡猾的很，如以金蛇令主交换玉兰，应先看清了玉兰囚居的所在，才能交出金蛇令主，当即说道，“在下必得先瞧瞧帮主生擒之人，是不是在下朋友，才能决定。”神风帮主道：“如若不是呢？”

商八笑道：“那就奇货可居，在下开价不会这般便宜了。”神风帮主道：“你们来了两人，如若那被囚之人不是你的朋友，那就由和你同来之人，留在此地就是！”

商八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在下先瞧过之后再说不迟。”只听神风帮主说道：“好！给你瞧瞧。”

商八身躯一闪，直向神风帮主神像后面转去。

只听那神像中传出愤怒的声音，道：“站住，未得我允准之前，最好是站着别动。”

商八道：“在下相信帮主之言。”一面向后退去。神风帮主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本帮主神目如电，如若想在本帮主面前混水摸鱼，那是自寻死路！”

商八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在下一生之中，听到无数的恐吓之言，帮主也不用这般吓我们了。”

那神像不再说话，大殿中恢复一片寂然。

大约延续了有一盏热茶工夫之久，才听那神风帮主说道：“退出大殿，向右转，第三间房子中。”

商八道：“好，在下等先去瞧过，再来和帮主谈价钱。”转身向外行去。

萧翎紧随身后，向前行去。

出了殿门，向右转去，数到第三幢房子，举手推去。只听呀然一响，两扇大门大开。

抬头青去，只见玉兰长发披垂，虽已露出女像，但仍然穿着一身男装，坐在一张木椅上面。

萧翎重重的咳了一声，道：“玉兰，我们来救你了……”举步向玉兰行去。

只见玉兰双目圆睁，急急说道：“不要碰我，快退下去，快退下去……”

萧翎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玉兰道：“你不能近我的身。”

萧翎道：“纵然那神风帮主在此，我也不怕。”又向前欺进两步，行近到玉兰身侧，伸手抓去。

玉兰心中大急，且尖声叫道：“不要碰我。”

萧翎骇然缩回手去，道：“怎么啦！”

玉兰泣然说道：“他们在我身上动了手脚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他们可是在你身上下了奇毒？”

玉兰道：“不是，我也说不出是什么，正因不知道，才不得不小心一些。”

萧翎道：“我和商兄弟冒险来此，旨在救你离开此地，此刻机会甚好……”

玉兰急急摇头，道：“不行，不要拉我，快退回去！”萧翎向后退了五步，道：“好！那你自己走过来吧！”玉兰道：“不行！他们点了我的双膝、

双肩，和肋间穴道，我已站不起身子，挥不动双手，挺不起腰杆了。”萧翎剑眉耸动，道：“识大体不拘小节，你既不能动，那我就抱着你走如何？”

玉兰急的流下泪来，说道：“相公，不可造次，妾婢生死何足为惜，但相公却不能这般冒险……”

萧翎接道：“你说什么，我一点也听不明白，我解你穴道，救你之命，怎会算是冒险呢？”

金算盘商八道：“大哥暂请停手，这位姑娘心中必有隐情，大哥问的太急，使她一直没有说清楚的机会。”

萧翎道：“什么隐情，我怎么一点也瞧不出来。”

玉兰道：“我被她们生擒之后，一直被蒙着眼睛，不知身在何处，刚才方被解去蒙面黑纱，送来此地，在我来此之前，被他们点了晕穴，隐隐觉到，他们似是在我身上放了一些东西，我不知是什么，但他们这般安排，岂是没有作用。”

商八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奇怪啊！我商八走了大半辈子江湖，倒还未见过此等事情，大哥退出室外，我来找找他们放的什么东西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不妨事，纵有变化，我亦可应付得及。”他自知江湖的阅历，万万不及商八，只好退作旁观。

商八先打量了一下四周情形，默查了进退之路，缓步向玉兰走去，说道：“姑娘觉得他们在你身上，暗藏了一些东西？”

玉兰道：“不错。”

商八道：“藏在何处？”

玉兰道：“似是藏在前胸……”

商八怔了一怔，暗道：这地方叫我如何搜查！

突然间，由室外传过来一个冰冷的声音，道：“两位看清楚了吧？”

萧翎回头一望，只见一个身着黑袍，胸绣金龙的大汉，遥站门外四五尺外。

商八见识广博，一见那胸前标志，立时接道：“阁下定然是那神风帮主座前的金龙令主了？”

那黑袍大汉道：“正是本座。”

商八道：“贵帮中金蛇令主，为区区所擒，愿意交换这位姑娘。”

金龙令主道：“此事需由敝帮主亲自决定，两位既已认明我们生擒之人不错，留此已然无用，请入大殿去吧！敝帮主尚在候驾。”

萧翎看玉兰就在眼前，却不能救她脱险，心中大为不服，神情微现激动。

商八是何等老练人物，目光一掠萧翎，已瞧出他心中念头，赶忙低声说道：“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大哥暂请忍耐一二。”

萧翎轻轻叹息一声，随着那金龙令主直向大殿行去。

只见那狰狞高大的神像，已经移动了位置，换到大殿侧角。

商八对那神像一抱拳，道：“咱们瞧过了，那位姑娘正是在下寻找之人。”

神风帮主道：“那很好。”

商八道：“在下想以贵帮金蛇令主，交换这位姑娘，不知帮主意下如何？”

神风帮主冷笑了两声，道：“我虽然很少在江湖之上走动，但却也听人说过你们中州二贾之名，一向是斤斤计较，利己为先，但本座又有着向来不愿吃亏的习惯。”

他说话的声音，都从那狰狞神像中传出，而且忽而清脆尖细，忽而粗壮宏亮，使人无法测出他是男是女，更增了不少神秘气氛。

商八淡淡一笑，道：“生意不成仁义在，帮主如是觉得划不来，在下也不强迫，但神风帮出道江湖以来，以诡秘见称跻身武林，如若在下威迫那金蛇令主，让他说出贵帮之秘，宣泄于江湖之上，对贵帮恐怕是不无影响。”

神风帮主说道：“本帮中不论是何身份一向是各专职司，他知道的有限的很，以此威胁本帮主，那是痴人说梦了。”

商八正待答话，突见那座狰狞的神像双目中泛升起一片红光。

他虽然明明知道，这神风帮主是故弄玄虚，铸造了这样一座恐怖的神像藏身于神像之中，但心中仍然有些紧张，低声对萧翎说道：“大哥请作戒备，慎防他有毒器暗算。”

只见那狰狞神像上一对巨目，愈来愈红，两个眼珠也不停的转动，直似要摄人而噬似的。

商八回目望去，那带路而来的金龙令主，早已退走，不知去向。立时暗运功力，护住身体，缓步向那神像行了过去，心中忖道：我倒要瞧瞧你这形体是何物铸成。

商八哈哈一笑，道：“生死有命，强求不得。”突然加快脚步，疾向那神像冲去，右手护胸待敌，左手疾探而出，触摸着那神像侧背。

只觉着手处一片冰冷，那神像竟然是生铁铸成，正待暗运内劲推它一掌试试，忽觉一股暗劲，当头直落下来。

匆忙中抬头一瞥，只见那狰狞神像一条巨大的左臂，直向下面击来。

商八疾向旁侧一跃，避开一击，冷冷说道：“见面不如闻名，帮主之技，至此而已。”

神风帮主道：“你胆敢冒渎本座法体。”巨口一张，白芒三闪，疾向商八飞去。

商八早已有备，身子一闪，金算盘已握到手中，横里推出一招。

只听呼呼两声，两枚隐泛蓝芒的纯钢毒箭，正钉在神案之上，另一枚，却被商八手中金算盘一挡之势，震偏开去，钉在殿中木柱上。

萧翎眼看商八已经出手，立时遥遥一记劈空掌推了过去。

那神像看上去高大狰狞，十分吓人，但却无法行动，萧翎掌力涌到，击个正着。

商八沉声道：“帮主造成这座巨大狰狞的神像，吓吓无知愚人，或可收一时之效，但咱们兄弟，决不会被这点诡异气势所震慑，如若再不答应释放了那位姑娘，可别怪我们兄弟今日要揭开帮主的真面目了。”

话一落口，接用传音之术，对萧翎说道：“大哥不可躁急，这神像周身都是暗器，可别中了他的算计。”

萧翎对商八的阅历经验，早已心服，听他劝止，果然停了下来。

商八不见神风帮主反应，又接口说道：“咱们兄弟，和贵帮虽曾有过一次小小过节，但那是出于误会，彼此无怨无恨，咱们也不愿和贵帮为敌，还请帮主三思在下之言。”

他一连喝问数声，仍然不闻那神风帮主答话。

萧翎上下打量那狰狞的神像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咱们把他推倒地上，纵然这形像之内，藏有各种机关，也将失去作用，至低限度，可以减少他很多

威力。”

正当两人窃窃私议当儿，那神风帮主突然开口说道：“好！本座答应以那女娃儿换回本帮中金蛇令主。”

商八道：“好！咱们一言为定，日落时分，在下送来贵帮中金蛇令主。”

双方剑拔弩张的局势，经这神风帮主一诺，突然缓和下来。

神风帮主道：“本座原可在片刻之间，取两位的性命，但几经忖思之后，又改变了主意，现在两位可以去了。”

萧翎心中不服，欲待反唇相讥，但却被商八施个眼色阻止，联袂离开大殿，直出观门。

商八回头不见有人追来，才低声说道：“大哥可知兄弟为何阻你出口之言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为了息事宁人，他既然答应了交出玉兰，自是不用和他争那口舌上的强弱。”

商八道：“这倒不是！”

萧翎道：“那是为何？”

商八道：“是兄弟忽然想到了武林中传说的一件事，那神风帮主说可以取咱们性命之事，并非是信口开河，唉！当兄弟想起武林传说时，心中大为焦急，想到牵累大哥，当真是急怒交集，想不到他竟改了心意，答允以玉兰姑娘交换金蛇令主，这一点，倒是又令人百思难解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你想到了什么事？”

商八道：“江湖上有一种传说，那神风帮主处决属下时，只要他在那神像前面站上片刻，立时就会受到该受的惩罚，这是听来有些奇怪，但如仔细一想，其间实是大有文章。”

萧翎道：“什么文章？”

商八道：“那狰狞神像中，如若藏有暗器，凭咱们兄弟的武功，倒也不用怕他，如若他藏的无色无味的迷魂药物，在无声无息中喷了出来，咱们岂不是要不知不觉中受了毒害……”

话还未完，忽同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传了过来。

回头望去，只见那金龙令主，快步奔来，在他身后紧随着三人，其中一个，正是玉兰。

萧翎道：“那神风帮主又改变了主意？”

商八道：“事情确然有点蹊跷！”

说话之间，那金龙令主已然行近身侧，一拱手，道：“本帮主说中州二贾在江湖上的信用，一向很好，既然答应了你们互相换人，索性让你们先把这女娃儿带走，再行释放回本帮中金蛇令主。”

萧翎道：“想不到贵帮主竟还有这样大的气度。”

主龙令主冷冷接道：“敝帮主一向是宽宏大量。”目光一顾玉兰道：“你过去吧！”

商八急急接道：“且慢！”

金龙令主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商八目注玉兰，肃然问道：“姑娘的神志清醒吗？”他一向说话是嘻嘻哈哈，此刻突然间严肃起来，看上去倒也有几分煞气。

玉兰点头说道：“我很好。”

商八道：“他们可曾解了你双臂的穴道？”

玉兰举起双手，伸动了两下，道：“解了。”

商八道：“那很好，刚才他们在姑娘怀中，放的何物，是否还在？”

玉兰道：“不知道放的何物，他们先点了我的穴道，然后放下东西，取时亦然。”

商八默查她言行之间，毫无可疑，才对那金龙令主一挥手，道：“烦请令主代为转上贵帮主，就说我等深领盛情了。”金龙令主道：“两位慢走，恕在下不送了！”

萧翎、商八带着玉兰，急急转身而去，直返茅舍。商八一直暗中留心玉兰的举止，看她武功似是毫未受损，心中更是多疑，直待他确知玉兰已没有问题，才长叹一声，问道：“玉兰姑娘，那神风帮主何以突然对你生了好感，竟然自动放开了你？”

玉兰是何等聪明之人，早已发觉到商八在暗中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，索性不多一言，尽量保持着镇静。直待商八出言相问，才暗暗吁一口气，道：“我也不太明白。”

商八望了萧翎一眼，道：“大哥可是暗施手段，告诫了那神风帮主，逼他就范。”

萧翎道：“没有，我一直没有向那神像动手。”

商八苦笑一下，道：“这就奇怪了，那神风帮主行事为人，当真是叫人猜想不透。”

他一直认定那神风帮主突然送了玉兰回来，必然是另有原因，

这原因不在自己身上，定然在萧翎和玉兰的身上，哪知竟然是观察不出。

三人一路急奔，不大工夫，已回到茅舍之中。

金兰早已等得心急如焚，眼看玉兰无恙归来，不禁心中大喜，快步迎了上去，抓住玉兰一双手，急道：“你没有吃苦头吗？”并肩进入厅中。

玉兰道：“还好……”

目光一转，看到了彭云，正坐在厅室中一角，闭目运息，立时缓步行了过去，低声说道：“彭兄伤势重吗？”彭云缓缓睁开了双目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受伤虽是不轻，但得了萧大侠从中助手，早已经疗治好了，只要我再休息一会，也许就会复元了。”

玉兰黯然说道：“彭兄如不是为了救我，何会受此重伤……”彭云道：“这是咱们丐帮中的传统，任何人都会像我彭云一样，姑娘不用多谢我了。”

玉兰叹道：“唉！久闻丐帮忠义相传，个个都是大仁大义的英雄……”

彭云急急接道：“姑娘不用夸奖，这是咱丐帮赖以立足武林的信誉。”

萧翎低声问杜九，道：“那彭云的伤势如何？”

杜九道：“下药对症，大见灵效，眼下他全身穴道已解，我想很快就可以全部好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他筋骨、内腑，可曾伤着？”

杜九道：“内腑一切正常，筋骨小有伤损，但却无碍大事。”萧翎道：“这就是了。”

只见彭云缓缓闭上双目，又开始运气调息起来。

显然，他很迫切的需要调息。

玉兰不再打扰，缓缓站起，退到一侧。

萧翎探首望望室外天色，低声对金兰说道：“咱们大半天奔走劳动，腹

中都甚饥饿，如若还有食用之物的话，还得请姑娘一展身手……”

金兰低声说道：“相公吩咐就是，怎的要这般客气。”

玉兰起身说道：“走！金兰姊姊，我帮你到厨下做饭去吧！”

金兰道：“不行，你刚刚回来，伤势尚未全好，如何可以帮助。”

玉兰道：“不妨事。”随在金兰身后而去。

萧翎眼看二婢去后，沉声对商八、杜九说道：“小兄数度到那荒庙中去，每次都遇上了意想不到的怪事！”当下把几番奇怪的遇合，说了出来。

中州二贾只听得目瞪口呆。

商八道：“大哥愁眉不舒，可是忧虑两位老人家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我已反复忖思，除了冒险混入百花山庄之外，别无良策，而且要去立刻就去，出他们意料之外。”

商八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打救两位老人家的事情，自然是愈快愈好，混入百花山庄容易，难在如何不让他们发觉。”

萧翎道：“我在那百花山庄之中，住的时日不短，虽然不能说尽知庄中奥秘，但却知道有几处可容藏身之地，问题是如何能混入庄中，不让他们知道。”

杜九道：“凭咱们三人之力，纵然能救出两位老人家，也无法把他们送出百花山庄。”

萧翎道：“如以百花山庄中高手而论，咱们三人实是太过单薄……”

这时，金兰和玉兰，刚好捧茶入厅，一听说要重回百花山庄去，神色陡然一变，放下香茗，急急又转入厨下。

这两人自小在沈木风积威之下长大，只要一提沈木风，都不禁生出了畏惧之心。

只听那盘坐调息的彭云，接口说道：“百花山庄上势力庞大，诸位凭藉三人之力，武功再强，也是难以拒挡，就我小要饭的所知，除了敝帮中八大长老，各率了十名弟子赶来之外，那豫、鄂、湘、赣总瓢把子，带了一十八名属下高手，赶来之外，还有那神箭镇乾坤唐元奇、三阳神弹陆魁章，以及形意门下的高手董公诚，南派太极门下的石奉先等，另外还有九大门派中，密遣高手易容而来，暗作查访，这些人不是和那沈木风结过大仇，就是受挚友所邀，舍命而来，三位如能和那马文飞相谋一面，彼此携手会合，或可和那百花山庄相抗拒。”

商八点头说道：“我商老大早已听到，中原武林道上，出了一位马文飞，武功、才智，均超绝一时，出道不久，已为中原武林道上的领袖。”

彭云叹道：“可惜我小要饭的伤势未愈，要不然，自当为诸位奔走一趟，联络群豪，相谋一聚。”

商八突然想起了一件事，急急对杜九说道：“老二，快去放了那金蛇令主，小兄已和那神风帮主有约，不可失信于人。”

杜九应了一声，起身而去。

商八回顾了萧翎一眼，道：“眼下这百花山庄数十里内，云集着无数高手，沈木风重出江湖一事，已然哄动了武林，但就兄弟观察，目下的局势，复杂异常，其间大部武林中人，虽为武林正义而来，但亦有不少是别有所图，公理、私利纠缠一起，当真使人眼花缭乱，莫可预测。”

萧翎长叹一声，道：“由来江湖是非多，看来果然是一点不错。”

商八缓缓把目光移注到彭云身上，道：“在下久闻丐帮中传讯之能，彭

兄何不一展手段，使我等大开一次眼界。”

彭云道：“如是平常之日敝帮中的弟子，确有着传讯千里之能，但目前归州形势，混乱异常，本帮中的弟子，行动大受约

束，如非必需，不得在外面走动，但小要饭的仍愿一试。”说着话，挣扎而起，大步行出室外。

萧翎道：“彭兄到哪里去？”

商八接道：“他要以丐帮中秘密的联络暗记，传出消息。”

萧翎道：“他伤势未愈，不宜和人动手，咱们得去暗中保护于他。”

商八道：“丐帮中这通讯之法，享誉武林数十年，一直保持秘不外泄，咱们如若保护，只怕他怀疑咱们暗窥丐帮中传讯之秘。”

萧翎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那彭云出去，时约一盏热茶，重又转回茅舍，道：“目下此地形势特殊，是否能够传出此讯，小要饭的实是不敢断言。”

萧翎道：“尽其在我，也就是了，彭兄伤势将愈之际，不可再多劳心力。”

彭云道：“多谢指教。”闭上双目，又运气调息起来。

又过片刻工夫，杜九急急奔回。

商八似是瞧出形势不对，急急问道：“可是那金蛇令主有了意外吗？”

杜九道：“金蛇令主已为小弟释放，只是那开道二鬼，却已不知被何人救去，幸好小弟是把他们分开藏起……”

商八接道：“只要释放了金蛇令主，咱们就算对那神风帮主有了交代，开道二鬼，被人救走，那就无关紧要了。”

说话之间，二婢已然做好饭菜，捧进厅中。

金兰道：“荒野草舍，佐料不全，诸位将就果腹吧！”

商八看那捧上菜肴中，有鸡有肉，香气扑鼻，哈哈一笑道：“两位姑娘不用客气了。”当先举筷进食。

玉兰星目一转，看那彭云仍在一角落处盘坐调息，想到他的伤完全是为了相救自己，立时缓步走了过去，低声说道：“彭兄，

伤势好些吗？”

这彭云自小随恩师闯荡江湖，可算是经过了无数的大风大浪，见闻之广，经历之多，眼下之人，只有中州二贾可以和他媲美，但玉兰那一声彭兄，却叫的彭云脸上飞起一片红云，急急说道：“不劳姑娘挂心，小叫化的伤势好的多了。”

玉兰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腹中定已有些饥饿，吃过饭再来调养不迟。”

彭云倒是听话的很，应声走了过去，笑对中州二贾说道：“两位大老板，只怕是没有陪过叫化子吃饭吧。”

他不论遇到何等人物，都是谈笑风生，毫无拘束，但独独一见玉兰却是害羞畏言，不敢正视。

商八笑道：“咱们做生意的，一向只算赔赚，不拘生张熟魏。”

一餐饭在谈笑之中过去。

金兰、玉兰收拾起碗筷，瞥见两个中年叫化子，大步闯了进来。

商八低声说道：“这丐帮数百年一直被称为江湖上第一大帮，看来果非虚名，在此等环境之下，他们仍能顿饭之内，取得联系。”

只见彭云大步迎了出去，和两个中年叫化子低言数语，两人立刻转身匆匆而去。

彭云目注两人背影，离开了篱门，才缓缓转回室中，脸色肃然，若有无限心事。

商八哈哈一笑，道：“那丐帮申帮主，豪情无伦，怎的却调教你这样一个多愁善感的徒弟出来。”

彭云道：“大老板有所不知，这两日来，我们丐帮中放眼线的弟子，伤残了很多，能否把萧大侠要会晤那马文飞的讯息传到，大有疑问。”

萧翎道：“可是伤亡在那百花山庄中人的手下？”

彭云道：“目下这归州附近，武林高手云集，身份混杂，且有很多武林高人，改容易装，掩去了本来面目，敝帮中人，伤亡于何人之手，目下还难查明。”

商八突然接口说道：“令师申帮主，可也赶来了吗？”

彭云道：“家师来是要来，但几时赶到，却难预料。”

商八心知二十年前丐帮内讧时，一次自相残杀，使帮中数十名武功高强的长老，尽皆伤亡，可算是精英大折，此时的丐帮，人数虽然众多，但除了申帮主和三五个掌令、执刑等的长老之外，高手聊聊无几，但却仍然保有着帮中传统的豪壮气度，义之所在，万死不辞，也不便再多追问。

室中一片沉默，群豪似是都想到随时可能遇上强敌恶战，借此一刻宁静，调息养神。

一日匆匆，小息了两个时辰，已是太阳下山时分。

彭云已然等的心中大为焦急，默算时间，早已该有回音传来。

正自忧心忡忡，突闻砰的一声，篱门被人踢开，一个身着百结灰衣的大汉，直闯了进来。

彭云一瞥间，已瞧出来人正是本帮中的弟子，正待迎出室外，那人快步闯入厅中，张嘴喷出了一口鲜血，身子向地上栽去。

萧翎疾跃而起，一把托住那大汉，硬生生把他托了起来。

商八探手入怀，摸出一个玉瓶，倒出了一粒丹丸，左手托起那人下颚，微一用力，捏开牙关，把丹丸投入那人口中。

杜九右手伸出，托在那大汉后背“命门穴”上，一股内力，源源攻入那大汉体内。

那大汉经群豪合力施救，神志陡然一清，启开双目，说道：“由此向西北，行约二十余里，何家铺外，九曲潭……”

突然一阵喘息，又吐出一大口鲜血，闭上双目，气息奄奄。商八低声说道：“他内腑受伤甚重，又经过这一阵奔走，那最后一口保命元气，也亦散去，只怕是无望救得了！”杜九一提真气，一股强猛内力，疾冲而入，催动这大汉内腑行血。

果然，那大汉又缓缓睁开眼来，望着彭云，接道：“西行五里外，我已留下了咱们丐帮的暗记，指示去路……”突然一张大口，喷出一块紫血，闭目而逝。

萧翎黯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丐帮中人的仁义、豪气，果然是可敬可佩。”言罢，抱拳一揖。

中州双贾也收起嬉戏神态，齐齐抱拳长揖。

金兰、玉兰更是珠泪滚滚而下。

彭云忍着眼中泪水，抱起那大汉尸体，缓步向外行去。商八回顾了杜九一眼，两人悄然随在彭云身后，暗中保护。萧翎、金兰、玉兰也不禁举步随出。

室外。

只见彭云抱着尸体，出了竹篱，在一片草地上停了下来，屈下双膝，对那个尸体拜了两拜，挥动双手，挖了个土坑。萧翎、商八等虽有心过去相助，但因不知规矩，不便擅自出手，只好远远的站着观看。

彭云埋好了尸体，随手捡了七根枯枝，插在那坟头之上。一片落日余辉，照着那简陋的孤坟，看上去是那样凄凉！只听彭云高声吟道：“遗爱长存，忠义当先，百世传名，死而何憾，唯吾丐帮，常记斯言。”

萧翎等只听的肃然起敬，望着那突出在青草地上的新坟，各以大礼拜祭。

彭云举起衣袖，拂拭一下脸上的泪痕，说道：“怎敢当萧大侠如此大礼。”

萧翎道：“咱们武林之中，敬的是忠义之人，一拜之礼，有何不可。”

彭云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在咱们丐帮之中，似此等殉难的事，时有所闻。”

萧翎道：“贵帮能够享誉武林，历久不衰，果是大有道理。”心中因而对丐帮生出极大的爱护之心。

彭云仰脸望天色，道：“时候不早了，咱们也该动身到何家铺九曲潭去瞧瞧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彭兄的伤势……”

彭云道：“小要饭的伤势已愈，不劳诸位挂念，此时落日已沉，暮色苍茫，正好赶路，小要饭的带路了。”也不容萧翎等答话，转身向前行去。

群豪只好随他行去。

彭云一口气奔出五里左右，到了一片三岔口所在，停了下来，说道：“如蒙敝帮中那位兄弟留有暗记，应该在此处，诸位稍候片刻。”

伏身在岔道上仔细查看了一阵，说道：“这边去了，循着正中一条大道，向前行去。”

那丐帮中的暗记标识，甚是隐秘，萧翎穷尽目力，查看了那入口处的每寸土地，仍是瞧不出任何可疑之处。

这时，天色已然完全黑了下来，但那彭云却有如轻车熟路一般，脚不停步的向前赶行。

萧翎等似是对那彭云寄有无比的信任，随他身后疾行，决不多问一句。

众人奔行约一顿饭工夫，夜色中，隐见一座村落，几点灯光，由村中透了出来。

彭云收住脚步，低声说道：“这就是何家铺了，各位就请在此等候一阵，我去查查那九曲潭在何处。”

萧翎忖道：目下此地，杀机重重，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变

故，他伤势未愈，再逢强敌，岂不是要吃大亏。当下说道：“彭兄且慢，兄弟和你同行如何？”

杜九身子一侧，行了过来，道：“此事不敢有劳大哥，兄弟奉陪他一行就是。”

萧翎道：“好！我等在此地相候。”

彭云一摆手，和杜九联袂而起，两个飞跃，人已隐失在夜色之中不见。

商八低声说道：“那九曲潭，必是群豪聚会之地，咱们不宜守在道旁，不如隐起身子，或可瞧到一些……”语声未落，遥闻马蹄声传了过来。

萧翎一拉金兰、玉兰，疾快的隐入道旁一株大树之后。

金算盘商八却一提气，身子凌空而起，隐藏大树上的枝叶中。

几人不过刚刚藏好身子，两匹快马，已到了几人停身之处，一勒马缰，齐齐停了下来。

萧翎目光锐利，虽是夜中，仍然看清了来人，是剑门双英，追风剑裴百里和无影剑谭侗，心中吃了一惊，暗道：这两人虽非百花山庄的门下弟子，但却与百花山庄联成一气，深夜到此难道百花山庄已知群豪在此聚会之事了吗？

忖思之间，只听那谭侗说道：“老大，咱们在剑门之时，是何等的逍遥自在，如今处处要听受那沈木风的指令，两相比较，何止是霄壤之别……”

裴百里一手按在唇上，轻轻的嘘了一声，低声接道：“轻声一点。”回顾来路良久，才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这日子小兄也过不下去。”

谭侗道：“既是大哥亦有此感，咱们何不借今宵机会，回转剑门而去。”

裴百里道：“回转剑门，唉！兄弟未免想得太好了，那沈木风是何等心狠手辣的人，岂肯放过咱们不成？”

谭侗道：“天涯辽阔山水绵长，何处不可容身立命。”裴百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话虽不错，但那沈木风耳目灵敏，眼线遍布，只要被他发现了一点蛛丝马迹，势必要追索下去不可。”

谭侗道：“那沈木风把咱们认作下属，随意差遣，固是可恨，但那周兆龙故意和咱们结交为友，诱骗咱们投入百花山庄，想起来比那沈木风更加可恨，日后如有机会，非杀此獠不可！”

裴百里道：“不错，那周兆龙的卑劣之行，比起那沈木风，更加可恨，为兄亦对他恨如刺骨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咱们不便在此久留，因那沈木风最是多疑，说不定他已派了人，尾随咱们而来。咱们如若久停此地不动，只怕要引起他们怀疑之心。”

说完话，一抖马缰，健马陡然向前奔去。

谭侗放辔疾追，片刻间，两匹健马，已走的踪影不见。

萧翎眼看二人去远，才低声对金兰、玉兰说道：“看将起来，那沈木风的末日已是不远，百花山庄之人，大多已对他生出了叛离之心。”

金兰道：“百花山庄中，虽然有不少人恨那沈木风，但能够叛离他的，却是为数不多。”

萧翎道：“那剑门双英，不就是很好的例子？”

玉兰道：“那剑门双英，乃是客居身份，沈木风对他们还算客气，如是那剑门双英是百花山庄中人，他们就不敢这般胆大了！”

萧翎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们两个，不是也叛离了百花山庄吗？”

玉兰道：“如不是相公给我们支撑之力，小婢们也没有胆子叛离那沈木风！”

萧翎道：“那沈木风有什么可怕之处，似乎很多人都对他存有着畏惧之心！”

玉兰道：“相公不知，百花山庄如是发觉哪个生出叛离之心，就迫他服下一种药物，那药物种类很多，因人施用。据妾婢所知，有一种药物服过之后，在一定的期限内，必得服下一次解药，如是逾越期限，那毒性便要发作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这倒是一个毒辣的法子！”

玉兰接道：“妾婢还听说有一种药物，服用之后，神智就逐渐开始晕迷，忘去了自己，除了听命那沈木风，世上再无其他相识之人。”

萧翎奇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

玉兰道：“妾婢还听说那沈木风，会一种奇妙的武功，专以伤人的内腑经脉，只要被伤着了，就得终身听他之命……”忽听商八施展传音之术说道：“有人来了。”

萧翎陡然停下了未完之言，凝目望去果见两条人影，疾奔而至。

两条人影来势甚快，瞬息工夫已到了几人停身的大树之下，正是冷面铁笔杜九和一阵风彭云。

商八飘身下树，急声问道：“可曾找到了九曲潭？”彭云道：“幸不辱命。”

萧翎由树后转了出来，道：“百花山庄中已派遣了剑门双英到此，两位可曾见到？”

彭云道：“可是两个骑马的人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不错。”

彭云道：“两人已被派任巡行之人，引往别处，咱们得快些赶去，小要饭已嘱托敝帮中两名弟子，在途中恭候。”商八道：“这次群豪聚会，不知是何人主持？”

彭云道：“这个小要饭的也不太清楚，但据推想，不是那马文飞，便可能是家师赶到。”

商八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如是那申帮主亲身临此，主持这次群豪秘密大会，事情必将有一个明朗的决定。”

彭云道：“家师这些年来，一直致力于本帮中内部整顿工作，少有闲暇亲问江湖中事，但小要饭的却在数日前接得家师传来令谕，要亲率帮中高手，赶来此地，参与其事。是否能如期赶到，日下还难预料，此刻寸阴如金，不宜在此停留，小要饭的要走前一步带路了。”转身向前行去。

萧翎、商八等鱼贯相随彭云之后，向前行去。

彭云率领群豪左转右折，行约四五里路，停在一处丛林前边，说道：“诸位请在此稍候片刻，小要饭的去瞧瞧他们来了没有，”闪身进入林中。

片刻工夫，重又走了出来道：“敝帮中两位弟子，已在等候，诸位快请入林上船。”

一矮身子，当先行去。穿越了数丈密集的林木，果然到了一条宽不过丈余的小溪前边。

一艘木船，早已在溪边停好，两个衣着褴褛的丐帮人，并肩站在船头之上。

彭云当先一跃，飞落木船，萧翎、商人等紧随飞落船上。

两个丐帮弟子，一语未发，待群豪飞落船上之后，立刻起碇行舟，顺流而下。

这小溪虽然不宽，但溪水却是很深，两个丐帮弟子，操舟技术、十分熟练，随着那曲折的小溪折转而行，驶速甚快。

萧翎暗暗忖道：这九曲潭，大概就是因为曲折而名。

第三十二回化险为夷

船行大约有一顿饭工夫之后，景物突然一变。

只见水域辽阔，一望不见边际，右边芦苇丛生，密集异常。两个操舟的丐帮弟子，突然一折一转，直向那芦苇丛中行去。

萧翎心中暗暗道：这芦苇如此密集，船只如何能驶得进去呢？

只见两个操舟的丐帮弟子，突然一转，小舟冲入芦苇丛中。原来那芦苇林中，有一条秘密的水道，宽不过五尺，勉强可容一条小舟，顺行通过，如是操舟的技术不佳，纵然知道秘密也是无法驶入。

萧翎仔细看两侧芦苇，似是斩除不久的新痕，想是这条水道，新辟不久，心中暗道：这地方确实隐秘，四周是水，巡防极严，但辟这密道，实也费了不少工夫。

那小舟转过了两个弯子，突听一声轻喝传来，道：“停船。”两侧芦苇中，同时伸出来一只红缨长枪，拦住了小舟。两个操舟的丐帮弟子，同时腕上加力，一收木桨，快舟陡然停了下来。

只听左边芦苇丛中说道：“东方甲乙木。”

那站在小舟右侧的丐帮弟子应道：“西方庚辛金。”右侧芦苇中又传出一个清冷的声音，道：“天上日月星。”小舟左边丐帮弟子应道：“地下水火土。”

两个探出的红缨长枪，突的收了回去，道：“舟上何许人？”

两个丐帮弟子，齐齐望了彭云一眼，默不作声。

彭云道：“丐帮彭云，和中州二贾。”

右面芦苇丛中又传出那清冷的声音，道：“两位女客人，是何身份？”

彭云道：“是我彭云之友。”

芦苇中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沉默，道：“咱们相信彭兄就是，开船了。”

两个丐帮弟子重又操舟而行，盘转弯曲的水道之中。杜九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这地方关卡倒是十分森严。”彭云道：“百花山庄中人，无孔不入，不如此森严防备，如何能阻碍得他们摸鱼。”

萧翎道：“今宵非有彭兄带路，丐帮中人迎接，我等纵然知晓‘九曲潭’之名，恐也难以找来此地。”

彭云口虽不言，心中却道：纵然你找到了，事先未得邀约也是无法入来，因为我丐帮弟子，负迎送之责，我彭云才有这点苗头。

只觉那行进中的小舟，突然又停了下来，耳际边，响起了那丐帮弟子声音，道：“咱们已到了与会之地，诸位也该下船了。”萧翎抬头打量了四周一眼，尽都是不见边际的芦苇，心中暗道：此刻不见一点陆地，难道要人行在水中不成。

彭云低声和一个丐帮弟子说了几句话后，突然沉声说道：“请随我来。”觑准了前方，纵身一跃，飞了过去。萧翎看彭云停身之处，和小舟相距八九尺的距离，深恐二婢轻功难及，当下说道：“玉兰、金兰，你们先上去吧！”玉兰应了一声，当先跃起，直向彭云停身之处冲了过去。萧翎右掌上蓄了内力，准备随时相助，哪知玉兰一跃之势，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直向彭云身上撞了过去。

彭云疾退了四步，才算让开玉兰的撞击之势。

金兰紧随着玉兰身后飞起，疾跃过去。

萧翎、商八、杜九，连绵而起，跃落向彭云等停身之处。低头看落足之处，原来是一块两尺宽窄的木板，架在芦苇之上。

萧翎心中暗道：他们布置这样一个隐秘之地，来作聚会之所，恐非一朝一夕可成，看将起来，是早有预谋了。那两个操舟的丐帮弟兄，眼看舟中之人下完，立时掉舟而去。

彭云低声说道：“诸位请随我身后而行，万一遇上了什么动静，且不可轻易出手。”转身当先举步行去。

这木板架着的通道，紧和水面相接，盘转在密集的芦苇丛中。

行约十四五丈，陡然间向右转去、灯光隐隐，由那密集的芦苇丛中透了出来。

只听一声轻呼：“什么人？”两侧芦苇丛中，突然跃出来两个身着劲装，手执单刀的大汉，横身拦住了去路。

彭云一抱拳，道：“丐帮中小要饭的彭云。”

两个大汉四道目光，投注到玉兰和金兰身上，道：“身后几人，是何方人物？”

彭云道：“大名鼎鼎的中州二贾。”

左面大汉接着问道：“那两位姑娘呢？”

彭云道：“小要饭的朋友。”

右面大汉接道：“彭兄名满江湖，咱们闻名已久，自可不用号牌，身后几位，不知是否带有受邀的号牌。”

杜九冷冷说道：“中州二贾一向是来去自如，不受束缚。”彭云说：“这几位都是小要饭邀来的助拳高手，如有什么不妥之处，有我小要饭的一肩承担。”

两个大汉相互望了一眼，道：“兹事体大，咱们兄弟担不起

这付担子，诸位稍候，兄弟代几位通报一声……”

杜九怒道：“有什么好通报的？两位如是不肯让路，咱们就闯过去……”

萧翎轻轻一扯杜九衣袖，不让他再说下去，接道：“好！那就有烦两位了！”

两个大汉大概是震慑于中州双贾的威名，虽然受杜九一顿冷嘲热讽，竟然忍了下去，留下左面一人，守在道中，右面一人却转身向林里奔去。

大约有一盏热茶时光，那大汉带着一个手握折扇的少年，大步行来。

萧翎目光锐利，已然看出那人正是豫、鄂、湘、赣总瓢把子马文飞。

马文飞突然加快了脚步，抢到那大汉前面，拱手说道：“彭兄弟，快给我引见中州双贾……”

目光转处，陡然发现了萧翎，怔了一怔，接道：“萧兄也来了？”

萧翎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马兄没有想到吧！”

指着商八道：“我来替马兄引见，这位是中州双贾商八，那位杜九。”

马文飞抱拳说道：“久仰两位侠名，今日有幸一会。”

商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咱们兄弟是生意人，很少和江湖同道来往，适才冒把马总瓢把子的虎威，还请担待一二！”

马文飞道：“属下无知，言语冒渎，两位请看在兄弟份上，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。”言罢躬身一个长揖。

商八还了一礼，笑道：“事无幸成，马总瓢把子能够督率四省武林同道，领袖群雄，果是有着人所难及的气度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多承夸奖，兄弟担当不起，芦棚内现有酒菜，诸位入内共饮一杯如何？”

萧翎道：“我等特来拜晤，自是要瞻仰一下马兄的威风。”

马文飞长揖肃客，道：“诸位请。”

彭云当先带路，和中州二贾紧随而行，二婢和萧翎鱼贯随行。

马文飞欠身对二婢一礼，道：“二位姑娘和萧大侠，是寸步不离。”

二婢微微一笑，也不答话。

深行五丈，形势突然一变，只见一坐木板搭成的浮台上，烛火高烧，坐了不少的人，萧翎目光一扫，约略估计不下二十人。

进口处亮燃着两只红烛，十分明亮，是以萧翎等进门之后，全场中人都看的十分清楚。

商八抬头一看，只见上面用黑布遮了起来，想是怕灯光透出所致，心中暗暗赞道：这马文飞设想周密，果是一个人才……

突闻金风微啸之声，破空而来。

金算盘商八一闻那啸风之声，立时辨出是暗器袭来，转目望去，只见萧翎左手中已然接住一只银梭镖，口中衔了一支短箭，右手握着一棵金莲花。

他在一转瞬间，手口并用，接了三般暗器，手法之快，拿捏之准，只瞧的满场群豪，个个惊服不已。

马文飞脸色一变，朗声说道：“哪一位暗中施袭，请站出来答话。”

萧翎随手抛去手中暗器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算了，那人也许是和兄弟开个玩笑，马兄不用认真。”

马文飞目光由浮台西角处两个坐位上掠过，那两个坐位上端坐一个花白长髯的老者，和一个端庄严肃的青衣少女，口中说道：“萧三庄主大量不究，兄弟是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

萧翎一皱眉头，欲言又止。

商八却暗暗付道：此人年纪不大，但处事做人却是老练的

很，出口第一句话，先点破大哥的身份来历，免得场中群豪心中起疑，再把不究属从暗施偷袭一事，加诸在萧翎身上，好叫人无法派他不是，短短两句话，示警、诿过，占尽了便宜。

彭云目光环扫了全场一眼，不见丐帮中人，心中奇道：我帮中人，尽承艰辛，摆渡、守卫，尽是我丐帮弟子，但这参与机要，会决大事，怎无丐帮中人参加呢？

只见马文飞向萧翎抱拳一礼，道：“三庄主既然找到了此地，足见耳目灵敏，叫兄弟好生佩服，但既来之则安之，请坐下饮杯水酒如何？”

萧翎心知马文飞误会了自己，正待出言解释，杜九已冷冷接道：“马总瓢把子，这待客之道，未免太过霸道了？”

马文飞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兄弟对中州二贾，仰慕已久，想不到的是以两位这高身份之人，竟然也投靠了百花山庄。”

杜九怒道：“马文飞，你讲话要小心一些。”

场中群豪突然齐齐站起，兵刃纷纷出鞘，看样子只待马文飞一声令下，立即将群起而攻，骤然局势大变，剑拔弩张。

商八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诸位这般紧张，可是准备打上一场糊涂架？兄弟做买卖，一向是精打细算，如有赔本之处，决然不干。咱们如是相助那百花山庄而来，岂肯这般毫无戒备的轻闯虎穴。”

彭云急急说道：“马兄请听小要饭的一言。”

但闻一个宏亮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丐帮弟子，人人忠直仁义，一阵风彭云，更是一向为我武林同道倾慕，想不到竟是这样一个贪生畏死的人，为了一己生死，出卖武林正义，实叫人代那申帮主惋惜，调教出这等没有骨气的弟子。”

彭云转脸望去，只见那出口辱骂自己之人，是一个年约二十左右的少年，长剑已出鞘，握在手中。仔细一看，却是素不相识，但他身侧一个肋架李公拐的老者，却是大名鼎鼎的跛侠常大

海，想那年轻人必是常大海的门下。

正待出言分辩，突又闻得一个清脆冷漠的声音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各位武林前辈，晚辈曾在归州城内一家酒楼之上谋刺那周兆龙，就是被此人从中阻拦，致令我七年含冤，无法伸雪，今夜他混入咱们大会中来，此人万万不可放过，他冒用那萧大侠之名，混迹江湖，淆人耳目，使人闻其名，不辨其奸，诸位伯伯、叔叔们，千万不能上当。”

全场中数十道目光，一齐投注到萧翎身上，人人的目光中充满着怨恨、怒火。

商八眼看群情激动，已难控制，不禁心头骇然，忖道：在坐中不少都是江湖成名人物，这一场恶战下来，不论双方胜败如何，必将是一个血染浮台，惨不忍睹的局面。

萧翎只觉心中有着千言万语要说，一时间却又感觉无从说起，眼看有不少仗着兵刃之人，缓步向前迫来，更是焦急，心知此刻情势危急，若是要有一个人发动施袭，群豪立时将跟随出手，势道一发，必然是雷霆万钧，莫可挡拒，金兰、玉兰仍然分守在他两侧，以两人武功而论，决难抵挡那四面八方的发动之势，当下低声说道：“玉兰，金兰快些退到我的身后。”

二婢自知武功难以拒挡攻势，立时依言向后退去，闪到了萧翎身后。

中州双贾久经大敌，默察了眼下的情况，悄无声息的分立萧翎两侧，既可保护萧翎两翼，又取得一个触角呼应之势。

一阵风彭云，站在萧翎身前约七八尺远，该是最先和群豪接触，但人们因为那丐帮申帮主在江湖上极受敬重，假如小叫化有出卖群豪的事情，将来自有那申帮主来惩治于他，丐帮势力众多，亦不便和丐帮结仇。

因此，群豪全部绕过了一阵风彭云。

此时，浮台上的群豪，已然全部出动，分数层包围而上，前

面的绕过了彭云，后面的却向前迫进，这一来，迫的彭云也无暇兼顾，因为他无法判定后面之人，是否会对他出手。

马文飞一直静静的站着未动，“既未出言喝止，也未指令群豪出手。

浮台上鸦雀无声，但沉默中却有一股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。

突然间人影一闪，一个青衣少女当先向萧翎冲了过去，玉手挥动，拍出一掌。

萧翎身子微微一侧，避开前胸要害，用右肩接下一掌。

这一掌落势甚重，只打得萧翎身子一晃。

杜九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小丫头胆子不小。”右手一挥，斜里拍来。

萧翎探臂一拦，先挡开了杜九一掌，却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姑娘打了在下一掌，也可略解心头之恨了。”

那青衣少女端庄严肃的脸色上，泛起了一片茫然之色，道：“你为什么

不还手？”

萧翎道：“昔日在下出手，阻拦了姑娘报仇举动，虽然事出无心，但姑娘心中，却一直记恨甚深，唉！其实在下纵不出手，姑娘出手的暗器也是一样伤不了那周兆龙！”

杜九出手之时，四周群豪已然跃跃欲试，但因萧翎出手拦住了杜九一击，使群豪大出意外，自动停了下来。

只听那青衣少女冷冷说道：“那周兆龙杀死了我爹爹，逼死了我母亲，这血海深仇，该不该报？”

萧翎道：“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，自然该报。”

青衣少女道：“但你却阻拦了我等候甚久的机会，我移恨迁怒于你，也不为过。”

萧翎神色平静地说道：“姑娘请仔细想一想当日情景，在下就算不出手，你是否能够真的伤到那周兆龙？”

青衣少女凝目沉思片刻，道：“当时情景，已难记忆，但只记得你出手阻拦了我。”

只听一声苍凉的叹息，道，“孩子，他说的不错，纵然是他不出手，你发出的暗器，也无法伤了那周兆龙。”

那说话之人虎目、方脸，正是暗器名家，八手神龙端木正。

突闻一声闷哼，划破了浮台上的沉寂，接着扑通一声，一个大汉，摔倒地上。

萧翎脸色肃然，回顾了那大汉一眼，吐了一口血出来。

原来，那大汉看萧翎挨了一拳，不肯还手，瞧出便宜，心中暗道：女孩子家内力柔弱，拳掌之上劲道有限，伤不了他，如若我一掌把他震毙，或是重伤当场，岂不是要大露锋芒，受在场武林同道敬重。当下暗中运起铁沙掌力，悄无声息的欺进一步，一掌拍出。

萧翎耳目何等灵敏，那大汉向身侧欺进之时，他已然警觉，但想到目下群豪激动之时，一个处理不好，便将要引起一场恶战，此来原有求人相助之心，如闹出了流血惨剧，只怕是水难见谅于武林中。于是暗中运功护身，装作不知。

但他却没有料到那大汉练的竟然是铁沙掌力。

商八虽然也瞧了出来，但他心知萧翎有罡气护身，这人鬼鬼祟祟，暗中施袭，有欠光明，要他吃些苦头也好，看见装作未看见。

那大汉掌势拍出，见萧翎还未发觉，心中大喜，暗想：这倒是该我大出风头，一举成名。又加了两成劲道，全力拍出。

掌势触到了萧翎身上，立时觉出了不对，只觉一股强大无伦的反震之力，回击过来，气血内涌，闷哼一声，摔倒地上，晕了过去。

萧翎的护身罡气，功候还浅，对方又是用的碎石开碑的铁沙掌力，但觉热血上涌，内腑剧震，也吐出一口血来。

这变故，震惊了全场，玉兰、金兰同时尖叫一声：“相公！”

一齐伸手扶住了萧翎。

萧翎暗中一提真气，压制下翻动的气血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不要紧，快放开我。”

二婢看他神色无异，不敢勉强，依言放手。

萧翎探手取出一方绢帕，递向那青衣少女，道：“冒渎姑娘了。”

原来，萧翎一时控制不住内腑中涌上的气血，喷出一口鲜血，正吐在那青衣少女身上。

那青衣少女呆呆望着那倒摔在地上的大汉，认出是以铁沙掌驰名江湖的碎碑手王义，心中暗自震惊道：“他是有心让我的了，刚才我打他一掌，竟是毫无反震之力，这王义掌力，强我何止数倍，却受到如此重伤……”

低头看看衣袂上大片血迹，心中忽生不安之感，垂下头去，不敢和萧翎目光相触，低声说道：“不妨事，相公不用放在心上。”

悄然避到八手神龙端木正的身后。

马文飞横移两步，行到王义身侧，探手一把，抓起了王义身子，低声探问道：“王兄，你伤的很重吗？”

王义耳、鼻、口、目间都有紫血涌出，这正是内腑离位，心脉断裂之征，纵有灵丹妙药，也无法起死回生了。

只见王义突然睁开眼来，说道：“他有护身罡气……”说话时肌肉颤动，似是用尽了身内的气力，一语甫落，气绝而逝。

马文飞缓缓放下王义的尸体，挥手对群豪说道：“诸位暂请各回席位。”

碎碑手王义之死，使群豪激动的心情，平静了不少，听得马文飞呼喝之言后，纷纷回归原位。

马文飞目注萧翎，冷漠地说道：“萧兄驾临，有何见教？”

萧翎道：“兄弟已脱离了百花山庄……”

马文飞微带慢意地接道：“在下所知，那沈木风正派遣快马，邀约武林梟雄，为萧兄加盟百花山庄一事，大作庆祝，却未闻萧兄离开百花山庄的讯息。”

萧翎一皱眉头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

马文飞道：“在场之人，大部知晓，兄弟岂敢信口胡言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我如据实说明内情，虽可获得群豪了解，但陷身在百花山庄的父母，只怕有性命之忧，一时沉吟难决。

金算盘商八突然接口说道：“马兄请一旁说话，在下有几句机密之言，不但当场说明。”

马文飞略一沉吟，转身行到浮台一角。

商八大步行了过去，两人低语一阵，马文飞面色凝重的缓步走了回来，低声说道：“萧兄请！”左手伸出，把萧翎让向东侧一个坐位上。

马文飞目光扫掠了四周的群豪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在下适才未解萧兄真实来意，多有冒犯。”

萧翎道：“兄弟不速而至，难怪马兄和群豪震动，如何能怪马兄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今夜兄弟虽蒙与会群豪推举主事，但事实上兄弟实在自知艺难服众，才不胜人，兄弟就算愿为萧兄承担大责，只怕一时情面，也难使群豪心服。”

萧翎剑眉耸动，肃然拱手说道：“马兄有何见教，干脆明说了吧！但得兄弟力所能及，无不全力以赴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目下那百花山庄之中，正在大肆铺张，为萧兄加盟百花山庄一事祝贺，此讯凡与会之人，无一不知，兄弟就全力代萧兄解说，也是难安众心，萧兄可否暂请退出此地，俟兄弟取信于群豪之后，再行派遣手下，恭迎萧兄与会。”

萧翎此来之意，原想相求群豪，相助救出父母，但看眼下情形，如再留

此，反将无益有害，当下说道：“既是兄弟难以见谅

于人，也只好先行告退了！”抱拳一揖，转身而去。

商八、杜九、玉兰、金兰，紧随在萧翎身后，向前行去。

彭云突然纵身一跃，拦住了萧翎去路，道：“萧大侠意欲何往？”

萧翎道：“兄弟不能见谅于群豪，不便参与机密，先行告退。”

彭云叹道：“小要饭的无能，不能取得群豪信任，也无颜参与这场大会……”

马文飞急急接道：“彭兄，不要误会，以彭兄在武林侠名，凡是在场之人无不敬仰，至于萧大侠，在真象没有澄清之前，不便参与大会，令师侠驾未到，目下只有彭兄一人，如是彭兄退出此会，丐帮中岂不是无人参与此会了吗？事关大局，还望彭兄三思兄弟之言。”

萧翎道：“马总瓢把子说的不错，彭兄旦不可因小失大，还是多为大局着想。”

彭云凝目沉思了一阵，道：“只因目下群豪对那百花山庄心存恐惧过重，致形成这次僵局，兄弟名微言轻，未能使萧兄为在场群豪见重，说来惭愧的很。”

萧翎道：“冰冻三尺，岂是一日之寒，彭兄珍重，兄弟这里告别了。”回头大步而去。

行到那木板铺成的小道尽处，竟未见载渡之舟。

杜九怒声骂道：“这小子可恶的很，撵咱们不许与会，却又无载咱们越渡之舟，不知这究竟是何用心？”

萧翎道，“我想他定有安排，杜兄弟不用性急。”

杜九望了商八一眼，说道：“商老大，你和那小子谈的什么，咱们就这般被人一吓而退，岂不砸了中州二贾的招牌。”

商八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小兄向来是不做赔本生意，你尽管放心就是。”

彭云道：“操舟之人，大都是我丐帮中弟子，小要饭的用我在丐帮中的身份，要他们驰舟来迎就是。”

萧翎道：“彭兄不可造次，我想那马文飞定有布置，咱们还是等它一会的好。”

谈话之间，遥闻一阵木桨划水之声，传了过来。萧翎道：“这不是来了吗？”

凝目望去，只见一叶小舟，急驰而来。

那小舟很快的驰近了几人停身之处，果然，仍是两个丐帮中弟子操舟。

彭云暗用丐帮中暗记，表露出身份，两个操舟的丐帮弟子，立时抱拳欠身，用帮中礼数拜见。

彭云道：“你们两人把这几位送上岸去之后，立时赶回复命。”

两个丐帮弟子相互望了一眼，为首一人说道：“弟子等奉命到此操舟，悉受那马总瓢把子的指令派遣，此次受命银牌舵主，但不知是否还要听那马总瓢把子吩咐？”

彭云略一沉吟，道：“此次例外，你们复我之命后，再行归还原位听候那马文飞的派遣。”

两个丐帮弟子道：“弟子等遵命。”

彭云黯然说道：“诸位请上船吧！小要饭的重回浮台之后，必将为萧兄辩解此事，要那马文飞亲自去恭请萧兄。”萧翎叹道：“只怪兄弟失足成恨，

一度加入百花山庄，自是难以怪别人了。”说着话，跃上小舟。

中州二贾、金兰、玉兰，鱼贯相随，登上小舟。两个丐帮弟子，立时划动小舟，穿行芦苇丛中的水道上，两人操舟动作，十分熟练，极快的驰出了芦苇丛。站在左首的丐帮弟子说：“诸位要从何处登陆？”萧翎道：“不论何处，愈快登陆愈好。”

两个丐帮弟子不再多问，一转小舟，直向正东驰去，片刻工夫，到了岸畔。

岸上是一片黑黝黝的杂林。

萧翎等鱼贯登岸，两个丐帮弟子，立时掉转船头而去。商八望了萧翎一眼，道：“大哥，意欲何往？”萧翎道：“求人不如求己，既然我不能见容于聚会群豪，只有自行设法，营救我父母脱险了……”

玉兰道：“不行，百花山庄中人，都认识你，你还未近百花山庄，便会被他们发觉。”

萧翎道：“我可以改扮前往。”

玉兰道：“百花山庄之中，防守森严无比，普通的易容改装之术，如何能够瞒得过他们耳目。”

冷面铁笔杜九道：“单是易容，并非难事，在下身上，现有世间最好的易容药物，难在如何混入百花山庄中去。”商八两道目光，突然转注玉兰身上，缓缓说道：“如是在下想的不错，玉兰姑娘必有良策。”

玉兰道：“办法虽有一个，但不知成是不成。”萧翎道：“什么办法，快些请说。”

玉兰道：“小婢所知，那百花山庄东北方，有一道便门，出入之人，大都是厨子和老妈子等人，那是百花山庄中，唯一可以设法混入的漏洞。”

商八道：“好！杜兄弟，咱们扮作厨房中人，由那侧门混入。”

萧翎道：“我呢？”

商八道：“兄弟已为大哥借著代筹，想了一个办法，你和那玉兰易容换装，混入那百花山庄邀请高手的仆从之中，或可混进庄去。”

萧翎道：“你何以知那百花山庄中，邀有高手聚会？”

商八道：“沈木风为大哥加盟百花山庄一事，遣快马邀请异道高手，举行一场英雄大会，明里是为你祝贺，使你能一举之间，成名江湖，实则是别具阴谋，炫耀实力，使一于与会高手，尽皆为他所用，那马文飞也在受邀之列。”

萧翎道：“你可是要我假扮那马文飞的随身仆从混入百花山庄？”

商八道：“兄弟擅作主意，还望大哥恕罪。”

萧翎道：“你为我费了这大心机，我感激还来不及，何罪之有？”

商八道：“我和那马文飞已经约好，明天初更时分相见，后日一早，进入庄中。”

萧翎望望天色，道：“此刻距明晚初更，还有一段很遥长的时间，咱们有足够准备的时间了。”

商八笑道：“兄弟带的那两头虎獒，虽已通了灵性，但也不能长时弃之不管，我去安排一下，大哥和两位姑娘就在这树林中，找个地方休息一下，兄弟去去就来。”

萧翎道：“好！我们就在此地等候。”

商八道：“多则两个时辰，少则一个时辰，兄弟定然赶回。”

说罢，和杜九联袂而去。萧翎出道江湖，就卷入了这场武林正邪大决斗的是非之中，阴错阳差的造成武林同道对他的误会，已有抽身不能之感，父母被掳作人质，又使他和百花山庄，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，在这场斗智、斗力的大决斗中，成了一位左右为难的中间人物。

亲情如山，在他精神上套上了一重无形的枷锁，想到年迈双亲，所受的无谓牵累，无时不在忧心如焚中。

他望着中州二贾远去背影，黯然一叹，两行思亲泪，顺颊而下。

谁说丈夫不弹泪，只为未到伤心处。

玉兰、金兰第一次看到了这位身负绝艺，性情坚毅的少年，暴露出脆弱，亦不禁哀伤泪下，难以自禁。

金兰缓缓由怀中摸出了一方绢帕，递了过去，道：“相公肩担大任，保重身体要紧。”

萧翎望了二婢一眼，接过绢帕，拂拭一下脸上的泪痕，叹道：“为人子者，不能够尽孝膝前，已是罪无可恕，似这般牵累父母，代子受过，夫复有何颜立足于天地之间。”

玉兰道：“事已至此，急在善后，两位老人家吉人天相，就算目前受些苦难，但必有脱危之日。相公肩上担子是何等沉重，如若你苦坏了身子，那就大为不智了。”

萧翎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多谢两位姑娘相劝。”席地而坐，闭目运息。

原来，他身受铁沙掌力一击，虽有罡气护身，但因火候不足，内腑亦受微伤，此刻，二婢殷殷勤勤慰他保重身子，顿时警觉，心中暗道：天下武林中人，虽有不少人对那沈木风恨入刺骨，实在内心之中，又存着无比的畏惧，这救助父母脱险之事，还要靠我萧翎之力，如不能防微杜渐，使内腑中些微之伤，逐渐恶化，岂不是自贱身躯，消减我搭救父母之力，与事何补。

他智慧过人，一念转此，立时席地而坐，运气调息起来。

金兰，玉兰心知内功愈深之人，在运气疗伤之时，愈是受不得外力惊扰，二婢相互望了一眼，振起精神，替他守关。

大约过了顿饭光景，突听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，传了过来。

玉兰霍然惊搅，刷的一声，抽出长剑，低声向金兰说道：“姊姊请守护相公，我去瞧瞧来人是谁。”

金兰还未来及回话，玉兰已疾如飘风而去。

回头望去，只觉萧翎运息正值紧要关头，朦胧夜色下，可见他头顶之上泛升起一层淡淡的白气。

就这一瞬工夫，再回头看玉兰，早已走的不知去向。

金兰相度一下四周情形，闪入了一株大树之后，凝神戒备，如果来人是直向此地而来，那也顾不得江湖规矩，只有暗施偷袭了。

仔细听去，已然不闻那步履之声，不知是被玉兰引走，还是那人转了方向。

时间在紧张中悄然溜去，过了盏茶工夫，仍然不闻动静。

这意外的寂静，反而使金兰产生出更大的恐惧，心中胡思乱想道：也许那人已经杀死了玉兰，也许那人已经悄无声息的行了过来……

她抬头四下搜寻一阵，只觉在夜色笼罩的每株大树之后，似是都隐藏了一个人。

幽寂中的紧张，几乎使金兰透不过气来，大有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之感。

突然间，闻得一声冷笑，来自身后。

转头望过去，只见八尺以外的树影下，站着一个黑衣瘦小的人影。

夜色中，那人影似一个陡然间出现的幽灵！

金兰定定神，举手拂拭一下头上的冷汗，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那黑影突然转动一下身子，两道森冷的目光直射过来，道：“我！”突然举步向萧翎行去。

金兰心中大急，一挥长剑，急步而出，喝道：“站住！”挡住那人去路。

那黑衣人陡然间停下身子，望了金兰一眼，道：“那盘坐调息的，可是萧翎吗？”

金兰看清了来人之后，登时心头一凉，手中长剑软软垂了下来道：“毒手药王。”

黑衣人道，“不错，正是老夫，我问你那盘坐调息的人，可是萧翎吗？”

金兰心中暗道：这毒手药王，武功高强，我决然非他之敌，但如能多挡他一招，萧相公就多上一分生机，我金兰受萧相公厚待之恩，今日以死相报，死而何憾。

她想过了生死之事，胆气突然一壮，冷冷说道：“药王不在百花山庄中，到此为何？”

毒手药王怒道：“老夫问你那人可是萧翎，你听到没有。”

金兰道：“是又怎样？”

毒手药王喃喃自语道：“皇天不负苦心人，终于让老夫找到他了。”

金兰道：“萧相公是奉那沈大庄主之命，带我和玉兰姐姐离开了百花山庄，另有要事……”

毒手药王冷然一笑，接道：“为救老夫女儿之命，也顾不得和那沈木风的交情了。”突然一侧身，避开金兰，直向萧翎冲了过去。

金兰长剑一圈，刷的一声，斜里刺出一剑，想封挡毒手药王去路。

毒手药王右手一挥，一股潜力逼来，挡开了金兰剑势，人如电奔，冲近了萧翎。

金兰吃了一惊，疾步追去。

毒手药王武功何等高强，待金兰身子跃起，毒手药王已到了萧翎身前，右手一伸，连点了萧翎三处穴道。

萧翎运气正值紧要关头，虽然听得两人说话，却不能分心旁顾，竟是毫无抵抗的被那毒手药王点了穴道。

金兰心急如焚，长剑连挥，攻出三招。

毒手药王轻描淡写的连挥右掌，封开金兰剑势冷冷说道：“看在沈木风面上，老夫不伤你的性命，但如激起老夫怒火，那可别怪我不顾念和沈木风的交情了。”

金兰尖声叫道：“快放开他。”

长剑连连迫攻，一招紧过一招。

毒手药王右手掌拍指点，封拒金兰剑势，左手推拿萧翎背上两道经脉，使那凝聚的真气散去，免得久凝成伤。

金兰一口气攻出了二十多剑，都被毒手药王轻而易举的封拒开去，心中惊痛交集，不禁落下泪来。

突然间衣袖飘风之声，一道白光，疾飞而至，刺向毒手药王。

金兰回目一顾，见来人正是玉兰，只觉愧恨交集，呜咽说道：“小妹无

能，被他冲近了萧相公……”

玉兰接道：“经过以后再说，此刻救人要紧。”长剑连变，着着迫攻。

金兰也振起精神，挥剑抢攻。

毒手药王虽然武功高强，但他一面分心于疏通萧翎凝聚丹田的真气，一面拒挡两人攻势，有着力难从心之感，何况二女情急拼命，长剑专走险招，招招都是指向要害、大穴，渐有应付不暇之感，不禁激起怒火，冷笑一声喝道：“无知的丫头，老夫不过看在那沈木风的面上，不愿伤害你们，但你们这般逼迫老夫，那是逼我出手伤人了吗？”暗中提聚真气，右手陡然推出。

一股强猛绝伦的暗劲，直向金兰撞了过去。

金兰长剑一振，斜里上撩，左掌全力推出，封挡那涌来掌力。

只觉那撞来力道，有如排山倒海一般，汹涌而至，一触之下，心神大震，竟然身不由己的退出了七八步，一交跌倒。

玉兰眼看金兰受伤摔倒，心中大为吃惊，明知余下一人，决然难是敌手，不禁动了拼命之心，趁那毒手药王掌力推出还未收回，长剑急施一招“长虹经天”连人带剑的直撞过去。

毒手药王冷冷说道：“丫头找死。”

右手一收，又推出了一掌。

玉兰如何挡得住毒手药王强猛内力的一击，连人带剑的向后退去，撞在一株大树上，才停了下来，摔在地上。

毒手药王目光环扫了摔倒在地上的二婢一眼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老夫也不取你们性命了，就算你告诉那沈木风，老夫也不怕他。”一把抱起萧翎，举步行去。

夜暗林密，那毒手药王转了两个弯，人已踪影不见。

金兰先挣扎起来，长长吁一口气，缓步行到玉兰身侧，一把抓起玉兰右臂，低声说道：“姊姊，你怎么了？”

玉兰吃那毒手药王掌力震起，撞在大树上，只震得血气浮动，晕了过去，经金兰扶起一阵摇动，悠悠醒了过来，说道：“我不要紧，那萧相公呢？”

金兰道：“萧相公被毒手药王带走了！”

突闻衣袂飘风之声，两条人影疾掠而至。

只听来人急声说道：“是金兰姑娘吗？”

金兰因不知来人是友是敌，又自知无反抗之能，索性身也不转，闻得声音十分熟悉，才缓缓回头望去，看清来人之后，登时失声而哭，黯然泣道：“两位来的晚了一步。”

来人正是中州二贾。

金算盘商八急声说道：“怎么？萧大哥哪里去了？”

金兰道：“他……他被毒手药王掳走了。”

商八道：“毒手药王，这个老怪物，也到归州府了吗？”

金兰伤势不轻，急喘了两口气，道：“那毒手药王和沈木风相交有年，沈木风施用的各种迷药、毒物，都是经那毒手药王调制而成……”

商八望了杜九一眼，道：“老二，此刻不是问话时机，咱们先设法救了两位姑娘再说。”

杜九点点头，探手从怀中摸出了一个玉瓶，倒出了两粒丹药，道：“两位姑娘先请服下此药。”

玉兰急道：“小婢们不足为惜，两位还是快去追那毒手药王吧！”

商八道：“夜暗林密，一时间到哪里追查，他既和那沈木风相交莫逆，想是奉那沈木枫之命而来的了……”

玉兰道：“不是，他要救他女儿之命。”

商八奇道：“救他女儿之命，那和萧翎何干？”

玉兰道：“小婢听萧爷说过，那毒手药王女儿身罹怪病，必得换去全身之血，才能痊愈，萧爷身上的血……血……”一阵急咳，吐出一口血来。

商八伸出右手一拍，掌心按在玉兰背心之上，说道：“姑娘不用急了，那毒手药王掳去萧大侠是别有所图，一时间自不会伤了他的性命，姑娘伤势要紧，在下助姑娘先行调息一下，再行设法寻那毒手药王不迟。”

说话之间，内力已源源而出，注入玉兰“命门”穴内。

那毒手药王出手一击，本可把玉兰、金兰置于死地，震毙当场，但因二婢都是百花山庄中人，这毒手药王和沈木风交情甚深，是以手下留情，只凭强大的内力，轻伤了两人。

玉兰得商八内力相助，极快的压下去泛动的气血，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不行，咱们得去找萧相公，如是去的晚了，那毒手药王岂不抽尽了相公的血。”

杜九道：“不错，咱们快些去找。”

商八道：“那毒手药王武功高强，凭咱们几人追寻，如何能够找得到他……”目光一转，沉声对杜九说道：“去召来一只虎獒，只要不过两个时辰，不难追寻到他的去路。”

杜九转身急奔而去。

商八望望天色，道，“两位姑娘请借此时光，休息片刻，如若那毒手药王跑的不远，咱们还不致延误了明日预定的计划。”

二婢心头略宽，想到追寻时还得赶路，立时闭目静坐调息。

又过顿饭时光，杜九带一头黑毛大犬而至，商八口中叽哩咕噜，似是在和黑犬说话，然后牵着黑犬，在四周走了一圈，突然放开了手。

只见那黑犬抖抖身上长毛，人立而起，突然一跃数尺，向前奔去。

玉兰看那巨犬奔行方向，正是毒手药王去处，不禁心头一喜，说道：“对啦，想不到这大黑犬还有这等好处。”

商八突然低啸一声，那黑犬去而复返，站在四五尺外，望着商八，似是待命一般，金算盘商八口中叽咕两声，那黑犬又转头向前行去，但已不似初行时那般快如飘风。

玉兰道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商八道：“两位姑娘伤势未复，不宜奔行太快，同时我料那毒手药王也不会去远，咱们如若走的太快，衣袂带起的风声，静夜可达十丈之外，岂不是打草惊蛇了。”

玉兰道：“不错。”举步向前行去。

杜九一皱眉头，低声说道：“这毒老头子在林中绕了两个圈子，不知是何用意？”

商八道：“他要查看这林中还有没有埋伏的人手。”

玉兰、金兰经过这一阵调息，精神虽然已经大见好转，但身上的痛苦仍是颇难担当，暗自咬牙忍痛上路。

只见那带路的大黑犬，绕出树林，直向正北方向行去。

几人提气凝神，轻步相随，举步落足之间，不闻一点声息。

那带路虎獒一口气走约四五里路，在一荒坟中停了下来。

商八瞧着那虎獒，凝望着—座突起的大墓，伏地不动，作出将要扑袭之势，立时低声说道：“在此地了。”

第三十三回药王强索血

这座大坟，年代十分久远，坟上生满了半人高的青草。商八绕着坟墓，走了一周，果然觉得草丛下面，有不少新土，心中一动，分开草丛，仔细瞧去。

黯淡星光之下，只见一座两尺见方洞穴，掩蔽在草丛之中。

想那毒手药王，定然认为此地十分隐秘，决然是不会有人找来，竟然连那洞穴亦未掩盖。

凝神听去，里面传出来隐约语声。

那毒手药王乃武林中久有盛誉之人，商八不敢大意，悄然退回，让玉兰、金兰带着虎獒，躲在远处等候，却低声对杜九说道：“老二，那毒手药王，武功非同小可，大哥又落在他的手中，咱们投鼠忌器，难以全力施展，切不可莽撞出手。”

杜九道：“小弟听命行事就是。”

商八带杜九轻步行到那大坟前面，右耳贴在土穴洞口处凝神听去。

只听墓中传出萧翎的声音，道：“你既有药王之称，在医道、药物之上，自是有过人之能，为什么不想寻求灵药，疗治令爱的病势呢？”

一个苍沉黯然的声接道：“这些年来，老夫踪迹遍及了大江南北，名山胜水，可惜都无法寻得救治小女的灵药，也未见一个合于小女体质的人，只有你小兄弟，实是最好不过的人，但望你能把身上之血，赐予小女，老夫是感同身受。”

萧翎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已被你擒住，生死还不是听你摆布，你为何还要这般求我？”

那苍沉的声音接道：“小女心地善良，她如醒来之后，知道是我逼你输血，决计不肯接受，那时，老夫也无能迫她强受了。”萧翎道：“你求我之意，可是要我告诉她，是我自愿输血救她吗？”

那苍沉声音道：“正是如此，萧大侠仁心侠骨，反正你已经死定了，何不有点好事，救活老夫小女呢？”

商八听来心头泛起一股凉意，忖道：这生死大事还可以商量的吗？

萧翎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舍身为人，原是一件大大的好事，只是此时此刻，在下还不愿死。”

突见火光一闪，墓穴中亮起了灯光。

商八凝神望去，只见那棺材上面，铺着一张红毡，毡上躺着一个少女，棺旁的砖土，早已挖去，四壁还蒙垂一片红色的幔布，显然，毒手药王经营这容身之地，费了不少工夫。

萧翎和毒手药王，紧傍那棺木而坐，但却离洞口甚远，影子由灯光反照过来，商八只要看那两个人影，就可了然两人的举动。

但闻毒手药王叹道：“你现在已经是死定了，已不是愿与不愿的事，老夫当以药物助你，减少你的痛苦，让你死的安详一些就是。”

萧翎道：“我有几桩心愿未完，死也难以瞑目。”

毒手药王道，“什么心愿，你只管说出好了，救得小女性命之后，老夫一定替你完成。”

萧翎长叹一声，道：“说了也是无用，不说也罢，你动手吧！”

商八心中突然一跳，暗道：那毒手药王傍身之处，在墓内一处死角，纵

然想暗中施展，也是无法下手，看将起来，非得设法

进入这墓中不可了。

他足智多谋，为人谨慎，心中虽然紧张，却是急而不乱，相度了一下形势、打算好拒挡毒手药王之策，突然一吸气，那便便大腹疾快的收缩起来，身子一沉，直坠而下。

左手挥动金算盘，宝光闪闪，州住了身子，右手却一把抓住了那躺在棺材上的少女。

毒手药王万没想到，在这等荒凉之地，竟然会有人找了上来，待他警觉到发掌御敌时，那棺木上的少女，已然落在了商八的手中，不禁心头一凉，斗志全消，缓缓放下手掌，说道：“快放开她，她全身虚弱，奄奄一息，如何还能够受人惊骇。”

商八看自己估计不错，毒手药王果然把这位重疾垂死的女儿，视若宝贝，不禁胆气一壮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在下自有分寸，如若你不胡乱出手，在下决不会伤到令爱就是。”

毒手药王英雄气短，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老夫和你们中州双贾素无嫌怨，你们这般和我作对，破坏我疗救小女之事，是何用心？”

商八哈哈一笑，道：“那只怪药王找错了人。”

毒手药王奇道：“找错了什么人？”

商八道：“萧翎！你可知那萧翎是咱们中州二贾的什么人？”

毒手药王怒道：“这萧翎明明是百花山庄中的三庄主，和你中州二贾何干？”

商八道：“不错啊！他是那百花山庄的三庄主，但也是中州二贾的龙头大哥！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你胡说八道，你中州双贾，个个都已到四十开外，这萧翎还不及弱冠，出道江湖不足一年……”

商八冷冷接道：“我们兄弟和萧大侠的结识，远在五年之前，这话你爱信不信。”

毒手药王黯然说道：“你要什么条件？说吧！反正中州双贾一向是唯利是图……”

商八道：“不错，放了萧翎！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放了萧翎，有谁能代替他疗治老夫女儿之病？”

商八道：“药王医理精通，被誉为武林第一，想来必有良策。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老夫苦等十年，才找到了这么一个人来，你如迫我放去，那无疑夺去了老夫爱女之命……”

商八冷冷说道：“令爱的性命是命，难道在下龙头大哥的性命，就不是命了吗？”

毒手药王那干枯瘦小的身体，微微抖动，双目中暴射出狠毒的光芒，冷冷说道：“今日你们中州双贾破坏了老夫的事，以后，将会有千百个武林高手的生命，来补偿你们今日的错误。”

商八先是一怔，继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以后的事，以后再说，在下和药王谈的是眼下的事情，药王如是不肯放那萧翎，令爱也就……”

毒手药王厉声喝道：“你要以我女儿生死，要挟老夫吗？”

商八冷冷说道：“这不是要挟，而是千真万确的事，药王可是看出在下不敢伤害令爱吗？”

毒手药王双目中那种凌厉凶芒，瞬间变成了一片慈爱，望着那躺在棺盖上的少女，缓缓说道：“老夫放了萧翎就是。”右手挥动，拍活了萧翎受制的穴道。

萧翎缓缓站起身子，耸耸双肩，笑道：“在下是命不该死，药王两度白费心机，不过在下对你这为父之爱，心中倒是敬慕的很。”

毒手药王冷冷说道：“总有一天，我会再捉到你，用你身上之血，救我女儿之命。”

萧翎望望那躺在棺盖上的少女，叹道：“杀一人，救一人，岂是好生之德……”

毒手药王接道：“能救我女儿之命，杀上千百人有何不可？”

萧翎道：“可是令爱温柔善良，想的却是和你不同。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我要救她性命，纵然遭她误解怨恨，也是在所不惜。”

萧翎道：“可怜天下父母心，你生性恶毒、冷酷，但对待自己的女儿，却是慈恩深重，亲情如山，实也令人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难道天下除了我萧某身上的血，当真就无药能救令爱之病吗？”

毒手药王欲言双止，沉吟了一阵，接道：“世间或有灵药，但老夫还未发现。”

萧翎暗中运气戒备，回头对商八说道：“你先出去吧！”

商八心知萧翎武功，要强过自己很多，当下并不谦辞，松开那少女手腕，一提气，穿洞而出。

毒手药王动作快速无比，商八身子刚刚跃起，右手已递了出去，扣向萧翎左腕脉门。

萧翎早已有备，哪还容他得手，左掌一挥，反向毒手药王抓来的掌势上面迎去。

毒手药王屈起的五指一伸，变抓为掌，砰的硬接一掌。

彼此都觉着心头一震，这一掌力拼得半斤八两。

毒手药王右掌和萧翎硬拼掌力的同时，左手已悄无声息的点了过来。

萧翎右肘一沉，反向毒手药王的脉穴上撞去，迫的毒手药王一挫腕，收回掌势。

就这一瞬工夫，萧翎已抢了先机，展开反击，掌指齐施，连攻六招。

这六招迅快如电，迫的毒手药王连退两步，才把六招封挡开去，说道：“不要伤到了我的女儿。”

萧翎冷冷说道：“如不是看在令爱份上，今日我萧翎决不就此放手。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老夫不是怕你。”

萧翎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已两度对我暗算，今后决不会再有第三次了。”突然一提气，穿出洞外。

商八、杜九手中仗着兵刃，在洞外等候，眼看萧翎无恙而出，齐声说道：“大哥是否已伤了那毒手药王？”

萧翎道：“没有，那毒手药王虽然恶毒、残忍，但他的女儿却是一个大大的好人。”

杜九仍是放不下心，低声说道：“你和那毒手药王动手没有？”

萧翎道：“极快的交搏几招，未分胜败，但他怕伤了他的女儿，不再和我过招。”

杜九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就是了。”他整日绷着一张面孔，说话语气也是冰冷异常，难得从他脸上见到笑容，笑来使人有着亲切之感。

商八低声说道：“那毒手药王、全身是毒，被诤为当今武林中第一用毒高手，咱们不宜在此多留，快些走吧！”

杜九当先带路，会合了二婢，急急行去。

萧翎突然想起了一件事，停下脚步说道：“如若那毒手药王把今宵经过之情，告诉了那沈木风，沈木风必将加派高手，看守家父母囚禁之处，咱们纵然混入百花山庄，只怕也将多费一番手脚。”

玉兰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此事相公但请放心，那毒手药王追寻相公行踪，纯是出于私心，沈木风和他交情虽深，但以沈木风的性洛而论，决不会允许那毒手药王因一己私心，误了他的大事，以妾婢之见，毒手药王决然不敢和沈木风谈起。”

萧翎道，“好像是所有的人，都很畏惧沈木风，是吗？”

玉兰道：“不错，沈木风为人阴沉、险恶，变脸无情，不只是他属下畏惧，就是他的朋友，相处一些时日之后，也会对他生出了很深的恐惧之心。”

玉兰顿了顿，又道：“那沈木风调教属下的手法，十分奇特，但因从来没人见过，事情就愈是神秘，他究竟用的什么手法，也使人无从预测，但小婢曾听过那沈木风一句豪语……”

萧翎也动了好奇之心，急急问道：“什么豪语？”

玉兰道：“他说五龙有成之日，就是他雄霸天下之时。”

商八见识广博，江湖上事，他可算无所不知，但这一次却是听得茫然不解，举手搔着头皮道：“何谓五龙？”

玉兰道：“详情小婢亦不知，也许是五个人，也许是五件奇物。”

商八道：“看来是人的成份，大于奇物。”

玉兰道：“不论它是人是物，但那五龙很利害，是决然不会错了。”

商八道：“自然不错。以后呢？”

玉兰道：“以后的事情如何，小婢就无从得知了，但那沈木风既然明火执仗，起来和天下武林对抗，想是那五龙已有所成了。”

商八道：“沈木风如不是有一点凭借，亦不会重出江湖之后，立时这般招摇。”

玉兰道：“小婢所知，已然说完，至于商爷如何打算，悉凭商爷决定了。”

商八道：“这个，在下也难作定，待和马文飞商量之后，才能决定。”

玉兰突然说道：“商爷和那马文飞相约决定，要相公扮成那马文飞的随行之人，混入百花山庄，但据小婢所知，那主人、仆从，进得百花山庄就被分开，各进另外一处所在了，彼此是互

不知晓。”

商八道：“这个我早已想到，但咱们主要的目的，是混入百花山庄中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凡是受到邀请之人，都奉赠一块银牌，凭牌进庄，一牌两人，不论是何人随行，一面银牌，都不得再行增加人数……”

杜九突然说道：“一面银牌，限入两人，如若咱们再有两面银牌，那就全部可以大摇大摆的走进百花山庄了。”

商八道：“不错啊！可是哪里找银牌呢？眼下就是肯出他两万黄金一面，也是买它不到。”

杜九道：“你和马文飞约的几时见面？”

商八道：“明日正午会面，下午入庄。”

杜九道：“太快了，如是时间充裕一些，咱们可以仿制那些银牌。”

商八道：“仿造？”

杜九道：“有何不可？咱们造上十面八面，分赠旁人应用，先把那百花山庄闹得一个神鬼不安再说。”

玉兰接道：“那分赠银牌，必有暗记，伪造之物，只怕是难以蒙混得过。”

杜九道：“不要紧，咱们等他人最多时，一拥而上，给他个措手不及。”

商八道：“办法虽非很好，倒是不妨一试，届时，咱们四人亦可大摇大摆的混进庄去，也用不着想法装作下人，仆女，从那侧门中混进去了。”

玉兰道：“那些守门的人，都是庄中精明人物，只怕不容易欺骗得过，还不如咱们由那侧门中混入安全。”

杜九道：“你是不知在下伪装、雕刻之能，就算找不出他的暗记，但外形花纹，大小重量，看上去决不会有丝毫相差，姑娘

如若不信，届时先由你查看一遍。”

玉兰一对明亮的眼睛，盯注在杜九的脸上，心中暗暗忖道：瞧不出你还有雕刻之能。

杜九轻轻咳了一声，笑道：“姑娘不用这般盯我，也不要不相信，这等事马上就可以当面表演，分辨真假……”

目光转注到商八脸上，接道：“眼下唯一的难题，是如何找到那马文飞，取来他的银牌，如是定要明天中午才能取到，杜老二难为无米之炊，咱们只有遵照玉兰姑娘的老办法，由那侧门混进去了！”

商八来回走了一趟，低声说道：“好！你们守住萧大哥。”纵身而起，两起两落间，人影已消失不见。

杜九回头对玉兰说道：“我要不用激将之法，老大也不会全力去弄那马文飞的银牌。”

玉兰道：“久闻你们中州二贾情同骨肉，义重生死，怎么在你们兄弟之间，也要动用心机？”

杜九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无伤大雅之事，彼此用用心机，反可收到轻松之效，你可是认为那个商老大，当真为我激怒而去吗？”

玉兰笑道：“我亲眼看到了，难道还是假的不成。”

杜九道：“那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，他如是决定不要去，再激他也是无用。”

玉兰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杜九道：“天地之间凡是老大，总归是要比老二利害些。”

玉兰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瞧那商爷能不能拿到那面银牌？”

杜九道：“照我杜老二的看法，马文飞决然斗不过我商老大，他既然去了，那就有八成拿回来的希望。”

玉兰道：“他要咱们在此地等待，咱们何不借此机会好好休息一下。”

杜九心中一动，暗道：二婢伤势未愈，跟着我们跑了这么远

的路，想必早已是疲累不堪了，当下说道：“不错，咱们正该借此机会休息一下才是。”

玉兰、金兰伤势本未全好，再经过这一阵奔走，已有些发作之征，但她们十分要强，直待杜九应了声，才闭上双目，盘坐调息。

杜九看二婢调息禅定，悄然行近萧翎身侧，低声说道：“两位姑娘都曾

为毒手药王所伤，但为追寻大哥的行止，她们才抱伤赶路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我知道她们很疲倦，实在应该好好的休息一下才是。”

杜九为人本极木讷，不擅言词，萧翎又正在想着一件为难的事，不愿说话，言罢又抬头望天，凝目沉思。

杜九轻轻咳了一声，缓步走到丈余外处一座乱石堆上，蹲了下去。

夜阑人静，荒野幽凉，远处传来了几声枭鸣，增加了不少寒夜的恐怖。

突然间，那蹲在玉兰身侧的黑毛虎獒，一跃而起，直向正东方扑去。

二婢运息正值紧要关头，虽闻声息，但却未动，萧翎和杜九，却为这虎獒跃奔之势所惊，萧翎一提气疾向那虎獒奔行方向追去，口中却施展传音之术，说道：“杜兄弟，你照顾两位姑娘。”

他动作奇快，两个飞跃，人已追到虎獒身后六七尺处。

杜九人已站起，原想追那虎獒而去，他久年和两只虎獒相处，知它们天赋的灵敏耳目，虽武功绝佳之人，亦难及得，决不会无因而警，但见萧翎已捷足先去，只好倒跃退回，守护在二婢身侧。

玉兰为人机警多智，急急把真气纳回丹田，睁目望去。

只见杜九瘦高的身影，挡在身前，目光四下轮转，这情形分明是遇上了什么警兆，当下说道：“杜爷，你在瞧什么？”

杜九回望了玉兰一眼，道：“不妨事，姑娘只管运气调息，有在下替两位姑娘护法。”

玉兰目光左右转顾一眼，见萧翎不在，忍不住问道：“相公呢？”

杜九见玉兰对萧翎异常关怀，自己也想随后追去看看，不由道：“我要去了，有谁为两位姑娘护法呢？”

玉兰道：“不妨事，小婢调息已完，我替金兰姊姊护法，杜爷只管放心前去。”

杜九道：“好！姑娘如若遇上警兆，那就长啸相召，在下闻警就赶来驰援。”

玉兰道：“记下了，杜爷赶快去吧！”

语声甫落，瞥见一团黑影，急奔而至，直扑向杜九膝下，正是那黑毛虎獒。

紧随在虎獒之后，两条人影，联袂而至，左首萧翎，右首却是一阵风彭云。

杜九冷冷说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小叫化子。”

彭云道：“诸位离开那浮台不久，小要饭的越想越不是味儿，就悄然离开，寻找几位，我得那划舟弟子相告，一路追来，兜了半夜，仍是找不到几位行踪，如不是遇上了这头大黑獒，还有得小要饭好找了。”

杜九道：“那马文飞不问皂白，把我们逼退浮台，固然是瞧不起你小要饭，可是对我们兄弟，也算是一场不大不小的羞辱，

日后如有得机会，非得还给他点颜色瞧瞧不可。

彭云被这几句讥讽之言，说的脸上热辣辣的难受，一时间窘在当地，说不出后。

玉兰为人精明，眼看形成僵局，急急接口说道：“彭爷不用

放在心上，咱们这位杜二爷，最是爱开玩笑。”

彭云豪放不羁，但生性却很刚傲，被杜九一番话，讥讽的心头难过异常，但觉发作不对，不发作又难消心头闷气，但被玉兰两句话，轻轻化解开去，

当下说道：“杜二爷不用找小要饭难过，那马文飞逼你们下了浮台，这个难堪，小要饭的实要比几位更难下台，因此，小要饭的拼着受家师一顿责罚，擅自作主，传谕调集门下弟子，特来恭候差遣。”

杜九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这么看将起来，你小叫化的倒还是一个可交的朋友了。”

说话之间，商八急奔而回。

萧翎道：“那马文飞可曾答应了吗？”

商八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马文飞没有见到，但兄弟此行，却是幸未辱命。”

杜九道：“怎么？你可是偷了一个银牌回来？”

商八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是偷来的，不过，小兄还没有这份能耐。”

杜九道：“你可是遇上了那个神偷向飞了吗？”

只听丈余外暗影中响起了一阵哈哈大笑，道：“难得杜兄弟还记得老偷儿，咱们兄弟总有二十年没见了吧！”

转眼看去，只见一个矮小枯瘦之人，缓步走了过来。

此人年约五旬上下，留着八字胡，一身土布衣裤，双目炯炯生光。

杜九道：“老偷儿，这些时不闻你的消息，躲到哪里去了？”

神偷向飞笑道：“兄弟二十年前，偷窃失手，被人打了一掌，心中大为气恼，因此，拣了一处僻静之地，苦练偷窃之学，自信此后万无一失，才行重出江湖。”

金兰、玉兰听得忍俊不住，嗤的一声，笑了出来。

向飞目光一转，望着二婢冷冷说道：“两位姑娘笑什么，可是讥笑老夫这鸡鸣狗盗之技，不登大雅之堂吗？”

玉兰道：“向爷不要生气，小婢们不是这个意思，这里向你赔礼了。”

向飞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老偷儿这里还礼。”

抱拳一揖，接道：“姑娘晒纳。”

玉兰凝目望去，只见他左掌之上，托了一支金钗，心中一动，伸手向鬓边摸去，原来自己鬓边插的一枚金钗，不知何时已到老偷儿的手中，心中吃了一惊，急急取过金钗，道：“拜领厚赐。”

向飞一竖大拇指，赞道：“如若老偷儿要找个衣钵传人，姑娘可当得第一佳选。”

玉兰微微一笑，默不作声，心中却暗自付道：谁要学你偷窃之技。

商八急急说道：“老偷儿，不要贫嘴薄舌的专和女孩子家打趣，我要替你引见两位朋友……”

伸手一指萧翎，接道：“这是我们龙头大哥萧翎。”

向飞瞧了商八一眼，又望了萧翎一眼，心道：把这么一个娃儿当龙头大哥，中州双贾当真是越老越糊涂了，双手却一抱拳，道：“老偷儿和中州双贾一向称兄递弟，跟着他们称呼，也叫你一声龙头大哥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，向兄言重了。”

商八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大哥不用听老偷儿口里客气，心中可是不肯服气，大哥最好能露一手给他见识见识。”

萧翎淡淡一笑，默默不语。

杜九冷冷说道：“老偷儿，你不用口是心非，来日方长，总有一天，要你见识一下，我们萧大哥的手段。”

向飞狂放一笑，道：“好！老偷儿一向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这一句龙头

大哥算是冲着你们中州二贾面子叫的，下一句，老偷

儿可要从心眼中叫出来，那可得要瞧萧老弟的真实本领了。”萧翎心知这等江湖上狂放豪杰，如不能使他心口俱服，决不低头，也不放在心上。

商八笑道：“老偷儿，龙头大哥气度恢宏，决不会计较你语无伦次。”回手一指彭云，接道：“这位是丐帮中申帮主衣钵弟子，一阵风彭云。”

彭云一拱手道：“小要饭的。”

向飞老气横秋的说道：“老偷儿和申帮主有过数面之缘，不过那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。”

彭云道：“那时，小要饭的还未蒙恩师收归门下。”

向飞笑道：“如若那时你已投在申帮主的门下，今日咱们也不用别人引见了！”

彭云为人精灵古怪，心知他想占人便宜，当下笑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，那时如若小要饭的已投家师门下，今日也不便以向兄相称了。”

商八道：“这才是棋逢敌手，老偷儿，我瞧你认栽了吧！小要饭的便宜，岂是易讨的吗？”

向飞笑道：“叫化子一向难斗，身上又不带值钱之物，老偷儿就是想偷他一下出出气，也是无从下手。”

杜九抬头望望天色，道：“老大，时间不早了，要想伪制银牌，岂是片刻可成。”

商八缓缓从怀中摸出一面银牌，递了过去，道：“老偷儿不知在何处偷了这面银牌。”

杜九接过银牌，仔细一瞧，登时一皱眉头。

原来，那银牌花纹交错，精工异常，伪造极不容易。

向飞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杜老二，老偷儿久闻你极善仿制，不知造出这样银牌要多久时光。”

杜九道：“这银牌雕工精细，实在大出我杜九意料之外，看来非一日夜的工夫，很难伪造的维妙维肖。”

向飞道：“一日夜的工夫，还不算休息时间，由此刻算起，找工具准备动手，看来是要两天时间的了？”

杜九道：“差不多。”

向飞道：“百花山庄的群雄大会就算还未曲终人散，至少已至尾声，这场热闹，咱们也看不列了，我瞧你还是让老偷儿露一手吧！”

商八暗暗计算道：大哥、二婢、老二、小叫比、老偷儿，连我七个人，两人一面银牌，一共还差了三个，当下说道：“老偷儿，还得三面才够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两面就行了。”

商八道：“大哥可是已有了入庄之策？”

萧翎道：“你已答应那马文飞由他带我入庄，岂可失信于人。”

商八道：“那是情非得已，此刻既然有了银牌，还让大哥委屈扮作那马文飞的仆从，岂不是太委屈大哥了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不妨事，我和他们走在一起，还有不少方便。”

商八心中暗道：不错，咱们此行志在混水摸鱼，借机救出两位老人家，需用人手，何等众多，如无那马文飞率领那群豪相助，此事甚难完成。当下点头一笑，回目望着向飞，道：“老偷儿，再去偷上两面银牌，就够用了。”

向飞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二面，三面，都非难题，不过，老偷儿要带个助

手同行，万一失了风，也有一个报讯之人。”

商八心中暗道：这老偷儿刁钻古怪，不知又要捉弄哪个了。皱皱眉头道：“兄弟奉陪如何？”

向飞摇头笑道：“你大腹便便，一副老板相，和我老偷儿走在一起，会叫兄弟自惭形秽，不成，不成。”

杜九担心他为难萧翎，急接道：“兄弟如何？”

向飞道：“不成，你一副冷冰的面孔，人家瞧到你，就先生了三分厌恶之心。”

商八道：“小要饭的怎么样？”

向飞道：“更不行了，老偷儿和小叫化子走在一起，别人一瞧就留上了心。”

商八道：“你要带哪一个？”

向飞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老偷儿如果带一个小妞儿，定然引得万人注目，下起手来，岂不是方便了许多。”

商八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你想带玉兰，那要你和她商量了，人家十几岁的大姑娘，肯不肯和老偷儿走在一起，可是难说的很。”

玉兰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小婢极愿随行，不过……”

向飞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玉兰道：“小婢出身百花山庄，归州城内各处要道，都布有百花山庄的眼线……”

向飞接道：“不妨事，老偷儿自有为你易容之法，事不宜迟，咱们立刻动身如何？”

玉兰欠身对萧翎一礼，道：“相公，妾婢追随向爷一行，去去就来。”

萧翎笑道：“你多辛苦了。”

向飞抬头望望天色，道：“午时之前，咱们在前面一片荒林见面，我要去了。”和玉兰联袂跃起，疾奔而去。

商八低声对萧翎道：“这老偷儿窃盗之技，江湖上无出其右，但却颇具侠骨，二十年前在武林中，曾有义偷美誉，他既然说出大话，必有把握。”

萧翎道：“偷儿名虽不雅，但比起那些外貌和善，内藏奸诈之人，尤胜一筹……”

他轻轻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你和那马文飞可曾约好了会面之处吗？”

商八道：“马文飞和中原群豪，一直对大哥存着很深的戒心，和他们会见了之后，只怕难免仍要受群豪许多冷嘲热讽……”

萧翎接道：“这个，小兄自信可以忍受得了。”

商八道：“好！既是如此，咱就立时动身，只是人多不便，最好由兄弟一人陪同大哥前去。”

萧翎心知马文飞等中原群豪，心中对他存疑甚深，此行极是冒险，马文飞等群豪，必将对他的行动，有着周密的防范，但想如无中原群豪相助，凭仗商八和自己有限几人之力量，决难和百花山庄众多人数抗拒，当下点头微笑道：“好！那就有劳兄弟了。”

商八又低声嘱咐了杜九几句，才带着萧翎急急而去。

两人奔行六七里路，到了一片分岔的溪流旁边，停了下来，商八郑重地说道：“大哥，那马文飞虽然很敬佩你的武功，但他心中疑念甚深，大哥要

多加小心。”

萧翎道：“事无幸成，忍辱负重，这个小兄理会得。”言罢闭目调息。

太阳逐走了暗夜，金色的光芒，照耀着水中荡起的涟漪，一叶小舟，由远处芦苇丛中急驶而至，直划向两人停身之处。

一个全身劲装，披着黑色英雄氅的青年，跃上岸来，那小舟却疾快的转头划去。

商八缓缓站起身来，一抱拳，道：“总瓢把子果然言而有信。”

马文飞目光一转，还了一礼，笑道：“有劳两位久候了。”

商八道：“昨日相商之事，马兄可有困难？”

马文飞笑道：“小弟既然答应了商兄，不论如何困难，也得办到……”目光转注到萧翎身上，接道：“只是委屈了三庄主，兄弟心中难安。”

萧翎只觉三庄主这称呼，刺耳异常，但仍然心平气和的抱拳

说道：“有劳马兄相助，兄弟是感激不尽。”

商八道：“马兄，我把大哥奉托你了，兄弟就此别过。”马文飞道：“商兄慢走，在下不送了。”

商八道：“不敢有劳。”转身两个飞跃，人踪顿杳。萧翎目注商八去远，欠身说道：“在下几时改扮？”马文飞缓缓从英雄氅内，取出一个青色的包袱，道：“这里有衣服和易容药物一包，萧兄先请换过衣服，再行易容。”萧翎缓缓接过包裹，心中说不出是一股什么滋味，转入一丛深草之中，换过衣服，取些河水调开易容药物，涂在脸上。一个英俊潇洒的美男子，片刻间容色大变，变成了一个面容枯黄的少年。

马文飞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萧兄今午与兄弟共赴百花山庄之宴，连姓名也得暂时换换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那就请马兄给小弟起一个名字吧！”

马文飞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但望萧兄能够马到成功，旗开得胜，顺利救出令尊、令堂，易名马成如何？”

萧翎道：“很好。”

马文飞抬头看看天色，道：“咱们先到归州城内，饱餐一顿，再到百花山庄中去，不知萧兄意下如何？”

萧翎道：“兄弟是悉听吩咐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咱们就即刻动身。”

萧翎道：“兄弟既然扮作了马兄的仆从，马兄如有事，但请吩咐就是。”

马文飞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还要萧兄担待了。”转身向前奔去。

萧翎不再多问，追随在马文飞身后而行。

两人进了归州城，只见满街都是佩带兵刃，骑着骏马的武林人物。

马文飞带着萧翎行到一处高大酒楼前面，停了下来，四下打量了一眼，缓步向楼上行去。

只见楼上坐满了武林人物，只有靠东面临街处的一张方桌上面，坐了一个身披鹅黄英雄氅的中年大汉，两个座位，还没有人。

马文飞缓步行近那木桌之前，缓缓坐了下去，萧翎倒是装什么像什么，悄然站在马文飞的身后。

那身披鹅黄英雄氅的大汉，抬头望了马文飞一眼，欲言又止。

马文飞只觉这大汉面貌很熟，只是一时间却又想不起他的姓名。

马文飞唤过店小二，要了酒饭，回顾萧翎一眼，说道：“你也坐下吃点

食物。”

萧翎应了一声，端端正正的坐了下去。

但闻酒楼上人声吵杂，进出之人，川流不息，大都是江湖中的人物，萧翎心中暗想，不知那沈木风邀请了多少武林同道，怎的有这么多武林人物在这归州城中出现。

两人匆匆用过酒饭，会帐下楼，马文飞又故意在城中走了一转，才折向百花山庄而去。行到了一处僻静所在，低声对萧翎说道：“咱们看了一周，竟然未见少林、武当中人，沈木风既然未请白道中人与会，何以会发给我马文飞一张请帖？古人道：宴无好宴，会无好会，看将起来，沈木风必是将在大会之中，暗用手脚，也许进得百花山庄之后，咱们就无法守在一起，萧兄要自行留心一些。”

萧翎道：“多谢关照，进入百花山庄之后，在下自当尽量设法和总瓢把子守在一起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商八、杜九，可要与会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他们身上怀有银牌，不难混入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这就好了，中州二贾武功高强，他们入得百花山庄，也好助我们一臂之力。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决不会胡乱作主，总瓢把子但请放心就是。”

马文飞微微一笑，不再言语，放开脚步，向前奔去。

这条路萧翎是熟悉无比，闭着眼也可以摸上百花山庄中去，但他却循规蹈矩的追随在马文飞的身后而行。

片刻工夫已到了百花山庄。

马文飞虽然久闻百花山庄之名，但却从未到过，抬头看去，只见重重花树，环绕着一处广大庄院，一座高楼，耸入云表，穷尽目力望去，隐隐可见楼上人影闪动。

萧翎低声说道：“马兄，这百花山庄看上去似无戒备，实则戒备森严异常，那重重花树林中，隐藏着无数高手。”

马文飞点点头道：“多谢萧兄指教。”

语声甫落，瞥见花树林中，转出来两个青衣大汉，快步迎了上来，遥遥抱拳说道：“两位可是应邀赴宴来的吗？”

马文飞一拱手道：“不错。”

两人突然闪向两侧，欠身说道：“这边请。”

马文飞原想仔细观察一下百花山庄的形势，但此刻只好改了念头，缓步行了过去。

绕过一丛翠竹，景物忽然一变，只见花树环绕着一座高大的门楼前面，左侧站着十二个蓝衣童子，右侧十二个红衣美婢，几张木案，排列大门前面，中间仅可容两人并肩通过，两个身着长衫，留着八字胡的老者，分坐在两侧木案后面，每人身后，站着两个劲装大汉。

马文飞目光锐利，一掠两个老者身后大汉，已瞧出都是内外兼俱的武林高手，暗中一提真气，凝神戒备，缓步向前行去。

萧翎紧随身后，相距不过两尺。

马文飞行至那木案旁侧，两个老者齐齐站了起来，欠身说：

“贵宾留名。”

马文飞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豫、鄂、湘、赣总瓢把子马文飞。”左首老者

欠身说道：“原来是马大爷，可否留下大名。”举手奉上了一支毛笔。

马文飞接过毛笔，龙飞凤舞的在木案白缎上签下了姓名。右面一位老者赔笑说道：“大爷鉴谅，可否把奉邀银牌……”马文飞不待对方话说完，探手从怀中取出银牌递了过去。那老者接过银牌，很仔细的瞧了一阵，双手奉上，说道：“马爷请好好保管此物。”

马文飞一皱眉头，接过银牌，藏入怀中。

左首老者两道目光却一直在萧翎身上打量，直待马文飞收好银牌，才缓缓说道：“这位是总瓢把子的什么人？”马文飞冷冷说道：“随身仆从，那邀请函上说的明白，每面银牌，可容两人入庄，难道是在下看错了吗？”

左首老者欠身赔笑道：“总瓢把子不要生气，小的们奉命行事，不得不问明白身份，也好为马爷随身的小厮准备好宿住之处……”

目光转注到萧翎身上，道：“小哥怎么称呼？”

萧翎道：“马成。”举步向前行去。

只听右首老者高声喊道：“豫、鄂、湘、赣总瓢把子马文飞大爷，随带仆从马成驾到。”

但见一个红衣美婢，和一个蓝衣童子，急步奔了过来，迎面一礼，道：“恭迎马爷的大驾。”

马文飞暗道：好大的铺张，挥手说道：“不用多礼。”那红衣美婢嫣然一笑，道：“小婢为马爷带路。”转身向前行去。

马文飞举步随进，萧翎紧随在马文飞的身后，那蓝衣童子却在萧翎身后而行。

马文飞心中暗道：前有开道，后有跟随，当真是防备森严。

那红衣美婢，引导两人进了悬灯结彩的大门，穿过一条红毡铺地的甬道，到了一座敞厅门前停下了脚步，高声说道：“豫、鄂、湘、赣总瓢把子马文飞，马大爷驾到。”

语声甫落，大厅中缓步走出一个华服少年，迎了上来。

萧翎目光一掠来人不禁心头一跳，赶忙垂下头去，长吸一口气，隐敛起目中神光。

只见那华服少年迎出厅门，一抱拳，道：“兄弟周兆龙，久闻马兄大名，今承赏光驾临，百花山庄生辉不少。”

马文飞还了一礼，道：“怎敢当周二庄主迎接，兄弟这里拜谢了。”

周兆龙哈哈一笑，道：“马兄言重了。”右手牵着马文飞的左腕，并肩向大厅中行去，萧翎微微垂首，紧随着马文飞的身后，亦步亦趋。

敞厅中人数不多，不过有七八个人，周兆龙也不替马文飞介绍，直穿敞厅而过，一面笑道：“马兄远道来此，请到翠竹轩中稍息风尘，令夜兄弟再为马兄设宴洗尘。”

萧翎一直微微垂头随在马文飞的身后而行，直奔那翠竹轩中。

这翠竹轩在百花山庄的四大迎宾馆中，是最差的一个，比起那“兰花精舍”、“梅花阁”、“牡丹亭”都要逊色，萧翎在这百花山庄中，做了很久的三庄主，就未去过那“翠竹轩”中一步，显然，豫、鄂、湘、赣总瓢把子，并未受到百花山庄中的重视。

周兆龙带着马文飞绕过几丛花树，进入了一片翠竹林中。

只见无数红砖砌成的精舍，散布在翠竹林中内。

周兆龙带着马文飞行近了一精舍前面，笑道：“这就是马兄的休息停居

之处，近日来百花山庄内佳宾云集，庄中的房舍，不敷应用，委屈马兄在这蜗居迁就几日了。”

马文飞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兄弟久闻百花山庄之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气象万千，百花盛放，如入仙境。”周兆龙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马兄过奖了。”

伸手在门环上轻叩三声。

两扇红门，呀然大开，一个眉目清秀的小婢，当门而立。周兆龙指着马文飞说道：“这位马爷，是咱们这百花山庄中的贵宾，你好好招待。”

那小婢应了一声，欠身说道：“马爷请进。”

马文飞心中暗道：难道这翠竹轩无数精舍中，都有专司侍候贵宾的美婢不成。

心中念头转动，人却步入精舍。

周兆龙却停在精舍门外，抱拳说道：“马兄如要酒饭，尽管吩咐侍婢，兄弟还要迎客，恕不能奉陪了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周兄请便。”

周兆龙笑道：“晚宴之时，兄弟再亲来奉请。”转身大步而去。

那美婢穿着一身青衫、青裙，但却用白缎滚边，脸上脂粉薄施，看上去倒是有一股清雅娇俏之气。

只见她躬柳腰，启樱唇，娇声说道：“小婢凤竹，马爷有什么吩咐，尽管呼叫小婢。”

马文飞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姑娘在这百花山庄很久了吗？”凤竹笑道：“小婢自幼在百花山庄中长大，早已不知姓名来历了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马爷请看看宿舍，如若有什么不妥之处，小婢亦好早些为马爷换过。”当先转身，莲步姗姗，带路而行。

推开一重绣帘，里面是一个小巧美雅的卧室，粉红绫幔遮蔽，靠东首横放着一张木榻，两盆不知名的红花，散播出淡淡的

清香，红花、红壁、红绫被，全室看不出第二种颜色。

马文飞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好是很好，只是布设太鲜艳了，似是女孩子家的闺房一般。”

凤竹嫣然一笑，道：“小婢如非侍候马大爷，可是没福住这翠竹轩了。”言来星目流转，巧笑倩兮，媚态横溢，极尽诱惑。

马文飞心中一动，暗道：是啦，沈木风这般安排，分明是想以女色为饵，使人不觉陷入于脂粉陷阱之中，唉！与会群豪，不知有几人能逃过这脂粉陷阱！

心念一转，缓步退出室外。

凤竹紧随而出，俏目流转，望了萧翎一眼，笑道：“这位可是马爷的仆从吗？”

萧翎急急接道：“小的马成。”

凤竹道：“后面有小房一间，是你宿居之室，跟我来吧！”举步行去。

萧翎随那凤竹身后，直行到精舍尽处，凤竹推开了一扇紧闭的木门，笑道：“马兄尽管休息，侍候马大爷的事，不再劳动你小哥了。”

轻轻带上木门，转身而去。

这是个简陋的小室，除了一榻一桌之外别无长物，萧翎想到过去在百花山庄的威风，此刻却要在陋室居住，不禁哑然失笑。

马文飞在厅中一张藤椅上坐了下来，长长吸一口气，纳入丹田，微闭着

双目养神，他为人精明，进入卧室中后，觉出那卧室中散布着一种奇怪的清香，有若醉人春酒，心中霍然警觉，暗暗忖道：那卧室中一色桃红，布置的有如新房一般，再加上那股醉人的香气，娇娆的美婢，显然，这是有意的安排，看来非得小心一些不可……

只听一阵步履之声，传入耳际，凤竹春风俏步的走了过来。

马文飞微微一启双目，瞧了凤竹一眼，装作不见，仍然静坐不动。

凤竹走到马文飞的身前，停了下来，柔声说道：“马大爷，远道而来，想是十分困倦，小婢已替马爷备好了热水，可要洗澡？”

马文飞启开双目，望了凤竹一眼，淡淡说道：“不敢多劳姑娘费心，在下自会料理，姑娘请自去休息！”

凤竹笑道：“小婢奉命侍候马大爷，不论马爷有什么吩咐，小婢是无所不从。”

马文飞心中暗自骂道：沈木风的手段，当真是卑劣的很！连美人计也用了出来，这丫头只怕是奉有严命，非得诱我上钩不可，看她之貌，不似淫荡之人，何以竟然这般自甘下贱，我倒是要逗她一逗，看她有些什么反应。

心念一转，微微笑道：“姑娘的风姿撩人，玉润珠圆，看上去实不像侍人之婢。”

凤竹笑道：“如得马爷提携，小婢是感激不尽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我要如何提携姑娘呢？”

凤竹道：“只请马爷肯在我们大庄主面前提上小婢一句就行了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提什么呢？”

凤竹粉脸突然泛现两圈红晕，低声说道：“马爷只要在我们大庄主面前说上一句，极为喜爱小婢，那就行了。”马文飞笑道：“这事容易，但不知他如何赏赐姑娘。”凤竹道：“我们大庄主大方的很，他便将小婢赐给马爷。”马文飞哈哈大笑道：“当真是大方的很，可惜呀！可惜。”凤竹愕然说道：“可惜什么？”

马文飞道：“可惜姑娘这等美艳之人，在下却无艳福消受。”凤竹脸色一红，垂下头去，道：“侍婢身份，丑陋之貌，不配侍候马爷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姑娘错了，如以姑娘之貌而论，那足以当得娇艳如花之称，只是在下练的是童子功，不能接近女色，只有望花惆怅，有负姑娘的雅意了。”

凤竹娇媚一笑，道：“小婢侍候马爷，只望得以常日追随左右，小婢心愿已足。”

马文飞暗道：这丫头大有自荐枕席之意，看来如不坚决断去她的念头，只怕她心犹不死，当下晒然笑道：“以姑娘之貌，娇态媚笑，不为所动者，那是绝无仅有，在下自知难以自锁心猿意马。”

凤竹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马爷既如此说，小婢再厚颜一些，也不便再多恳求马爷，带我离开百花山庄了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但小婢奉命侍候马爷，马爷留在百花山庄一日，小婢就奉君身侧，听候差遣。”言罢一笑而去。

马文飞心中暗道：这沈木风果然是厉害得很，单是训练这等能言善道的侍女，就非容易之事，似这等脂粉陷阱，只怕能够逃过的人不多。

轻薄的凤竹，突然间变得庄重起来，献茶之间，无不低垂螭首，只瞧的马文飞心中好生不忍。

凤竹送上香茗细点，马文飞却不敢轻易尝试，想到那沈木风为人的毒辣，很可能在这香茗细点中渗入了无色无味的毒物，待凤竹离开之后，悄然取出携带的干粮，略为食用一些果腹。

凤竹眼看奉上的茶点不动，也不多问，悄然收了起来。

第三十四回异人卜算如神

太阳下山时分，周兆龙果然是如约而来，牵着马文飞一只手，说道：“小弟已备下酒宴，为马兄洗尘。”马文飞道：“如此叨扰，实叫兄弟心中难安。”周兆龙道：“兄弟是久闻马兄之名，今日一见，尤胜闻名许多。”

萧翎经过一阵调息，精神充沛饱满，微微垂首，肃立于马文飞的身后。

他虽然易容改装，但仍然不敢和那周兆龙目光接触。周兆龙为人虽然精干，见及细微，但他料不到一向高傲的萧翎，会扮作别人的仆从，始终未多留意，牵着马文飞，直向大厅中走去。

萧翎紧随在马文飞身后而行，想到大厅去瞧瞧商八等是否已经混进了百花山庄。

周兆龙虽然不愿马文飞随身仆从也去参与，但马文飞装糊涂不讲话，周兆龙不便擅自作主，叱退马文飞的仆从。穿过了几丛花树，到了一座烛光辉煌的敞厅中。敞厅中盛宴早开，一张红漆八仙桌上，早已坐了四五个人。萧翎目光微微一转动，看那辉煌的大厅中，只摆这一桌宴席，心下好生奇怪，暗道：这百花山庄举行英雄大会，函邀天下各方群雄，何以人数竟如此之少。

心中念头转动，人却闪入厅门后面，倚壁而立。周兆龙带着马文飞行近那八仙桌，说道：“诸位贵宾，今日

兄弟要替诸位引见一个大有名望的人物。”

桌上四个人，齐齐抬起头来，把目光投注到马文飞的身上。周兆龙指着马文飞，接道：“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豫、鄂、湘、赣四省总瓢把子马文飞兄。”

桌上四人，三个站起身来，一抱拳，道：“久仰马兄之名，今日有幸一晤。”

只有靠北面的一个面色惨白，身穿白衣的中年文士，坐着未动，似是根本未听到周兆龙介绍之言。

马文飞扫视了那白衣文士一眼，也未理会。

周兆龙对那白衣文士失礼端坐未动的事，恍如未觉，却指着三个起身作礼之人，说道：“这三位是泰山三雄，王氏兄弟。”靠南面首位上年龄较大之人，道：“兄弟王通。”紧傍王通而坐的大汉接道：“兄弟王骥。”

坐在正西位上的大汉，说道：“兄弟王放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幸会，幸会。”

周兆龙望着那白衣文士，笑道：“这位是东海神卜司马乾。”马文飞心中暗道：此人一副骄狂之气，我也不和他客气了，缓缓坐了下去，冷漠地说道：“原来是司马兄。”司马乾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马总瓢把子的气色很坏，近日里必有血光之灾。”

马文飞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兄弟一向不信命相之论。”司马乾道：“马兄不信，咱们走着瞧吧！在下索性说的武断一些，由今日算起，三日之内，马总瓢把子如无血光之灾，兄弟就从此不用东海神卜的称号。”

马文飞听他说的如此肯定，也不禁心中微微一震，抬头望了司马乾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多承指教。”

司马乾仰天打个哈哈，端起面前酒杯，一饮而尽。周兆龙眼看司马乾已然吃了起来，急急端起酒杯，说道：

“诸位请啊！”

马文飞仍有着很深的戒心，喝了杯中之酒，但却不肯吞下，借故吐在手帕之上。

只见司马乾和王氏三雄，杯举酒干，才渐渐的放开了怀，吃喝起来。

席中诸人，除了周兆龙殷殷劝酒之外，都很少说话，一席酒饭匆匆吃完。

东海神卜居然从怀中摸出三枚金钱，双手合捧，摇动一阵，撒在桌上，看了一阵后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这百花山庄混入了不少奸细。”

马文飞吃了一惊，暗道：这狂人难道当真有卜算之能不成。

只见周兆龙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司马兄可能卜算出有几位吗？”

司马乾道：“以卦相看来，至少有十位以上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不多，不多，照敝大庄主估计，至少该有二十位以上。”

司马乾冷冷说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那沈大庄主也会卜算之术了。”

周兆龙笑道：“敝大庄主虽然不会卜算之术，但却是料事如神，从无不中。”

司马乾收起桌上金钱，冷冷说道：“以兄弟卜相分析，对贵庄大是不利……”

周兆龙哈哈一笑，接道：“司马兄不用担心，诸般可能发生的变乱，都已经在敝大庄主的计算之中。”

司马乾似是对自己的卜算之术，充满着自信，说道：“也许变化出在贵大庄主的意料之外呢？”

周兆龙目光一掠马文飞，接道：“纵然是变乱情况，确然出了大庄主的意料之外，那也不致引起敝庄的惊恐混乱。”

司马乾收起桌上金钱，冷冷说道：“周兄既然不肯听从兄弟

的警告，兄弟倒要拭目以观贵庄如何应付混乱之局了。”泰山王氏三雄，心中暗自忖道：世间那有强行迫人相信自己卜算之术的人，这司马乾也算得是一个奇怪之人了。马文飞缓缓站起身子，道：“此刻已酒足饭饱，二庄主还有什么指教吗？”

周兆龙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，马兄如有事，尽管请便。”马文飞一抱拳，道：“兄弟这里先行告退了。”起身而去。萧翎垂目紧随在马文飞身后，直奔翠竹轩。

司马乾望着那马文飞的背影，道：“二庄主可识得此人吗？”周兆龙道：“我和他见面始自今日，但对他的底细，却是早已了如指掌。”

司马乾道：“此人就是一位大有问题的人物，二庄主要多多小心。”言罢，也不待周兆龙回答，就起身而去。马文飞和萧翎一气走回翠竹精舍，凤竹含笑相迎，捧上香茗，笑道：“马爷，可要休息吗？”

马文飞道：“我要静坐一刻，姑娘请自去休息吧！”凤竹道：“小婢在此侍候马爷。”

马文飞一挥手，道：“不用了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如是姑娘存有离开百花山庄之心，等在下见得沈大庄主之后，自会代为进言……”

凤竹急急道：“马爷既是不喜小婢常侍身侧，千万不可在大庄主面前，为小婢请命……”

马文飞笑道：“我知道，我要请大庄主，把姑娘赐于在下，待离开百花山庄之后，姑娘就可以自由他往了。”凤竹黯然说道：“天涯茫茫，我无亲无故，你要我到哪里去呢？不敢劳动马爷了。”转过身子，缓步而去。

马文飞心中暗道：这丫头似有着离开百花山庄之心，只不知是真是假，唉！百花山庄中人，纵然是一个婢女，也使人莫测高

忖思之间，瞥见那刚刚行出精舍的凤竹，重又急急奔了回来，说道：“马爷，有一位司马先生来拜访。”

马文飞心中奇道：司马乾找上门来，不知为了何事，看此人态度暧昧，用心难测，倒得留心一些才是，口中却连连说道：“快些有请……”

一句话未说完，司马乾已闯了进来，道：“打扰马兄。”

语气冰冷，简直不似在说客气话。

马文飞本待和他客气寒暄几句，但听得那冷漠的语气，心中一动，忖道：对此等倨傲之人也不用对他多礼，当下也冷冷说道：“司马兄有何见教？”

司马乾不用人让，自动坐了下去，道：“咱们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马兄到这百花山庄中来，心怀别图，瞒得了周兆龙，却是瞒不过兄弟。”

马文飞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司马兄就是为这句话过访吗？兄弟已经知道了……”

司马乾道：“周兆龙不听我警告之言，自负他们这百花山庄有如铜墙铁壁，实叫兄弟气愤不过。”

此人每一句，都使人震骇、惊异，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概。

马文飞一时间倒是摸不清他的用心，一皱眉头，道：“恕兄弟愚拙，听不懂司马兄言中之意。”

司马乾道：“兄弟之意，简单不过，我要在周兆龙面前证明我司马乾卜算之术的灵验，并非是信口开河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不知司马兄要如何证明？”

司马乾道：“周兆龙不肯相信我司马乾的话，我要他尝点苦头，知道我司马乾的利害！”

马文飞笑道：“愿闻其详。”

司马乾目光一掠那站在厅室一角的凤竹，欲言又止。

知趣的凤竹，打量眼前形势，悄然退了出去。

马文飞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现在可以说了。”

司马乾道：“马兄的来意，不但是兄弟了然，就是那周兆龙，只怕也知道的十分清楚。”

马文飞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兄弟和百花山庄中的人，是道不同难相为谋，承他们看得起我马文飞，奉柬相邀，如是兄弟不来，岂不是要被人耻笑我胆子太小吗？”

司马乾道：“在下的看法，马兄到此，恐不止单是为了一点颜面英名而已。”

马文飞心中一动，暗道：这人很少在中原武林中走动，既然不知他的来历，又不知他和百花山庄的关系，切不可露了口风。

念头转了几转，定了主意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不论司马兄心中如何想法，兄弟是不变既定主意。”

司马乾道：“如若马兄肯把既定之策，告诉兄弟，兄弟倒可助马兄一臂之力。”

马文飞笑道：“司马兄自负神卜，何不自卜一卦，算算兄弟心中所谋。”

司马乾怫然不悦，霍然站起，道：“看将起来，马兄也是不肯信任兄弟了？”

马文飞也站了起来，笑道：“彼此相交不深，司马兄不觉得问的太多了吗？”

司马乾脸色大变，冷冷说道：“马兄可是迫逼在下相助百花山庄了？”

马文飞道：“这个悉凭尊便！”

司马乾突然用手端起茶杯，喝了一口，冷冷说道：“马兄日内定有血光之灾，可要兄弟指明你一条去路吗？”

马文飞笑道：“大丈夫生死何足畏，不用司马兄费心了。”

司马乾冷冷说道：“马兄既不相信兄弟这卜算之术，那么也就算了。”放下茶杯，大步而去。

这东海神卜司马乾，来自遥远的东域，自负学有所长，希望能在中原武林道上，扬名立万，甫入中原，正赶上中原武林哄传百花山庄之事，司马乾慕名拜庄，毛遂自荐，原想凭借胸中所学，一举惊人，受人尊敬，却不料事与愿违，竟是未蒙重视，而心中一怒，又想帮助马文飞，把百花山庄闹一个天翻地覆，却不料又被马文飞拒于千里之外。

守在室外的凤竹姑娘，眼看司马乾含愤而去，悄然走回室中，收拾茶具，哪知手指一和司马乾用过的茶杯相触，一个细瓷白杯，突然碎裂如粉，洒了一地。

马文飞微微一怔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凤竹却嫣然一笑，道：“司马先生的武功不弱，他如能稍微沉着一些，不太急于名利，很快就可为百花山庄收罗重用！”

马文飞心中一动，这丫头似是知道的很多，而且评论司马乾的武功时，口气是那样平静，既无惊愕之感，亦无赞佩之意，难道这丫头也具有上乘武功不成，何不借此探听一些庄中隐秘。当下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在下久闻百花山庄，纳贤罗才，是以庄中有着无数的奇才异士，不知何以对那司马乾，竟然十分冷淡？”

凤竹笑道：“这等事，小婢本不敢谈，但马爷是正人君子，决不至陷害小婢，谈谈也就无妨了。”

她探头室外望了一阵，接道：“只怪司马乾来不逢时，大庄主正为英雄大会劳心，无暇接见于他，才埋没了这样一位奇才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难道二庄主就瞧不出那司马乾身怀绝技吗？”

凤竹笑道：“一则二庄主的眼光目力，难以及得大庄主，他虽然瞧出了司马乾是一位怀才奇人，但却无法瞧出他究竟有多大本领，二则他也无权重用那司马乾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怎么？他身为百花山庄的二庄主，难道做不得一点主吗？”

凤竹道：“我们百花山庄，大权一向是集中在大庄中一人手中，二庄主只不过是传达大庄主之命罢了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凤竹黯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马爷，这些话小婢只是随便说给你听听，如果泄露了出去，传入大庄主或是二庄主耳中，小婢这个苦头，就要吃大了，二庄主虽无权势决定大事，但惩治小婢，却是轻而易举的事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这个姑娘尽管放心，我马文飞岂是反复无常的传言小人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姑娘可知贵庄沈大庄主的宴客确期吗？”

凤竹道：“正期是明日中午，但今天晚上，确有一个成套的晚宴，席设望花楼前的花圃之中，大庄主届时将亲身主持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承蒙姑娘诸多指点，在下是感激不尽。”

凤竹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马大爷许下的诺言，但愿不要忘去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姑娘放心。”心中却是暗暗奇怪，道：我几时曾对她许下了诺言，许诺的又是些什么呢？

凤竹微微一笑，满脸欢愉收了茶碗而去。

只见萧翎缓步走入厅中，说道：“总瓢把子借机坐息一阵，也许夜间难免有一番应酬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好！我就在厅中坐息一阵。”

萧翎心中暗自奇道：为什么不到卧室中去呢？有我萧翎替你护法，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？

正自怀疑之间，凤竹已重返厅中，笑着说道：“马爷请放心在室中休息，小婢已经移开了那两盆红花。”

马文飞心中暗道：这丫头果然是聪明得很，当下行入卧室，嗅了一阵，果然再无香味，才盘膝坐在木榻之上，运气调息。

萧翎回顾了凤竹一眼，道：“咱们总瓢把子，打坐调息时，向不许别人惊扰，此地暂有小的照看，不劳姑娘了。”

他虽然脸色枯黄，但易容药物却无法改变那端正的轮廓，清澈的星目。

凤竹目光当和萧翎冷电般的眼神一触，芳心突然一震，忍不住打量了萧翎一阵，茫然说道：“你面貌、眼神好像一个人。”

萧翎冷冷说道：“像哪一个？”

凤竹伸出纤纤的玉指，按在顶门之上，思索了良久，道：“我一时想不起来了，但你那眼神，我一定见过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这丫头的眼光、记忆，倒是很好，我易容之后，她仍瞧得出来，我对她毫无记忆，想来定然不是常见的了。

只听凤竹娇声说道：“你追随马爷很久了？”

萧翎道：“很久了。”

凤竹缓步走出室门，左脚刚刚踏出突然又收了回来，转过娇躯，举手一招，道：“我想起来啦，过来我告诉你。”

萧翎心中虽然不愿，但却知道这分派于此的婢女，明是侍候，暗是监视，如果对她太过冷漠，她只要在周兆龙面前，讲上几句坏话，使那沈木风加意防范，对自己援救双亲的举动，却是大有妨碍，只好缓步走了过来，道：“姑娘要说什么？”

凤竹道：“你好像我们三庄主！”

萧翎心头一跳，道：“我像贵庄的三庄主，姑娘取笑了！”

凤竹笑道：“千真万确，你这对眼睛，确是像他，水汪汪的桃花眼，只是你面色枯黄，和我们三庄主俊俏模样，差的远了。”

言罢，也不待萧翎回答，转身而去。

萧翎心中暗道：看情形这丫头只发觉我像他们的三庄主一事，是从眼睛之上瞧了出来的，我该特别留心这眼睛才是。

日落西山，夜色低垂，东方天际，升起了一钩新月。

凤竹手中举着纱灯，缓步走来，低声对萧翎说道：“马爷醒了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没有，姑娘有何见教？”

凤竹道：“大庄主洗尘晚宴时间已经快到，快请唤起马爷，要他洁面更衣，准备赴宴。”

萧翎道：“咱们总瓢把子一向衣着随便，不用更衣了。”凤竹放下手中纱灯，摸出火折子晃燃了，点起室中火烛，道：“纵然不用更衣，也该要叫他起来了。”

萧翎笑道：“这事容易，姑娘不用操心，决误不了事。”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在下有一件事，想请教姑娘，不知姑娘肯不肯赐告。”

凤竹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萧翎道：“今夜之中，不知咱们是否可见到你家三庄主？”凤竹道：“自然是见得到了，敝庄主这场邀集的群雄大会，主要的就是为我家三庄主和江湖群豪会面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不知又是哪一个冒充了我萧翎，难道那蓝玉棠也被沈木风收罗在百花山庄之内不成。

只听凤竹说道：“你问此事，可是为了我说你生的很像我家三庄主？”

萧翎道：“这自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，在下要见识贵庄三庄主，既生的和小的相貌一样，为何是贫贵悬殊如此之大？”凤竹笑道：“我只是说你眼睛和他生的一样，至于其他地方，那就相差的太远了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不知中州二贾和那神偷向飞混入了百花山庄没有。

萧翎和凤竹谈话之间，马文飞已缓步走了出来。

凤竹欠身一礼道：“马爷可要更衣？”

马文飞道：“不用了，贵庄大庄主的洗尘晚宴，几时开始？”凤竹抬头望望天上一钩新月，笑道：“月上树梢头，已经到了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与会主人，都是些何许人物？”

凤竹道：“凡是应邀来找我们百花山庄中参与英雄大会之人，全都要到。”

马文飞点点头道：“咱们要即刻动身了！”

凤竹拿起放在案上的纱灯，说道：“小婢替马爷带路。”举步向外行去。

马文飞回头望了萧翎一眼，暗施传音之术，说道：“萧兄，赴宴之时，莫忘了和中州二贾等联系，商议动手之策。”萧翎点点头，紧行两步，追在凤竹身后，搭讪着说道：“姑娘一直在这翠竹轩中吗？”

凤竹道：“是啊，我们那姐妹群中，用竹字排名的，都是在翠竹轩中侍客。”

萧翎道：“原来如此，若是在兰化精舍之中迎客，那是要用兰字排名了。”

凤竹笑道：“你很聪明嘛，举一能反三。”

萧翎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心中暗道：我在这百花山庄中，担当三庄主时，是何等的神气，那时，你这丫头，就算想和我说几句话也不容易，此刻倒得受你冷嘲热讽了。

忖思之间，已绕过了两片花丛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一座耸云高楼，屹立在众女婢环绕之中。楼下一片如茵草地上，早已摆好了十几桌酒筵，看情形，邀请之人，并不太多。

马文飞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姑娘，咱们可是来的太早了一些？”凤竹道：“不早啦，那边不是有人来了吗。”

马文飞抬头看去，果见正北方花树中缓步走出一个高举纱灯的蓝衣女

婢。

在那蓝衣女婢之后，紧随一个手提描金箱，身着长衫，年约四旬左右，胸前黑髯及腹的文士。

此人形状特殊，萧翎一眼之下，已然瞧出正是浙北向阳坪璇玑书庐主人宇文寒涛。

在他身后紧随着百手书生成英。

只见宇文寒涛在蓝衣小婢纱灯引导之下，在靠近望花楼的一面坐下。

就这一会儿，四面花丛中陆续出现了数十盏纱灯，在几十个美婢引导之下，各就坐位。

那筵席坐位，似已早经排好，数十个带路美婢，交错穿梭而过，带入就座，有条不紊。

凤竹笑道：“马爷，入席吧！”移步向前行去。

马文飞在凤竹引导下，入了席位。

萧翎低声对凤竹道：“姑娘，可有我的坐位吗？”凤竹颦起了柳眉儿，道：“你只要敢坐，就在旁边坐下吧！反正每一桌可坐八人，事实上人数都是不足。”

萧翎道：“多谢姑娘指点。”

凤竹道：“不用谢了。”转身退下去。

只听一个冷冷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冤家路窄，兄弟又和马兄分配到同一桌上了。”

马文飞目光一转，缓缓说道：“司马兄和兄弟倒有缘的很。”司马乾缓步入席，在马文飞对面坐下，那带路美婢，悄然退了下去。

马文飞目光一转数十个高举纱灯穿梭在筵席间的带路美婢，全部悄然退去，不禁暗暗赞道：百花山庄果然不可轻视，单是这些训练有素的美婢，就非江湖上任何一家门户能够及得。只见司马乾说道：“百花山庄中这些美婢，个个都是人比花娇，不知已有多少人，跌入了脂粉陷阱之中。”

这几句话，说的声音很高，似是有意让全场中所有的人全都听到。

果然，数十道目光，一齐投注过来。

司马乾神色自若的端起茶杯，大大喝了一口，自言自语接道：“青竹蛇儿口，黄蜂尾上针，两物不算毒，最狠妇人心，玫瑰多刺，酒色误人，偏又是自古英雄爱美人，石榴裙下，作茧自缚，可叹啊！可叹！”

他每一句一字，都用丹田真气送出，听来声音不大，但却传出极远，筵席中人，个个听得真切。

马文飞一皱眉头，低声说道：“司马兄，够了，已经是四座皆惊，万目齐注……”

司马乾冷冷接道：“兄弟观察在座之人，大部都跌入脂粉陷阱之中，岂不是一大可悲之事。”

马文飞心中暗道：此人见语不惊人，心有不甘，不用再和他谈了。转过头去，装作不闻。

司马乾突然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天下愚人，何以如是之多，死在临头，还是贪图口腹之欲，吃几餐送终酒席。”

这几句话又使得全场震动，立时议论纷纷。

司马乾眼看仍是无人理他，突然一掌击在木案上，只震得碗筷横飞，散

落在地，伏案大哭起来。

花树林中，奔出来四个青衣童子，送上新的碗筷。

马文飞眼看他这等癫狂的举动，有心劝他几句，又怕缠上自己，只好忍下不理。

但闻司马乾那嚎哭之声，愈来愈大，全场皆闻。

马文飞听他哭声甚是凄凉，心中暗暗奇道：此人武功不弱，亦似具有才华，何以会这般哭笑无常，难道当真是有些疯癫不成。

他忍了又忍，终是忍耐不住，低声说道：“司马兄，群豪毕集，盛筵将开，你这般嚎陶大哭，成何体统。”

司马乾抬起头来，用袖拭去脸上泪痕，叹道：“兄弟眼下所见之人，大都即将身遭凶死，叫我如何不哭？”

马文飞吁了口气，暗道：这人当真是不能搭讪。

只听司马乾接着说道：“可叹世人无知，急急的赶到此地，只为了送死而来。”

他这般自言自语，似是与入无涉，但已有几个脾气暴躁之人，听得不耐，冷笑连连，嚷道：“你这狂人，疯子，疯子，狂人。”

司马乾正要反唇相讥，突然三声钟鸣，传了过来。

那耸入云霄的望花楼顶，突然飞飘下一道彩虹，直飞到数丈外一丛花树之中。

马文飞运足目力看去，原来是几匹彩绢衔接起来，由那楼顶垂下，心中奇道：沈木风垂下这一匹彩绢，不知是何用心？

忽然铮铮几声弦响，传了过来，紧接着细乐声悠扬，起自四周花树丛中。

马文飞暗暗想道：沈木风故意造出这些排场，用作唬人的方法之一。

且说萧翎目光扫遍了全场中人，仍是不见中州二贾和向飞等人，心中焦急，暗道：如是只有我和马文飞两个人，今夜纵有机会，也是无法下手，不知是被人瞧出破绽，不准进庄，或是向飞信口开河，未取到那入庄银牌……

只听那悠扬乐声中传出来一声呼喝道：“四川唐家掌门人，唐老太太驾到。”

四川唐家在武林中独树一帜，以毒器为暗器，驰名江湖，这一武林世家，有着一项奇怪、严肃的传统，那就是唐门绝技，历来传媳不传子，唐家人，虽三尺童子，都会打几种淬毒暗器。但那真正霸绝江湖的几种奇奥手法，却是不肯轻易传人。

这一武林世家另外一个奇怪传统，那就是掌门人左右护行的

随身二婢，并不限于和唐家有关，但必须天资聪慧，美姿绝伦的少女。

每一届掌门人，都有权选择她的随身二婢，地不拘天南地北，姓不分张王李赵，但必在认定力下一代接掌门户的身份，才有这种选择的权利。

凡是被认定接掌下一代门户的子媳，第一件事是选择她随身二婢，接着是五年的闭关生活。

在这五年的时光中，她生活在一处幽静、寂寞、孤独的天地中，陪伴着她的，就是她自选的随身二婢，因此，每一代掌门的随身二婢，都具有崇高的权威。

除非经过了掌门人的特允，二婢不能随意婚嫁，她们一直陪伴着掌门人、直到她交卸了掌门职位，退休为止，二婢也追随着掌门人，归隐于万寿园中。

这奇怪的传统，常常造成了一种奇特现象，那些被选随身二婢的丫头们，

常和掌门人建立起超过亲属子女的感情。

她们大半是牺牲了青春，把女人最宝贵的时间，奉献给主人。

因此，历代掌门人的随身女婢，都受着唐家下一代的尊仰和敬重。

掌门人随身二婢，并非是绝对不许婚嫁，只是嫁前必需要获得掌门人的允准，嫁出前，还得交回唐门武功。

她们要交还多少，如何一个交法，那要掌门人的决定，掌门人有着全部追回，或特别恩赦的特权，就因为有这一线遗漏，四川唐家的暗器手法，有不少流传于武林。

江湖看唐家，多少带有着神秘之感。

因为，掌门人接掌门户前，有五年闭关习武之期，接掌门户后，又很少在江湖上出现，是以，武林中见过唐家掌门人的，为数不多。

马文飞抬头望去，只见正北方，花树丛中，缓步走出了个白发如银，青色衣裤，手扶风头拐杖的老妪。

在她身后左右两侧，紧随着两个二十出头，天蓝劲装，身佩长剑的美姿少女。

带路小婢，替那老妪引入座位，但两个蓝衣佩剑的侍婢，却不肯坐下，一左一右的分站唐老太太身后。

只听呼喝之声，又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关外长白山黑、白二老驾到。”

萧翎一皱眉头，暗道：这黑、白二老，又是何许人物？倒得仔细瞧瞧。

侧目一望，忽然发现那马文飞脸上微现出惊愕之色，不禁心中一动，忖道：看来这黑、白二老，是大有名望的武林人物了。转眼瞧去，只见一个美婢，带着两个衣着不同之人，缓步行来。

左首一个，全身白衣，戴着白毡帽，身材细高，白髯垂胸。右首一人，全身黑衣，头上戴着一顶皮帽子，由头上直垂颈间，只露出一对眼睛和鼻子。

萧翎心中暗道：大概这就是黑白二老了。

黑、白二老也在那带路美婢引导下，坐上席位。

只听那花丛中的乐声，突然一变，转为急促之声。望花楼顶，那垂下的彩缎上，突现了一条人影，足踏彩缎，直滑而下。

单是这一份轻功，胆气，就已使全场中人，暗生惊骇。只见那人影疾快沉落，已然清楚可见，是一个身躯高大的驼背中年人，丰颊隆额，浓眉海口，儒巾长衫，黑髯及腹，正是百花山庄的大庄主，血影子沈木风。

沈木风距地还有三丈左右时，突然迈足一步，身离彩缎，高大的身躯，飘飘而下，落着实地。

萧翎心知沈木风目力惊人，见及细微，不敢多瞧，急急别过头去。

只见那沈木风两手抱拳道：“诸位远道而来，给我沈某人捧场，这份情意兄弟是感激不尽。”

场中群豪大都站了起来，抱拳还礼。

沈木风缓步走到位居正中的席位之上，背东面西而坐，目光缓缓扫掠了四周一眼，道：“有几位远道客人还未赶到，诸位想必腹中已经饥饿，咱们也不再等他们了。”说完话，高高举起右手一挥。

四面花丛中，登时涌现出无数美婢，奉上酒菜。

这些婢女，都似经过了严格的训练，动作迅快，但却有条不紊，片刻之间，摆齐酒菜。

萧翎暗中估计，场中十几席上，大都是三两人坐了一桌，全场不过二三

十人，心中暗自奇道：沈木风只请了这一点客人吗？更奇怪的是，周兆龙和金花夫人等，也不见出席此宴，难道这些人，都被派出去了不成。

忖思之间，沈木风已举起酒杯，高声说道：“兄弟今日烦请诸位到此，有两件小事奉告，一是我沈木风由今日起，重出江湖，二则介绍一位后起之秀，和诸位相见。”

他声音虽然有些沙哑，但字字句句，都如由口中弹出一般，听得人心神震动。

马文飞心中暗暗吃惊道：此人内功如此精深，果非好与人物。

只见那满头银发的唐老太太，突然一顿手中的风头杖，说道：“老身已快届退休之年，想不到在我退休之前，竟然离开了四川，远行千里，赶赴沈大庄主约会。”

沈木风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足见夫人看得起我沈木风，在下是感激的很。”

唐老太太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老身虽然已年过七十，但却不喜绕着弯子说话，老身今宵赶到，明晨回川，恐是无暇参加沈大庄主明日午时的英雄大会了！”

沈木风笑道：“这般匆匆而来，匆匆而去，不觉着太急促一些了吗？”

唐老太太道：“这倒不劳大庄主费心，老身行期早定，不愿更改了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在下也不敢勉强，但老夫人在百忙中抽暇光临，已使在下这百花山庄，生辉不少……”

唐老太太两道斜飞入鬓的花白眉毛一耸，冷漠地接道：“老身接掌唐家门户三十年，从未受过人的要挟，这次沈大庄主能够逼我离开四川，亲身赶来，那是足见高明了。”

沈木风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唐夫人言重了。”

萧翎已然感觉到今宵这洗尘宴上，所以人数不多，原是早作好的安排，与会之人，恐都是沈木风固定的可疑人物，希望早作了断，免得明午大会之上捣乱……

只听唐老太太尖厉的喝道：“老身此来之意，沈木风大庄主是早已明白了？”

沈木风缓缓举起面前酒杯，喝了一大口酒，笑道：“老夫人如此年纪，竟还是这般火爆的性格，就不怕气坏了身体吗？”

唐老太太怒道：“老身不愿和你斗口，咱们之间的事情，是此刻了断呢？还是稍候一刻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此时不过初更，距天亮时光还早，老夫人最好还是先用过酒饭，我沈木风既然决定了重出江湖，难道还会跑掉不成。”

唐老太太虽然激愤难耐，但却又似被沈木风握住了什么把柄，不能发作，一顿手杖，恨声说道：“老身不能迟过三更。”

沈木风笑道：“好！三更之前，在下定然对你唐夫人做个交代。”

唐老太太不再言语，闭上双目，静坐不动，只见她挽发的钗簪，突然散落在地上，自发散乱，在夜风中飘飘飞舞。

萧翎心中暗道：这唐老太太如此气怒，心中定然是充满了委屈，怒发使钗簪散落，这份内功造诣倒也惊人。

沈木风端起面前的酒杯，又大喝了一口，笑道：“诸位之中，如若还有和在下要谈什么旧恨往事的，还请快快提出。”

马文飞心中一动，正待开口，突听对面而坐的司马乾抢先说道：“在下司马乾想请教沈大庄主！”

沈木风两道冷电一般的眼睛，直逼过来，盯在司马乾脸上瞧了一阵，浓眉微扬，沉声道：“司马兄有何见教？”

显然，沈木风对司马乾的举动，感到有些意外。

司马乾重重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赶来百花山庄的武林人物，不下百位，但这洗尘宴上不过区区等二三十人，不知大庄主用心何在？此乃兄弟不解之一。”

沈木风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好！还有一件，你一并说完，在下再答复不迟。”

司马乾道：“区区初入中原，和贵庄中人，素不相识，自是谈不到仇恨二字，不知何以竟把在下也列入死亡的名额之内？此乃兄弟不解之二。”

沈木风纵声大笑了一阵，道：“司马兄何以要自谦死亡，倒叫我沈某人也有些不明白了。”

司马乾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沈大庄主如是未有把我等置于死地之心，何……”

沈木风大笑接道：“你可是说我在酒菜之中下了奇毒？”

司马乾道：“这等下五门的手法，以你沈大庄主的身份，自然是不屑为之，何况在坐之人不乏武林高手，酒菜之中下毒，如何能够毒得死在场之人。”

沈木风脸色一变，冷冷说道：“司马乾你如想从中挑拨离间，可别怪我沈木风反目无情、应了死亡自谦之言。”

在座群豪，大都是听过沈木风凶残恶名之人，也都是久年在江湖走动的人物，眼看沈木风突然变了脸色，言语间暗施警告，不许司马乾再多管闲事，不禁一齐向司马乾望去。

司马乾眼看群豪，大都把目光投注到自己身上，不禁心花怒放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沈大庄主施展的手段虽然是出人意料，天衣无缝，可以遮掩天下英雄耳目，但却瞒不过我司马乾的双目！”

沈木风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无知狂徒，信口雌黄，来人给我拿下！”

但闻一声清叱传来，花树丛中，疾飞出两条人影，直向那司马乾冲了过去。

马文飞突然对司马乾生出了很深好感，沉声说道：“司马兄！可要兄弟相助？”

司马乾道：“不劳费心。”目光一转，只见向自己冲来之人，已然停住身子，左面一人，二十五六岁的年纪，一身青色劲装，背上斜插长剑，右面一人，身着红衣，面容冷木，毫无表情。

萧翎抬头望了两人一眼，低声对马文飞道：“马兄，那左面青衣人，是沈木风的大弟子单宏章，右面那红衣人却是沈木风的八大血影化身之一。”

两人逼近司马乾座位的四五尺处，一齐收住脚步，左首那青衣人冷冷说道：“你是自己就缚呢？还是让我等出手？”

司马乾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大庄主虽是酒中无药，肴中无药，但却在席位近处，布下了最利害的金蛊毒。”

语惊四座，场中人虽然大部未曾去过云贵，见过那金蛊毒，但却是大都知道那金蛊毒，乃苗疆蛊毒中最为利害的一种，只听得个个心头震动，神色大变。

沈木风两目中杀机涌现，但也只不过一瞬间就恢复了镇静之

色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司马兄，你是在痴人说梦了。”

司马乾冷冷说道：“大庄主可以瞒过天下与会的英雄耳目，但却瞒不过我司马乾。”

单宏章站在司马乾席位前面，早已蓄势待发，但因未得沈木风进一步的令谕，始终不敢出手。

阴诈的沈木风，默察四座情势，大部群豪，脸上都泛出激愤之色，如若此时处决了那司马乾，场中群豪必将深信已经中了金蛊毒，那时，难免群起拼命。

眼下群豪，人人都是武功高强之士，如是大都以命相搏，这一战，不论胜负，百花山庄中，都将有惨重的伤亡。

他不愿冒着两败俱伤的危险，必需先行设法平息下去群豪之怒，使他们不疑中毒的事，然后再行处置这个狂人。

心中盘算已定，纵声大笑，道：“司马兄如是和我沈某人，或是百花山庄有什么梁子、过节，那是尽可指名向我沈某挑战，向百花山庄问罪，似这般挑拨离间，不觉手段太过卑下了吗？”

司马乾道：“在下说的句句实言，沈大庄主还要狡辩，兄弟可以……”

沈木风不容他再说下去，纵声大笑一阵，接道：“在座之人，大都是武功高强，内功精深的武林高手，中毒与否，只要运气一试，自然可以查觉的出来。”

司马乾道：“这个，只怕沈大庄主早已有安排了……”

沈木风接道：“这位司马兄，有些疯疯癫癫，他的话，决不能认真，诸位是否中毒，请暗中运气一查便知，这狂人挑拨离间，无所不为，我沈某人度量，也是难以忍得下了……”举手一挥，接道：“给我拿下。”

单宏章早已运功蓄势，只待令下，沈木风一句话还未说完。单宏章右手五指已经递出，扣拿司马乾的右腕。

司马乾右腕一挫，避开掌势，左手如惊雷闪电一般，扫了出去。

马文飞坐在席位之上观战，相距也就不过四五步远，时时可觉到两人动手时的指劲、掌力，目睹司马乾避掌反击之势，不禁暗赞一声：好武功！

那单宏章武功系沈木风亲自传授，岂同小可，右掌一挥，硬接了一掌。

但闻砰的一声，如击败革，两人各自被震的向后退了一步。

单宏章似是未料到这个看上去有些癫狂之人，竟然是有着一身惊人的武功，不禁微微一呆。

就在他一怔之间，司马乾已然挥掌攻到，双掌连环，眨眼间攻出了八招，迫的单宏章退后两尺。

沈木风眼看单宏章节节败退，只觉颜面有损，不禁生出怒意，正待发作，忽见单宏章反守为攻，一连三掌，也把司马乾逼退了一步，借机会高举右手一挥。

那面容冷肃的红衣大汉，一直静静的站在司马乾身侧，木刻泥塑一般，动也不动。

但沈木风右手一挥之后，情势忽然不同。

只见那红衣人右手一抬，悄无声息的一掌劈向了司马乾的背心。

马文飞喝道：“司马兄，小心偷袭！”

司马乾前拒单宏章的强攻，闻声警觉，匆忙间，腾出左手，反臂拍出。

他本想闪避开去，躲过身后袭来的一掌，但因前后都有人攻袭，左临别

人的席位，右面又是木桌拦路，只好反臂拍出一掌。

两掌撞触，司马乾不自禁心头骇然一震，暗道：此人内力之强，似是尤过那青衣人，如是这两人前后夹攻，今夜一战，恐怕凶险万分。

忖思之间，那红衣大汉已然挥拳如雨，连连抢攻。

马文飞看那红衣大汉攻出的拳势，一招强过一招，剽悍凶猛，极是少见，而那单宏章的掌势，却是以轻戾巧快为主，前后夹击，用的竟是两种大不相同的力道。

司马乾必须要前拒单宏章的巧变，后挡那红衣大汉的力敌。

恶战了二三十个照面，司马乾已被迫的顶门上见了汗水。

但场中群豪，对司马乾的观感，却已大大的改变，暗道：想不到这疯疯癫癫的人，竟然有着如此高强的武功。

马文飞已对司马乾生出了英雄相惜之心，眼看他落败在即，心中好生不忍，霍然站了起来，左手一按桌沿，陡然翻了过去，右手一挥，接下了单宏章的掌势，道：“司马兄请用心对付那红衣人，此人有兄弟对付。”

说话声中，已然连续封架单宏章急攻的三掌。

司马乾为人虽然好强，但知自己难以同时拒挡两人的攻势，如再勉强的打下去，不死亦将重伤，是以，对马文飞出面相助一事，默然承认，感激于心，全力对付那红衣大汉。

那红衣大汉的拳招掌势，愈见凌厉，攻势的凶恶，真叫人不寒而栗。

武功中的攻敌招数，虽是以攻为主，迫人退守，但招数中，都隐隐含着一半防守之意。

但那红衣大汉，出手的掌势，全都是攻伤敌，有时，竟连自己的门户，也不兼顾，是故，他攻出拳势，也特别强劲威猛。

司马乾已知那红衣大汉内力甚是深厚，不再和他硬拼，却以巧快的攻势，迫他回招自救。

第三十五回除异已大宴群豪

且说马文飞和那单宏章一番恶战，两人倒是势均力敌，平分秋色，攻守之间，各有奇招，力战二十余合，仍是个不分胜败之局。

沈木风眼看双方恶战下去，一时间还难分出胜败，心中大感不耐，暗道：似这般下去，不知要打到几时才可停手，岂不是大大有伤百花山庄的威名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既不能调集人手，齐出围攻，又不能亲身临敌，心中好生为难。

以他过人的才智，竟然也想不出一个妥当的办法。

只听激斗场中响起了两声闷哼！惊动了四座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马文飞和单宏章各自退了四步，相对而立。

原来两人在激斗之中，彼此硬行拼了一招，两人武功相若，内力也在伯仲之间，这一招硬拼，彼此都被震得向后退了四步。

场中群豪，大都暗中留神默查几人搏斗情形，但却无一人出言干涉。

只听单宏章冷笑一声道：“久闻马总瓢把子之名，今日一会，果不虚传。”唰的一声，抽出背上长剑。

马文飞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右手却探入怀中，取出一把折扇，呼的一声，张了开来。

单宏章道：“兄弟想领教一下马总瓢把子的兵刃功夫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当得奉陪。”

单宏章长剑一摆，左右挥动，登时闪起了一道银虹，但却并未攻向马文飞，劈出两剑之后，收剑凝神而立，双目圆睁，望着马文飞。

马文飞看他执剑情形，心中微生震骇，心知他适才两剑，只不过借机会提聚真气，再一出手，必将是排山倒海一般的猛攻。

原来凡是执剑之人，又不肯轻易出手攻敌者，剑术必佳，何况单宏章剑术高超，已步入剑道之境，一发之势，凌厉绝伦。

马文飞不敢轻敌，手中折扇斜斜横出，暗中提聚真气，脑际之间，却在想着拒敌之策。

这时，那红衣大汉，已和司马乾打入紧张关头，司马乾突地使出了一手奇速怪异的掌法，只见掌影飘飘，有如落英缤纷而下，但急促的掌势中，却又含着沉稳的气势。

全场中人，都对司马乾改变了看法，只见这疯癫之人的武功，正和他为人一般，使人莫测高深。

那红衣大汉虽是剽悍勇猛，拳拳如铁锤击石，巨斧开山一般，但他却似被司马乾奇快的攻势，控制住局势，占尽了先机，空自挥拳如雨，却无法占得优势。

沈木风似是未料到司马乾竟是位身负绝技之士，亦未料到马文飞忽然出手相助，原本的绝对胜算，此刻却形势大变。

除非沈木风再传令增派高手加援围攻之外，一时是很难分出胜败！

但见唐老太太仰脸望着天上星辰，哈哈说道：“沈木风，咱们约定的时刻，快要到了吗？”

沈木风斟了一杯酒，一口饮下，笑道：“夫人安心，沈木风出口之言有几时曾经不算了。”

唐老太太道：“咱们早些了断，老身也好早些动身回川。”沈木风道：“怎么？夫人似是很自信的能够胜得在下，是吗？”

唐老太太道：“最低限度，可使你一双眼目，看看唐家暗器手法如何。”

沈木风哈哈大笑一阵，道：“这个我沈木风早知道了，四川唐家以暗器名传武林，数百年来毫不衰退，自然是应该有自负之处，不过……”

唐老太太脸色一变，道：“不过怎么样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不过在下倒不是畏惧暗器的人！”

唐老太太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现在夸口，不觉着太早一些了吗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夫人如若不信，片刻之后，便知分晓！”

只听场内司马乾朗朗大笑声中，混入了声声怒吼，震动全场。

转头看去，只见那红衣大汉，双目怒睁，双拳挥舞如飞，口中又不停发出怒吼之声，似是暴怒的猛兽，择人而噬。

司马乾却是神态潇洒，举止飘逸的挥动着双掌，和那红衣大汉续斗。

他已不愿再和红衣大汉硬拼内力，因为他发觉了那红衣大汉似是已经失去了人性，像一头猛兽，大有不死不休之气概。

马文飞和单宏章，也已打入了紧要关头，双方都已在尽施所能的求胜。

局外人，有两个人内心中的焦急，更甚过场中拼斗的人。

那就是萧翎和沈木风。

萧翎担心着马文飞伤败，又怕因而误了抢救父母出险的大事，他很想暗中出手，相助马文飞一臂之力，但却又迟迟不敢出手。

沈木风不愿在筵席之前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再调人手，倚多为胜，伤了司马乾和马文飞，而且自己的坐位，相隔又太过遥远，纵然想暗中出手，相助单宏章一臂之力，又是有所不能。

这时，四周花木林中的乐声，早已停息下来，全场中鸦雀无声，隐隐可闻得场中恶斗的拳风。

又过有一盏热茶工夫，突闻激斗的司马乾朗声喝道：“诸位快请离开席位，百花山庄中人，即将要施放金蛊毒了！”

场中群豪，大都是有丰富的江湖阅历，虽然未见苗疆施放蛊毒的事，但都曾听说过，蛊毒大都是和在茶、酒之中，使人不知不觉中饮入腹内，受那放蛊人的控制，终身难以脱离，除了此法之外，再无别法，只要不饮茶、酒，对方就无法把蛊毒送入腹中。

此刻，听得司马乾这呼叫之声，似是放蛊别有其法。

群豪心中虽然有些不信，但司马乾连连不绝的示警，呼叫，都暗自运气戒备。

沈木风今夜这洗尘宴中，约来的尽是心中怀疑之人，准备在酒宴之间暗中观察，可以收为己用者，则收罗手下，桀骜不驯者，就早些把他除去，免得在明日英雄大会上，受其搅扰。

但这般人大都是江湖老手，有着异常丰富的经验，沈木风深知自己昔年在武林中的恶毒之名这般人必将是从严防范，在酒茶之中下毒，这般人决然是不会中计，说不定还将被人当面揭穿，必得想一个出于群豪意外的办法，使群豪在不知不觉中受其控制。

沈木风知道那金花夫人，乃是苗疆第一用蛊高手，乃与金花夫人相商，决定了一个施毒的办法，由金花夫人，施放苗疆最利害的金蛊毒，而且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中了蛊毒。

眼看将到金花夫人施放金蛊毒的时间，却被司马乾从中呼叫阻挠，心中对他恨极，恨不得立刻把他碎尸万段，挫骨扬灰，偏巧司马乾的武功，又是那般高强，高强得连八大血影化身之一，竟然也难以胜得过他，形成了一个僵持之局。

沈木风心中虽然是焦急万分，但他为人阴沉，心计智谋，超绝一时，表面上仍然保持着镇静神情，内心之中，却在苦思着对敌之策。

默查场中搏斗形势，除了亲自出手之外，只有再设法调集人手，合攻那司马乾。

但沈木风自己已和那奇毒暗器威震武林的唐老太太，有了先约，如若亲自出手，势必将激起那唐老太太出手之心，如是再行调集人手，合攻那司马乾，亦恐引起了群豪抱不平之心，形成一场混战，此又是沈木风竭力避免的事。

他沉思了良久，想过了千百种的办法，仍是想不出一良策。

就在沈木风思谋对策之际，场中的搏斗形势，又起了极大的变化。

只见司马乾掌势变化，愈来愈见凌厉、奇幻，那红衣大汉取胜之机，也是愈来愈少，但那红衣大汉攻守剽悍，却也使场中群豪，瞧得个个震骇。

原来，那红衣大汉，早已成了败者，几次都要伤在司马乾的手中，但却被他宁为玉碎的几招还攻，解了大危，仍然保持个不胜不败之局。

只有在侧观战的萧翎心中明白，沈木风这八大血影化身，是经过了一种特殊的训练，不但个个武功高强，勇猛善战，而且悍不畏死，司马乾和那红衣大汉的一场拼斗，虽然略占上风，但最后的结局，还是难以预料。

只听司马乾高声叫道：“在下此刻拼命恶战，不惜和百花山庄结下大仇，无非是一片慈悲心肠，不忍眼看诸位受那蛊毒之害，此战凶恶，想来诸位都已有目共睹了，那决不是能够装作得出来，如是诸位肯相信在下之言，快请离开坐位。”

一面喊叫，一面缓步向后退去。

这时，场中群豪倒是有一半接受了他的警告之言，站了起来，向后退去。

沈木风虽然阴沉，但眼看功败垂成，再也沉不住气，若是群豪当真的退出了席位，那金花夫人施放的蛊毒，就设法再伤得群豪，心中大急之下，再也顾不得激怒群豪，冷笑一声，喝道：“这个人疯

疯癫癫，胡说八道，如不惩罚于他，百花山庄还有何面在江湖之上立足了。”他自解自嘲的说过了几句场面话，突然举起右手，互击三掌。

只见那花树林中，响起了一阵奇异的乐声，两个步履轻盈的白衣少女，缓步走了出来，沈木风暗施传音之术，指示二女行径，两个白衣少女，突然转向司马乾奔去。

场中群豪有不少江湖经验丰富之人，一直在暗中留神着沈木风的举动，但也只能瞧到他口齿启动，知道在暗施传音之术，却是听不出他说的什么。

诡异的乐声，使场中添了不少恐怖、神秘之感！

只见那两个白衣少女，奔近司马乾后，一齐从背上抽出长剑，一语不发的挥剑攻了过去。

初时，二女剑招，还不觉有何凌厉之处，但攻出四五剑后，威力突然大增，剑芒闪闪，攻势猛锐异常，竟把司马乾重又逼回到原来的席位前面。

司马乾骤陷危境，全心御敌，竟是顾不得再分心呼叫。

这时，为那司马乾警告之言，唤起的群豪，亦为这突然的变化震惊，全

神贯注于搏斗形势之上，忘记了离开席位的事。

萧翎默查那两个白衣女的剑招诡异，辛辣恶毒异常，较那沈木风的血影化身，竟是尤有过之，不禁心头骇然，暗道：这沈木风从哪里收罗了这等高武功的女子，此人当真是不可小觑，似乎这座小小百花山庄中潜藏了无数的武林高手……

就在他心念转动之间，那司马乾已然露出败象。

两个白衣女郎快如飘风的剑招已然迫得司马乾手忙脚乱，应接不暇。

沈木风抬头望望天色，心中暗道：还有半炷香的工夫，金花夫人就可以施放蛊毒了，我还得设法多拖上半炷香的时光才是，只要场中之人，全部中了蛊毒，就可以收归我用了……

心中正打着如意算盘，两个身佩单刀的大汉，突然站了起来，一挥手中单刀，齐齐冲了上去，大喝道：“兄台不要惊慌，我等助你一臂之力！”单刀挥动分向两女劈去。

这两个大汉，武功不弱，劈出刀势，隐隐带着金风破空之声。

但见那两个白衣女，突然分出了一人，拒敌两个大汉攻袭，另一个却仍是挥剑攻向司马乾。

萧翎眼看着形势于己方愈来愈是不利，已无法再拖下去，除非自己出手，解救那司马乾脱出危境，否则再过十几招，司马乾就将伤在那白衣女子诡奇、恶毒的剑招之下。

但如自己出手，又势非被那沈木风看穿身份不可，但如不及时出手援救，司马乾又性命危在顷刻之间……

正自感到无法可施时，脑中突然一闪，想起了唐老太太来，暗道：我何不设法激她出手呢？

转脸望去，只见那唐老太太全神望着场中搏斗情形，尤以对那白衣女的剑招，更见留神，似已暂时忘去了和沈木风搏斗的事。

司马乾的处境，愈来愈觉险恶了，那白衣女子的飘忽身法辛辣剑招，已使司马乾应接不暇，再加上那红衣大汉的力攻，更使他有着难以兼顾之感。

萧翎默查那个白衣女的剑招，和一般剑法大不相同，剑剑都是反道攻出的逆路，无一剑攻的不是人身最难防守之处。

这时，马文飞和单宏章也已动上了手，只是打法却和司马乾搏斗不同。

双方对峙的时间多动手的时间少，但出手一击，却是凌厉绝伦，石破天惊。

单宏章连攻两剑，都被马文飞封架开去。

马文飞虽然封开了两剑，但心中却是震惊不已，只要单宏章剑势再增强两分，自己即将伤在他的剑下。

萧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片落叶，就盘中取出一根鱼刺，在那树叶上刺道：大局危殆，请即出手。

估计了一下和那唐老太太的距离，默运内功，施出柳仙子独擅武林的回旋手法，把一片树叶，自后投去。

只见那一片青叶向后飞丈余左右时，突然一个回旋，绕向那唐老太太飞去。

萧翎虽然施出了回旋指力，但因这一片树叶太轻，难以及远，那唐老太太和他相距，不下五丈距离，能否使唐老太太收到，却是毫无把握。

只见一叶飘飘，向唐老太太的席位上飘去，相距还有两尺左右，力尽而

落。

萧翎心中暗暗叫了一声可惜，只要再稍加一点气力，那一片飞叶，即可落在唐老太太的身上了……

忖思之间，突然见唐老太太身后那身着天蓝劲装的美婢，随手一抄，把那片落叶握入掌中。

萧翎心中喜道；但愿她交给那唐老太太。

哪知那美婢抓得落叶之后，并未瞧看，随手丢在地上。

这时场中群豪，大都把精神贯注在搏斗之上，很少分心旁顾，萧翎暗投飞叶，竟是无人发觉。

萧翎心中忖道：看来又得费上一番手脚了。

他心知这是异常冒险的举动，那沈木风目光如炬，洞察细微，这一次虽然瞒过了他，但下一次却未必再有如此运气。

他并不怕沈木风发觉之后，引起冲突，但却为父母的安危担忧，慈恩亲情，使萧翎不敢轻易暴露出自己身份。

大约是那投落叶的美婢，突然发觉了那树叶上的字迹，脚尖轻轻一挑，又把落叶捡了起来，低头一瞧，放入身上的暗器袋中。

萧翎心中暗暗叫苦道：我该写上那唐老太太的名字才对，目下她虽然捡得落叶，瞧到了叶上字迹，但却不知我说的何人，这书写不清，固然是我之错，但那丫头，擅作主张，取得落叶，不肯转呈主

人，实在也是可恶的很……

正自心神不安之际，突见那劲装佩剑美婢，附在唐老太太耳边，低言了数语。

但见唐老太太满头白发飘动，砰的一掌，击在木案之上，道：“沈木风，老身已不耐多等下去了，如是不愿另找地方，咱们就在此地动手如何？”

沈木风眼看即将分出胜败，司马乾岌岌可危，那两个援手大汉，处境更是凶险，已被那白衣美婢卷入了一片剑气之中，落败在即，十合之后，定可伤了司马乾和两个大汉，而且十合之后，亦到了金花夫人施放金蛊的时候，那时，群豪尽中蛊毒，岂不是听凭自己宰割了……

沈木风一扬双眉，冷冷说道：“唐夫人这般焦急，是何用心？”

唐老太太怒道：“老身急于回川，不愿在你这百花山庄停留。”

随手抓起风头杖，大声喝道：“诸位请向后面闪闪，免得老身的暗器，误伤了诸位。”

四川唐家的暗器，驰名江湖已数十年，而且大都是淬有剧毒，除了唐家独门解药之外，别无可救之药。

果然，临近唐老太太几桌席位上的豪客，纷纷站起，躲避开去。

唐老太太一顿风头杖缓步而出，喝道：“沈木风快请离席一战！”

沈木风心中怒火高涨，但却仍能保持着表面的镇静，缓缓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夫人一定要立刻动手，沈某人是只好奉陪。”

唐老太太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沈木风，在未动手前，老身有几句话，要先说明白，在座群豪为证，免得输得不服。”

沈木风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只怕输的不是沈木风。”

唐老太太道：“立刻就要见真章、分胜败，用不着多逞口舌之利了……”

她语音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今日咱们动手，不同一般比试武功，

谁有什么能耐，只管尽量施展，伤死不管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这个，在下早已料到，四川唐家除了几种暗器手法之外，在下也想不出还有什么惊人之技了。”

唐老太太怒道：“好！先吃老身一杖！”

抡动手中凤头杖，呼的一招“泰山压顶”劈了下去。

沈木风左手长袖一拂，一股潜力逼了过去，竟然把唐老太太那挟带啸风之声的凤头拐杖，给封了开去。

全场群豪个个心头震动，暗道：这沈木风的武功，果然非同小可。

唐老太太心中亦是暗暗震骇，但既已出手，有如骑上了虎背，欲罢不能，只好硬拼下去，腕势突一转动，凤头杖变招“横扫千军”拦腰平击过去。

沈木风哈哈一笑，右手大袖拂出，逼住杖势，人却陡然向前欺进，左袖迎面扫了过去。唐老太太一挫腕，收回了凤头杖，人也疾快的向后退了三步。

沈木风举步欺进，一双肥大的衣袖，连环劈击，不过是一刹工夫，竟然反守为攻。

观战群豪，大都瞧的由心底泛起一阵凉意，四川唐家虽是以淬毒暗器驰名，但武功自成一家，亦非泛泛，这唐老太太，自是目下唐门中第一高人，但她竟被沈木风在三五招中，由防守夺回主动，节节逼攻，把一个威镇西南的唐老太太迫的无还手之力。

沈木风双袖挥攻之势，看上去并不快速，但他攻出袍袖指袭的部位，却是极不易闪避的部位，而且常常中途改向，攻人必救。

两人交手不过十个照面，唐老太太被迫的连退了六七尺远。

沈木风眼看名扬天下的唐家武功，竟然被自己赤手空拳，逼的手忙脚乱，心中大是得意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四川唐家的武功，不过如此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突然冷哼一声，疾向后面退去，双袖疾舞，呼呼风啊。

但见一蓬银芒，在沈木风凌厉的袖风中，四下散飞，落着实处。

唐门暗器手法，果是一绝，场中群豪竟然未看清那唐老太太如何发出了一蓬银针，解了危境，迫退了沈木风。

这一来，沈木风抢得的先机，重又失去，唐老太太手中凤头杖又开始反守为攻，纵送横击，杖影如山。

突然间响起了两声惨叫，夹杂在拳风和兵刃的交击声中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那两个援手的大汉，双双横尸地上，已被那白衣美婢劈死剑下。

那白衣美婢杀了两人之后，森冷的目光，环扫了全场一眼，缓步向司马乾走了过去。

这时，司马乾已成强弩之末，被那白衣美婢和红衣大汉，迫的应接不暇，此刻，如若再加一人，司马乾只怕难再抵挡三招。

萧翎心想自己再不出手，局势要立刻大变，当即暗中运起修罗指力，虚空一点，直袭那剑招恶毒的白衣美婢。那白衣美婢眼看就要得手，突然娇呼一声，弃剑摔倒在地上。

司马乾自忖必死，却不料对方忽然躺下了一个，立时精神一振，呼呼两拳，逼退了白衣女婢，举起右袖一拭头上汗水，脚尖一挑，勾起那白衣美婢脱手的长剑，右手一伸，接过剑把。

一剑在手，如虎添翼，挥剑反击，片刻间已把那红衣人圈在了一片剑光之中。

萧翎一击得手，暗自忖道：这两白衣美婢的剑招，最是毒辣，必得先将两人制住，才能稳住劣势。

心念一转，又发出修罗指力，疾向另一个白衣美婢点了过去。

那白衣美婢眼看同伴突然倒了下去，不禁一愣，就在她念头还未转完之际，一缕暗劲无声而至，正击中腰间命门穴，长剑脱手，摔倒地上。

这突然的变故，使场中群豪，不分敌我，全都如受重击，数十道目光转动，四下寻望。

那两个白衣美婢的怪奇剑招，使全场群豪骇然不已，但此刻竟然无声无息的受伤弃剑，摔倒在地上。

每人心中都明白，有人在暗中下手，伤了两个白衣美婢，但却无人知道是什么人？以何等武功，伤了二婢。沈木风突然急攻两招，迫退了唐老夫人，一挫腰，高大的身躯，有如离弦之箭，飞掠到两个白衣美婢身侧，一手一个抓起了二婢，略一查看，沉声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单宏章应声收剑，跃退五尺。

马文飞右手一挥，啪的一声，台上折扇，也不追赶。但闻单宏章一声低啸，剽悍的红衣大汉，也突然收拳跃退。司马乾收了剑势，也未追赶。

沈木风双手一挥，竟把手中两个白衣美婢，直对单宏章抛了过去，说道：“带下去。”

单宏章迅快绝伦的还剑入鞘，伸手接住了两个抛过来的白衣美婢，和红衣大汉一齐退入了花树阵中不见。

事情连转而下，一气呵成，也就不过是眨眼的工夫。沈木风直待单宏章退入了花树阵中，才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哪位朋友好惊人的指力，使沈木风开了一次眼界……”口说完话，两道森寒的目光，却不住的四下搜望。萧翎敛去双目中的神光，端然而坐，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

但闻沈木风接道：“那位朋友，请恕我沈木风接待不周，但阁下既然敢施出金刚指一类绝学，伤我百花山庄的侍婢，想必是身负绝技的奇人，既然做了，何以却不敢承认？”他一连喝问数声，却不见有人答应。

任他沈木风足智多谋，一时之间，也想不出良策。

只见唐老太太一顿风头杖，说道：“沈木风，咱们比试还未分出胜败，可要再打下去？”

沈木风冷冷说道：“老夫人可已有了胜算的把握？”

唐老太太道：“这个老身倒是没有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既没有胜算的把握，咱们等一会再打不迟。”

口中在和唐老太太说话，心中却是暗暗焦急，如找不出那暗施袭击的人，这个人可算丢的大了。

唐老太太和沈木风交手不过二十余个照面，发出四次毒针，才算把劣势稳住，如非是唐家绝毒的暗器，使沈木风有所顾虑，唐老太太自己早已伤在沈木风的手中，但手中所藏毒针，已然不多，至多还可再用一次，何况那毒什，已无法伤得沈木风，再打下去，必得动用别的暗器，才可自保，沈木风武功之强，实是生平从未遇到的劲敌，心中实已气馁，但为了四川唐家的威名，不得不再挑战。

那沈木风既然说出等上一会再战，也乐得借机调息一下。

场中突然静寂，静的可闻得呼吸之声。

沈木风森冷、锐利的目光，搜遍了场中每一个人，仍是看不出一点线索，

冷笑一声说道：“阁下既有着如此绝技，为何又这般藏头露尾，岂不是有失英雄气度？”

萧翎心中早已拿定主意，不论沈木风如何出言相激，也是坚忍不理。

只听东海神卜司马乾说道：“暮鼓晨钟，惊不醒该死的人，马兄，咱们走吧！”

这时，马文飞早已对司马乾改了看法，已觉出这位狂放之人，确是位身怀奇技的高人，只是江湖上经验不足，处处想一鸣惊人，弄巧成拙，致被人误作了疯癫的人，当下应道：“怎么？司马兄可是看出即将施放金蛊毒了吗？”

司马乾道：“如是兄弟的判断不错，已经开始放蛊了！”

两人对答之间，说的声音甚高，希望场中群豪，在这最后时光中，能够接受警告，退出险地。

马文飞眼看群豪大多未动，不禁暗暗一叹，当先向后退去，一面高声说道：“司马兄可知那金蛊毒能够放得多远吗？咱们要退到何处，才可保得不为金蛊袭害？”

司马乾道：“据兄弟所知，如是放蛊老手，功力深厚的人，可及五里之遥，但那只限定一人，似今宵情势，对象是场中群豪，那就难以放远了，只要咱们退出预定地域范围，那就可以避开中毒。”

萧翎紧随在马文飞的身后，退向正西花树林边。

场中群豪，大部似已为司马乾警告之言所动，纷纷离席，向那花树林边退去。

沈木风找不出那暗中出手，指伤二婢的人，心中大为气恼。再见群豪纷纷离席避退，一场万无一失的周密计划，变成了一场空幻，心中对那司马乾恨入刺骨，暗道：这人看上去疯疯癫癫，但料不到却是大智若狂的人物，今日如不把他除去，只怕将成大患，但此刻已到了金花夫人放蛊时刻，如若要调派人手，只怕难免有误受蛊毒之险，说不得只好出手了。

心念一转，沉声喝道：“司马乾，你给我站住！”

这时，司马乾已然行近到花树边，陡然回过身来，道：“沈大庄主有何见教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百花山庄和你素无仇恨，你为何百般挑拨……”

司马乾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怎么？可是因为在下破坏了大庄主的阴谋，揭穿了大庄主的预定放蛊计谋吗？”

沈木风心中虽是气恨，却淡然一笑道：“你妖言惑众，挑拨是非，本庄主纵是度量再大，也是容你不得。”

说话之间，人已向司马乾行了过去。

马文飞低声说道：“这沈木风武功高强，出手一击，非同小可，司马兄要多加小心。”

司马乾低声应道：“多谢指教。”暗中运集功力，蓄势戒备，人却仍然向后退去。

萧翎目光一转，瞥见沈木风眉宇间满含杀机，立时施展传音入密之术道：“沈木风已动杀机，只怕司马乾难挡一击，马兄请守在他身侧，设法挡住那沈木风的视线，我暗中助司马兄一臂之力。”

马文飞依言移动身躯，和司马乾并肩而退。

萧翎借两人身躯遮蔽，暗中蓄劲掌心，随时准备出手救援。

这时，沈木风已然逼近到司马乾七八尺处，双目中厉芒闪动，突然扬手一掌，拍了过去，司马乾早已运集了全身功力戒备，眼看沈木风一掌劈来，立时挥掌迎去。

两股潜力，悬空激撞，司马乾顿觉不支，只觉一股山岳般的压力，直撞过来，内腑间血促气涌。

那沈木风恼恨司马乾破坏了他的大事，出手一击，力道奇大，有心想把司马乾毁在掌下，司马乾正觉难以抗拒之际，突觉一双手掌，轻轻拍在背后的“命门”穴上。

一股热流真气，直贯内腑，陡然间气力大增，内力绵绵涌出，硬接下了沈木风这排山倒海的一击。

沈木风心中似是甚有把握，料定司马乾难以接下他这一击，拍出一掌后，竟然回身而去。

哪知行出了七八步远，仍不闻司马乾倒地之声，不禁心中大疑。

回头望去，只见司马乾站在当地，神情从容，毫无异样，不禁吃了一惊。

他为人阴沉，惊喜之情，素不易形诸神色，脸上惊愕，一闪而逝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司马兄果有非常武功，兄弟好生佩服。”两道锐利的目光，却不停的在司马乾身侧搜望，心中似已早知是

有人在暗中相助，只是还未找出那人是谁。

萧翎以本身真气内力，相助司马乾挡过一击，悄然缩回手去，借两人身子遮挡，向后退四步，垂手而立。

沈木风两道闪转的目光突然投注到萧翎身上，冷冷地道：“这位贵姓？”

马文飞道：“是在下随行的仆童。”

沈木风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萧翎一抱拳，道：“小人马成。”

沈木风嗯了一声，正待追问下去，四周突然一暗。

原来四周高燃的灯笼火把，就在这一瞬间熄灭。一片阴云，掩去了天上的星光，那火炬灯笼高燃，还不觉怎样，此刻突然失去，立时感到夜暗如漆。

黑暗中只听得衣袂飘风之声，人影闪动，四下飞窜。

萧翎的目光锐利，匆匆一瞥间，已瞧出其中一人，正是宇文寒涛，不禁心中一动，忖道：此人早已投靠沈木风的百花山庄之下，何以竟这般仓皇而遁，看起来那司马乾并非信口开河，沈木风是当真要施放蛊毒了。

由明忽暗的恐怖，再加上宇文寒涛的感染，立时引起一阵混乱，场中群豪，大都纷纷奔向四周的花树林中。

混乱中，只听司马乾高声嚷道：“诸位快请奔闪开去。”

萧翎凝目望去，沈木风早已不在原位站立。

目光一转，瞥见沈木风正抓住那垂下的彩绸，捷如巧猿登树，直向上面升去。

他动作奇快，一转眼间，已然升上了五六丈高。

萧翎长吁一口气，暗道：我如在此时用出全力，打出暗器，或可伤得了他，这举动虽然有欠光明，但如沈木风受了伤，对我解救父母一事，倒是大有帮助……

就这念头一转之间，沈木风早已升上七八丈高，再想出手，已然无及。

只觉一只手被人抓住，耳际间响起了司马乾的声音，道：“快些进入林

中。”

萧翎昔年在三圣谷中，曾听那庄山贝谈过蛊毒的利害，而且所有恶蛊中，又以金蛊毒最为凶狠，顿生警觉，急急向后退去。

在萧翎的想象之中，这沈木风定在花树中埋伏下人手，备以堵击奔入花树林中的群豪，哪知情形竟然大大的出了意料之外，林中一片平静。

混乱的声音，重归寂然，一切都恢复了平静，只有夜风吹着花树，发出一种轻微的沙沙之声。

这时场中群豪，都已奔藏在四周的花树林中，隐藏在花树之苗疆放蛊之事，盛传武林，凡是在江湖上走动的人，可以说无不知晓，但真正见过放蛊的人，却是少之又少。

群豪大部存有着一种奇怪的念头，希望能见识一下新奇事物，看看放蛊的情形。

萧翎和马文飞、司马乾同藏在一片花丛之后，凝注着场中的变化。

马文飞施展传音之术，说道：“司马兄何以得知那沈木风要施放蛊毒？”

司马乾微微一笑，也以传音之术答道：“兄弟卜算中指出，今夜这场接风宴中，充满凶险，只是卦中奇怪，险中有变……”

萧翎停身两人之间，两人虽以传音之术谈话，但却是有意让他听到。

他虽然不会卜算之术，但那庄山贝却是一个无所不知之人，萧翎在从师数年中，虽然一心专注于修习武功之上，但庄山贝为增长他的见闻，在习武之暇，常和他谈些谋略机智，江湖怪闻，听者无意，言者有心，庄山贝把江湖上诸般诡计狡谋，各种奇毒

的武功，以及诸大门户的武功路数，用药，救急，卜算奇术等的江湖百态，有系统的讲给萧翎听，而且每一件主要的事物中，都加入了一个有趣的故事，使萧翎听得津津有味，不知不觉间深印脑际。

这使萧翎无形中增长了很多见闻，平常之时，还不觉得，但如一听得别人论起了有关之事，那时余留在脑际间的印象，就清晰的反映出来。

是以，当他听到司马乾说起以卜卦之术，算出这次凶险，忍不住接口说道：“在下亦听闻过卜算的奇术，不管何等神卦，亦难推演出未来之事的细节，司马兄能凭卦象推算出沈木风放蛊毒，实叫兄弟惊服。”

司马乾怔了一怔，道：“高论，高论，看将起来，你也是卜卦神算能手了。”

萧翎摇摇头，说：“这个，兄弟倒是不会。”

司马乾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兄台实非人下之人，不知可否以真实姓名见告？”

萧翎道：“司马兄见义勇为，侠心铁胆，兄弟也不用再作掩饰，只是姓名还难奉告，区区苦衷，还望赐谅。”

司马乾笑道：“兄台不但武功高强，这胸罗之博，只怕不在兄弟之下，不错，不论任何卜卦神算，也只能现示吉凶之征，至于吉凶的变化之机，那就要凭仗着卜卦人的智慧，经验，推论判断了……”

他回目望了场中一眼，仍然不见有何变故，又施展传音之术，接了下去，道：“兄弟瞧那险中有变的卦象，心知今宵沈木风在这场接风宴上，必将有着意外的诡计阴谋，为了兄弟自身的安危，也为了证实奇卦是否有灵，因此尽全力来追查那沈木风是何阴谋，不瞒两位，兄弟为了追求此事，亦曾使出从来未用的奇诡手段……”

话至此处，场中已有惊变，顿时住口不言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那暗夜笼罩的席位之上，突然现出了几点微光，有如萤光游动。

司马乾低声说道：“小心了，这是最上乘的放蛊方法，那放蛊之人，道行极为高深。”

只见那几点微光，闪动了一阵，突然消失不见。

这时，马文飞已把司马乾视作了身负绝世奇技之人，低声问道：“怎么那放出的蛊光不见了？”

司马乾道：“也许那放蛊之人，已发觉心血白费，场中群豪都已逃离她蛊毒所及之地，收回放出毒蛊，也许是另作布署……”

话未完，那隐失的微光，突然又闪动起来，而且数量大增，不下数十点。

司马乾脸色一变，伸手握住萧翎的左手，充满惊愕地说道：“好利害的放蛊人，今夜与会之人只怕是很少能逃得此劫了！”

萧翎低声问道：“很可怕吗？”

司马乾道：“可怕极了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离席的武林同道，大部藏在四周的花树阵中，司马兄既然瞧出了这蛊毒如此利害，何不招呼藏在花树中的武林同道逃走？”

司马乾道：“现在吗？”

马文飞道：“自然是现在了。”

司马乾道：“这等放蛊之法，乃苗疆十三种放蛊之法中最利害的一种，此刻，只要咱们一动，那毒蛊必将追踪咱们，反不如隐藏起来的好。”

马文飞心中暗自好笑，忖道：这司马乾天不怕，地不怕，不知何以对这蛊毒如此的畏惧，实叫人有些不信。

但见数十道微光，绕那席位上闪转不停，大约有一盏热茶功夫，重又隐失不见。

司马乾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现在，可以招呼他们逃走了。”这三人一直用的传音之术交谈，附近虽然藏有他人，却是无法听到。

马文飞正待起身招呼群豪，突见火光一闪，那高耸云霄的望花楼后，缓步转出来一个手捧金灯，长发披垂，身着红衣的妇人。

那金灯高约尺许，冒出两寸高的蓝色火焰，在夜风中微微摇动。

只见她举步落足间十分缓慢，神情一片严肃。

萧翎低声说道：“是啦！放蛊的就是此人啦！”

司马乾低声问道：“这妇人是何许人物？”

萧翎道：“苗疆金花夫人。”

马文飞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久闻其人之名，乃苗疆中第二高手、想不到竟然被沈木风收罗手下。”

司马乾双目圆睁，神情紧张的望着那金花夫人。

只见金花夫人捧着金灯，直向这花树阵中行来。

司马乾全身开始抖动起来，低声向马文飞和萧翎说道：“糟糕！她已发觉到此地有人，直向咱们行来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我们可以逃走吗？”

司马乾道：“来不及了。”

马文飞微微一怔，道：“难道坐以待毙不成？”

司马乾道：“唉！按那卦象而言，咱们本不该遭此凶险，想不到卦象却

失了灵验。”

说话之间，那金花夫人已经行到了两三丈外，停了下来。只见金花夫人双目圆睁，望着手中金灯，灯中那蓝色火焰，映着她充满杀机的粉颊。

只见她缓缓把灯递入右手，左手食指探入了口中。

司马乾道：“糟啦！她要用血光驱蛊之法，咱们今夜决然难以逃得此劫……”

只见金花夫人那探入口中的食指，突然又取了出来，缓缓转身而去。

她来的像一个幽灵，去的似一阵疾风，只见灯火闪了几闪，人已消失不见。

司马乾举手拭去头上的汗水，道：“奇怪呀！奇怪！”

马文飞道：“奇怪什么？”

司马乾道：“她要施展血光驱蛊之法，为什么会突然又改变了心意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莫非她自知难以伤得咱们，知难而退了。”

司马乾道：“非也，非也，其中必有缘故！”

遂又望了萧翎一阵，缓缓问道：“又是兄台弄的神通。”

他一向自负无所不知，但此刻却是如陷入五里云雾之中，满脸茫然，望着萧翎。

萧翎道：“她虽然退了回去，但不知是否还会留下蛊毒。”

司马乾道：“不会了，据在下所见，那金花夫人养的蛊似已入通灵之境，早已和她心灵相通，她既退走，那蛊也不会留下。”

萧翎对他的博学，亦不禁暗生敬佩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那沈木风的这番阴谋，又白费了。”

司马乾突然探手入怀，取出金钱卦盒，道：“我再来算上一卦看看。”

马文飞、萧翎对他卜卦神算，有了认识，心知确是灵验，也不再劝阻于他。

但见司马乾把三枚金钱，装入了卦盒之中，摇动了一阵，正待撤出，突见眼前火光一闪，所有熄去的火把、灯光，全都亮了起来。

只听那望花楼上，传下来一个沉重的声音说道：“诸位都已

中了金蛊毒，难再和我沈某为敌了，眼下时光已经不早，诸位请各自回到安歇之处，休息一夜，也好仔细的想上一想，是否还要和我沈某为敌。”

司马乾收了卦盒、金钱，暗中运气一试，低声说道：“奇怪呀。”

萧翎道：“奇怪什么？”

司马乾道：“咱们都好好的，那沈木风如何说咱们都中了蛊毒？”

马文飞道：“据在下所知，一个人中了蛊毒之后，并无立时反应。”

但见数十个高举纱灯的美婢，姗姗走入场中，高举手中纱灯，说道：“小婢们奉命，送各位回室安歇，今宵晚宴已罢，诸位都还是我们百花山庄的客人。”

喝声甫落，那隐藏在花树中的群豪，倒是有大部走了出来。

萧翎低声说道：“咱们可要出去吗？”

司马乾道：“咱们不能在这花树中睡上一夜，自然是要出去了。”当先举步而出。

只见凤竹高举纱灯，急急奔了过来，道：“马爷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凤竹姑娘好利害的眼睛。”

凤竹道：“我带马爷回房去吧！”

马文飞道：“有劳姑娘了。”

这百花山庄的美婢，果然利害的很，只见她们高举纱灯，各找其主，竟然是一个不错，全部找对。

马文飞紧随在凤竹身后，直入了翠竹轩中。

凤竹带两人返回室中，放下纱灯，笑道：“马爷可要吃什么？”

马文飞笑道：“但不知那食物中是否会暗藏蛊毒？”

凤竹道：“马爷放心，小婢先吃给你瞧瞧，马爷再吃不迟。”

马文飞笑道：“好！那就有劳姑娘，替咱们备些食用之物了。”

百花山庄的每个婢女，似是都经过一番严格的挑选，她们都兼具美丽和柔媚，也有着森严的规矩，只是，她们对百花山庄的胜败，却是有些漠不关心，永远带着柔和的笑容。

马文飞目睹凤竹去后，低声对萧翎说道：“萧兄可瞧出一些端倪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马文飞道：“这百花山庄中的女婢，似是都对沈木风暗怀敌意。”

萧翎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在下亦有同感，但她们身受着一种严酷的统治，在沈木风积威之下，心中存有无比的畏惧……”

突然住口不言，凝神听去。

马文飞心中一动，低声问道：“有人吗？”

话刚出口，室外响起一阵轻微的步履之声，司马乾缓步走了进来。

马文飞站起身来，抱拳一礼道：“司马兄。”

司马乾欠身还了一礼，目光转动不住的在室内寻望。

马文飞低声说道：“司马兄要瞧什么？”

司马乾道：“那个侍候两位的丫头呢？”

马文飞道：“去准备食用之物了。”

司马乾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吃不得，吃不得，这些丫头，只不过借侍候之名，实则是监视着两位的行动，如何能进他们的食用之物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司马兄今午之间还不是据宴大吃吗？”

司马乾道：“此一时也，彼一时也，那时沈木风对我司马乾的来历，毫无所知，彼此既不相识，亦谈不上什么恩仇，自是没有暗中害我的必要，但此刻却是心存嫌恶，处处要杀我而后甘心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司马兄话虽说的不错，但咱们还得在这百花山庄中留上数日，难道就这样长久不进食物吗？”

司马乾道：“马兄未带干粮？”

马文飞道：“干粮虽有，但也不能日夜带在身上，如若他们要在食物之中下毒，何尝不可以在咱们带的干粮之内下毒。”

司马乾道：“此言大有道理。”

马文飞探手从怀中摸出了两根四寸长短，镶有银边的象牙筷，笑道：“这一对象牙银筷是一位海外朋友相赠，要我带在身旁，不论酒菜，只要其中有毒，一试便知，司马兄请带去一根用吧！”

司马乾也不客气，伸手接了过来，放入怀中，说道：“兄弟此来请教一事。”

口中虽是在对两人说话，两道目光，却是一直的望着萧翎。

萧翎道：“有何见教？”

司马乾道：“兄弟百思不解，兄台如何能使那金花夫人收了蛊毒而退？”

萧翎微微一笑道：“不敢欺瞒司马兄，兄弟和那金花夫人，早已相识，看她施放金蛊毒，群豪即将遭殃，忍不住施展传音之术，劝她收了蛊毒……”

司马乾道：“兄台一言，那金花夫人就当真收了蛊毒而退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她很给兄弟的面子。”

司马乾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那金花夫人和兄台交非泛泛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相识不久，多承她这般的看得起我。”

司马乾点点头，道：“原来如此，那是勿怪兄弟想它不通了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自言自语地接道：“如此情形，今夜也许不用担忧了。”

萧翎茫然说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司马乾道：“兄弟还在担心那金花夫人放蛊不成，今夜难免要再下毒手，重行放蛊，但兄台既然和她相识，情形就大不相同了。”

萧翎低声说道：“这个就很难说了，在下也是不敢担保。”

马文飞突然接口说道：“司马兄如何查出了放蛊的事？”

司马乾道：“兄弟极善易容之术，查觉那卦象险中有变时，心中怀疑难安……”

马文飞道：“因此司马兄就易容冒险，深入望花楼，探得放蛊的机密。”

司马乾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沈木风何等心机，望花楼又是戒备何等严密，兄弟虽然精通易容之术，也难进百花山庄的机要之地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这就叫兄弟想不出你如何探得个中隐秘了。”

司马乾道：“我巧扮周二庄主，施用诈语，才探得了放蛊机密，此事说来容易，行去倒也有甚多困难，但都是一些枝节小事，那也不足为外人道了。”

马文飞低头沉吟一阵，道：“原来如此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明日午宴，就是百花山庄的英雄大会正期，沈木风放蛊不成，决然不肯干休，我料他今夜必将别有阴谋！”

司马乾道：“这个兄弟亦有同感，但兄弟最为忧虑的，还是那金花夫人暗中放蛊，如若除去此一毒计，沈木风纵然再有其他毒策，那就好对付的多了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经过今宵接风酒宴上的一场大变，与会群豪，都已有着很高的警觉，可惜的是彼此间难以联络，实力大为分散，如若沈木风派遣几批高手，分头围杀，就是大难对付之局。”

司马乾道：“马兄可曾想到了什么拒敌之策吗？”

马文飞道：“司马兄来的正好，你不来，兄弟也要找你，司马兄智谋过人，必可想出对付之策。”

司马乾闭目沉思一阵，道：“在下倒是想到一个办法，只是难以暗中进行，一旦行将起来，必将惊动百花山庄中人。”

马文飞笑道：“这个司马兄倒不用多顾虑了，只怕咱们早在沈木风派人监视之下……”

但闻一阵步履声传了过来，凤竹手中捧着一个木盘缓步走了进来。

木盘上放着四个精致的小菜，两张大饼，和一小壶烫热的酒。

凤竹放下了手中盘，说道：“马爷，可要一样一样的尝给你瞧瞧吗？”

马文飞道：“自然要劳动姑娘了。”

凤竹微微一笑，先就四样小菜中，各食一些，又倒出一杯酒来饮下，笑

道：“马大爷，可以放心了吗？”

马文飞点点头，道：“很好，此地不再劳姑娘相候，你也该请去休息了。”

凤竹回顾了司马乾一眼，缓缓步出室门而去。

马文飞端起面前酒杯，低声说道：“司马兄，瞧瞧这酒中是否有毒？”

司马乾道：“这个兄弟可是瞧不出来。”

马文飞缓缓放下酒杯，伸手从怀中取出那只象牙筷来，缓缓伸入酒中。

只见那伸入酒中的象牙筷子，很快的变了颜色，伸入酒中那一小段，变成了一片深紫。

马文飞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丫头口蜜腹剑，倒是厉害的很。”

司马乾急快的取过小壶，当下查了一遍，道：“也许机关就在小壶之上。”举手在小壶上下转了一阵，不见异样，才重又放了下去。

马文飞道：“奇怪呀！这酒中明明有毒，那丫头怎的大杯吃了下去，难道已经预先服下了解毒的药物吗？”

司马乾道：“这个倒是大有可能。”

马文飞说道：“我们找来那丫头问问。”

司马乾双目微闭，思索了一阵，道：“马兄，如若是咱们能够迫使那个丫头帮忙，今宵或可小作报复之计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如何一个报复之法呢？”

司马乾道：“兄弟也要施展一点手段，扰扰那沈木风的耳目。”

马文飞知他身负奇学，但看他不肯说出什么方案，也就不便追问。

萧翎虽还是那马文飞仆从身份，但事实上司马乾对他的敬重，可说是尤过于马文飞，在他的感觉中不计名位的萧翎，不但武功惊人，才智犹非常人能及，只怕他才是要和百花山庄分庭抗礼的领袖人物。

这时，萧翎自动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在下去找那丫头来！”

司马乾急急起身说道：“这个如何敢劳兄台。”

萧翎微微一笑，大步行了出去。

片刻之后，带着凤竹，返回厅中。

马文飞望望案上酒杯，低声问道：“姑娘很好吗？”

凤竹道：“小婢很好啊！”

马文飞心中暗道：这丫头极善做作，如若不当面揭穿了她，只怕她不肯承认，当下说道：“这酒中暗下了毒，姑娘饮下毒酒。难道就感觉不出有中毒之征？”

凤竹道：“小婢亲手在厨下，添置的酒菜，怎会有毒？”

马文飞道：“也许那酒菜之中，早就下了奇毒，姑娘尚不知吧！”

凤竹凝目沉思片刻，道：“马爷之言，必有明证，但小婢实无中毒的感觉。”

司马乾道：“如若姑娘早服下了解毒之药，酒中纵然有毒，那也不致发作。”

凤竹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如此说来小婢纵有百口，也是难以分辩了。”

司马乾突然站起身来，道：“好！在下试给姑娘瞧瞧！”

右手伸出，缓缓向凤竹右腕之上抓去。

凤竹似想闪避，但却又忽然改了主意，凝立不动，让那司马乾扣住了腕脉要穴。

司马乾暗中加力，一收五指笑道：“百花山庄中，一向是讲究机诈、权谋，在下如若和姑娘讲仁义道德，那是白费唇舌了。”左手一抬，点向凤竹的“天突”穴。

凤竹腕脉要穴被扣，半身麻木，眼看司马乾一指点来，却是无法闪避。

司马乾点了凤竹的“天突”穴后，左手一转，又点了凤竹后脑“风府”穴，然后放了凤竹的手腕脉穴，道：“姑娘可知我点了你什么穴道吗？”

凤竹冷冷说道：“‘天突’、‘风府’，都是足以致人死命的要害大穴。”

司马乾道：“这个姑娘但请放心，在下下手极有分寸，决不致伤了姑娘的性命。”

萧翎虽然觉着司马乾这等作为，有失英雄气度，但想到那沈木风的毒辣，和眼下处境的险恶也是难怪这司马乾以毒攻毒的作法了。

凤竹道：“你点了我两处要穴，而且手法不轻不重，想是以此要挟于我了。”

司马乾道：“姑娘真是聪明的很，你可知道那‘天突’、‘风府’二穴，属于何经何脉吗？”

凤竹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司马乾道：“问我呀……”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‘天突’属任脉，‘风府’属督脉，一个时辰之内，两处穴伤发作，姑娘全身都将瘫痪难动。”

凤竹脸色一变，欲言又止。

显然她心中十分惊骇，但却勉强忍了下去，不肯多问。

司马乾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但如姑娘答应帮在下一个小忙，在下立可解除姑娘两处受伤要穴。”

凤竹道：“帮什么忙？”

司马乾道：“简单的很，只要姑娘把几件小东西，送到那望花楼下。”

凤竹摇摇头，道：“不行，望花楼方圆五丈内，划为禁地。非得大庄主持命宣召之外，虽本庄中任何人，亦不能擅自接近。”

司马乾道：“在下想姑娘必有办法？”

凤竹道：“我宁可全身瘫痪，也不愿冒这个险。”

司马乾回顾了马文飞一眼，道：“这百花山庄的规矩，倒是严格得很……”语音微微一顿，接着说道：“如若姑娘肯和在下合作，在下当尽我之能，救姑娘离开百花山庄。”

凤竹道：“诸位庄主待我等情意甚厚……”突然放低了声音，接道：“连你们也难生离这百花山庄，哪还能够救我。”

司马乾笑道：“姑娘自幼在百花山庄之中长大，在那沈木风积威之下，早已是刀下羔羊，任由他宰杀，需知世界广大，天外有天，在下只要列举一事，姑娘就不难明白了。”

凤竹眨动了一下眼睛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司马乾道：“今宵沈木风摆下的洗尘之宴，布置是何等周密，但与会群豪，又有几人伤在他的手下了；那金蛊毒，是何等利

害，但也未曾有过一个与会之人中毒，姑娘请三思在下之言！”

凤竹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你可有快效毒药，吞入腹内，立可死去？”

马文飞奇道：“姑娘要那快效毒药何用？”

凤竹叹道：“我如答应你们，混入望花楼去，十有八九要被发觉，那时我可吞下毒药，一死了之，也免得被擒之后，受本庄森严规戒惩罚。”

司马乾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！”探手入怀，摸出一个玉瓶，倒出一粒青色的丹丸，道：“此丹入口，瞬息间即可死去，如非必需，不可吞下。”

凤竹接过丹丸，道：“要我送什么东西？”

司马乾笑道：“几件小小玩艺，到处可藏，姑娘只要小心，决然不会被人发觉。”

说话之间探手入怀，摸出一节形似竹筒之物，和一个黑色的盒子，递了过去，接道：“姑娘只要把铁筒木塞拔开，随便丢在望花楼的附近就行了。”

凤竹道：“这个黑盒子呢，可要打开盒盖？”

司马乾道：“不错，要打开盒盖。”

凤竹探头望望天色，道：“好！我去试上一试。”

司马乾道：“姑娘不要忘记，你那‘天突’、‘风府’二穴，还未解开，一个时辰左右，即将发作，你放过铁筒、黑盒之后，必需要早些赶回来，在下好为姑娘解开穴上禁制。”

凤竹冷冷说道：“我并非贪生怕死，受你胁迫屈服！”

司马乾道：“在下静候姑娘传来佳音。”

凤竹苦笑一下，道：“我如在一个时辰之内，还不回来，那就是死在望花楼下了。”

司马乾道：“姑娘不是早夭之相，但请放心前去就是。”

第三十六回起死回主

凤竹回身行了几步，重又转了回来，道：“这铁筒和黑盒中放的何物，不知可否见告？”

司马乾道：“雕虫小技，不登大雅之堂，而且此物中原极是少见，就算在下告诉姑娘，只怕你也是不尽了然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此刻时间正好，姑娘快些去吧！在下等也不能坐待成功，届时将为姑娘略效微劳。”凤竹道：“为我效什么劳？”

司马乾道：“我等当迎接姑娘，只要姑娘能够逃入花树林中，纵有追兵，也是不足为惧。”

凤竹淡淡一笑，缓步出室而去。

萧翎眼看凤竹步出室外，消失不见，忍不住低声说道：“司马兄，你瞧她可肯照计划行事吗？”

司马乾道：“我瞧她定肯依计行事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司马乾道：“据在下观察所得，那凤竹决不是夭寿之相，因此料定她今夜无事。”

萧翎道：“原来如此……”

微微一顿接道：“咱们既然答应了接应她，不可失信。”司马乾笑道：“那是当然，咱们三人分两个去接迎人，一个守家。”

马文飞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请恕兄弟多口，司马兄可否说明一下，铁筒黑盒之中，究竟放的是什么东西？”

司马乾道：“此物乃兄弟在东海珊瑚岛习艺之时，取得的两种奇怪之物，那沈木风毒辣阴狠，竟图放蛊，兄弟拼着两件奇物受损，也要让他受点困扰，闹的心神不安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司马兄讲了半天，还未说明盒中之物。”

司马乾笑道：“盒中是几只罕见的飞天蜈蚣，铁筒中却是一条奇毒的小蛇，如若说明了，那丫头是绝不敢送去的。”

萧翎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区区一条毒蛇，和几只蜈蚣，岂能扰乱那望花楼吗？”

司马乾道：“这两物极不相容，如若遇上，不是相互恶斗，就是分头乱窜，那条小蛇，虽然长仅数寸，但行动敏捷，奇毒无比，如被咬中，非我配制的解药，难以解毒，几只带翅蜈蚣，飞行虽难及远，但却十分灵快，飞行时且带一种嗡嗡的响声，就算不能伤得望花楼中之人，亦可扰乱他们的耳目心神，说不定还可造成那沈木风和金花夫人之间的误会，使那沈木风误认金花夫人在望花楼上放蛊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不错，兄弟亦曾听闻过，成形之蛊，有如蛇。”

司马乾笑道：“这不过是兄弟的如意算盘，收效如何，那还很难预料……”

微微一顿，道：“咱们也该去接应那丫头了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沈木风为人何等精明，想那花树阵中定有埋伏。”

司马乾道：“何止埋伏，整个的百花山庄，就是一座五行奇阵，每一座院落和花树林，又自成一座小阵，环环相接，连锁成一座大阵，这沈木风实算得一个奇人，不过，这些阵图变化，却无法困得了兄弟。”

萧翎道：“据在下所知，那丛丛花树林中，都派有守护之人，此刻，群

豪毕至，想那防守必更加严密了。”

司马乾笑道：“咱们擒得两个守护之人，换上他们的衣服，行动时，岂不更方便了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不论此行是如何的冒险，但既然答应了那丫头，决然是不能失信。”

他回顾了马文飞一眼，又道：“总瓢把子和司马兄去吧，在下留在家中守候。”

这时，马文飞早已对萧翎暗生敬佩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瞧还是你去一趟吧！”

司马乾亦知萧翎身负绝技，也不管萧翎答不答应，就接口说道：“那就偏劳总瓢把子守家了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两位要小心一些，如是能够避免冲突，那是最好不过。”

司马乾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有劳关怀。”当先向外行去。萧翎紧随其后，离开了翠竹轩。

司马乾低声说道：“兄台请跟在小弟身后。”

竟然进入那花树林中，穿越而过。

萧翎紧随其后而行，只见那司马乾，左一转，右一弯，行走速度甚快，颇有轻车熟路之感。

片刻工夫，已到了望花楼边。

两人穿越几片树林，竟是未遇上拦路之人。

只见那高耸云霄的望花楼上，数处灯光未熄，显然还有人未曾安歇。

司马乾打量了四周形势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如若在下估计的不错，那丫头该走咱们这个方向回来才是……”话未说完，瞥见一条人影，由望花楼中走了出来，直对两人隐身林中行来。

萧翎道：“不知是不是那丫头，安然而出。”

司马乾道：“我想她不会有何失闪。”

只见那人行的甚慢，步履从容，毫无惊慌之意。

望花楼上的灯光，突然熄去两层，只余最高的一层上，仍有灯光透出。

萧翎心知那是沈木风的住宿之处，这样深夜尚不安歇，想必是为着今宵的失败，正在研商对策。

瞧着那耸立在夜色中的高楼，想起了被囚的父母，不禁一阵黯然。

司马乾已暗中运集了功力，蓄势戒备，目注着那逐渐行近的人影。

适才，宴席上一场激烈的搏斗，已使他感觉到这百花山庄中人，纵然是奴婢之辈，都有着非常的武功，的确是不可轻视。

只见那人影愈行愈近，逐渐的接近了两人停身之处。

司马乾凝神望去，来人果是凤竹，轻轻一扯萧翎的衣角，暗施传音之术，说道：“果然是那丫头，平安的出来了。”

萧翎从黯然的感伤中清醒过来，望了来人一眼，心中突然动了怀疑。

暗道：“那望花楼下，层层都有着森严戒备，这丫头只不过一个奴婢身份，何以能自由进出，毫无警兆……”

但见凤竹缓步进入了花树林中，直向翠竹轩中行去。

司马乾低声说道：“这丫头神色有点奇怪，咱们跟着她瞧瞧。”

这时，那望花楼上最顶层的灯火，也突然熄去，整个百花山庄，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。

两人急随凤竹，直入翠竹轩。

只见凤竹轻挥玉手，一推虚掩的房门，缓步走了进去。

司马乾突然一提气，如影随行，紧追在凤竹身后而入。

马文飞正坐厅中等候，瞥见凤竹推门而入，立时站了起来，还未不及开口，那司马乾已如影随形一般，跨入房中，急急说道：“马兄小心，这丫头神色有些不对……”

马文飞是何等人物，纵然司马乾不打招呼，他已有所警惕，暗中运气戒备。

只见凤竹脸色一片铁青，行到一张木椅前面，木然坐了下去，双目中流露出无限痛苦，凄凉一笑，道：“小婢……”她似是极力忍耐着不肯开口说话，说出两个字，似已不支，一仰头，靠在椅背上，气绝而逝！

马文飞右手一探，疾向凤竹肩上抓去，口中急急喝道：“凤姑娘……”

司马乾右臂一拂，一股潜力涌出，挡开了马文飞的掌势，急急说道：“不可造次！”

马文飞亦似有了警觉，霍然向后退了两步，凝注着那倚在椅背上的尸体。

只见身体逐渐硬直起来，分明是死去无疑。

司马乾摇摇头，自责的说道：“我害了她！”

萧翎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在下早该出言阻住才是……”突然住口不语，凝神听去。

司马乾一皱眉头，低声说道：“对方既是无所不用其极，咱们也不用手下留情了。”

话刚说完，室门外已俏生生的站着一个身着白衣，胸绣金花的美艳妇人。

司马乾右手一挥，正待劈出，却被萧翎拦住。

只见那妇人一脸肃穆之色，瞪着一双星目，两道森冷、锐利的目光，缓缓由三人脸上掠过，道：“你们办的好事！”

这时，司马乾和马文飞都已瞧出这人，正是那施放蛊毒的金花夫人，不禁又加了几分戒备之心。

司马乾回顾了凤竹的尸体一眼，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芳驾可是金花夫人吗？”

金花夫人冷漠地说道：“不错，你是什么人？”

司马乾道：“东海神卜司马乾。”

金花夫人道：“没听说过……”目光转到马文飞的脸上，道：“你的姓名？”

马文飞一耸双眉道：“马文飞。”

金花夫人道：“嗯！豫、鄂、湘、赣四省的总瓢把子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浪得虚名，夫人见笑。”

金花夫人缓缓地把目光投注到萧翎脸上，凝注了良久，缓缓说道：“你的名字？”

萧翎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马成……”

金花夫人严肃的脸上，泛起了一缕笑容，道：“嗯！好兄弟，你该掐住鼻子说话，易容虽不绝佳，但尚可掩人之目，不留心很难看得出来，可是你的声音，却是一点未改。”说着，撩起白裙进了门。

萧翎道：“你怎知道我在此地？”

金花夫人目光一转，望着那凤竹的尸体，道：“这丫头为我带路！”

萧翎道：“何以见得和我有关？”

金花夫人道：“别人也没有那样的胆子，敢役使这百花山庄一手调教出来的丫头，进入望花楼里去捣鬼。”

司马乾虽然已知萧翎的身份不低，但仍不知他的姓名，当下接道：“这丫头是我派去，和这位兄台无关。”

金花夫人右手缓缓从怀中拿出一条红色小蛇，递了过去，道：“就是这条小蛇吗？”左手拿出一个黑色的盒子，道：“还有这盒中几条蜈蚣，我谯你还是收回去吧！”双腕一扬，毒蛇、盒子，一齐飞了过来。

司马乾一伸手，接住盒子，却是不敢伸手去接那毒蛇。

马文飞怕那毒蛇伤人，折扇一挥，击了过去。

金花夫人冷冷说道：“不用怕，那毒蛇早已死去。”

马文飞挥扇一击，何等快速，金花夫人话刚出口，马文飞折扇已然击中蛇身，腥血飞溅中，拦腰击作两段。

司马乾大概是自愧役使毒物之能，和这金花夫人相差太远，接过盒子，一言不发。

萧翎望了金花夫人一眼，道：“你既能找来此地，想是别人也能找来了？”

金花夫人笑道：“我已在室外，布下毒蛛，如是有人追踪我来，那是自寻死路了！”

萧翎望了凤竹的尸体一眼，道：“你既然取去她携带的毒蛇，谅这丫头也是你伤的了？”

金花夫人摇摇头道：“我取下她手中毒物，但她不是死在我的手中！”

马文飞道：“什么人杀了她？”

金花夫人扬手一指司马乾道：“他该是第一凶手！”

司马乾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我……”

金花夫人道：“不错，就是你，你把那绝毒的奇蛇，交给了她，却又不教制蛇手法，她被毒蛇咬中，毒发而死，岂不是死在了你的手中吗？”

司马乾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在下确是算得凶手了！”

金花夫人道：“如若不是那守楼之人，攻她一招，她已放出毒蛇，也不会被蛇咬中了，那人应算是第二凶手。”

司马乾道：“应该还有第三凶手才对！”

金花夫人道：“不错，如若只是两个凶手，她不致死得这样安详了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夫人语含玄机，不知可否说的更清楚一点。”

金花夫人道：“事情简单的很，这丫头武功不弱，但却不够机警，如若是不她还手，我也会设法救她，却不料她情急之下，竟然反手攻了一招，是无疑说明了她已生叛逆之心，这时，她手

中毒蛇已然放出一半，回头一口，咬中了她的手腕。”

萧翎道：“她是中毒而死？”

金花夫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丫头被蛇咬中之后，竟然是变的出奇的沉着，想是已存了必死之心，我取下她手中毒蛇、蜈蚣，她就转身离开了望花楼，这时，那守楼之人，还要乘机出手，却被我出手拦住。”

她对马文飞、司马乾说话之时，语气冰冷，脸色冷漠，但和萧翎说话时，却是满脸春风，笑的一脸柳媚花娇。

马文飞望了司马乾一眼，道：“司马兄，凤姑娘只是中了蛇毒而死，司马兄可有解毒之药？”

司马乾摇摇头，道：“我瞧她不只单纯的中了蛇毒。”

金花夫人道：“不错，她出了望花楼后，又被埋伏在楼外的高手，击中一掌，内伤、蛇毒，一齐发作，纵有灵丹妙药，也是难以起死回生。”

萧翎道：“你既阻拦那守楼之人于前，为什么不肯再助她一臂之力，救她性命？”

金花夫人道：“那人隐在楼外暗影之中，突然跃出施击，我在骤不及防之下，抢救不及。”

萧翎道：“她受伤之后，就一直走了回来。”

金花夫人道：“这丫头似是已自知生机全绝，内腑受伤，已然难以再运气和那蛇毒抗拒，因此不敢走的很快，就缓缓走回了翠竹轩来……”

她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你们自作聪明，认为那花树中，无人出面阻拦你们，就未被人发觉吗？其实你们的一切举动，都有人在暗中监视，一举一动都被传到望花楼上。”

司马乾道：“夫人到此地来，自然是无法逃过监视了。”

金花夫人道：“在今宵洗尘晚宴上，沈木风似是吃了什么苦头，回到望花楼上，一直默然沉思，一语不发，此刻他也许是还

未了然真象，此人阴沉凶残，不了然内情之前，决不肯随便发动，现在我到此地来，自然逃不过百花山庄中的耳目，但他们却无法随我身后而来，查看我的举动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纵然他不解真象，但夫人此来，亦必将引起他的注意了。”

金花夫人道：“那你们就别轻举妄动……”

突然住口不言，脸色一变，冷冷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只听一声闷哼传来，但迅快的又归静寂！

金花夫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量他这苦头，吃的不小……”突然间想起了什么重大之事，接道：“以那沈木风的为人而论，今宵他必将想办法对付你们，我不便在此久留，也不便出手相助。”

粉颊上闪掠过一抹凄凉的笑意，接道：“三位保重了。”突然转身而去。

萧翎口齿启动，欲言又止。

金花夫人去势奇快，但见人影一闪而没。

萧翎望望凤竹的尸体突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看将起来，这命相之论，实是不可相信！”

司马乾道：“兄台言外之意，是在指说兄弟了？”

萧翎道：“司马兄曾说这位凤竹姑娘不是夭寿之相。但她却中了你蛇毒而死！”

司马乾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就她生相而论，确非早死之征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咱们让一个小姑娘家为我们涉险送命，实非英雄行径。”

司马乾道：“马兄之意呢？”

马文飞道：“兄弟之意，尽人事以听天命，司马兄身上既有疗治毒蛇的奇药，先让她服下两粒，解去蛇毒，再行设法疗治她的内伤，如若咱们不加施救，就让她这般死去，实是难以安心。”

司马乾望了凤竹一眼，道：“好！”

探手入怀，取出一个玉瓶，倒出了一粒红色的丹丸，自行吞下一粒，却把另外两粒分给马文飞和萧翎说道：“你们先服下一粒解药，不要中了蛇毒。”

萧翎、马文飞接过解药，服了下去。

司马乾长长吸一口气，显然是要运气闭住穴道，才伸出手去，扶起凤竹的头来。

萧翎凝目望去，只见凤竹脸上泛起了一层青气，似是中毒甚深。

司马乾又从玉瓶中倒出了两粒解药，左手微一加力，捏开了凤竹牙关，把两粒解药，投送到凤竹的口中。

这时，凤竹已然全身冰硬，气息已绝，药投入口，却是无法咽下。

萧翎突然伸出手去，按在风头的胸前，只觉她心脏似已停止了跳动，不禁一叹道：“她气息已绝，心脏已经停止跳动，那金花夫人说的不错，纵有灵丹妙药，只怕也难救活她了。”

突然一个冰冷的声音接道：“谁说救不活了？”

马文飞心头一震，暗道：此人好佳妙的轻功，行动之间，竟是不带一点声息。

三人都知那金花夫人说的不错，这一夜实是很难度过，但事已至此，也只好坐以待敌了，是以，人虽在为那凤竹疗治，其实都在留神着室外动静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一个全身黑衣，瘦骨嶙峋的怪人，当门而立，脸上肌肉僵硬，有如一具僵尸。

萧翎只觉心头一震，差一点冲口喊出毒手药王。

马文飞一皱眉头，道：“阁下是……”

黑衣人冷冷接道：“天下武林中人，都怕那金花夫人的毒物，但老夫却是不怕。”

司马乾迅速的收好玉瓶，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老夫毒手药王，那女娃儿明明有救，谁说救不活了！”

口里虽然在和司马乾说，两道目光却一直盯在萧翎脸上打量。

萧翎心中暗暗惊道：难道他已瞧出我的真面目不成，赶忙隐去目中神光，凝立不言。

司马乾道：“你口气不小。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可要老夫救给你瞧瞧吗？”

马文飞心中暗道：久闻此人医道通神，只是脾气很古怪，虽有华佗之技，却不肯济世活人，是否出手救人，全凭他高不高兴，再加上他一身高强的武功，武林中人，大都对他逊让三分，此刻凤竹业已死去，他既要出手救人，何不出言激他一激，能救活那是最好不过，不能救活，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

心念一转，冷冷说道：“她已经气绝而亡，阁下虽然医道通神，只怕也是无能为力。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如是老夫救活了她，该当如何？”

马文飞呆了一呆，暗道：救人性命，还要条件，那是无怪要在药王之上，加上毒手二字，口中却应道：“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，在下等虽非百花山庄中人，亦不忍见死不救。”

毒手药王接道：“世间伤病垂危之人，千千万万，老夫纵然生出八臂，也难尽救天下苍生。”

马文飞想到凤竹慷慨赴义之情，当下答道：“好！你说呀！如何才肯救活她？”

毒手药王伸手一指萧翎道：“此人何人？”

马文飞望了萧翎一眼，看他闭口不言，立时接道：“在下的随行之人。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如若老夫医好这女娃儿的伤势，救了她的性命，老夫也

要向你讨些东西！”

萧翎听他口气，不似瞧出了自己真正面目，放下了心中一块石头。

马文飞道：“你要讨取何物？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我要他身上的血……”

马文飞只听得打了一个冷颤，道：“你要他身上的鲜血何用？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救人，救一个奄奄一息的将死之人。”言来神情黯然。

马文飞心中暗道：救人性命，要血何用，但以这毒手药王医道之精，此言当非空穴来风的事。

需知那个时代之中，医学上输血的事绝无仅有，自非人人能知，闻得之后，惊异不止。

毒手药王望了凤竹一眼，道：“此人如再拖延下去，老夫也难施救，答不答应，还望马兄决定。”

他冷傲孤僻，举世皆知，此时言来，语气柔和，显见心中甚是焦急。

马文飞道：“兄弟这位仆从，虽然习过武事，但先天柔弱，兄弟倒愿意以血相赠……”

毒手药王摇摇头道：“不可，老夫走遍了天涯海角，只发现两个人身上的鲜血可用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哪两个人？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一位是这百花山庄中的三庄主萧翎，一位就是马兄这位仆从了，唉！马兄的这位从人，骨格清奇，不在那萧翎之下，只可惜没有那萧翎的机缘凑巧，屈从马兄之下为仆罢了。”

马文飞只听得心中大震，暗道：看来他医学虽有大成，而料断之准，尤过命相之学了。

萧翎故意哑着嗓音说道：“你要我多少鲜血？”

毒手药王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如是你肯把全身鲜血尽皆相送，不但可暂救那人一命，且可起她沉痾，使她重获生机。”马文飞道：“那是何人，得药王如此关心！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老夫也不用欺瞒诸位了，那人就是区区的小女。”

马文飞暗道：原来如此，毒手药王虽毒，但对女儿的亲情，倒是深厚的很。

只听毒手药王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马兄如若肯命你仆从舍身输血，救了小女之命，老夫愿以十年之期，唯马兄之命是从，水里水中去，火里火中行。”

马文飞摇头说道：“他虽追随兄弟之下，但这等强人生死的大事，在下也是不便做主。”

萧翎接道：“小人和药王，谈不上有何交情，这舍身相救令爱之事，自然是谈不上，但小人以慈悲之心，愿意舍身奉赠，但不知药王需要多少？”

毒手药王望着木案上放着的两只茶杯，道：“一杯鲜血，再加上我调制的灵丹，可以延长小女一月生命。”

萧翎道：“好！小人就以一杯鲜血相赠……”目光一转，望着凤竹道：“不过，药王先得救活这女子的性命。”毒手药王道：“此事容易。”

突然大迈一步，欺进凤竹身侧，右手连挥数次，才停了下来。

凝神望去，只见凤竹胸前，肩上，连插了六枚银针。这六枚银针，分钉了凤竹六处相关大穴，六穴受到刺激，静止的气血，突然激荡畅通，带动了心脏功能，口齿启动，吞下了司马乾那专疗奇毒的灵药。

马文飞看他六枚银针刺下，凤竹果然复生，心中大为惊奇，讨道：这毒手药王之名果非虚传。

毒手药王两道锐利的目光，盯注在凤竹身上，看她手脚一动，突然出手，拔下银针，右手挥动，这里点上一指，那里拍上一掌。

他出手奇快，快的马文飞等看不清楚他掌指拍点的穴道。

只听凤竹长长叹一口气，睁开了紧闭的双目，毒手药王才停下手来，疾退两步，探手从怀中摸出两粒丹丸，递向马文飞道：“让她眼下此药，睡上四个时辰，发出毒汗就好了。”

马文飞接过丹丸，道：“多谢药王。”

凤竹双目转动，看到了毒手药王一眼，立时盈盈拜倒地上，道：“多谢药王相救。”

毒手药王冷漠地说道：“不用谢我，谢那救你之人。”伸手指着萧翎。

凤竹回目望着萧翎，心头升起无限奇异之感，盈盈一礼，道：“多谢救命之恩。”

她一时间，不知该如何称呼萧翎，只好随口说了一句。

萧翎一抱拳，道：“姑娘不用多礼，你伤势初愈，还得运气调息一阵，请入房中静坐去吧！”

凤竹目光转动，扫掠了马文飞和司马乾一眼，茫然不知所措。

毒手药王冷冷说道：“他说的不错，你该早些打坐调息才是，站在这里发什么呆。”

马文飞一伸手，抓住了凤竹右腕，道：“在下送姑娘到室中坐息。”

凤竹虽然心头有无数的疑窦，但这马文飞可算是一行之主，见他扶助自己，自然是不会错了，当下举步行入卧室，说道：“这是马爷的歇宿之处，小婢怎敢借用……”

马文飞接道：“姑娘女中大丈夫，在下敬佩的很，你只管在房中打坐调息，不用分心旁鹜，不论听到什么，也不用外出瞧

凤竹应了一声，道：“小婢遵命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好好养息吧！”随手带上房门，退了出去。抬头看去，只见萧翎右手拿着一只茶杯，左手袖管已然高高卷起，毒手药王正待伸手去抓萧翎手臂，立时大声喝道：“且慢！”

萧翎动作奇快，闻声缩回手臂。

毒手药王森冷的目光，一扫马文飞道：“怎么？你后悔了？”马文飞道：“在下答应了，决不反悔。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那你为何要出手拦住我放血？”

马文飞道：“在下替药王放血如何？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你可知如何放吗？”

马文飞道：“这就得老前辈指教了。”

毒手药王似想发作，但他又强自忍了下去，缓缓递过一个锋利的铜管，道：“将此管扎入他左臂主脉之上，用内力逼出他的血来。”

马文飞接过铜管，道：“老前辈请退后两步。”

原来马文飞怕他在放血之时，暗下毒手，才坚持要自己代为放血。

毒手药王依言向后退去，守在门口之处，道：“快些出手，老夫代你们守望把风。”

马文飞仔细的瞧了那铜管一阵，不似有毒之物，抓住萧翎左臂，刺入萧

翎主脉中，右手暗运内力，按住萧翎后背之上，真气迫入体内，鲜血泉涌而出。

片刻工夫，已然流满了一杯。

马文飞取下铜管，连同一杯鲜血递了过去，道：“药王点收。”

毒手药王接过铜管、鲜血，两道目光，凝注在萧翎的脸上，

道：“日后，如是老夫救了你的性命，就要借你全身的鲜血一用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以后的事，以后再说吧！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届时，你借也得借，不借也得要借，由不得你了！”转身大步而去。

马文飞目睹那毒手药王去远，才长叹一声，道：“萧兄感觉如何？”

萧翎道：“区区一杯鲜血，算不了什么。”

回目望着司马乾，接道：“看将起来，司马先生的卜算命相之术，倒是不可不信。”

司马乾道：“唉！这其间的曲折情势，兄弟也是难以料到。”

马文飞似是突然想到了什么大事，一皱眉头，道：“金花夫人和那毒手药王，先后到了此地，只怕难以再瞒过沈木风的耳目，今夜咱们的处境，只怕凶险万状，必得早作准备才好。”

司马乾道：“兄弟今宵留在此地，也好稍增一些实力……”目光转注到萧翎身上，道：“兄台放血之后，可有不适之感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不妨事。”

司马乾道：“那很好，咱们熄去灯火，一面静坐调息，一面守夜待敌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且慢熄去灯火。”

司马乾道：“马兄还有什么高见？”

马文飞道：“那沈木风虽然阴沉毒辣，但目下百花山庄中群豪云集，谅他还要兼顾到身份情面，不便大举施袭，在下之意，适和司马兄意见相左。”

司马乾道：“领教高明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兄弟之意，如其熄去灯火，坐以待敌，倒不如在咱们这居室四周，高燃火把，一则可借那火光，监视来犯之人，二则亦可引动与会群豪注意，沈木风如遣人大举来犯，岂不

是把用心昭告天下了。”

司马乾点头接道：“不错啊，如若他们来犯，还将会为我们招请来助拳之人……”

他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只是照亮咱们宿室四周，至少也得要六支火把，而且要燃烧通宵，这些火把要到何处去找？”

萧翎道：“唉！可惜在下那几个朋友，未能同来，如是他们在此，定有良策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你可是说那中州二贾？”

萧翎道：“那商八足智多谋，阅历丰富，很少有事情能够骗得过他。”

马文飞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兄弟已然留心到那花树丛中，插有火把，而且蓄油丰富，足够一夜燃烧之需，我去取它六支来。”侧身向外行去。

萧翎道：“在下和总瓢把子同行如何？”

马文飞道：“不用了，你该好好休息一下才是。”言罢，纵身一跃，人踪顿杳。

大约过有一盏热茶工夫，马文飞怀抱着六支火把，急奔而入。

司马乾听他喘急，想是经过了一番恶斗，伸手接过火把，一面低声问道：“可是遇上了截击？”

马文飞道：“虽未遇上截击，但却遇上了伏兵，兄弟情急，连下辣手，把两人尽皆重伤手下，取了六支火把回来。”

司马乾道：“咱们连和百花山庄为难，谅那沈木风也难忍受，说不定已在调集人手，事不宜迟，早些燃起火把，也叫他诡计难以得逞。”边说边抱起火把，大步而出。

他早已相度好了四周形势，很快的把六支火把，插了起来，晃燃火折子，一齐燃了起来。

但见六支火炬，熊熊的烧了起来，照的四周三丈内一片通明。

马文飞眼看燃起的火焰，足足有一尺多高，除非遇上了狂风暴雨，决然不致熄去，明亮的火光，照得三丈内纤毫毕现，不论何等高强之人，也难逃过监视，当下举手一挥，熄去了室内火烛，笑道：“两位先请静坐调息，兄弟代为守夜。”

司马乾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此刻已然三更过后，漫漫长夜，还余下两个时辰，但沈木风对咱们发动施袭，只有一个时辰了。”

这三人轮流戒备，一直不敢疏忽。

哪知事情竟然大出了三人意料之外，直到日升三竿，竟然未再发生事故。

司马乾眼看室外阳光普照，那六支火炬，仍然熊熊燃烧，于是缓步出室，熄去火炬。

萧翎、马文飞担心那凤竹伤势，行入室中，只见凤竹闭目而卧，鼻息微闻，睡的十分香甜，脸色红润，竟然毫无伤病之容。

马文飞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看起来，她的蛇毒已然除净，那毒手药王，果有起死回生之术。”

萧翎道：“如若此人能弃邪归正，济世救人，真不知要造福多少苍生，只可惜他孤傲自赏，空怀一身绝世医术，却不肯多为人疗伤治病。”

谈话之间，司马乾也走了进来，接道：“此女生机已复，两位也不用担心了，此刻距午时正宴，不过两个时辰，昨宵咱们都未能好好休息，何不珍惜此刻时光，好好坐息一阵，也许在午时正宴的英雄会上，还将有一场冲突恶战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不错，沈木风既然放过了昨夜施袭之机，想来，决不会在青天白日之下，遣人来施下毒手了。”

三人退出卧室，闭上务门，就厅中盘膝而坐。

萧翎内功精深，不到一个时辰，已然气畅百脉，行功完毕。

睁眼看去，只见两人运功似仍在紧要关头，正待站起身子，

突然一阵步履之声，传了过来，不禁重又闭上双目，静坐不动。

只见凤竹莲步姗姗，缓缓由卧室中走了出来，直入厅中，秀目凝神，望了三人一眼，垂首沉思，似是在考虑着一件重大之事。

萧翎心中一动，暗道：昨夜她为形势所迫，生死所系，才甘冒奇险，把两件毒物，送入那望花楼之中，但她久年在沈木风的积威之下，心神早为其所控制，虽有背叛之心，却不敢付诸行动！是否真心弃邪归正，还难预料，看她此刻神色，分明有所图谋，倒是不可不留心一些。当下暗作戒备，静坐观变。

那凤竹低头思索一阵，突然轻轻叹息一声，缓步向司马乾走了过去。

萧翎暗暗付道：果然是积习难改，想金兰、玉兰那等人物，实是千难寻一。运气聚集修罗指力，蓄势以待，只要凤竹稍有不轨举动，立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一举把她击毙。

但见凤竹绕过了司马乾的身子，轻启室门而去。

萧翎只瞧的一皱眉头，忖道：这丫头干什么去了？

但她既没有伤害马文飞、司马乾的举动，萧翎也忍着未曾出手，看她启开室门而去，立时一提气，飞身跃起，轻轻飞落室门后面，凝目向外望去。

她心中似是有些害怕，是以行动之间，十分小心，一面向前走，一面不住的四下张望。

第三十七回望花楼中耍阴谋

萧翎心头大感奇怪，暗道：看样子倒不像背叛我们而去，但她该知自己处境的险恶，又何苦这般冒险呢？

忖思之间，那凤竹已进入花树阵中，消失不见。

萧翎暗暗付道：这丫头不知打的什么主意！

凝神望去，只见花树林中人影闪动，四下乱走，而且服色各异，有长袍马褂，有疾服劲装，也有不少人佩着兵刃，登时心头一宽，暗道：中午英雄大会即届，三山五岳的英雄好汉，恐已到齐，这些人大都豪放不羁，要他们遵守规矩，实是一件不大容易的事，沈木风决不致在群豪注视之下，对付凤竹。

萧翎隐在门后，站了一刻工夫之久，忽见凤竹手中捧着一个木盘，匆匆由花树林中走了出来。

这一次，她的动作很快，几乎是放腿而奔，眨眼之间，已到了室门口处。

萧翎轻轻一闪，退后五步。

他轻功佳妙，举动之间，不闻一点声息。

凤竹一颗心一直在担心着有人追赶，回手掩上室门，猛一抬头，才发觉萧翎站在四尺开外，当下点头一笑，低声说道：“马兄醒了很久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不久，姑娘离开此室时，在下也未醒来。”

凤竹道：“小婢这条命，本已死去，多亏诸位又把我救了回来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如若说出毒手药王相救之事，她心中定然不

安，不如不说的好，当下说道：“姑娘为传送那毒物而伤，我等如若救治不活，那才是一桩大憾之事。”目光一转，只见那木盘上放着四样冷肴，和一盘馒头。

凤竹望了木盘上菜肴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据小婢所知，今午的英雄大宴之上，沈木风已然预定七种方案，暗害与会群豪，小婢身份低微，只知道其中一略，是在暗中下毒……”

她回头向室外望了一阵，接道：“沈木风一位好友，已代他配制好了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，据闻那药粉纵然吞下许多，中毒之人，也不会发觉，直到七日之后，毒性才会逐渐发作！”

萧翎道：“那毒药可是要下在酒肴中吗？”

凤竹道：“如何下法，下在何处，小婢未曾听过，不敢断言，但想来不外酒菜之中，是以小婢先行偷一些菜肴，诸位先饱餐一顿，午时不要用那酒饭，也许可免中毒之苦。”

马文飞、司马乾已然在两人谈话之中运功完毕，司马乾当先而起道：“姑娘怎知这偷来的食物之中无毒呢？”

凤竹道：“这个小婢不知，但凭猜想，他们决不致在此时下毒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兄弟此刻已感饥饿，如是这盘食物之中尚未下毒，倒可用来充饥。”

凤竹缓缓放下木盘道：“小婢身经死亡一劫之后，心中对死亡之惧，已是大为减弱，对那沈大庄主亦不似先前那般害怕。”

萧翎失声说道：“那金兰、玉兰，也是这般……”心中已然警觉，赶忙住口不言。

凤竹急急说道：“怎么？马兄识得金兰、玉兰两位大姊姊吗？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目下情势，我如就此打住不言，势将惹她生疑。既然说了，就索性说下去吧！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不错，两位姑娘和在下常在一起。”

凤竹道：“两位姑娘离开了百花山庄之后，仍然是婢女的身份吗？”

萧翎暗道：要糟，再一说，只怕全盘抖搂，她见我仆从身份，那金兰、玉兰如是常常和我相处，自然是丫头了……

马文飞似是已瞧出萧翎的为难之情，接口说道：“两位姑娘虽然自谦为婢，但咱们却把她们当作妹妹一般看待。”

凤竹道：“两位姑娘可曾参与今日的英雄大会？”

萧翎急急接道：“她们不会来了。”

凤竹道：“可惜呀！可惜！”

马文飞奇道：“可惜什么？”

凤竹道：“两位姑娘，在我们百花山庄的丫头群中，武功最好，声望最高，我们一百余人，个个都对她俩敬重有加，如是两位姑娘能来，必可得到甚多方便……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想不到金兰、玉兰还有这么大的用处。

只听凤竹按道：“两位姑娘如若振臂一呼，百花山庄中一百余位婢女丫头，将会有一半跟她们走哩！”

马文飞和萧翎虽是同心合力，联手拒敌，但双方却是各作布置，谁也不知对方的安排。

但经过昨宵那一场洗尘晚宴之后，双方之间的一点戒心，虽已消除，但彼此的计划，事关重大，谁也不愿在此时此情中，讲出口来。

凤竹秀目一转，盯注到马文飞的脸上，道：“那金兰、玉兰现在何处？”

她一直认定了萧翎的仆从身份，难以参与机要，这些事自然不会知道。

马文飞先是一怔，继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两位姑娘的藏身之地，目下还难以奉告，凤姑娘要多多原宥。”

他探手从怀中摸出象牙筷子，试探凤竹送来的食用之物，确

实无毒，三人才分别食用。

半日时光，匆匆而过，转眼间已到正午。

这正是沈木风宴请天下英雄的时刻。

只听那望花楼上，铜钟三鸣，一个身着青衫的大汉，急奔而来，在门外四五尺处停了下来，抱拳说道：“马爷在吗？”马文飞缓步行出室外，道：

“有何见教？”

那青衫人道：“小的奉命恭请豫、鄂、湘、赣四省总瓢把子马大爷……”

马文飞道：“在下便是。”

青衫人道：“百花厅上，早已设好了马爷的席位，小的奉命请马爷入席。”

马文飞一挥手道：“知道了。”

那青衫人一转身，急奔而去。

马文飞望了凤竹一眼，道：“姑娘和我等同去赴宴呢？还是要留在室中等候？”

凤竹突然盈盈拜倒，叩了一个头说道：“小婢承马爷的爱护，心中感激不尽。”

马文飞欠身还了半礼，道：“姑娘有话，请站起来说，这等大礼，在下实受不起。”

凤竹缓缓站起了身子，凄然接道：“小婢纵然是生不能追随马爷身侧，听候使唤，死亦当常伴马爷身侧……”

马文飞接道：“姑娘好好的何出此言？”

凤竹凄苦一笑，道：“小婢不论是随马爷赴会，或是留在室中，都已是难逃一死，但小婢能在死前摆脱了心灵之枷，死亦瞑目九泉了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今日英雄大宴，结果如何，目下还难断言，姑娘这等畏怯之心，未免是多余的了。”

司马乾突然接口说道：“如若姑娘确有弃暗投明之心，还望能随我等同赴英雄大宴，死也死一个轰轰烈烈。”

萧翎道：“那金兰、玉兰两位姑娘，当初脱离百花山庄之时，亦和姑娘一般模样，畏首畏尾，以死为乐，但她们现在都还是好好的活着……”

凤竹长长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诸位这般爱顾，小婢实是感激不尽。”

司马乾昂然说道：“姑娘不用害怕，大胆随我们赴会就是。”

凤竹一咬牙，道：“大不了一个死字，小婢已两世为人，死亦无憾了。”

司马乾笑道：“不妨事，姑娘不似早夭之相，在下可担保你有惊无险。”

只听一阵步履之声急奔而至，一个青衣大汉，奔到室门外面，高声说道：“大宴将开，恭请马总瓢把子入席。”

马文飞笑道：“咱们去吧！”当先向外行去。

司马乾道：“姑娘请随在马总瓢把子身后，在下随后保护。”

凤竹壮起胆子，紧随在马文飞身后而去，司马乾紧随凤竹身后，萧翎随后相护。

穿过了丛丛花树，到了一座广大的敞厅中。

四个斗大的金字，横在敞厅门上，写的是：“英雄大宴”。

这座敞厅，是临时搭盖而成，高约二丈，足足有七八丈方圆大小，绿荫遮天，白绫幔顶，四十八根木柱，支起了这临时敞厅。

敞厅中，早已摆好了酒席，大部席位上，都坐了人。

一个胸缀红花的青衣女婢迎了上来，低声说道：“请教大名？”

马文飞道：“马文飞。”

那青衣女婢笑道：“豫、鄂、湘、赣总瓢把子马大爷……”目光转到了凤竹脸上，突然一呆，道：“凤竹姊姊吗？”

凤竹道：“正是愚姊！”

那青衣少女奇道：“姊姊来此作甚？”

凤竹苦笑一下道：“我跟随马大爷同来赴宴。”

那青衣女子眉宇间，泛现出一片茫然之色，欲言又止，转身带路而行。

萧翎目光转动，却不见中州双贾，和金兰等何在，想是几人早已改扮，掩去了本来面目。

那青衣女子带着马文飞一直行到左首第二个席位上，低声说道：“这就是马爷的席位了。”

马文飞迈步入席，道：“多谢姑娘。”

青衣女欠身一礼，退了下去。

司马乾、萧翎等分别入了座位，只有凤竹犹豫不决，想入座，似又不敢落座。

马文飞低声说道：“姑娘不用害怕，快请落座。”凤竹一闭眼睛，坐了下去，低声说道：“小婢有一事恳求三位。”

马文飞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凤竹道：“如是小婢被沈大庄主发觉，诸位千万不能让他把我生擒了去，唉！那时，小婢恐怕连自裁之能，都将失去，还望三位助我一臂之力！”

司马乾道：“助你寻死？”

凤竹道：“嗯！助我死去，免得被活捉之后，受庄中规戒惩治！”

突然间，敞厅中，起了一阵骚动，打断了凤竹未完之言。抬头看去，只见沈木风儒巾长衫，当先而入，不住对两侧群豪，颌首作礼。

驼背并没有影响到沈木风的气度，龙行虎步，神态威重。周兆龙紧随沈木风的身后，不住的抱拳作礼，朗朗大笑，连

道：“诸位赏光，蓬荜生辉。”

金花夫人、毒手药王，依序紧随在周兆龙的身后，最后的却是一个面目俊俏，外罩披篷，内着劲装，背上插剑的少年。

萧翎心中暗道：这个人，想必就是那假冒我名的萧翎了。

只见沈木风行到了主席之上，当先落座，金花夫人等才随着一一落座。

只见他端起面前酒杯，高举手中，说道：“群贤毕至，蓬荜生辉，诸位肯给我沈某人面子，兄弟是十分感激，请尽此杯。”言罢一饮而尽。

厅中群豪，虽都端起了酒杯，但是真正喝下去的，却是少之又少，大都是举到口边，做个样子，有很多干脆举起酒杯就放下，连样子也不肯做。

要知那沈木风早已是凶名卓著，不论黑白两道，一提起血影子沈木风的名字，无不头疼万分，退避三舍。

沈木风目光一掠群豪，满堂嘉宾，也不过三五人真正的饮去了杯中之酒，不禁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诸位请放心的吃喝，在诸位酒未到三巡，菜未过五味之前，我沈木风决不会在酒菜之中下毒就是。”

言下之意，那是三巡酒过，菜上五味之后就要在酒中下毒了。

只听一个沉重的声音说道：“沈兄之意，可是说咱们对这佳酿、美肴，只能浅尝数口，适可而止，不可尽兴大吃一顿？”

萧翎转脸望去，只见那人紫袍白髯，生像威猛，手中端着酒杯。

沈木风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那要看和我沈某人为友为敌了！”

紫袍白髯老者道：“我已二十年未入江湖，这次受你之邀而来，那可算给足你的面子了……”

沈木风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颜兄有何指教，兄弟是洗耳恭听。”

萧翎心中一动，暗道：这沈木风自傲自大，口气之中，从未对过别人这般客气，这紫袍白髯姓颜的人，得他如此尊称，定非平常人物。

只听那紫袍人道：“这酒菜之中，如是下了毒药，难道也能为敌为友的吗？”

沈木风笑道：“颜兄的用心，可是要兄弟当着天下群豪之面，说出心中的计谋、策略吗？”

紫袍人道：“沈兄做事，向来防患未然，就算揭开酒菜中下毒之秘，那也不足以为害今日大局。”

沈木风哈哈一笑，道：“颜兄知我甚深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如是和我沈某为友，自是不该计较这酒菜之中是否有毒，他也该相信我沈某人能代为疗治，中毒又有何妨？”

紫袍人道：“如是为敌呢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当今江湖之上，用毒之人，数不胜数，如是我沈某人的敌人，早该防备才是。”

紫袍人道：“此刻酒肴之中，可已下毒？”

沈木风笑道：“颜兄放心，此刻酒肴之中，都还未曾下毒，颜兄只管大胆品尝。”

紫袍人突然一仰脸，喝下杯中之酒，未再接言，坐了下去。

萧翎默查场中群豪神态，大部份都对那紫袍人流露敬仰之色，心中暗道：不知这紫袍老人是何许人物，听他口气、身份，顺有和沈木风分庭抗礼的气魄。

突然间一只手，由下伸过来，抓住了萧翎的左手，低声说道：“马兄……”

萧翎接道：“不要怕。”转眼望去，只见沈木风两道炯炯的眼神，正逼视在凤竹的脸上，神态间自有一种莫可抗拒的威重气度。

凤竹虽然避开了沈木风的目光，但她握住萧翎的手，仍是不停的颤抖。

只听沈木风那沙哑的声音道：“是凤竹吗？”

萧翎低声说道：“不要理他，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”

哪知凤竹突然间松开了握着萧翎手腕上的五指，缓步离开了席位，盈盈拜例地上，道：“奴婢正是凤竹。”垂下头去，不敢抬起。

沈木风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这丫头来此作甚？”

凤竹道：“奴婢，奴婢……”

一时间想不出适当措词，奴婢了半天，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沈木风道：“还不快给我退出厅去，留在此地，岂不要让天下英雄，耻笑我百花山庄中没有规矩吗？”

凤竹应了一声，缓缓站了起来，望了马文飞一眼，举步向厅外走去。

马文飞一皱眉头，暗道：这丫头如此胆小无用，纵然想出面护她，也是难以找出借口。

只见她行了两步，突然又回过身来，拜倒地上，道：“奴婢有下情禀告。”

沈木风一挥手道：“去吧！有什么话，改日再讲也是一样。”

凤竹垂下双目，说道：“奴婢已为马爷垂青，答允收留身侧，还望庄主开恩赐允。”

沈木风目光一转，望着马文飞道：“马爷！这丫头之言，可是当真吗？”

马文飞只觉脸孔一热，一张脸直红到耳根后面，沉吟了良久，答不出话来。

要知他自负英雄，如若承认此事，那是无疑当着天下英雄之面，自白罪状，勾引了百花山庄中的丫头，想待否认，又见凤竹

满脸凄怨哀苦之容，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开口才好。

但闻沈木风呵呵一笑，道：“马总瓢把子，是何等英雄人物，岂肯看上了咱们百花山庄的丫头，你不用痴心妄想了，快给我退出厅去。”

凤竹道：“大庄主有言在先……”

沈木风道：“不错，我说过，如是这次与会英雄，瞧上了你们哪个，都可向我沈木风讨娶你们，但也得让人家看得上啊！难道还要本庄主给你们做媒不成，如今人家马总瓢把子一言不发，定然是你这丫头蓄意高攀，随口捏造的谎言，快退下去。”

凤竹缓缓站起身子，正待转身而去，突听马文飞高声说道：“姑娘留步。”

全场中人的目光，都已投注在马文飞的身上，要看他如何处理这尴尬之局。

这时，马文飞的一张俊脸，已然红成紫青之色，但仍然硬着头皮，站了起来，对那沈木风抱拳一揖，道：“大庄主肯把凤姑娘赐赠在下，兄弟实是感激不尽。”

沈木风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马兄可是当真要讨这丫头为妻吗？”

凤竹急急接道：“奴婢自知难以匹配马爷，甘心为妾……”

沈木风不理凤竹，望着马文飞问道：“马兄如是真的喜爱这个丫头，也早该向我沈某人说上一声才是……”

他纵声大笑一阵，接道：“如若她作了马总瓢把子的夫人，我沈木风岂能再把她当丫头看待。”

这一番冷嘲热讽，有如千万把利剑刺入了马文飞的心中一般，但又无法出口反击，只有耐着性子忍受。

全场中鸦雀无声，似是场中群豪内心中，都在品评着这件事。

马文飞一张脸变成了紫红颜色，目光转动，扫掠了群豪一眼，暗自忖道：我马文飞自负英雄人物，受尽武林同道敬重，岂

能当真的讨娶百花山庄中一个丫头为妻、日后传扬于江湖之上，岂不是要永远留作别人的话柄。

欲待出言否认，但见那凤竹满脸凄苦之色，楚楚可怜，心中又有些不忍。

只听沈木风接道：“马兄乃当今武林中大名鼎鼎之人，一言九鼎，自然不会欺骗我百花山庄中一个使女丫头，这丫头随口胡说，有辱马兄英名，饶她不得。”

右袖一挥，一股暗劲直射过来。

马文飞心念转动，暗忖：我马文飞如若自负英雄，怎的连一个柔弱垂危的小姑娘，也不肯救，当下高声说道：“住手！”

呼的一掌，拍了出去。

沈木风内功深厚，全身力道已到了随心之境，右腕一挫，硬把劈出的内力，硬生生收了回来，微笑接道：“马兄有何见教？”

马文飞道：“在下要代这位凤姑娘，向沈大庄主乞命。”

沈木风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马兄不觉着管的太多一点吗？这丫头是我百花山庄中的使女，我要如何处置于她，那也用不着马兄多问……”

他纵声大笑了一阵，道：“但如马兄肯娶她为妻，那是另当别论了，在下自有成人之美。”

马文飞心中暗道：当着普天下英雄之面，我如承允此事，那是非得娶她不可了，如若不肯承允，只怕是难以救凤竹之命，一时心中为难，不知如何才好。

只见凤竹双目热泪奔眶而出，黯然说道：“贱妾残花败柳，如何配荐马爷枕席，马大爷也不用管我了。”

她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，说出残花败柳之言，实是语惊四座，全场动容，数百道目光，一齐向她投注过来。

柔弱的凤竹，似是陡然间勇气大振，毅然抬头，指着沈木风道：“沈木风，百花山庄的严刑峻法，最终也不过一个死字……”

沈木风冷冷喝道：“你发了疯了，小丫头！”

喝声中左手一抬，一缕指风直袭过来。

司马乾暗运内力，推出一掌，挡开了沈木风的指力道：“为什么不让她说下去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咱们百花山庄私事家规，用不着别人来插手多管！”

司马乾道：“天下英雄尽皆在此，就是在下不管，只怕也有别人要管。”

凤竹的背叛，似是大出了沈木风的意料之外，饶是他足智多谋，亦有些失去镇静，明知再让凤竹说下去，必是难听无比，只有立时把她置于死地一途，当下不再理会司马乾，袍袖一挥，两缕蓝芒，直向凤竹射去。

司马乾心中大急，随手抓起了一个酒壶，急急投掷过去，人也跟着离座而起，向凤竹身边跃去。

就在司马乾酒壶出手的同时，两道寒星，电射而至，迎向两缕蓝芒。

但闻波波两声轻响，四枚暗器，尽落在凤竹身前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两枚银莲子上，各钉入了一枚两寸长的蓝色毒针，场中群豪，大都看的心头暗生震骇，付道：这沈木风的腕力强劲如斯，竟能把两枚毒针，钉入银莲子中！

但闻呼的一声，司马乾投掷出手的一个大酒壶，掠着凤竹身前飞去。

这司马乾已然冲向凤竹身侧，眼看沈木风两枚毒针，已被人击落，立时一个倒跃，飞回原来的坐位之上。

沈木风双目中冷芒如电，不住四下搜望，显然是找那暗发银莲子的人物。

马文飞暗暗付道，这人武功不弱，竟然能无声无息的发出了两枚银莲子，击落沈木风的毒针，不知是何许人物。

忖思之间，突闻一股疾风，呼啸而至，一团白光，疾射而来。

原来，司马乾投掷出手的大酒壶，不知被何人暗发内劲，硬给逼了回来，直向马文飞撞了过来，马文飞右腕一抬，折扇张开，暗运内力，疾向那酒壶一扇。

那直飞而来的酒壶，突然受到强大的阻力，悬空打了一个转，呼的一声转向沈木风飞了过去。

沈木风似是已被激怒，冷冷他说道：“哪一位打出的银莲子，好叫兄弟佩服，只可惜藏头露尾，有失英雄气度。”

说话之中，轻描淡写的举袖一拂。

但见那飞向沈木风的大酒壶，滴溜溜在空中打了两转，陡然间，向前飞去，挟带着一股劲风，掠飞七八张席面。

忽听一人朗朗大笑，道：“有酒壶，而无酒杯，岂不是大煞风景吗。”

左手推出，迎着那飞来的酒壶一击，正在向前疾飞的酒壶，忽然转向右侧而去，只见那发话人紧随着一抬右手，两个细瓷酒杯，紧随着那酒壶后面，向前飞去。

酒杯和酒壶，保持着二尺左右的距离，飞出三四丈，一直不变。

马文飞凝目望去，只见那人一身灰白百皱大褂，干枯瘦小，竟是失踪十余年，丐帮中硕果仅存的一位长老孙不邪，不禁心头大喜，暗道：此老还活在世上，而且参与了这场英雄大宴、增加了不少实力，近二十年不见他，此老仍是那等形貌，不见老态，想他内功定然精进不少。

沈木风重重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孙兄竟然也赶来此地，兄弟增光不少。”

说话时，遥遥抱拳一礼。

萧翎知那沈木风骄傲狂大，目中无人，此刻忽然对那人如此

敬重，不禁暗中留神，打量了孙不邪两眼。

孙不邪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怎么？你可是嫌弃老叫化子命太长了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孙兄本该死在二十年前才是。”

孙不邪笑道：“老叫化一生中，就是不愿别人称心满意，你想要老叫化死，我就偏偏活上个三两百岁给人瞧瞧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只怕孙兄难有那么长的寿限……”

只听又一个高昂的声音喝道：“大家都是要饭的，这个忙不能不帮，我说醉鬼呀！你倒是帮我一帮啊！”

萧翎转眼望去，只见那说话之人，正是饭丐，在他对面坐着满脸酒色的酒僧。

只见酒僧一瞪惺松的睡眼，说道：“穷要饭的就爱多管闲事，我和尚可是不听你的。”

口中说着不听，右手袍袖，却疾拂而出，一股暗劲，带转那大酒壶，转向飞去。

饭丐挥手拍出一掌，两只酒杯，紧随酒壶之后，转向飞去，仍然保持着二尺左右的距离。

厅中群豪，大都是江湖中有名的人物，如是发出内力，带动酒壶转向而来，并非什么难事，但加上这两个酒杯，那就非一般人所能为力了，除了有着特殊的造诣、自信之外，绝不敢轻易尝试。

那酒壶、酒杯，飞出了四五丈后，无人再行出手，力尽向下落去。

这时，突然见金花夫人右袖一抖，那力尽跌落的酒壶，突然由下向上一翻，疾向金花夫人手中飞旋而去。

金花夫人紧随左手一拂一卷，一丈外的两个酒杯，也紧随酒壶之后，飞入了金花夫人的手中。

她很少在中原露面，厅中群豪，大都不认识她，但见一个美

貌妇人，有此功力，都不禁暗中震骇。

沈木风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诸位之中，只怕有大部分不识这位中帼英雄，兄弟替各位引见一下，这位乃苗疆第二高手，金花夫人，诸位想是久闻其名了。”

金花夫人嫣然一笑，道：“边荒武学，登不得大雅之堂，还望诸位多多指教。”

右手掂掂手中的大酒壶，接道：“一壶美酒，弃之可惜，贱妾借花献佛，敬那位孙兄一杯。”顺手在酒杯中斟满了一杯酒，食、中二指轻轻一弹，满杯酒直向孙不邪飞了过去。

孙不邪哈哈大笑道：“老叫化艳福不浅，竟得美人垂青，夫人既然不嫌弃老叫化的老丑，那是却之不恭了。”伸手接过飞来酒杯。

金花夫人淡淡一笑，又把第二个酒杯斟满，目光转动，四下扫掠了一眼，笑道：“这杯酒，该奉敬马总瓢把子才是。”左掌向前一送，酒杯直向马文飞飞了过去。

这两人距离虽近，但那酒杯却缓慢异常，悬空打旋，有如蜗牛慢步。

马文飞暗运内力，道：“多谢盛情。”伸手接住酒杯。

那酒杯到了马文飞的手中，又打了两个转，才停下来。

马文飞心中暗吃一惊，道：好深厚的内功！

金花夫人端起自己面前酒杯，娇声笑道：“两位请啊，贱妾奉陪一杯。”说罢举杯就唇，当先一饮而尽。

厅中群豪，虽然大都未见过金花夫人，但却久已闻她之名。

苗疆中人放蛊的事，早已传扬于武林之中，这金花夫人乃苗疆第二高手，放蛊之能，自然是非同小可，以那孙不邪身份武功，接过酒杯之后，也是不敢贸然喝下。

金花夫人饮干了杯中之酒，看孙不邪和马文飞仍然端着酒杯。不敢饮下，忍不住咯咯大笑起来。

孙不邪突然大声喝道：“不得了，这酒杯之中，下有蛊毒。”挥手把酒杯摔在地上。

他见识广博，岂肯为那金花夫人言语激怒，但想到长时间把酒杯端在手中，实非良策，倒不如随口捏造一件理由，摔去手中酒杯，这金花夫人放蛊之能，人人心中有畏惧，如若诬她在酒中放了蛊毒，自是无人不信。

但闻砰的一声，酒杯片片粉碎，酒滴溅飞，洒了一地。

这时，厅中所有人的目光，都投注在碎破酒杯之处。

但见碎裂破片中，突然跃起了一条其细如针，长约寸许的白色小虫，盘空打转。

孙不邪只瞧的心头大震，暗道：好利害的金花夫人，果然在酒杯里做了手脚，老叫化如受不住她言语讥笑，把这一杯酒饮入腹中，这苦头可是吃的大了。

原来他摔去手中酒杯时，并未发觉酒杯中有什么可疑之处，料不到这酒杯碎裂之后，却见到这样一条小虫。

凡是能参与英雄大宴之人，无一是平庸之辈，个个都有着常人难及的目力，那白虫虽然细小，但群豪却瞧的清清楚楚。

群豪心中虽都知那金花夫人，是一位下蛊高手，人人对她怀疑，但看到白色细虫之后，仍是惊骇不已。

马文飞正感无法下台，眼见孙不邪酒杯中那白色小虫，正好借机下台，右手一挥，也把手中酒杯摔的粉碎。

群豪闻声转头，目光又齐齐转注到马文飞摔破的酒杯上，看看是问变化。哪知这次倒出了群豪意料之外，竟是毫无异样。

金花夫人突然离座而起，莲步姗姗的直向孙不邪身前行去。

对这位外貌美艳，心如蛇蝎的金花夫人，群豪都不禁生出了三分畏惧，眼看她款步行来，立时纷纷提气戒备。

金花夫人行来看似很慢，其实行动快速异常，一瞬工夫，已

到了孙不邪摔碎酒杯之处，伸出纤纤玉手一抄，竟把那白色小虫给抓在手中，轻启樱唇，投入口中，活活吞了下去，娇声笑道：“可惜呀！可惜……”

孙不邪道：“可惜老叫化没有上你夫人的当，是也不是？”

金花夫人道：“可惜这等名贵之物，却被你轻轻放过。”

这几句话，确是说的由衷之言，但除她本人和毒手药王之外，全场中再无人信她的话。

孙不邪道：“那虫儿的滋味如何？”

金花夫人笑道：“其味鲜美，无与伦比。”扭转娇躯，直回席位。

群豪着她将一条活生生的小虫，吞入了腹中，而且还要大赞其味鲜美，都不禁由心底泛起来一股寒意。

马文飞眼看他酒杯破碎之后，不见异样，心中暗道：是啦！她和那萧翎是故交旧识，看在那萧翎面上，才不肯加害于我。

经这么一阵扰闹，使那早已成竹在胸的沈木风，增加了不少烦恼，他千算万算，却未算出孙不邪和紫袍人竟也会赶来参与这场英雄大宴，这两人武功高强，非同小可，整个计划，都必得为之调整。

这沈木风生性阴沉，才具枭雄，愈是遇上了困急危难的事，愈能保持镇静，不为所乱，当下一探手，笑对凤竹说道：“为你这丫头的事，不能耽误我满厅佳宾的时间，你先退下，容后再说。”

凤竹这一阵冷眼旁观，看厅中群豪，竟有很多人敢和那沈木风为敌作对，不禁胆气一壮，深怕沈木风的恐惧心理，大为减弱，当下高声说道：“奴婢既然冒犯了大庄主的神威，已是难免一死，但奴婢在一口气未绝之前，要把大庄主平日的作为，当着天下英雄之面，说了出来，奴婢虽死，亦可瞑目于九泉之下了。”

沈木风心中虽是愤怒已极，但此刻的凤竹，已是厅中群豪注意的目标，如是出手伤她，必有无数高人自动出手相护，除非全力施为，不惜和群豪立刻翻脸动手，只怕是仍难以伤得了她，但为一个小小奴婢，牵动整个大局，沈木风自非愿为，只有硬着头皮听下去了。

只听凤竹高声接道：“全庄中丫头使女，只要稍有姿色，都被你用作采补，夺去贞操……”

沈木风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不知羞耻的丫头，这等言语，你也说得出口，你可认为厅中诸位武林中成名人物，被你血口一咬，他们就当真会相信吗？”

凤竹道：“我就是被害人之一。”

沈木风接道：“本庄主宽宏大量，平日对你们管束不严，致有此日之事，那也是我平常的疏懒之过了。”

凤竹冷冷喝道：“你为什么不说是报应当头？”

沈木风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这丫头不知中了什么人的暗算，已然神志不清，咱们不用理她……”

目光一转，望着旁侧一个相貌俊俏的少年，接道：“兄弟今日邀请诸位，来此首要的一件事，就是要为这位兄弟，引见天下英雄……”

大厅中起了一阵轻微的波动，有人凝目思索，有人低声议论，都在猜想着此人是谁？

只听沈木风高声接道：“诸位之中，也许有人见过我这位兄弟，但大部分人，仍然陌生，但兄弟深信听过他名头的人，定然不少。”

全场中突然肃静下来。

沈木风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他出道江湖的时日虽短，但声名却是震动一时……”

人群中突然有人接道：“可是那萧翎吗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不错，正是萧翎，此刻……”

只听凤竹尖声叫道：“他不是萧翎。”

沈木风望了凤竹一眼，不理睬凤竹，继续说道：“此刻的萧翎，已是兄弟这百花山庄中的三庄主，日后在江湖上，还望诸位多多照顾……”

凤竹眼看厅中群豪神情，大部分似都相信了沈木风的谎言，不禁心中大急，高声叫道：“他真的不是萧翎，诸位不要受他所骗。”

沈木风仍然是一脸和蔼的笑容，说道：“这丫头胡言乱语，分明是受人毒算已深，无药可救，三弟去把她杀了，以正咱们百花山庄的戒规。”

那俊貌少年应了声，陡然站起，两道目光凝注在凤竹的身上，缓缓举手，

抓住了剑把。

萧翎之名，震动一时，但场中群豪，却大部未见过他的武功，但看他凝视凤竹的森森目光，和那握剑姿态，颇似剑道中上乘工夫，他迟迟不肯拔剑，拔剑一击时，必将是石破天惊，莫可抗拒。

凤竹此时，倒是勇气大增，尖声说道：“我凤竹今日纵然身受乱剑分尸而死，但能当着天下英雄之面，揭穿你沈木风为人的恶毒卑下，那也是死而无憾了。”

这时，那假冒萧翎的俊俏少年，一张微现苍白的脸上，满布了一层紫气，双目中光芒逼人，长剑已然离鞘半尺。

马文飞折扇一抖，突然斜张一半，左手平胸，长长吸了一口气，双目中凝注在那假冒萧翎的右手之上。

显然，他已然瞧出情形不对，准备全力挡他一击。

司马乾突然一撩衣襟，探手从怀中摸出一对金轮，分执双手，平胸举起。

这时，大厅中一片寂静，静的可闻得彼此呼吸之声。

萧翎右手伸入怀中，悄然戴上一只千年蛟皮手套，准备必要时出手施援。

沈木风双目炯炯，望着马文飞和司马乾，脸上却是一片平静，叫人瞧不出他是喜是怒。

其实，全场中群豪的目光，都投注在那俏美男子和马文飞等人身上，显见人人都关心着双方一击的胜败。

只见那假冒萧翎右腕一动，长剑突然出鞘。

刹那间剑气涌动，寒芒电射，白虹一道，直向凤竹袭出。

马文飞折扇旋转，飞起了一片扇影，一挡疾射而来的白虹。

寂静的大厅中，响起了一阵轻微的波动之声，那飞起的满天扇影，突然一闪敛去。

紧接金芒闪闪，飞起一片黄幕，挡住了那冲破扇影而过的白虹。

只听叮叮几声脆响，白虹黄芒，一齐收敛不见。

外人看去，只见扇影，轮光和剑气，一闪而逝，但当事人却已是几历生死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假冒萧翎之人，脸上笼聚的紫气，已然全部散尽，露出了羊脂一般的苍白脸色。

马文飞脸上，交错着青白之色。右手抱着折扇，鲜血已然湿透了半个衣袖，滴在地上。

司马乾双手金轮交错前胸。喘息之声全厅可闻，顶门上汗珠如雨滚滚而下。

场中情势很明显，司马乾和马文飞都在这阻挡那俊美少年一击中，用尽了所有之能，如是那人的剑势，再增强几分力道，两人虽尽全力，都无能阻止那攻向凤竹的一剑。

这时，三人都静静的站着不动，极力在争取时间，运气调息。

马文飞连包扎一下伤势的时间，也是不敢浪费。

这是大风暴前的片刻平静，更惨厉的一击，即将开始。

强弩之末的一击，威势也许不大，但却是生死存亡的分野。

但见那俊美少年脸上泛起一层淡淡的紫气，逐渐的由淡转浓。

司马乾头上的汗水，也逐渐的消退不见，喘息声也消失不闻。

坐在旁侧的萧翎，默察情势，司马乾和马文飞已然难以再挡对方一击，必得想个法子，暗中出手相助才是，但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要想不露痕迹的出手，却是一件不大容易的事。

这俊美少年的武功，已然震惊了全场，大部分未见过萧翎的人，都相信了这人定然是萧翎了。

因为萧翎崛起江湖时间很短，但却以俊貌快剑，传名江湖，眼下的少年，正符合传言中的条件。

如果他们仔细的瞧瞧，也许会改变心意，可惜注意及此的人，并不太多。

只见那劲装少年脸上的紫气，愈来愈浓，双目中的神光，更见朗澈清明，显示出，一次生与死的决斗，即将展开。

马文飞经过这一阵调息，困倦大消，正开始思索对付眼下强敌的办法，暗暗忖道：如能和他展开搏斗，这鹿死谁手，还难预料，他这内功驭剑的一击，自己却是极难抵御。

眼下唯一的求胜机会，就是在他驭剑之后，展开抢攻，和他一招一式的搏斗，但必需在他真气消耗，难再作施剑取敌之时，才能各凭真实本领一战，可是这机会是那般渺茫难期。

因为，挡受他驭剑一击之后，自己亦将是精疲力竭，难再动手的时候。

这马文飞虽不会驭剑之术，但对此道却知之甚详，那驭剑乃剑道中最上乘的一门工夫，这少年驭剑术并非上乘，甚至是刚刚入门。

但此道之奇，奇在全身功力精神，都集中在一剑之上，力逾千钧，极是不易招架……

忖思之间，那劲装少年，已然发动，长剑一振，寒芒疾闪，直向凤竹射去。

就在那少年发动的同时，司马乾和萧翎也同时发动。

司马乾一振手中金轮，横里攻出，迫向那冷电飞掣的寒芒。

萧翎暗暗发出修罗指力，一缕暗劲，疾射过去。

那少年剑芒先被萧翎发出的修罗指力一挡，威势大减，再吃司马乾那疾转金轮一挡，响起了一阵叮叮咚咚之声，硬把剑势封住。

司马乾还以为这劲装少年二度一击，因内力不够而威势大为减弱，竟被自己轻而易举的封挡开去。

但那假冒萧翎的劲装少年，却是吃了很大的苦头，萧翎怕他剑势凌厉，不易阻挡，因此这一指，用出了八成劲力，无形暗劲撞去的力道甚猛。

那劲装少年只觉到手中的长剑被一股猛大暗劲击中，几乎不能控制的脱手飞出，自是被金轮轻描淡写的封挡开去。

马文飞突然欺进了两步，一拱手，道：“兄台剑招高明，在下想领教一下兄台的武功。”

他口中虽然说的客气，但却已不容那劲装少年答话，将手中折扇一挥，一招“笑指南天”，折扇一合，点了过去。

这时，那劲装少年脸上的紫气，已全部散去，露出了一张惨白没有血色的面孔。

只见他横起一剑，挡开了马文飞的折扇，但却不肯还手抢攻。

马文飞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兄台怎么不出手啊！可是累的打不动了？”

喝叫声中，折扇展开了一轮急快的攻势，忽而台扇点出，忽而张扇横削，一把折扇兼作刀、剑，以及点穴的判官笔用。

那劲装少年，似是在两次击敌中，用尽了气力，封架马文飞的折扇，显得有些力难从心，交手不到十合，那劲装少年已有些手忙脚乱，应接不暇。

沈木风眼看局势危急，再打下去，不出二十招，那假冒萧翎之美少年，定然要伤在马文飞的折扇之下，不禁心中大急，厉声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那劲装少年，正欲借机收剑退出，却被马文飞折扇一紧，逼在一片扇影中，欲罢不能。

沈木风眼看喝止无效，心头大怒，暗道：这马文飞如此可恶，非得给他一点苦头吃吃不可，举手轻轻一弹，缓缓坐了下去。

只见左面一处席位之上，响起了一声冷笑，道：“倚多为胜，算不得英雄人物。”喝声中，一条红色软索飞来，疾向马文飞撞去，马文飞回扇一挡，那劲装少年，却借机收剑而退。

那伸来的红色软索，也不知是何物做成，可软可硬，马文飞挥扇一挡之下，那软索突然收了回来，看样子，并无真和马文飞动手之意，旨在解那劲装少年之危。

那假冒萧翎的劲装少年，疾退五尺，但并未回归席位，凝神而立，运气调息。

显然，他心有不甘，准备再战。

马文飞心中明白，此人的剑招武功，实不在自己之下，所以彼折扇所困，那是因为他两次攻敌之后，内力耗损未复时，自己乘势而攻，如若被他调匀真气，再打起来，只怕难以是他之敌。

其实，马文飞强忍伤痛一番恶战之后，伤口迸裂，鲜血不停的涌出，染湿了半边衣衫。

萧翎默察厅中群豪，很明显的分成了两大壁垒，只是彼此都还未了解对方内情，暂时隐忍不发，正面出而和百花山庄为敌之人，只有自己和马文飞等三人，当下暗施传音之术，说道：“司马兄，请劝回马总瓢把子，暂时忍耐一二，目下时机未熟，不宜再闹下去。”

司马乾对萧翎早已心生敬服，听他传言相告，立时纵声笑道：“马兄，咱们回席位去。”

马文飞知他之言必有用意，而事实上，自己因失血过多，也难再硬拼下去，目光一掠凤竹，低声说道：“凤姑娘，也请退回席位上吧。”

几人迅速的回到席位上，坐了下去。

马文飞双目一掠左面第二桌席位上的一位黑衣老者，低声问道：“司马兄，可识得那人吗？”

司马乾摇头道：“不认识。”

萧翎心中记忆甚清，那两人正是昨夜同赴洗尘晚宴的关外黑白二老，那身着黑衣。出手拨开马文飞手中折扇的，想来定是黑老，另一个身着白衣，和那黑衣老者年岁相仿之人，想来定是白老，但因格于自己装扮的身份，不好随后接口，只好闷在心中不这时，那劲装少年，脸上又泛起一片蒙蒙紫气，很快浓布全脸。

司马乾暗暗吃了一惊，道：这人好精深的内功。

只见他一扬手中长剑，冷冷说道：“萧某人还想领教马总瓢把子的武功。”

这等指名挑战，马文飞就算明知必败，也不能当面示弱，笑道：“当得奉陪。”

司马乾却抢先一步，离开席位道：“马总瓢把子身份尊贵，在下代为奉

陪一阵如何？”

那劲装少年手中长剑微一颤动，登时闪起四朵剑花，冷冷说道：“你既要代他受死，那就请快亮兵刃。”

司马乾心知他那剑术，凌厉异常，如若凭自己一人之力，实是难以接得下来，但既已答应，也只好硬着头皮走了出去，取出怀中一对金轮，双手分握。

萧翎看那劲装少年脸上的紫气，已然十分浓重，心中暗自盘算，道：此人不知习的什么武功，看来极似左道邪门，他连番击袭，每次都把力道用尽，怎的回复如此之快，这司马乾武功虽然高强，只怕也难挡一击，怎生想个法子，助他一臂之力才是……

忖思之间，瞥见那劲装少年长剑一抖，刺了过来。

这次，他竟是不再施展驭剑术施袭。

司马乾畏惧他的，就是他那驭剑之术，见他挥剑击来，不禁心中大喜，左手金轮推出一招“白鸽舒翼”，封开了剑势，右手金轮“腕底翻云”，斜里攻出。

那劲装少年长剑“玄鸟划沙”，当的一声，震开金轮，随手攻出三招。

原来，他生怕对手改施驭剑之术，一上手，就全力和对方抢攻。

司马乾金轮挥动，全是硬接硬架的招数。

刹那间，轮光、剑影，交织一片，展开了一场龙争虎斗。

萧翎眼观四方，一面留心着场中搏斗的情形变化，一面留心着沈木风的举动。

那司马乾手中金轮的招数，十分凌厉，斗到二十个照面，已然控制了大局。

只见沈木风微微一皱眉头，嘴唇启动，周兆龙突然离开了席位。

萧翎心知那沈木风施展传音之术，指示周兆龙有所举动，只是，不知他们阴谋为何？自己格于扮装的身份，纵然是瞧出了什么凶险，也不便出言警告在场群豪。

赶忙施用传音之术，低声对马文飞道：“马兄请多多留心那周兆龙的举动。”

马文飞全神贯注在司马乾和劲装少年搏斗之上，闻言惊觉，回头一望，果见那周兆龙已离席悄然而去。

这时，场中群豪的精神，大部集中到那假萧翎和司马乾恶斗之上，甚少有人瞧到周兆龙离开席位的事。

就在马文飞分心旁顾之际，场中的搏斗，已起了急剧的变化。

原来司马乾和那假冒萧翎之人恶斗了二十余个照面，已然摸准了对方的剑招，左手金轮突然施出一招“云封五岳”，冒险封住了对方左面的剑势出路。

他守攻于先，除非是算准了对方的剑招，实乃高手过招的大忌。

